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四十一回 柔情暗自缠佳士　恶阵安能困孽龙

祝大由与郑友宝知道闯了祸，哪里还敢再说一句，就像夹了尾巴的两条狗一样，跟着陷空道人灰溜溜地走了。

厉赛英暗暗叫了一声“ 好险！ ”当下就走过去察看奚玉帆所受的伤。

只见奚王帆面如土色，大汗淋漓，头顶还在发散着白濛濛的蒸气。厉赛英暗暗吃惊，心道：“ 他受的伤可是很不轻啊！ ”但虽是吃亏，却也佩服奚玉帆的内功了得，想道：“ 他受了宫伯伯的七煞掌之伤，才不过一个月，如今又受了化血刀的伤，居然还能够熬得住。倘若换了是我，只怕也是不能。 ”

奚玉帆挣扎着站起来，说道：“ 多谢姑娘拔刀相助之恩，大恩不敢言报…… ”他强自支持，说得十分吃力，喘息之声，厉赛英都听到了。

厉赛英哧哧一笑，按住了他，让他坐下，说道：“ 现在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让我给你治伤。 ”

厉赛英给他把了把脉，只觉得他的脉息倒还没有零乱，暗自思忖：“ 幸亏他的内功深厚，短期内大概可以没有性命之忧，不过化血刀之伤应该如何治法，爹爹可没有教过我，我在公孙璞面前夸下海口，说是定能将他治好的，这怎么办呢？ ”

奚玉帆看出她面有难色，喘了口气，说道：“ 我书房里有一坛九天回阳百花酒，请，请你，—— ”九天回阳百花酒并不是化血刀的对症解药，但可以法除阴寒之毒，对他的伤多少有点好处，是以奚玉帆想叫厉赛英扶他进去取酒，但一想到对方是个少女，话到口边，却是不便出口。

厉赛英道：“ 好，我扶你进去，不过，恐怕九天回阳百花酒也不能治本吧。 ”

奚玉帆见她双手来扶，身子贴近，香泽可闻，不觉面上一红，讷讷说道：“ 我、我可以自己走。 ”

厉赛英道：“ 唉，你这人怎的如此迂腐，让我扶你又有什么打紧？好，你不要我扶，你就告诉我书房在哪里吧！ ”心里却在想道：“ 这人倒是个诚朴君子，在这性命关头，他也还要避嫌。 ”

厉赛英找到了那坛九天回阳百花酒，拿了出来，只见奚玉帆已经晕倒地上，叫他不醒，不过呼吸虽然微弱，却未断绝。

“ 怎么办呢？我在这里等他醒来，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听爹爹说过九天回阳百花酒的功用，这酒是只能治修罗阴煞功之伤的，即使等到他醒来，我也不知要服侍他多久才能脱身，而且还没有医好的希望。我怎能长年累月的对着一个病人？但若撒手不管，在公孙璞面前可是不好交代。 ”厉赛英是个要面子的姑娘，不觉有点左右为难，踌躇莫决了。

厉赛英心烦意乱，想道，“ 九天回阳百花酒虽然不是对症解药，也有培元益气之功。且灌他喝几口药酒再说。 ”

酒香扑鼻，厉赛英忽地心念一动，想起父亲和她说过的有关“ 走火入魔 ”的知识，“ 走火人魔 ”初起之时，有时是寒毒发作，有时是热毒发作，到了症状更深的时候，那就寒毒热毒都可能同时并发了。她又记得父亲说过九天回阳百花酒是治疗寒毒的无以上之的妙药。

厉赛英暗自思量：“ 这九天回阳百花酒虽然不能除走火入魔之灾，但可以助爹爹驱除寒毒，也是不无好处。奚玉帆练的是正宗内功，从今日的情形看来，他的内功造诣还当真不错呢！爹爹想要的内功心法，恐怕他也是知道

的。”

刚刚想至此处，忽见有两个人匆匆跑来，一个叫道：“少谷主，你怎么啦？”一个喝道：“这女子是谁？”

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奚家的管家，一个是奚玉帆的老仆，他们都是不懂武功的，刚才听得园中厮杀之声，吓得躲了起来，待到声沉响寂，这才敢从里面出来。

厉赛英道：“我是你们少谷主的朋友，他刚刚受了伤，我正在给他医治。”

那老仆人道：“公子伤得重吗？要多少时候才能医好？”

厉赛英道：“伤得不轻。要医好嘛，恐怕最少也得一年半载了。”

老仆人大惊道：“一年半载，这怎么办呢？”

厉赛英皱了皱眉，心里想道；“能医好已是万幸，你们还计较时间？”

那管家的说道：“小姐，你是刚从外地来的吧？你不知道，长江的水寇头子史天泽已经接受了蒙古的册封，自立为王，目前正在骚扰长江沿岸呢，战火恐怕会延到此地，公子若是要一年半载才能医好，这可危险得很哪！”

那老仆人道：“我们本来有几十个家人的，公子都叫他们过江投军去了，只剩下我们两个不懂武功的人，强盗来了，我们可是毫无办法抵挡的，小姐，你可以留在这里吗？”

厉赛英听了他们的说话，登时有了一个主意，原来她早就想过要把奚玉帆带回明霞岛的，但一直踌躇未决，此时不由得想道：“反正他不能在家医治，我带他回明霞岛去是救他一命，他决不能说我不顾廉耻。”她找到了这个“理由”，自觉心安理得，于是说道：“我是你们公子和小姐的好朋友，你们如果信得过我，我可以带他到另一个地方医治。你们就留在这里给他看守门户吧。”

管家和老仆平日是见惯了奚玉帆兄妹和江湖上的人物来往的，是以听了厉赛英的话，并不觉得奇怪，两人都是欢天喜地的答应了。

且说奚玉帆昏迷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方始渐渐有了知觉。迷迷糊糊之中，只觉得好像在云里雾里一般，随风飘荡，摇呀摇呀，一会儿升高，一会儿降低。

耳边忽听得一个圆润娇甜的悦耳声音说道：“奚公子，好了，你醒来了！”

奚玉帆张开双眼，只见一个少女坐在他的身旁，似曾相识。

奚玉帆怔了一怔，道：“你是谁？”

那少女噗嗤一笑，道：“这样快你就忘记我了？”

一阵海风吹来，奚玉帆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神智渐渐清醒，蓦地想了起来，失声叫道：“原来你就是那天救我的那位姑娘，我还没有向你道谢呢。陷空贼道那一伙人呢，给你打败了么？”

厉赛英道：“他们给我吓跑了，也难怪你想不起我是谁，你已经睡了三天三夜了！”

奚玉帆吃了一惊，说道：“三天三夜？这里是什么地方？好像是在船上似的？”

厉赛英笑道：“一点不错，是在船上。”

原来厉赛英置了一条相当大的船，这条船本来是扬州的一个盐商所有，用作游艇的，只因逃避战火，是以把多余的游艇贱价而沽。船中一切布置，甚为华丽。厉赛英把船舱间开，给奚玉帆作卧房。四面油漆屏风，珠帘半卷，就像一间雅致的绣房一样。若不是因为海中有风浪，奚玉帆刚刚醒来，就不

会感觉得是在船上了。

奚玉帆恍如置身梦中，说道：“ 怎的我会到了船上？我的家人呢？ ”

厉赛英道：“ 你的家人告诉我，长江水寇史天泽与蒙古鞑子勾通，兴兵作乱，战火恐将波及扬州。是以我和他们商量之后。决定将你带到一个地方医治。你的伤恐怕没有一年半载，难以痊愈，只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才能让你安心养伤。 ”

史天泽骚扰长江沿岸的事情奚玉帆是知道的，当下叹了口气，说道 :“ 我给你添了大多的麻烦了，真不知要如何感激你才好？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好呢？ ”

厉赛英道：“ 实不相瞒，我是受了你的一位朋友之托，来照顾你的。他知道你受了黑风岛主的七煞掌之伤，要我无论如何将你医好。 ”

奚玉帆道：“ 那位朋友是谁？ ”

厉赛英道，“ 是公孙璞，和他在一起的那位宫姑娘和我是姐妹之交。 ”

奚玉帆道：“ 原来如此。 ” 心里想道：“ 如果是公孙璞在这儿，我现在所受的化血刀之伤倒是不用担忧了。不过他和宫锦云要赶往金鸡岭，他们又焉能知道我会碰上这件意外之事？ ”

厉赛英好像知道他的心意，说道：“ 你不用担忧，化血刀的伤我虽然不会医治，但我的爹爹一定能够替你医好。 ”

奚玉帆道：“ 对啦，我还没有请教姑娘你的高姓大名呢？不知令尊是哪位武林前辈？ ”

厉赛英报了自己的名字，接着说道：“ 家父厉擒龙，我们家住在东海的明霞岛上。 ”

奚玉帆不知道厉擒龙是何等人物，心里想道：“ 这位厉姑娘本领如此了得，她的父亲自必是一位海外高人了。 ” 问道：“ 这么说，你是要和我到明霞岛你的家了？ ”

厉赛英道：“ 正是。明霞岛的风景很美，你会喜欢它的。你刚刚醒来，不宜说太多话。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你不要胡思乱想，好好睡吧。 ”

奚玉帆想到在这一年之内，要与中原的朋友隔开，却是不禁有点黯然神伤了。

奚玉帆练有少阳神功，又有九天回阳百花酒这种功能补气培元的妙药，是以过了几天之后，他的伤虽然未好，但精神却已恢复几分，可以走出船头观赏海景了。

风帆疾驶，过了两天，只见一片青绿，明霞岛已是出现在眼前，海风吹来，花香如酒。

上了岸，厉赛英走在前面带路，带着奚玉帆在花中小径穿过，走了一程，忽地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咦 ” 了一声。

奚玉帆正自陶醉在美景之中，给她吓了一跳，说道：“ 你怎么啦？这岛上有毒蛇吗？ ” 他还以为厉赛英是发现有蛇。

厉赛英道：“ 这岛上是没有蛇的，不过，我有点害怕是来了鳄鱼。 ”

奚玉帆诧道：“ 我虽然没有住过海岛，但也知道鳄鱼是在水里的，它会登陆的吗？ ”

厉赛英道：“ 我说的是海盗来犯。 ”

奚玉帆道 :“ 你爹爹的本领那么了得，还会害怕海盗？ ” 厉赛英道 :“ 爹爹的手下虽然不多，也有百数十人，咱们上了岸已有半炷香的时刻了，尚未

见有人迎接，我觉得有点奇怪！咦。你可听见了？”

奚玉帆凝神静听，一阵风吹来，隐隐听得西北角上似有声音。

厉赛英拉着奚玉帆往西北方奔去，走进一个林子，一个苍头走了出来，又惊又喜他说道，“小姐，你回来了，这位相公是——”厉赛英道：“他是我的朋友，我正要和他拜见爹爹，爹爹呢？”那老苍头道：“小姐，你回来得正好。岛上来了强敌，岛主正在应付他们。”

厉赛英道：“是乔拓疆那一伙吗？”

那老苍头道：“正是，他们就在前面那个草坪，岛主不许我们走近。”

厉赛英道：“这位奚相公交给你照料，他身上有病，你小心保护他。奚大哥，我过去看看就来。”

那老苍头好生失望，他本以为小姐带回来的这个少年是个好帮手，却不料是个病人。

厉赛英走进林子，只见树木丛中，乱石堆里，埋伏有她的家丁，原来这些人对明霞岛主甚是忠心，岛主虽然不许他们走近，他们却也不敢远远躲开。

只听得一个粗亢的声音说道：“厉岛主，乔某当年多谢你的厚赐，赏了我一掌，今日乔某幸有寸进，特来报德！”

厉擒龙冷笑道：“你不要说反话了，你意欲如何，划出道儿来吧！”

乔拓疆道：“我们兄弟六人，练了一套功夫，不知管不管用，特地请教岛主的高招。我们无意以众凌寡，不过我们练的这套武功是必须六人同上的，因此，请岛主也选出六位高手，咱们印证印证如何？”

明霞岛主的家丁个个都会武功，但却不过是一些粗浅的功夫，用之对付普通的海盗有余，用来与一流高手过招，那就定是不堪一击了。是以乔拓疆提出六对六，听来好似公平，实是分明以众凌寡。

厉擒龙心头火起，纵声笑道：“你们既然是冲着我厉某而来，我接你们的高招便是！是胜是败，都和明霞岛其他的人无关！”

厉赛英吃了一惊，心里想道：“他们有备而来，爹爹只凭一双空手对付他们，恐怕未免是有点轻敌了。”

心念未已，只听得乔拓疆冷笑说道：“这么说，你是单独一人斗我们六个了？”

明霞岛主道：“不错，我倒要看你们练了一套什么了不起的功夫？”乔拓疆竖起拇指说道：“好，看在你这点豪气份上，我们只和你作个了结，绝不伤害你的手下就是！”

明霞岛主冷笑道：“你们要想伤我，只怕也没有那么容易吧？闲话少说，看掌！”冷笑声中，身形一晃，倏然间已是一掌劈到了乔拓疆的面门！

乔拓疆“嘿”的一声叫道：“好快！”吐气开声，还了一招大摔碑手，大摔碑手用的是刚猛无伦的掌力，乔拓疆自忖功力与明霞岛主相差不远，只须与他硬拼数招，阵势即可合围，那就稳操胜券了。

明霞岛主焉能容得他们从容布置？一出手便是以快打慢的手法，乔拓疆一掌拍出，陡然间只见明霞岛主的影子已在他的面前消失，乔拓疆一掌击空，叫道：“二弟，小心！”说时迟，那时快，明霞岛主已是身移步换，到了一个虬髯汉子的面前。

这虬髯汉子名叫钟无霸，在他们这帮人中，武功仅次于乔拓疆，用的是一个独脚铜人。

乔拓疆与钟无霸抵挡正面，采取以逸待劳的打法，那四个头目轮番上来

骚扰，亦有牵制之功，明霞岛主的落英掌法本以轻灵飘逸见长，用重手法打了几十招，伤不着敌人，不觉已是额头见汗，有点力不从心了。

厉赛英大为着急，不理那老仆的阻拦，倏地就跳了出去，叫道：“爹爹，接剑！”

厉赛英用的这口宝剑是父亲传给她的，有断金截铁之能，出手化作了一道青虹，飞进了那个正在激斗的圈子。

乔拓疆跃起抢剑，明霞岛主一掌拍出，喝道：“有本领你就接下给我看看！”

那口宝剑给明霞岛主的劈空掌力一逼，笔直的向乔拓疆射去，乔拓疆吃了一惊，不敢硬接，连忙侧身闪躲，只听得“　”的一声，那口宝剑撞着了钟无霸的独脚铜人，反弹回来，恰好给明霞岛主接在手中。

明霞岛主得了宝剑，神威大震，登时暴风骤雨般的向敌人杀去。钟无霸舞起独脚铜人，只听得叮　之声不绝于耳，铜屑纷飞，转眼之间，铜人身上已是伤痕斑驳。

可惜明霞岛主毕竟是寡不敌众，仗着宝剑，开始的时候，抢了上风，没有多久，又给对方反夺先手，那六合阵也越围越紧

厉赛英明知敌人比自己强得多，但怎忍见父亲独受围攻？父亲既然不能取胜，她银牙一咬，也就不顾一切地跑上去了。

明霞岛主叫道：“英儿，你给我远远地走开！”

厉赛英叫道：“爹爹，是生是死，咱们父女都在一起！”

明霞岛主怒道：“你这丫头，胆敢不听我的话了！”心神一分，险些给乔拓疆打着。

厉赛英道：“爹爹，你舍得离开女儿么？请恕女儿这次不能听你的话了。”

说话之际，厉赛英已是拔出一柄短剑，向一名头目攻去。这把短剑是她母亲生前所用之物，也是十分锋利的一柄宝剑。厉赛英的轻功甚是不弱，以短剑作近身搏斗之用，招数更为险狠，那个头目竟然给她迫退。

乔拓疆一抓向她抓下，哈哈笑道：“好，我就成全你这孝女的心愿吧！”

明霞岛主掌中夹剑，掌劈乔拓疆，剑刺钟无霸，叫道：“英儿，用穿花绕树身法避强就弱！”他知道女儿的脾气，既是拦阻不来，只好指点她的打法。

乔拓疆化解了明霞岛主的掌式，厉赛英已是跃过一边。她虽然没有被乔拓疆抓着，但胸口亦似受石头击了一下似的，隐隐作痛，呼吸为之不舒。

厉赛英避开乔、钟两个强敌，在六合阵中，穿花蝴蝶般的穿来插去，与那四个头目游斗，父女同心合力，形势稍微好转。可是要想突围，却是谈何容易？

厉赛英气力渐感不支，激战中钟无霸的独脚铜人拦腰打来，厉赛英飘身一闪，从两名头目刀剑交插的缝中穿过，身法稍微慢了一点，刀光过处，削去她头上的一缕青丝。她自己还未知觉，她那个老仆已是不由得失声惊呼，这个老仆人就是厉赛英刚才叫他“照料”奚玉帆的那个老仆人，此时他的全副心神都放在厉赛英身上，为她捏着一把冷汗，哪里还记得要“照料”奚玉帆。

奚玉帆按捺不住，倏地就从隐蔽之处跑了出来，径自向厉赛英跑去了。

厉赛英大惊道：“你来做什么？丁大叔，快点将他拉回去！”

话犹未了，对方的一名头目已是飞出了三柄匕首，两柄打奚玉帆，另外

一柄却射向那个随后追来的老仆人。

这老仆人慌不迭地追上去，正在张开喉咙大叫，“ 奚相公，回来，回来，回—— ”那柄匕首恰好穿过他的喉咙，那第三句“ 回来 ”哽在喉头，未曾叫得出来，就倒在血泊中了！

奚玉帆长剑一挥，一招“ 乱披风 ”的剑法把两柄匕首打落。咬了咬牙，鼓一口气，冲到了厉赛英的身边。

他虽是抱病在身，但因练有少阳神功的底子，在这紧急关头，本能的发挥了出来，竟是超过了他平时所能使用的“ 极限 ”。这情形就像遭遇火灾的时候，被困在危楼的人一样，平时怎也不敢下去的，危急关头，自自然然就跳得下去了，而且常常会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之外，竟未受伤。

乔拓疆正自一抓向厉赛英抓下，明霞岛主的长剑又刚好给钟无霸的铜人挡住，一时间来不及为她救招。厉赛英心神大乱，眼看就要给他抓住，奚玉帆陡地一声大喝，一招“ 李广射石 ”，俨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指到了他的背心。

乔拓疆是个识货的行家，听得背后金刃之声，心头一凛：“ 想不到这岛上还有一个强手！ ”他的背心焉能给奚玉帆刺中，当下只好放松厉赛英，反手一弹，“ 铮 ”的一声，弹开奚玉帆的长剑。说时迟，那时快，明霞岛主已是连环三剑，杀退了钟无霸，闪电般的又向乔拓疆攻了过来，乔拓疆忙于应付明霞岛主，来不及向奚王帆再施杀手了。

厉赛英又惊又喜，叫道：“ 你怎么可以丝毫不顾自己！ ”

奚玉帆道：“ 我这条性命是你救的，大不了为你送掉，那也是应当的！ ”

奚王帆是个至诚君子，心中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并没考虑到所说的话是否会给人误解的。尤其在这样紧急的关头，他还能够推敲辞句？

厉赛英听在耳中，心里可是甜丝丝的有说不出的舒服，想道：“ 不枉我救了他一命，他当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 ”

此时奚玉帆已是陷在阵中，厉赛英要拉也是不能将他拉出去的了。厉赛英银牙一咬，说道：“ 奚大哥，多谢你了。好吧，咱们生则同生，死侧同死！ ”

明霞岛主听得女儿叫这少年做“ 奚大哥 ”，倒是不觉一怔，说道：“ 他不是公孙璞吗？ ”厉赛英道：“ 他是百花谷的奚少谷主，女儿特地带他来见你老人家的。 ”她只能简简单单地说两句话，内里因由，自是不能细说了。

明霞岛主心里想道：“ 原来英儿看中了他，这也是缘份。百花谷奚家是中原有名的武学世家，倒也还算得门当户对。 ”

乔拓疆狞笑道：“ 好，叫你们父女翁婿同往地府团圆吧！ ”他以为奚玉帆定是明霞岛主的女婿无疑，却不知他们根本尚未曾谈过一句有关男女私情的话的。奚玉帆面上一红，却也无暇分辩。

明霞岛主纵声笑道：“ 好女儿，你很有眼力，没有选锗了人！爹爹拼了这条老命，也决不能让他们得逞！ ”

明霞岛主抖擞精神，一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剑中夹掌，每发一掌，都是带着劲风。奚玉帆跳跃不灵，就牢牢的像打桩一样把双足钉在地上，左来左挡，右来右挡，一口青钢剑盘旋飞舞，竟也遮拦得住。当然在乔、钟两个强手攻他的时候，他就必须明霞岛主来给他化解了。

奚玉帆的百花剑法以轻灵奇诡见长，他跳跃不灵，剑法的功效不免打了一个折扣，好在剑路奇诡，那四个头目从未见过这套剑法，摸不清虚实，一时间也不敢强攻。他们这边以三敌六，居然可以勉强扳成平手了。

不过奚玉帆毕竟是有病在身，凭着一时气血之勇，抵挡着敌人的围攻，过了数十招之后，也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遮拦不住了。他的身体，究竟不是铁铸的啊！

厉赛英对他又是感激，又是为他着急，把心一横，想道：“我和他一同死去，那也不是很好吗？我从来没有知心的朋友，想不到现在却找到了。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想至此处，索性把生死置之度外，心情倒是坦然了。

乔拓疆这边正在再次占到上风！六合阵的包围圈越缩越小之际，忽听得有人长啸而来，啸声宛若龙吟，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

乔拓疆吃了一惊，把眼望去，只见一个青袍老者业已来到不远之处。

这青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岛主宫昭文。他这一下突如其来，不但乔拓疆这边的六个人都是大吃一惊，奚玉帆因为不明他的来意，也是不觉心神为之一乱了。

黑风岛主哈哈笑道：“我来得可是正合时候，嘿嘿，明霞岛主的绝世武功，乔兄、钟兄惊世骇俗的本领，这都是难得一见的啊！难得你们大发‘雅兴’，在这里‘印证’武功，令我大开眼界！嘿嘿，哈哈！嘿嘿！哈哈！我可真是端的好眼福啊！好眼福啊！”

他把双方的性命柏搏，轻描淡写的称为“大发雅兴”，“印证武功”，而且把乔拓疆和钟无霸一律称之为“兄”，这分明是要袖手旁观，两不相帮的了。

乔拓疆深知黑风岛主心狠手辣，初时见他来到，不免大吃一惊，心里想道：“这老魔头和明霞岛主有数十年的交情，远在与我的交情之上，他若出手相助明霞岛主，我们六个人只怕都是插翼难飞，凶多吉少的了！”待至听了他的这番说话之后，这才转忧为喜，心道：“只要他袖手旁观，我就可以稳操胜券！”

可是正因为他深知黑风岛主心狠手辣，一喜之后，跟着立即想到：“莫非他是意欲我们两败俱伤？我们鹬蚌相争，他却是渔翁得利！”

厉赛英叫道：“宫伯伯，你可不能袖手旁观！”

乔拓疆也在同时叫道：“当今之世，只有明霞岛主的武功能够与你并驾齐驱，你不如趁这机会将他除掉，独霸天下？”

黑风岛主不置可否，笑道：“你这算盘倒是打得很如意，不过，我可还得好好想想，这到底值不值得？”

厉赛英情急叫道：“宫伯伯，你的七煞掌是怎样练成的？你岂能用七煞掌来对付我的爹爹？千万不要听他们唆摆！”

黑风岛主冷冷说道：“多谢你提醒我了，不错，我的七煞掌是多得你的爹爹帮助，方始练得成功的！”

明霞岛主喝道：“英儿，不许这样说！宫兄，你知道我生平不愿受人恩惠，你若肯助我一臂之力，我领你的情，但必须是出于你的自愿，我决不勉强你！你若是想乘人之危，将我除掉，那我也决不向你求饶！”这番话充分表现了他的傲气，可是在“傲气”之中，却也隐瞒不住他想要黑风岛主相助的心情。

乔拓疆连忙叫道：“黑风岛主，你若肯与我们联手，我们只要厉擒龙的一条性命，这明霞岛上的一草一木，我们都不染指，全都归你！另外，还有两船宝货，请你笑纳！”

黑风岛主纵声笑道：“ 这样说，你们给我的好处，可是很不少呢？ ”
厉赛英叫道，“ 宫伯伯，你要不要知道你女儿的下落？你要不要知道有关那本毒功秘笈的消息？ ”
黑风岛主又纵声笑道：“ 这就是你给我的贿赂了？嘿嘿，这两件事情，对我来说，的确是很重要的！ ”说至此处，眼光射到奚玉帆的身上，笑道：“ 这小子的功夫倒是不错，想不到他在我的七煞掌下，居然能够逃出了性命！不过，赛英侄女，我可是有点莫名其妙呢，那日和你一起的那个小子呢？怎的如今却又换了这个人了？ ”
厉赛英叫道：“ 宫伯伯，你快点动手吧，打发了这班家伙，我才有工夫和你说的啊！ ”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 只怕我帮你打发他们，你的这位好朋友却又要向我寻仇了呢？ ”
厉赛英道：“ 不会的，不会的！ ”黑风岛主道：“ 好，那么我要他亲口答应，事情过后，任凭我的处置！ ”
奚玉帆怒道：“ 大丈夫死则死耳，岂能向人摇尾乞怜！你若是怕我报仇，那你就现在杀了我吧！ ”
黑风岛主赞道，“ 好汉子，好汉子！ ”明霞岛主道：“ 对，这才不愧是我厉擒龙的女婿！ ”
黑风岛主侧目斜睨，似乎有点诧异的神气，说道，“ 哦，现在是这个小子变成了你的女婿么？ ”
奚玉帆有病在身，激战了这许多时候，本来已经是有点支持不住了，此时心神一乱，正碰上乔拓疆向他一抓抓来，奚玉帆挥剑遮拦，“ 　 ”的一声，长剑给他的掌力震得脱手飞去！明 霞岛主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施展绝顶武功，挥袖一拂，把奚玉帆的身子托起，掷出数丈之外，这才没有给乔拓疆接着而来的一招抓着他的琵琶骨。
黑风岛主纵身上前，把奚玉帆接到手中，奚玉帆受了掌力的震荡，此时已是昏迷过去了。
厉赛英大吃一惊，叫道：“ 宫伯伯，你袖手旁观也罢，可千万不能伤他！ ”
黑风岛主把奚玉帆放在一边，顺手又点了他的穴道，忽他说道：“ 好，厉兄，凭着你我的交情，我是应该帮忙你的。可是，你却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有什么话问赛英侄女，她也绝不能有半句隐瞒！ ”
厉赛英抢着答道：“ 宫伯伯，我答应你！ ”明霞岛主却是“ 哼 ”的一声，说道：“ 厉擒龙平生从未受人要挟！ ”
乔拓疆叫道：“ 对，这厮不识好歹，你还是和我们联手的好！ ”
黑风岛主忽地喝道：“ 乔拓疆，你给我滚出去！ ”乔拓疆愕然叫道：“ 什么！你又变卦了？ ”
黑风岛主喝道：“ 我和厉岛主几十年的交情岂是你离间得了的？你听见了没有？你给我滚！ ”喝声中已是闯入了他们的六合阵来，掌挟劲风，向着乔拓疆打过来了！
双掌相交，“ 蓬 ”的一声，黑风岛主一个踉跄，连退两步，乔拓疆只是身形微晃，但额头却是红筋暴露。
表面看来，似乎还是乔拓疆稍占上风，殊不知他心里叫苦不迭。
原来乔拓疆用的是极为刚猛的大摔碑手功夫，只以掌力而论，他是比黑风岛主稍胜一筹，但黑风岛主的“ 七煞掌 ”却是兼有毒功的，乔拓疆硬接了

他这一掌，登时感到胸口胀闷，就像吃饱喝醉了的人，想吐又吐不出来一样。

乔拓疆的内功造诣确也不凡，运气三转，胀闷之感居然给他消去了七八分。可是乔拓疆心里明白，他在经过与明霞岛主的一番恶斗之后，最多也不过是只有接三招七煞掌之能了。

黑风岛主一个转身，双掌又向钟无霸打去，钟无霸提起铜人一挡，心里想道：“你的毒掌纵然厉害，也绝不会打到我身上！”

哪知“七煞掌”虽然没有打到他的身上，那股腥风却是扑面而来，钟无霸的功力比乔拓疆更弱，只好暂停呼吸，气也透不过来，这份难过，也就不用说了。钟无霸心头大骇，连忙跳出圈子，跑到距离黑风岛主数丈之外，才敢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

对方的两大高手忙于应付黑风岛主之际，明霞岛主一声大喝，一手一个，就像抓住小鸡似的把乔拓疆手下的两个头目抓了起来，作了一个旋风急舞，把这两名头目抛出了七八丈之外，冷笑喝道：“我还不屑于杀你这两个无名之辈！”

这一来“六合阵”登时瓦解，乔拓疆苦笑道：“好，我们遵命离开就是，宫岛主，请你手下留情。”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你们既然听了我的吩咐，我也不与你们为难，走吧！厉兄，请你看在小弟的面上，不必和他们计较了。”

原来黑风岛主并非有所厚爱于乔、钟等人，而是要想留下他们以备将来作为掣肘明霞岛主之用。

乔拓疆等人走后，明霞岛主插剑归鞘，说道：“宫兄，不枉我交了你这个朋友！”

黑风岛主哈哈一笑，说道：“你不再骂我了么，好，那我也该走了。”

明霞岛主道，“且慢！”黑风岛主道：“有何指教？”明霞岛主说道：“厉某平生恩怨分明，刚才你要我答应什么，说吧！”

黑风岛主望他一眼，冷冷说道：“你不是早已拒绝答应我的任何条件么？”

明霞岛主说道：“那是因为我不惯受人要挟之故。如今你在不谈条件的情形之下帮了我的大忙，我倒是应该报答你的大恩了。”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多谢，不用了！”突然一个转身，倒跃数步，倏地就把奚玉帆抱在手中。

厉赛英大吃一惊，叫道：“宫伯伯，你干什么？将他放下！”

黑风岛主打了个哈哈，皮笑肉不笑他说道：“我不要你爹爹的酬谢，这小子是我从乔拓疆的手中夺过来的，我将他带走，理所应当！”

明霞岛主眉头一皱，说道：“宫兄，你帮了我的大忙，我是感激得很。可是你把奚公子带走，这就为德不卒了，再给我一个面子如何？”

黑风岛主冷冷说道：“厉兄，你是恩怨分明，小弟也是一样。这姓奚的和我有点小小的梁子，看在你说情的份上，我不会取他性命，但我要把他囚在黑风洞里，受些少折磨，那是免不了的！”

黑风岛上有个黑风洞，这洞日夜不断都是吹着透骨奇寒的阴风的，把人囚在黑风洞里，胜于给他任何酷刑。

厉赛英大为惶急，连忙说：“宫伯伯，我答应过你！你想要知道的事情，都可以告诉你！求你不要将他这样折磨！”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你是和我谈交易么？这个价钱开得低了一点！”

明霞岛主心里想道：“我只道他是看在二十年交情的份上，帮我的忙，却忘了他平素的为人是只有损人利己，绝不会见义勇为的了。如今我上了他的圈套，这个筋斗，只好认栽了吧！”

明霞岛主打定主意，冷笑说道：“宫兄，你别诸多作态了，爽快的说，你要我答应什么？”

黑风岛主道：“你何以一定要维护这个小子？”

明霞岛主道：“他是我的女婿，我不是已经对你说过了？”

黑风岛主道：“此话当真？”

明霞岛主怒道：“女婿岂有胡乱认的？”

黑风岛主冷冷道：“你的女婿恐怕不是这人，是冒名姓耿，真名叫做公孙璞的那个人吧？”

那日厉赛英和公孙璞同在一起碰上黑风岛主，厉赛英为了要使公孙璞免遭他的毒手，曾经故意向他暗示她与公孙璞的关系非比寻常，并给公孙璞捏造了一个耿除奸的假名，这才得以逃过难关的。

此际厉赛英听他说出这番说话，不禁脸上一红，心想：“原来他已经知道真相了，没奈何，我只好和他实话实说吧。”

实在是到了这个时候，也不能不把真相说出来了。

明霞岛主听了这番话也不禁吃了一惊，暗自思量：“难道他已经知道我想夺他的女婿？但好在英儿如今选中的不是公孙璞，我倒是有话好说了。我矢口否认有过这念头，他总不能硬是诬赖我的。”

当下明霞岛主装作大怒的神气，说道：“宫兄，你胡说什么？小女与这位奚公子已经订下终身，不日就要成亲了！”

黑风岛主道：“是么？好，我要听得这位奚公子亲口和我说，方能信以为真！”

说罢黑风岛主便给奚玉帆解开穴道，冷冷说道：“奚少谷主，你与明霞岛主是怎么个称呼？”

奚玉帆练有少阳神功，其实他的穴道早已自解，不过黑风岛主不知而已。

黑风岛主与明霞岛主父女的说话他也都已听进耳朵了。

奚玉帆好生为难，心里想道：“厉姑娘的爹爹恶斗了一场，如今已是精疲力竭，一定不是黑风岛主的对手。他误会我是他的女婿，我也只好暂且承认了。”

黑风岛主喝道：“你耳朵是聋的吗？听见我的话没有？”

奚玉帆装作刚刚醒来的样子，拔足就向明霞岛主跑去，叫道：“岳父大人，救救小婿！”

“小婿”二字出口，厉赛英听了不由得满面通红，心里却是甜丝丝的。明霞岛主哈哈笑道：“你听见了吧？”

黑风岛主道：“好，那么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了。”

明霞岛主道：“什么事情？说！”

黑风岛主道：“现在还没想好，待我问了你的女儿再说！”

黑风岛主回过头来，向厉赛英道：“那自称姓耿的小子是不是公孙璞？”

厉赛英道：“你已知道了，何须再问？”

黑风岛主道：“你何以骗我？”

厉赛英道：“宫伯伯，我这正是为了你呀！”

黑风岛主道，“什么意思？”

厉赛英道：“锦云姐姐和公孙璞早已相遇，认了夫妻了！你意欲对女婿不利，锦云姐姐也已经知道了。宫伯伯，我劝你为女儿着想，不要做出害人害己的事情。”

黑风岛主“哼”了一声，说道：“我的事不要你来多嘴。他们二人哪里去了，你和我实说吧！”

厉赛英道：“同往金鸡岭去了。”

黑风岛主暗暗叫苦，心里想道：“这小子果然是跑去投奔蓬莱魔女了，连锦云也给他拉去站在我的仇人那边，这可怎么好呢？”

原来黑风岛主在知道了那个化名姓耿的少年就是公孙璞之后，心里还存着一线希望，希望他听来的消息是假的，那么他就可以按照原来的计划，将公孙璞招赘为婿。也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要迫奚玉帆亲口承认是明霞岛主的女婿的。

黑风岛主暗暗叫苦，厉赛英道：“宫伯怕，你还要问什么？”

黑风岛主说道：“桑家那本毒功秘笈，落在谁人手上？你刚才说你知道的！”

厉赛英道：“实不相瞒，是落在西门牧野这个老魔头的手上。”

黑风岛主半信半疑，说道：“桑家没有儿子，怎的这本秘笈不是传给公孙璞，反而落到西门牧野的手上呢？”

厉赛英道：“这我就不知道了。”

黑风岛主道：“那你又何以知道是落在西门牧野之手？”

厉赛英指着奚玉帆说道：“他身上受的就是化血刀之伤。这是在你给他的七煞掌之伤已经好了八九分之后，又给西门牧野门下的弟子郑友宝打伤的。”

黑风岛主道：“此话当真？”话犹未了，突然飞身一掠，疾跃上去，一把抓着奚玉帆！

明霞岛主喝道：“放下！”呼的一掌拍出，黑风岛主单掌划成一个圆圈，化解了明霞岛主的这招，双方各自退了三步。黑风岛主心头微凛，想道，“他经过了这场恶斗，居然还能够发出这样深厚的内力，不输于我！”

明霞岛主夺不回奚玉帆，心知自己此际决计是打不过黑风岛主的了，冷冷说道：“你一定要乘人之危，把他携去的话，我拼了这几根老骨头，你也未必就走得出我的明霞岛！”此话倒也不是虚声恫吓，明霞岛主若是与他拼命，即使免不了要死在七煞掌下，黑风岛主也是免不了要受重伤。

黑风岛主哈哈笑道：“厉兄，你误会了！”一按奚玉帆的伤口，暗运几分内力输送进去，只觉掌心一热，跟着便是隐隐发麻。

黑风岛主道：“不错，他受的是化血刀之伤！”说罢，便即把奚玉帆放回。明霞岛主这才知道他是为了要证实厉赛英的说话。

原来“化血刀”的伤口有毒，黑风岛主以内力输送进来，毒气激发出来，他的掌心初时发热，乃是受了奚玉帆少阳神功的反震，跟着发麻，便是化血刀的毒气传到他的掌上了。以他的功力，这点毒气，自是伤不了他。

黑风岛主说道：“好，你的女婿我就交回给你，你刚才说的话可要算数才好！”

明霞岛主怒道：“厉某人的说话几曾有过不算数的？你要我答应什么！说！”

黑风岛主道：“我要你在一年之内给我办成功一件事情。”

明霞岛主道：“只要我做得到的，一定给你办妥。做不到的也当尽力而为，你满意了吧？”

黑风岛主道：“好，我相信你的话，不过期限总还是要的！”

明霞岛主道：“究竟是什么事情，你先说来听听！”

黑风岛主缓缓说道：“我要你给我在西门牧野的手上抢回那本桑家的毒功秘笈！”

明霞岛主暗自思忖：“西门牧野的本领非同小可，而且听说他与朱九穆深相接纳，我必须准备对付他们二人才行。这件事情可是不大好办！”但话已出口，不答应又未免有失面子。

正在踌躇，只听得黑风岛主冷冷说道：“厉兄，你武功盖世，难道竟然怕了西门牧野这老儿么？”

明霞岛主给他一激，怒道：“你不必用激将之计，这件事我给你做到就是。不过，一年期限，未免短些！”

黑风岛主道：“好，那就给你多一倍时间，两年为期！两年之后，我再来宝岛。告辞了！”

黑风岛主走后，厉赛英道：“爹爹，西门牧野如今是蒙古大汗的客卿，这事情恐怕很不容易办呢！”

明霞岛主道：“我是言出必行，难办也要办的。但盼在这两年之内，我的走火入魔未曾发作才好。”

厉赛英道：“不会的。只是奚大哥的伤你可得替他治好。”

明霞岛主一搭奚玉帆的脉门，试出他的少阳神功很有根底，心中一喜，说道：“这个容易，一个月内，我包管他可以复原。”

奚玉帆道：“多谢岛主，你们父女对我这样好，我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明霞岛主道：“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你再和我客气，那就是不应当了。我现在助你疗伤，说不定我将来也有事情要求助于你呢！”

奚玉帆道：“岛……岳父若有要用到小婿之处，小婿赴汤蹈火，决不敢辞！”

明霞岛主大笑道：“这才像是一家子的人说话！”心中暗暗欢喜：“我若得他以正宗内功心法相援，走火入魔这个难关料想是可以度过了。”

此时躲在树林里的仆人纷纷出来，向明霞岛主道喜，有几个人又连忙上去要扶奚玉帆，因为奚玉帆此时已是显出疲态毕露的模样。

厉赛英道：“你们不必打扰他，我会照料他的。”明霞岛主笑道：“你们给姑爷准备房间吧。好，英儿，我把他交给你了，我也该歇歇啦！”众家人会意，让厉赛英扶奚玉帆走在前头，一行人远远的跟着他们。

厉赛英与他走入一个幽静的花径，粉脸微红，说道：“奚大哥，你不怪我吧？”正是：

一片芳心难出口，不知郎意究如何？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书剑飘零情怅惘　琵琶别抱意堪伤

奚玉帆怔了一怔，似乎不大明白她的意思，说道：“我多谢你还来不及呢！怪你、怪你什么？”

厉赛英讷讷说道：“爹爹误会咱们，咱们……刚才迫于无奈，我只好默认。委屈了你，你不怪我么？”

奚玉帆方始恍然大悟，说道：“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这个、这个，应该说是我委屈你了。不知。不知你的意思怎样？”说至此处，他亦是不由得满面通红。

厉赛英低垂粉颈，小声说道：“奚大哥，你别笑我不知羞耻，爹爹的脾气……唉，他若知道咱们是说谎骗他，只怕会把你赶出去。我想，我想在你病好之前，咱们、咱们还是暂且冒名做、做一对未婚夫妻吧。”

奚玉帆一颗心“卜卜”地跳，偷偷向她望去，只见厉赛英眼角挂着晶莹的泪珠，此时也正好偷偷望他，似乎是带着几分羞涩，又带着几分焦急地望着他，等待他的回答。

奚玉帆是个性情中人，不由得大为感动，说道：“厉姑娘，你对我这样好，我这一生都恐怕难以报答你了。如果，你不嫌弃，咱们，咱们……”

厉赛英粉颈垂得更低，牙缝里绽出几个字来，声音比蚊子叫还细，但奚玉帆已是听得清楚，她说的是：“咱们怎样？”

奚玉帆鼓起勇气说道：“就让咱们做一对真的夫妻吧！”

厉赛英抬起头来，脸直红到耳边，说道：“你不后悔？”

奚玉帆道：“我只怕配不上你。”

不知不觉，把厉赛英轻轻的搂着了。

厉赛英道：“别给丫头说笑话，你进去歇息吧，今晚我再来看你。”原来他们已走到明霞岛主给奚玉帆预备的卧房了。两个丫头正站在门边迎接他们。

厉赛英又是害羞，又是欢喜，吩咐了丫头好好照料奚玉帆之后，就走开了。

奚玉帆静了下来，好像是做了一个梦似的，心里想道：“这真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可是，我不会后悔的！”韩佩瑛的影子在他脑海中闪过，他跟着想道：“佩瑛和啸风已是和好如初，他们本来是有婚姻之约，我是不该对她再存妄想了。只是妹妹的终身却不知如何是好？想赛英必是不会骗我的，她说妹妹已经跟那个姓辛的到江南去了，唉，这也真是意料不到的事情，但愿她不要上当才好！”

奚玉帆在明霞岛上挂念着他的妹妹，挂念着韩佩瑛和谷啸风。谷啸风和韩佩瑛在金鸡岭上也是同样的挂念着他，挂念着奚玉瑾。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奚玉帆在明霞岛养病，暂且按下不表。

且说谷啸风和韩佩瑛到了金鸡岭，初到那天，就碰上了尴尬的场面。

蓬莱魔女是绿林盟主，她的山寨中聚集有不少江湖好汉，其中有许多人是曾经参加过围攻百花谷之役的。韩佩瑛的那个老仆人陆鸿，以及曾与谷啸风交过手的那个金刀雷飙，也在其内。

这些人看见他们联袂而来，都是不禁大为诧异，但诧异过后，却又是皆大欢喜。

金刀雷飙哈哈笑道：“原来你们小两口子已是言归于好，倒是我们多管

闲事了。”

韩佩瑛满面通红，说道：“雷叔叔，你别误会。”

雷飙笑道：“误会什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谷少侠不愧是个明理的人，如今他已回过头来，我们对他还有什么误会？”

韩佩瑛有口难辩，只得说道：“雷叔叔，不是这个意思……”雷飙是个急性子的人，瞪着眼睛就打断她的话问道：“那又是什么意思？”

谷啸风轻轻碰她一下，韩佩瑛暗自思量：“我若在此际满口分辩，实是太难为情，只怕也会伤了啸风的自尊。”

原来她与啸风相处了这许多日子，谷啸风对她的敬爱之情，她也是感觉得到的了，她自己亦是感到迷茫，不知应该怎样才好？按说奚玉瑾已经另有他人，她是可以和谷啸风重续前缘的。但是她毕竟有着少女的矜持，当初给谷啸风退婚的这口气还未能咽下，是以她一直对谷啸风采取着不即不离的态度。

韩佩瑛想了片刻，只好说道：“雷叔叔，往事请别再提，我爹爹此际生死未卜，我正是来求柳女侠帮忙的呢！”

雷飙大吃一惊，说道：“你爹爹武功绝世，怎的会遭意外？”

韩佩瑛道：“说来话长，且待见了柳女侠再说吧。”

雷飙说道：“对，雨过天晴，往事是不应再提了。令尊既遭意外，咱们还是赶快去见柳盟主吧。”

蓬莱魔女正是需要有本领的女子帮忙她，韩佩瑛来到，她自是喜之不尽。谷啸风近年来在江湖上声誉鹊起，蓬莱魔女知道他是韩佩瑛的未婚夫，更为高兴，大表欢迎。

蓬莱魔女听了韩佩瑛所说的种种事情，说道：“韩姑娘，你放心，我一定给你打听令尊的下落。上官复寄存在你家的宝藏，檀大侠已经送到祁连山了。他已有消息到来，不日就可以回到这里。说不定他已听到了有关令尊的风声，你就在这里安心住下吧。”

自此谷、韩二人就以客人的身份在金鸡岭住下来。蓬莱魔女很喜欢韩佩瑛，她因为丈夫笑傲乾坤华谷涵和武林天骄到祁连山去了，尚未回来，遂邀韩佩瑛与她同住。

韩佩瑛和谷啸风一个住在内寨，一个住在外寨。韩佩瑛为了避嫌，很少与他见面。

蓬莱魔女武功卓绝，韩佩瑛日夕陪伴她，得益不少。

一日，韩佩瑛跟蓬莱魔女练了一趟剑术，练完之后，蓬莱魔女忽道：“听说辛十四姑的剑术奇诡莫测，你是见过她的本领的，不知是否和传闻一样？”

韩佩瑛道：“江河怎比大海？丘陵怎比高山？不错，我是曾经震惊于辛十四姑奇诡莫测的剑术，但现在看来，却是稀松平常了！”话中之意，即是把辛十四姑比作丘陵江河，把蓬莱魔女比作高山大海。

蓬莱魔女笑道：“你把我抬得大高了，其实辛十四姑也是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呢！”说至此处，若有所思。

韩佩瑛道：“听说她有个侄儿，曾经到过这里？”

蓬莱魔女道：“你说的是辛龙生吗？我正在想着这件事情。你见过辛龙生没有？”

韩佩瑛道：“没有见过，听说他是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弟子。”

蓬莱魔女道：“不错，那次他求见我，就是奉了文大侠之命，前来与我

联络，共商抵御蒙古鞑子的事情的。辛十四姑这个人介于邪正之间，她这个侄儿却是名门正派的弟子。但不知是否受了他姑姑的熏陶，我可有点不大敢信任他呢。”

韩佩瑛道：“文大侠既然立他作掌门弟子，我想是应该靠得住的。”心里其实则是在想：“奚玉瑾若然真的肯把终身付托与他，他当然是靠得住了。”

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最近我接获消息，蒙古入侵金国的三路兵马都在按兵不动，却另有一支奇兵攻入宋国的陕南川北一带，沔州节度使张宣已经以身殉国了。长江海盗头子史天泽听说也已做了蒙古的内应，江南形势大为紧张，我正在考虑派一个人去和文大侠联络，顺便打听消息，这也有礼尚往来的‘报聘’意思在内。”

韩佩瑛道：“人选定了没有？”

蓬莱魔女道：“尚没想到最适当的人选。”

韩佩瑛心念一动，忽地有了个主意，蓬莱魔女却因另有事情处理，没有和她再说下去了。韩佩瑛暗自思量：“且待我见过了啸风再说。”

此时谷啸风正在后山的梅林里独自徘徊，想着心事。

谷啸风并非感情易变的男子，他和奚玉瑾曾经有过海誓山盟，尽管人言凿凿，说是奚玉瑾已经“蝉曳残声过别枝”，与辛龙生同赴江南去了，他对奚玉瑾毕竟还是未能忘情。

另一方面，他对韩佩瑛的感情也是陷于十分苦闷的境地，自从重新认识了韩佩瑛的为人之后，他对韩佩瑛是既有着敬爱之情，又含着深深的内疚的。

他也曾想过与韩佩瑛重续前缘，但这是出于一种“赎罪”的心情呢？还是他真的已把对奚玉瑾的感情转移到了她的身上呢？这个问题他也曾再三问过自己，他自己也觉得有点模糊，有些惶惑，答不上来。更加上韩佩瑛对他的若即若离的态度，他自是难免大为苦闷了。

奚玉瑾和韩佩瑛的影子在他的脑海中文错隐现，正当他心乱如麻之际，忽听得有人轻声叫道：“谷大哥！”抬头一看，来的可不正是韩佩英！

谷啸风又惊又喜，说道：“瑛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自从到了金鸡岭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韩佩瑛。他本来还想说一句：“我以为你是在躲避我呢！”但怕韩佩瑛着恼，话到口边又吞回去。

韩佩瑛道：“谷大哥，你在想着什么心事？”

谷啸风面上一红，说道：“没有呀！”

韩佩瑛微微一笑，说道：“你没有心事，我倒是有着心事呢！”

谷啸风怔了一怔道：“你有什么心事？”

韩佩瑛道：“我在想着玉瑾姐姐。”

谷啸风诧道：“无缘无故的你怎的忽然想起她来？”

韩佩瑛道：“一定是有什么缘故么，难道你就不惦记着她？谷大哥，说老实话，你想不想见她？”

谷啸风叹了口气，说道：“事过情迁，何必多此一举，她以为我已死了，我若跑去见她，反给她增加烦恼。”

韩佩瑛十分诚恳地说道：“人言未必是实，你不见她，焉能明白？”

谷啸风心里想道：“莫非她是在试我？但她一向可不是小心眼的人呀！”踌躇片刻，说道：“见是要见她的，但现在恐怕还不是适当的时机吧？”

韩佩瑛道：“不，正因为她以为你已死了，你才应该赶快见她。如果，如果……嗯，你是聪明人，不必我说，你也是该明白的了！”

谷啸风听得懂她的意思，如果奚玉瑾还在爱他，那么他的出现就可以澄清误会；如果奚玉瑾确已变心，那么在见她之后，也可以弄个明白，免得处于目前这种含混不清的局面。“说不定佩瑛还有一层用意，她是要在局面澄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接受我的爱情？”

谷啸风想至此处，不觉心头怦然一跳，目光流露真情，抬起头来望着韩佩瑛道，“你当真是这样想？可是——”

韩佩瑛道：“你是在想不能因私废公吧？好，那我告诉你吧，这正是一件公事呢！”

谷啸风诧道：“怎么扯上公事来了？”

韩佩瑛道：“柳盟主正要找一个人替她到江南去走一趟。”

当下韩佩瑛将蓬莱魔女的话告诉他，谷啸风听了，默然不语。

韩佩瑛道：“这是一件紧要的事情，我觉得你是最适当的人选，你若是为了怕见奚玉瑾而不敢去，这才是因私废公呢！”

谷啸风笑道：“你不必用激将之计，我还得仔细想想。”

韩佩瑛道：“你此次前往江南，路过扬州，还可以顺道探望玉帆大哥，他的伤不知好了没有？谷大哥，你无须诸多顾虑了，于公于私，你都是应该去的！”

谷啸风其实已经给她说动，笑道：“这么说我是非去不可了。但你以为我是最适当的人选，却不知柳女侠是不是这样想呢？”

韩佩瑛道：“只要你肯去，回去我就和柳女侠说，明天你冉向她请令。”

蓬莱魔女本来也曾想到谷啸风的，只因他是客人身份，不便差遣他。如今他自动请缨，当然是一说便成了。

谷啸风以北方义军使者的身份，兼程赶路，此时金国正忙于应付蒙古的入侵，对反金的江湖人物倒是无暇兼顾，谷啸风一路行来，平安无事。

这一日到了百花谷，谷啸风满怀感慨地走进奚家，以为可以见着奚玉帆，不料只见着他家的一个老仆。

那老仆人道：“谷少侠，怎的只是你一个人，我家小姐呢？”

谷啸风苦笑道：“战乱中失散了，我也正在找寻她呢！奚大哥未曾回家么？”

那老仆人叹气道：“回是回来了，但又出了事走了。唉，这样的乱世，当真是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谷啸风惊道：“出了什么事？”

那老仆人道：“有几个人上门寻仇，幸亏后来得一位姑娘拔刀相助，这才救了他的性命。他受了伤，如今正是兵荒马乱，在家里恐怕不能安心养病，那位姑娘带他走了。”

谷啸风诧道：“这位姑娘是谁？”

那老仆人道：“她说是我们少爷的朋友，姓厉名叫赛英。”

谷啸风大感奇怪，心想：“厉赛英？我可从来没有听他们兄妹说过有这位朋友，可别上别人的当才好。”

那老仆似乎知道他的心事，说道：“谷少侠不必担心，这位姑娘对我们的少爷好得很，我敢断定她不会是坏人的。”

谷啸风道：“这位厉姑娘家住何处？”那老仆道：“她没有说，我不知道。她说待我们的少爷伤好了之后，就会送他回来的。”

谷啸风心想：“这位姑娘的行径倒是古怪。”当下说道：“但愿如此。”

离开百花谷，继续行程，一路平安无事，谷啸风终于到了南宋的首都临安，亦即是以风景幽美，名闻天下的杭州了。

进得城来，正是傍晚时分，谷啸风找一间湖滨的客店投宿，经过西子湖边，只见湖光潋滟，夕阳西下，微波耀金，小孤山倒影湖中，青翠欲滴。

谷啸风想起了苏东坡的一首诗：“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心道：“坡翁诗句，果然是一点不差。我有缘来此，今晚拼着不睡觉，先来个月下游湖，这才不虚此行。明天我再去找文大侠。嘿，嘿，这也可算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吧？”

谷啸风开了房间，吃过晚饭之后，稍歇片刻，只见一轮明月，已现天心，心里大为高兴，想道：“天公也会凑兴，若是阴天，可就大杀风景了。”

西湖岸边，泊有许多专载游客的“画舫”，谷啸风是在长江边长大的，懂得划舟，便去租了一只画舫，言明租它一晚，不用舟子跟随。谷啸风是想随心所欲，这一晚游遍西湖，但他可以不睡，舟子不能不睡，是以他要自己划船，不愿有个舟子在旁扰他雅兴。这样的客人倒是少见，那舟子起初有点踌躇，谷啸风给他一锭大元宝当作押金，舟子这才答应。

谷啸风也是心急些，来得早了。此时不过将近二更时分，湖上游船来往，笙歌未歇，不时有脂粉香、酒肉香从邻船吹送过来，谷啸风不禁皱了眉头，心道：“好好的西湖，倒给这班人弄脏了。”

一艘挂着大红宫灯的官船在这只画舫的侧边缓缓划过，船上有几个戴着乌纱帽的官儿正在猜拳闹酒，有人叫道：“暂且别闹，听小玉儿唱曲。”

官船上珠帘半卷，谷啸风抬眼望去，可以看见舱中的两个歌女，一个抚琴，一个就轻启珠喉，曼声地唱了起来。

歌道：“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玉盏催传，稳泛平波任酒眠。行云却在行舟下，空水澄鲜，俯仰流连，疑是湖中别有天。”

这是欧阳修所作的十首《西湖念语》之一，欧阳修是北宋神宗时代的一代文宗，曾在扬州做过官，当时大江南北，都是大宋版图，不似如今之分处金宋两国，交通不便。欧阳修常到西湖游玩，曾用《采桑子》的词牌，作了十首歌咏西湖的词，统名《西湖念语》。

谷啸风湖上听歌，心中不觉生了许多感触，想道：“欧阳修不愧是个贤臣，但他这首词乃是写在将近百年之前的太平日子的，如今烽烟遍地，这些官儿们还在醉生梦死，却如何对得住百姓？哼，画船载酒，玉盏催传，‘雅’则‘雅’矣，但可惜流亡的难民却连粗糠都没得吃呢！”

一个附庸风雅的官儿击掌赞道：“好词！好词！可惜如今没有似六一学士这样的大手笔了。”

有一个官儿炫耀他的见闻广博，接近内廷，说道：“年兄，这也不见得。前天有位俞学士写了一首‘风入松，新词，当今皇上也是很欣赏呢！”

先头那个官儿道：“哦，真的吗？你可还记得他这首词？”

那官儿道：“我只记得最后两句是‘明日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据说这首词是那位俞学士在断桥附近的小酒店题的，皇上看了他这首词，说道：‘“重携残酒，”未免太寒酸了。’御笔一挥，给他改成‘明日重扶残醉’，哈哈，哈哈，天子的吐属果然是与酸丁不同！”

先头那官儿道：“岂只不同，简直是相差天壤！哈哈，妙极，妙极！御笔改词章，风流天下传！此事必将成为词林的佳话！”

谷啸风听了这些官儿对皇帝的拍马之言，心中甚为气闷，想道：“山外

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诗才真是痛心人语！南宋小朝廷给金虏迫迁江南，尚自不思振作，‘临安’简直即是‘苟安’！皇帝老儿甘心作‘儿皇帝’，在国运如此危急的关头，居然还有闲心用在批风抹月的辞章上，真是可叹！”

谷啸风不想看那些官儿的丑态，将舟向外西湖划去，不知不觉已是到了没有轻舟画舫的僻静湖面，此时亦已是将近三更了。

皓月澄波，浮光耀金，静影沉壁。轻舟过处，芦花深处，时不时有水鸟惊起，越过湖面。谷啸风正在自得其乐，忽见有一只画舫，从对面顺流而下，划船的也是个少年。

游湖的人很少到“外西湖”的，尤其是在三更过后。谷啸风心道：“莫非这少年也是讨厌尘俗的同道中人？”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少年朗声吟道：“霜日明霄水蘸空，鸣鞘声里绣旗红，淡烟衰草有无中。万里中原烽火北，一尊浊酒戍楼东，酒阑挥泪向悲风。”

这是南宋状元词人张孝祥的《浣溪沙》词，他写这首词的时候，正是抗金名将岳飞被秦桧用作十二道金牌招回，中原大受胡骑践踏的时候，词中充满悲愤的心情，表现了满腔爱国的情绪。

谷啸风大为欢喜，心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古人之言，信不我虚。在游湖的俗客之中，竟也有这样一个人物！”

吟声未歇，芦苇中又摇出了一只小船，划船的却是个白衣老人，接着歌道：“问讯湖边柳色，重来又是三年，东风吹我过湖船，杨柳丝丝拂面。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寒光亭下水连天，飞起沙鸥一片。”

这首“西江月”也是张孝祥所作的词，但却是他晚年所作，词中表现的是老年人安详恬静的心情。

谷啸风心里想道：“这位老人家决不是寻常的渔翁，纵非江湖前辈，也一定是饱读诗书的隐士高人。”

少年的画舫和老者的渔舟碰上了头，两人都是哈哈大笑。那老者道：“辛公子，原来是你赴约！好极，好极！”

谷啸风有心和他们结交，把船向他们那边摇去。忽然那两人的笑声停止，少年已经跃过那老者的渔舟，压低了声音和那老者交谈。

谷啸风暗自想道：“原来他们是在此约会的，想必是发现了我，也觉得有点惊诧吧！”谷啸风因为摸不准他们的身份，如果是江湖人物的约会，外人倒是不便前去打扰。要不要把船摇过去与他们攀谈呢！谷啸风不免有点踌躇了。

他是练过“听风辨器”功夫的人，听觉比常人敏锐得多。此时距离已是不远，隐隐听得那少年说道：“把他赶走，恐怕还是不大妥当吧！”

那老者道：“好，那么你出手，由我处置！”

谷啸风吃了一惊，正要掉转船头回避，忽见那少年飞身跃起，已是翩如飞鸟的扑上他的船头，喝道：“什么人，三更半夜来此游湖，给我滚下去！”脚尖一点船头，立即便是骈指如戟，点向谷啸风的胸口！

谷啸风本来对这少年甚有好感，但见他如此蛮不讲理，却也不禁动怒，喝道：“你来得游湖，我就不能来么？”

那少年的点穴手法又快又狠，谷啸风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见就知厉害，焉能让他点中？大喝声中，双臂一分，左掌拨他手腕，右掌径抓过去，使的是一招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手法。

船头上能有多大地方，两人都是无从闪躲！那少年喝道：“来得好！”倏地化指为掌，一招“烘云托月”，双掌划了一道圆弧，化解了谷啸风的小擒拿手法，身形晃也不晃，迅即又是向他胁下的“愈气穴”点来！

谷啸风试了一招，已知对方的功力与他不相上下，但点穴手法的狠辣，却是在他之上，谷啸风心里想道：“只有制伏了他，方能慢慢向他解释！”

谷啸风给这少年一连几招掌劈指戳的攻势，迫得退了两步，退到船边，蓦地喝道：“教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以指代剑，使出了一招“七修剑法”，七修剑法是以剑刺穴，可以在一招之内，同时刺对方的七处穴道。

如今谷啸风以指代剑，使出了这门“刺穴”功夫。这本来就不是正宗的点穴手法，因此饶是这少年懂得各家各派的点穴功夫，对谷啸风的这一招，却是不知应该如何应付方始适当。

只听得“嗤”的一声，那少年的衣襟已是给谷啸风的指头戳破，撕去了一幅，可是谷啸风却未能点中他的穴道。这少年练有“沾衣十八跌”的上乘内功，虽然也未能将谷啸风跌翻，但谷啸风的指头一触及他的衣裳，就滑过了一边了。不过，这少年的衣裳给他戳破，亦已是大吃一惊！

就在此际，只听得那老者“咦”了一声，跟着叫道：“辛公子，手下留情，不可伤他！”

谷啸风心念一动：“这少年武功如此高强，他又姓辛，难道是……。”

想至此处，谷啸风立即喝道：“你是何人？”那少年冷笑道：“你这厮胆敢前来暗中窥伺，谅也听过我的名字，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江南武林盟主文大侠的掌门弟子辛龙生！”

果然是辛龙生！谷啸风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与他见面，不由得骤吃一惊，呆了一呆，尚未曾来得及向他通名道姓，只觉胁下一麻，辛龙生出指如风，已是点中了他胁下的晕麻穴。谷啸风“哼”了一声，“噗通”的就跌下水去，不省人事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谷啸风这才醒了过来，睁眼一看，只见一片漆黑。摸了摸两边光滑的墙壁，这才知道是被关在一间石牢了。

谷啸风恢复了清醒，记得自己是给辛龙生点了穴道，打落水的，但摸摸身上，却没有湿，想必是有人已经给他换过衣裳了。这间牢房，四面是厚厚的石墙，只有屋顶，开有个小小的天窗。

谷啸风聚拢目光，仔细观察，只见牢门紧闭，那两扇石门，少说只怕也有五寸来厚，纵有宝剑，亦难破门而出，何况他的宝剑早已给人缴去了。

谷啸风惊疑不定，心里想道：“莫非那个白衣老者就是江南的武林盟主文大侠？这里是他的家？”随即想到：“不对。文大侠是辛龙生的师父，听他们昨晚相遇之时所说的话，却只是相识，决非师徒。嗯，那么这里是什么地方呢？”

心念未已，忽听得外面有人说道：“这小子不知醒了没有？”谷啸风猛然一省，这才知道外面还有看守。

另一个看守说道：“听说这小子是给文大侠的掌门弟子辛龙生点了穴道的，如今不过两三个时辰，哪有这样快就能醒来？文大侠号称铁笔书生，点穴功夫天下第一。辛龙生已得师父的衣钵真传，给他用重手法点了穴道，恐怕最少也得十二个时辰方能自解。”

第一个看守说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第二个看守道：“哦，是吗？你也听说了什么了？”第一个看守道：“听说这小子的武功很是不错，

辛龙生险些都打不过他呢。倘若他的内功造诣与辛龙生旗鼓相当的话，就用不着十二个时辰就能解穴了。”

第二个看守说道：“可是白老爷子吩咐过我，要让他好好休息的。再过两个时辰然后进去看他吧，别过早将他弄醒了。”第一个看守道：“但白老爷子也说过，这小子一醒来就要告诉他的，咱们悄悄的去看一看如何？”第二个看守道：“还是再过一个时辰吧。”

谷啸风越发惊疑，暗自想道：“听他们这样说，那姓白的老者似乎对我无甚恶意，他是什么人呢？好，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且先把功力恢复了再说。”

当下谷啸风盘膝静坐，暗运玄功。他练的少阳神功已有相当造诣，不消半炷香时刻，运气三转，真气已达丹田，小腹有了暖烘烘的感觉，谷啸风自知，功力已是恢复了六七分了。谷啸风正要再行大周天吐纳之法，继续运功，外面那两个看守又在谈话了。此际正是谷啸风运功刚刚告一段落的时候，是以可以分心听外间的说话，有一句话飘进他的耳朵，吓得他不由得心头一跳。

原来那个看守是这样的问他的同伴的：“这小子给白老爷子拿来关在这里，不知韩相爷可知道了没有？”谷啸风恰好听见这句闲话。

“韩相爷？”谷啸风不禁大吃一惊了！正是：

醒来疑是梦，相府困英豪。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私戎堪叹无良策 解惑还须见玉郎

原来当时在南宋小朝廷掌权的宰相名叫韩侂胄，此人营私舞弊，任用宵小，斥逐忠良，好大喜功，却无才干，把朝政弄得一塌糊涂。虽然或许尚不如秦桧之好，但亦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

“他们说的韩相爷，莫非就是韩侂胄这个奸相？哼，我还以为那个姓白的老者是个好人，捉我只是由于误会呢，原来却是权门的鹰爪！”谷啸风心想。

但随即又有一个疑问从心中升起，“辛龙生是名门正派的弟子，那姓白的老者若然真是权门走狗，辛龙生岂肯与他往来？”

正自百思莫得其解，忽又听得有一个人走来，粗声粗气地问道：“这里关的是什么人？”

这个人似乎是在相府中一个职位颇高的人，只听得两个看守恭恭敬敬地答道：“小的不知道，是白老爷子吩咐我们看管的”

那个人哼了一声，接着说道：“你们就只知道白老爷子，眼睛里敢情是没有我了！”

那两个看守齐声说道：“不敢，小人是委实不知。”

那人说道：“好，你们的白老爷子昨晚到外西湖会的是什么人，你们总该知道了吧？”

那两个看守赔笑说道：“史大人，你老都不知道，我们又焉能知道？相爷没有告诉你吗？”言语中透露出这件事情是已经得到韩侂胄的同意的。

姓史那人越发着恼，说道：“这姓白的老匹夫来了之后，相爷遇事都与他商量，我哪里还沾得上边？不过，他想爬在我的头上，可也没有那么容易！”

这人大发脾气，两个看守都是不敢作声。在发了一顿脾气之后，这人却忽地说道：“把牢门打开，我要进去看看！”

那两个看守面有难色，不约而同的都是说道：“这个、这个

这人大怒说道：“什么这个那个？你们眼睛里若是还有我史某人，就快快给我打开！相爷要怪也只能怪我，不关你们的事！”

那两个看守似乎对此人颇有几分畏惧，不敢不依，终于给他打开了牢门，说道：“史大人，你自己进去吧，那小子是给点了穴道的，恐怕还未醒呢。”

那人踏进牢房，自言自语：“我偏要解了这小子的穴道，盘问他的口供，看你这个老家伙能奈我何？”

谷啸风装作沉睡未醒，待到那人走到他的身边，正在察视他是给点了什么穴道之际，谷啸风突然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反而点他的穴道！

那人闷哼一声，右掌一抬，便即拍下。谷啸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已经点中了他的穴道，不料他居然还能还击，近身搏斗，欲避无从，只听得“蓬”的一声，谷啸风的肩头也给他打个正着！

谷啸风只觉得一阵火辣辣的作痛，幸亏那人的手掌一碰着他的肩头便即软了下来，力道无以为继，这才没有伤及他的琵琶骨。

那人脚步一个踉跄，斜转两步，反手又是一拳，叫道：“来，来人哪！”谷啸风拨开他的拳头，只觉他的拳头，已是比不上常人打出的气力，那人声犹未了，已退了几步，终于就像木头一样，“卜通”一声，自己倒下去了。

原来姓史此人是个内家高手，功力之深厚尚在谷啸风之上，只因冷不及

防，才给谷啸风点中穴道，在给点中穴道之后，也还能够支持片刻，方始不支。但谷啸风若不是再补一指的话，只怕他还不会这样快就跌倒的！

谷啸风心里暗暗叫声“好险！”趁着牢门尚未关上，迅即夺门而出，那两个看守刚刚跑进来，谷啸风双臂一分，同时点着了他们的“肩井穴”，这两个看守的武功远不如他，登时便倒了下去，不能动弹了。

谷啸风飞过墙头，外面是一个野草丛生的荒芜庭院，和谷啸风想象中的豪华相府大不相符，倒是颇出他的意料之外。

角门忽地闪出一人，“咦”了一声，说道：“你怎么闯出来的？那两个看守呢？”此人正是谷啸风在湖上所见的那个老者，也即是看守们口中所说的“白老爷子”了。他是在内间听得声响，赶忙出来的。

谷啸风料他武功定然厉害，先下手为强，双掌划了一道圆弧，迅即发招，左掌是大力开碑的刚猛掌法，右掌则是以指代剑，用“七修剑法”点他穴道，一刚一柔，配合得恰到好处，打了出去，这才喝道：“给我杀了！”

那老者又是“咦”了一声，挥袖一拂，说道：“不对吧，我看你只是点了他们的穴道，并未杀了他们！”

这老者只是听见看守跌倒下地的声音，就知是给谷啸风点了穴道，而且知道他们并未丧命，武学的高明，真是匪夷所思，令得谷啸风吃惊不已！

谷啸风说这谎话，本来是想扰乱他的心神的，不料骗不过这个老者，不由得自己着慌了！

他的着慌，不但是由于这老者武学的见识极为高明，而且是由于对方只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一拂，就化解了他双掌同时发出的招数！

谷啸风只觉一股十分柔和的力道拂来，自己的手掌竟似触着棉花一样，无从发力，那股力道，虽是柔和，谷啸风亦已不禁一个踉跄！

谷啸风知道这人用的是借力打力的功夫，一个转身，移形换位，迅即又到了这个老者的背后发招，出指点他背后的“风府穴”。

这次这个老者好似是有意试他的功夫，并未闪开，也未还击，谷啸风点着他的背心，只觉隐隐有一股反弹之力，将他的手指弹开。谷啸风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难道他已练成了武学中罕闻罕见的护体神功？”

当今之世的武学宗师，谷啸风只知道他的岳父韩大维是练有护体神功的，但也只是听他父亲如此说过而已，并未见过韩大维用过，也未知道韩大维是否已练成功。如今碰上这个老者，才是第一次开了眼界。谷啸风情知不敌，扭头便跑。

那老者转过身来，截着他的去路，笑道：“既来之，则安之，何必再跑！这把剑还给你，你若不服，大可再试几招！”

一面说话，一面已是抽出一把宝剑，倒持剑柄，“塞”到谷啸风的手里！

这把剑正是谷啸风所用的佩剑，湖上被擒之后，不知是给他还是给辛龙生缴去的。

谷啸风面红耳热，接过宝剑，喝道：“你武功远胜于我，可惜你却做了权门鹰犬，我打不过你也是要和你拼的！”唰的一剑，抖起了七朵剑花，使的正是七修剑法中一招极为厉害的杀手！

那老者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果然是七修剑法，你是扬州谷若虚的儿子谷啸风吧！”说话之间，挥袖一拂，拂歪了他的剑尖。但他的衣袖却也给剑尖戳破了三个小孔了！

谷啸风道：“你既知道我的姓名来历，自当知道谷家决无向人屈膝的男

儿！你把我杀了吧，我决不能容你戏耍！”
　　那老者道：“谷少侠，你错了！”
　　谷啸风怔了一怔，道：“什么错了？”
　　那老者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
　　谷啸风道：“你不是替韩侂胄做保镖护院的吗？”
　　那老者摇了摇头，说道：“不错，这里是韩侂胄的相府，老夫也是他的门客，不过却并非如你所说的是替他看门护院的鹰犬！”
　　谷啸风道：“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老者道：“说来话长，你随我来。”
　　谷啸风有点迟疑，那老者笑道：“我若要想伤你，何必多费心思安排圈套。好，你既不放心，那我就多告诉你一件事情，太湖七十二家水寨的总寨主王宇庭刚刚派了一个人见我，说起了你。说你前几天是由他的副总寨主韩光锐送过长江的，他们托我照料你。有这么一件事吗？”
　　如果这老者不是侠义道的人，王宇庭、韩光锐决不肯将这件事告诉他，还托他照料谷啸风的。是以这老者这么一说，谷啸风自是不能不相信他了。
　　谷啸风插剑入鞘，说道：“如此说来，这可真是一场误会了，请恕晚辈无知之罪！”
　　那老者笑道：“应该向你道歉的是我。昨晚在外西湖，我已看出你用的是七修剑法，却未能制止辛龙生对你动粗，委屈了你。”
　　谷啸风面上一红，说道：“那位辛少侠呢？”
　　那老者道：“他回去了。他是代表他师父来赴我的约会的，韩光锐送你过江之事，他并不知道，你不可怪他。”
　　谷啸风道：“晚辈岂会怪他，只怪自己学技不精！”他糊里糊涂的败在辛龙生之手，觉得十分冤枉，说了起来，胸中仍是余愤未消。
　　那老者微微一笑，似乎看出了他少年好胜的心事，但却也不再说什么，当下走在前面引路，将谷啸风请进他的房间。
　　房间布置得十分简朴，一床一几两张椅子，几上一张古琴，除此之外，就是空无所有的萧条四壁了。谷啸风心里想道：“他住在相府之中，住的却是这样一间简陋的房子，就凭这一点已是可知，这位老前辈必定不是贪图富贵的人！”
　　坐定之后，谷啸风施了一礼，说道：“不敢请教老前辈高姓大名。”
　　那老者道：“老夫姓白，单名一个逖字，你大约不会知道我的。不过，我与令尊却也曾经有过一段渊源呢！”
　　谷啸风的父执之辈，并无白逖其人，也未听他父亲说过有这么一个相识，便问他道：“原来老前辈和家父是早已相知的么？家父早逝，小侄无知，真是冒犯了。”
　　白逖笑道：“也怪不得你不知道，你的父亲只怕也是一直都不知道我的名字呢！”
　　谷啸风诧道：“白老前辈是怎样和家父结交的？”
　　白逖笑道：“还谈不上结交二字，三十年前，我与令尊在扬州某酒家见过一面。他可曾对你说过那个行径古怪的白衣少年？”
　　谷啸风恍然大悟，说道：“原来老前辈就是家父其后十多年来所想找寻却没有找着的那位少年英雄！”
　　白逖捋了捋三绺长须，笑道：“老夫如今已是年已六旬了，对少年时候

的孟浪也颇为后悔呢！少年英雄的称号，如今是该让给你了。”

那件事情是这样的——

三十年前，谷啸风的父亲谷若虚正是像谷啸风现在这样，在江湖上刚是声名鹊起的时候，大江南北，无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武林的后起之秀。

有一天谷若虚到扬州著名的“六和春”酒楼喝酒，对面靠窗的座头也有一位与他年纪相若的少年自斟自酌。

谷若虚是本地的名人，在这家酒楼上喝酒的客人，差不多都是认识他的。是以他一进来，便有许多人纷纷和他招呼，够不上和他攀交情的，也都是耸然动容，不约而同的把眼光向他射去，好像是对他行了“注目礼”似的。

喧闹声中，那少年把酒保叫来，问道：“这人是谁？”酒保低声说道：“客官不认识这位相公？他就是扬州府鼎鼎有名的谷少侠，文武全材，在江湖上当真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的呢？”话出了口，才发觉对这客人似乎有点不敬，于是打了个哈哈，接着说道：“不过，客官你是外地人，大概你也只是习文没有习武吧，也就怪不得你不知道这位谷少侠了。”

那少年冷笑说道：“江湖上尽多浪得虚名之辈，甚么大侠小侠，老侠少侠，我也听得多了。”他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这话显然是对谷若虚而发。

谷若虚当时也是少年气盛，待众人纷纷向他招呼过后，他就站了起来，双拳一抱，向众人作了一个“罗圈揖”，说道：“谷某浪得虚名，各位朋友太客气了，谷某实是担当不起！”

那少年斟了满满的一杯酒，忽地说道：“原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谷少侠，请恕小可无知之罪，我敬谷少侠一杯！”酒杯向上一抛，中指一弹，“ ”的一声，那酒杯箭一般的向谷若虚飞去。

谷若虚吃了一惊，但却也忍不住心中动怒，想道：“你会百步传杯，难道我就不会？”两个座位之间的距离约有一丈八尺，对方的酒杯已经飞来，百忙中谷若虚无暇取酒杯斟酒，便把自己喝剩的半杯酒依样画葫芦，向对方掷去。说道：“阁下远来是客，理当我敬阁下才是！”

那少年道：“哦，原来扬州的规矩，敬酒是让客人喝剩酒的，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知道！”出言讥刺，谷若虚不禁满面通红。说时迟，那时快，两个酒杯已在半空中碰个正着！

谷若虚这个酒杯是小一号的，杯中的酒又只有半杯，两个酒杯一碰，谷若虚那个酒杯在半空中翻转过来，杯中的酒都泼泻了，“ ”的一声，中途落下，落在一个商人的桌子上，把一个碟子打破，吓得那个商人蓦地跳了起来！

少年的那个酒杯虽也碰得倾侧，杯中的酒泼出了一大半，但却是落在谷若虚的桌子上。暗中较量，谷若虚已是输了一招了。

原来他们两人的功力恰好半斤八两，但这少年占了大杯装酒的便宜，就把谷若虚比了下去。

谷若虚尴尬之极，但转念一想，这少年武功如此高强，也的确是值得结交的朋友。

就在谷若虚正在措辞想与对方接纳之际，只听得那少年已是哈哈大笑，说道：“原来鼎鼎大名的谷少侠不过如斯！谷少侠的高明本领小可业已见识过了，告辞！”谷若虚面上一阵青一阵红，发作不是，不发作又不是，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际，那个少年已是迈开大步，下楼去了。

这件事情过后，谷若虚多方打探，一直过了二十多年，仍然不知道这少

年是谁。是以他常常把这件事情，当作“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例子来教训儿子。

如今白逖和谷啸风说起，谷啸风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原来白老前辈就是家父当年在六和春所遇的那位少年英雄，可惜家父早逝，已是不能与老前辈论交了。”

白逖神色黯然，说道：“这件事情，我也是甚为后悔当时的孟浪呢，可惜没有机会给我向令尊道歉了。好在如今得见世兄，可川让我稍赎前愆。”

谷啸风道：“老前辈太客气了，小侄无知冒犯，这才是更应该向老前辈请罪呢。但小侄还有若干疑团未解，请老前辈赐示。”

白逖说道：“我知道你最感疑惑的就是何以我会在韩侂胄的相府中了。”谷啸风道：“还有那位辛少侠和老前辈的约会是怎样一回事，不知小侄是否该问？”

白逖说道：“这些事情我都要告诉你的，不过请你稍待片刻。”

说罢把一个少年叫了进来，说道：“你替史宏和那两个看守解开穴道，他若问起谷少侠，你说谷少侠是我的客人，叫他别要多管闲事。”那少年应了一个“是”字，奉命而去。

白逖说道：“他是我的弟子，那个叫做史宏的人本来是韩侂胄的护院，我来了之后，韩侂胄对我的尊敬远远在他之上，是以他一直在妒忌我。却不知我只是在相府暂且安身，绝无与他争权夺利之意。”

谷啸风道：“这等无知的小人，也值不得老伯与他计较。”

白逖说道：“实不相瞒，我在江南，早已是金盆洗手，隐居多年的了。这次之所以不惜委身求作韩侂胄的门客，乃是为了抵御鞑子南侵的大事！”

谷啸风道：“原来如此。就只怕朝廷没有抵抗鞑子的决心吧？”

白逖叹了口气，说道：“是呀，所以文盟主和王寨主一班好朋友，才要用到我出来办这件事了。你还未知道呢，朝廷岂只是畏惧外敌，只图苟安，对民间的武力，抗敌的义军，朝廷却要把他们当作盗匪来‘剿’呢！”

谷啸风叹道：“想不到靖康之耻，今日重演。权臣当道，秦桧和韩侂胄只怕都是一样。但今日的岳武穆却是不可得见了。”

“靖康”是宋钦宗的年号（公元一一二六至一一二七），在位不到两年，就与父亲徽宗同给金人所俘。宋室从此南迁，由宋高宗赵构继位，偏安江左，史家称为“南宋”。赵构后来用秦桧为相，岳飞（武穆）为将，岳飞屡破金兵，正思“直捣黄龙”之际，却给秦桧用十二道金牌召回，终于屈死。这“风波亭”的“莫须有”冤狱，人所熟知，也就不必作者多加叙述了。

谷啸风这几句痛心的说话，正是以古喻今，内含深意的。要知宋室南迁之后，岳飞也曾奉过皇帝的御旨，“剿灭”过太湖的“水寇”杨么，而杨么当年正是抗金的一支最得力的义军。不过岳飞毕竟还是个爱国的将领，虽然做了这佯一件大错事，后来在大敌当前之际，他却能与一些义军的首领联合，共抗金兵。是以后人评功论过，觉得岳飞还是功大于过，对他给以应有的尊敬。

谷啸风这几句话是把秦桧比作韩侂胄，把现今朝廷的政策与当时相提并论的。当时的宋高宗和秦桧要岳飞“袭匪”，如今也是一样。而当时的太湖义军首领杨么，也就等于今日的太湖七十二家总寨主王宇庭一样。但可惜连岳飞这样的一个将领，今日已是没有了。

白逖正容说道，“老弟不必灰心，历史不一定就会重演的。即使当真那

样，咱们也须尽力而为。”

谷啸风冷静下来，说道：“老前辈说得是。”

白逖接着说道：“如今蒙古南侵的危机比当年金虏南侵的危机更甚，小朝廷在生死关头，即使畏敌如虎。也会给迫得非加抵抗不可。韩侂胄虽然是个弄权的奸相，但和秦桧毕竟也还是有点不同。秦桧是金人放回来的奸细，做朝廷的官，替鞑子办事，韩侂胄尚未至于这样。至于说到抗敌的将领，今日虽然是没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将，但中下级的将校，却也有不少是要抵抗外敌，不愿‘剿匪’的人。不过，你大概不能在这里多住两天的了，否则我倒可以设法让你结识几个这样的将领。”

谷啸风点了点头，说道：“我是初到江南，情形不熟，信口雌黄，尚盼老前辈多予教导，以开茅塞。”

白逖说道：“你说的也有一大半是事实，所以现在就须我们尽力了。我这次出来，是和文逸凡、王宇庭两位商量过的。我之所以不惜屈身做韩侂胄的门客，所为何来，想必你也能猜想到了。”

谷啸风道：“敢情老前辈是要做朝廷与义军之间的调停人，说服韩侂胄与义军合作，不要把官军用于‘剿匪’，大家联合，共抗外敌？”

白逖说道：“不错，正是这样。”

谷啸风道：“韩侂胄可肯依从？”

白逖说道：“前途荆棘尚多，不过大势所趋，韩侂胄即使不能完全依从，也必将被迫答应我们一部分的条件。目前正在初步磋商之中。”

谷啸风恍然大悟，说道：“辛龙生昨晚在外西湖与老前辈相会，敢情就是代表他的师父，来作磋商？”

白逖说道：“不错。我是充当韩侂胄的密使，与江湖人物及义军首领接头的人。不过，韩侂胄只知我与这些人认识，却不知我其实也就是他们的代表。时机尚未成熟，韩侂胄也是不敢泄漏风声，让朝廷知道的。”

谷啸风笑道：“怪不得这个秘密，韩侂胄对他的护院也要隐瞒了。”

白逖说道：“辛龙生走了不久，太湖的王宇庭就有使者到来，说起韩光锐送你渡江之事，可惜当时还不敢断定你就是那个人，王宇庭的使者来去匆匆，来不及等你醒来相见了。”

此时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候，谷啸风道：“我在此不便久留，实不相瞒，我也是替北五省的绿林盟主柳女侠来和江南盟主文大侠联络的，时候不早，我想告辞了。”

白逖道：“你知道文大侠的住址么？”

谷啸风道：“韩老前辈已经告诉我了。”

白逖道：“文大侠的住处离此不远，大概只是大半日的路程，不过他住在山中，为了免得你费神寻找，我叫人送你前往如何？”

谷啸风因为昨晚和辛龙生有了这一点小小的“过节”，心里又想亲自先去见一见奚玉瑾，便道：“不必了，我到了中天竺，找一个樵夫问路便行。韩老前辈说，山中的樵子，都是知道文大侠住处的。”

白逖说道：“既然如此，那你就自己去吧。”接着笑道：“听说过两天就是辛龙生订婚的喜日，他的那位姑娘是扬州百花谷奚家的女儿，名叫奚玉瑾，你们都是同一州邑的武学世家，想必知道这位姑娘吧？你此去正好赶得上喝他们的喜酒。”

谷啸风满怀感慨，勉强笑道：“不错，我是认识这位奚姑娘的，此来正

是来得合时了。”

白逖哈哈笑道：“你喝了他们这一杯喜酒，彼此之间的芥蒂也就可以冰消了。嘿嘿，行走江湖，总是难免要碰上一些误会的。”他说的是昨晚之事，却不知谷啸凤想的却是与奚玉瑾的往事。

谷啸风心中苦笑，暗自想道：“我与奚玉瑾之间的误会，只怕是永远没有解释的机会。她如今是就要订婚的人了，我、我还能够和她说什么呢？”

白逖说道：“你稍待片刻，我叫小徒送你出去，免得那些守卫罗唆。”

刚说到这里，恰好他那个徒弟就回来了。谷啸风和他叙话，互通名姓，这才知道他名叫严壮，是白逖的第二个徒弟。大徒弟岑坚在太湖王宇庭手下当一名头目，早已出师。

严壮笑道：“谷兄，你的独门点穴委实厉害，我费了许多气力，方始能够解开。史宏这厮内功本是颇有造诣的，穴道解后，仍是委顿不堪。”接着笑道：“史宏这厮把你恨得牙痒痒的，恐怕他还不肯就此甘休呢。”

白逖哼了一声说道：“他敢怎样？”

严壮道：“他当然不敢和师父你老人家作对，不过谷兄在此人地生疏，也得提防他阴谋加害。”

谷啸风道：“多谢严兄关照，我现在就走，准备到文大侠那儿。”

严壮与他年纪相若，意气相投，说道：“可惜你不能多留两天，不过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也好。到了文大侠那儿，史宏再狠，也是无所施其技了。好，我送你出去。”

后门的守卫见是严壮送客，不敢盘问，但另外有个卫士，却似躲在假山石后向他们偷看。谷啸风的目光偶然一瞥，发现此人，他立即就躲进假山洞里。在这一瞥之间，谷啸风蓦地心头一动，这个人似乎是在哪里见过的，但因匆匆一瞥，看得不很清楚，却想不起这个人是谁了。

出了相府，谷啸风便与严壮道别，独自沿着湖滨走去。中天竺在灵隐山之西，灵隐山下的“灵隐寺”也是西湖名胜之一。谷啸风昨晚只是游了西湖，西湖附近的名胜他还未曾游览，心里想道：“可惜昨晚闹了这档事情，如今只好走马观花，待他日有空，再来领略西湖的佳趣了。”

早上的西湖和夜间的西湖又有不同，丽日晴天之下，湖光做滟，令人胸襟一爽。谷啸风默念苏东坡那首出名的吟咏西湖的诗：“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心里想道：“坡翁此诗，真是说得不错。可惜如今南宋朝廷，不思振作，只知在西湖寻欢作乐，却是令得‘西子’蒙羞了。”

早上游人甚少，湖中只有几只画舫。谷啸风正自游目骋怀，忽听得有美妙琴声随风飘过湖面，琴声清越之中带着几分苍凉。谷啸风心里想道：“这人倒似乎和那些俗客不同，端的弹得一手好琴，令人俗念顿消。”

琴声来自一只画舫，谷啸风抬眼望去，只见珠帘半卷，船中有两个淡妆少女，隐约可见。一个弹琴，一个在旁边正在焚起一炉檀香。

谷啸风暗自想道：“这两个姑娘倒是雅人。”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个站立的少女说道：“侍梅姐姐，你的瑶琴弹得越来越好了！”

弹琴的那个少女停了下来，说道：“差得远呢，莫说比不上我的主人，就是侍琴姐姐，我也比她不上。”

那少女道：“哪位侍琴姐姐？”

侍梅说道："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位奚姑娘呀，她曾经在我们那里充当过丫头，这事说来倒是非常有趣。侍琴是我的主人给她改的名字。"

那少女道："对，昨晚你说那位奚姑娘的事情，吞吞吐吐，只说了一半。可令我心痒难熬呢。我最喜欢听故事，最恨的是别人卖关子，你把她的故事说全了好不好？"

侍梅叹了口气，说道："这故事可是还没有结局的呢，而且在这里也不方便和你说。"

那少女道："好，那么今晚回去，你再和我说。没有结局的故事，我也爱听。"

谷啸风听了她们的谈话，不禁大吃一惊。奚玉瑾曾经冒充过辛十四姑的丫头之事，他是听得韩佩瑛说过的，"莫非她们所说的这位姑娘就是奚玉瑾？"谷啸风心想。

谷啸风猜得不错。原来这个侍梅正是辛十四姑那个暗恋辛龙生的侍女，第一个把辛龙生和奚玉瑾订婚的消息告诉韩佩瑛的也正是她。不过在韩佩瑛说给谷啸风听的时候，她却没有提起侍梅的名字，也不知道奚玉瑾就是"侍琴"。

谷啸风情怀历乱，心神不定，想与她们攀谈，又怕冒昧。

侍梅道，"龙姑娘，你给我唱一支曲子好不好？你的歌喉，我是十分欣赏的。"

那少女笑道："在这里唱曲？你别叫我献丑吧。"

侍梅道："怕什么？又没有多少游人。古人说对景当歌，西湖的风景还不够好吗？"

那少女道："好吧，那么你给我弹琴。"

侍梅调好琴弦，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那个姓龙的少女轻启珠唇，和着琴声唱道："登临纵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这是北宋名臣王安石所写的"金陵怀古"，调寄"桂枝香"的一首词。王安石执政之时，宋朝已是国势日弱，常受外敌欺凌的了。故此词中感今怀古，对景兴嗟，充满了沉郁苍凉的情绪。

谷啸风暗自叹道："'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这不正是今日的西湖情景吗？嗯，这两位姑娘不但风雅，且还是有心人呢！"正是：

后庭遗曲嗟商女，逝水繁华感客心。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鸳梦已随云水杳 旧盟难续海天遥

侍梅弹罢瑶琴，幽幽地叹了口气。那姓龙的少女道：“ 好端端的怎么又叹起气来了？ ” 侍梅道：“ 没什么。 ” 那少女噗哧一笑，说道：“ 你当我不知道你的心事么，你是在惦记着那位辛公子！ ”

侍梅给她说中了心事，佯嗔说道：“ 胡说八道，看我不撕破你这张小嘴！”

那姓龙的少女忽地目光一瞥，发现了站在岸边的谷啸风，低声说道：“ 侍梅姐姐，别耍闹了，岸上有人偷看咱们。 ”

侍梅瞪眼看去，谷啸风不好意思，慌忙转过身子。侍梅 “ 哼 ” 了一声，说道：“ 我最讨厌这种油头粉脸的无赖少年！哼，我倒是巴不得他来惹我，好给他一点教训！ ”

要知侍梅乃是辛十四姑的贴身侍女，虽然本性温柔，但多少也受了她主人的一些影响，碰上不如意事之时，那冷傲任性的一面就露出来了。

那姓龙的少女倒是怕她闹出事来，轻声笑道：“ 这里可不是你们所住的幽篁里，千万不能闹出笑话来的。再说西湖上这种轻薄的少年也多着呢，你哪里惩戒得这许多？你讨厌这些人，我和你到外西湖去，那边游人稀少，咱们可以玩个痛快。 ” 说罢就叫舟子掉转船头，一叶轻舟，离开堤岸越来越远，向外西湖去

谷啸风给她们当作是 “ 油头粉脸的无赖少年 ”，不由得啼笑皆非，心中想道：“ 这样的绰号竟会加在我的头上，倒是从所未闻。嗯，该怎样向她们解释才好呢？ ”

谷啸风本来可以雇一只小艇追赶她们，但追上了也不知从何说起，只怕还会引起更多的误会。何况他又急于要到江南大侠文逸凡那儿，也是不愿意在西湖上闹出事来，惹人注目。

谷啸风终于放弃了去找侍梅探查真相的念头，想道：“ 反正我就可以见到玉瑾的了，不必急在此时。 ” 想起了奚玉瑾，心中不禁又是一酸，接着想道：“ 但我却不知是否应该再见她呢？ ”

白灵隐到天门山，周围数十里，两边重叠着峰岭，都称为 “ 天竺山 ”，是西湖南北两支山脉的主脉。中天竺这一带，风景尤其幽美，两边山峦环抱，修竹参天，怪石奇岩，如虎如狮如剑如戟，触目皆是，可惜谷啸风已是无心浏览了。

正在他怅怅惘惘，独自前行之际，忽听得脚步声响，后面追上了两个人来。

谷啸风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正是史宏，另外一个是卫士装束，手中拿着一柄三股尖叉，套着钢环，摇得哗啷啷作响，一个箭步，扑上前来，喝道：“ 谷啸风，你还认得我么？ ”

这个卫士就是刚才躲在假山石后偷看他的那个卫士，此时他已现出全身，谷啸风认得他了，一怔之后，失声叫道：“ 原来你是蒙铣！ ”

蒙铣打了一个哈哈，冷冷说道：“ 好小子，多亏你还记得！今日可算是应了一句话，咱们是 ‘ 陌路相逢 ’ 啦！ ”

原来蒙铣乃是当日围攻百花谷的群豪之一，曾经在谷啸风的剑下受过伤的。

百花谷那次的事情乃是由于谷、韩的婚变而起，如今谷啸风与韩佩瑛已是言归于好，这件事也早已化解了。他们同在蓬莱魔女山寨的时候，也曾与

许多曾经参与过围攻百花谷的人相晤，谁也不愿再提以前的事。偶尔有人提起，也只是当作笑谈，无人记恨。

但想不到这个蒙铣，现在却要来和谷啸风算这笔旧帐。

谷啸风笑道：“这件事早已过去了，展大叔、陆大叔没有和你说清楚么？”展一环和陆鹏是韩家的老仆，当时蒙铣就是应他们之请来参加围攻百花谷的。

蒙铣“哼”了一声，说道：“你和姓韩那个丫头耍什么花招我管不住，我身上的伤痕可还没有抹掉！蒙某在江湖上也不是无名之辈，岂能平白受你一剑！”

谷啸风实是不愿与他相斗，当下忍住了气，说道：“不错，当日我是不应下手狠了一些，误伤了你，但当时你和左臂刀管昆吾、野猪林的邓寨主联手攻我，刀剑无情，这也不能全怪我吧。好，就算是我错了，杀人不过头点地，我给你赔罪如何？”

蒙铣冷笑道：“你倒说得这样轻松！哼，你要和解，那也不难，你刺了我一剑，如今你只须给我这柄钢叉在你的身上搠一个透明的窟隆就成！”

韩侂胄的大护院史宏此时方始插话，淡淡说道：“我倒愿意接受他这个办法，好，谷啸风，你在我面前乖乖的双膝跪下，磕三个响头，叫我三声亲爷爷，我就饶你！”

谷啸风勃然大怒，同时亦是瞿然一省，心里想道：“蒙铣如今乃是和史宏这厮同在一起，自必是贪图富贵，甘作权门鹰犬的了。我岂可把他仍然当作以前的蒙铣，当他是一条江湖好汉呢？”

谷啸风本来是有几分傲气的人，怒火一起，便即说道：“好，那你们两人就并肩齐上吧！谁是谁非，不必细论，咱们手底见雌雄！”

蒙铣一抖钢叉，就要扑上，史宏却要顾着他相府大护院的身份，叫道：“蒙兄，且慢！”蒙铣双眼一瞪，说道：“这小子要较量咱们，史兄何故阻拦小弟？”

史宏说道：“这小子和你结的乃是旧仇，与我却是新恨，请蒙兄让我先上如何？”说罢，回过头来，向谷啸风冷笑道，“你也不用猖狂，我与你单打独斗，你的七修剑法尽管施展出来，我就只凭这只肉掌对付！蒙兄，请你作个见证！咱们赢要赢得光明磊落！”

谷啸风冷笑道：“你光明磊落也好，卑鄙下流也好，一个上也好，并肩齐来也好，谷某全都不管！来吧！”

史宏双掌一错，说道：“好，亮剑吧！”

谷啸风道：“你只凭一双肉掌，我又何须用剑才能胜你！闲话少说，要动手赶快，我可没有工夫跟你唠叨！”原来谷啸风是个要强好胜的人，虽然明知史宏的掌上功夫了得，却是不愿意占他这个便宜。

史宏冷笑道：“你这小子要讨死，那也由你！看掌！”

史宏身为相府的大护院，本领委实甚为了得，双掌一起，左劈右抓，登时把谷啸风的身形，笼罩在他的掌指兼施的攻势之下。

谷啸风识得这是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倒也不敢轻敌，当下身移步转，左掌一托敌手肘尖，右掌时底穿出，一招“惊涛拍岸”，劈向对方面门。史宏喝道：“来得好！”

身形微侧，手腕一绕，全身成了弓形，双掌平推如箭，力猛如山，倏然间从大擒拿手法变成了刚猛之极的大摔碑手！

双掌相交，发出了郁雷也似的“蓬”的一声，谷啸风斜退两步，史宏身形一晃，退出了三步之多。不过，他虽然多退一步，却是脸不红，气不喘。他是在穴道解开之后不到两个时辰就动手的，和谷啸风硬拼，有此结果，亦即是说，他的功力即使未必高得过谷啸风，至少也是旗鼓相当的了。

谷啸风心头一凛，想道：“还有一个蒙铳在旁，我可不能耗了全力。”说时迟，那时快，史宏一退即上，双方再度交锋。

谷啸风打法一变，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招数虚实各半，避免和史宏硬碰。史宏自以为占了上风，哈哈笑道：“好小子，技只此么！”大擒拿手法加上了大摔碑手的功夫，一招猛过一招，强攻狠打，攻势绵绵不绝，端的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

谷啸风接连遇了几次险招，忽地斜身一退，史宏喝道：“要跑么？”追上去一拳捣出。不料谷啸风回过身来，竟不救招，反取攻势，一个“羚羊挂角”，左掌半握拳头，凸起五指骨节，拍击他的右太阳穴，右掌一拢，中食二指伸出，突然间使出“七修剑法”，以指代剑，点他胁下的“愈气穴”！

蒙铳是领教过谷啸风的七修剑法的，连忙叫道：“小心点穴！”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的指尖已是点个正着，史宏大叫一声，跃出三丈开外，靠着一棵大树，这才没有倒下。他的内功造诣，确也不凡，听了蒙铳的叫声，百忙中运气闭穴，居然没有昏倒，只是吃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亏而已。这个结果，倒是颇出谷啸风的意料之外。

蒙铳一抖钢叉，冲上前来，喝道：“好小子，休得猖狂，还有我呢！”

谷啸风冷笑道：“我早叫你们两个并肩齐上，你硬充什么好汉，要作证人？嘿嘿，哈哈，还是爽快一点好，来吧，来吧！”

蒙铳面红耳热，钢叉哗啷啷的摇动，左插花，右插花，登时便刺过来！喝道：“好小子，我才没有那么多工夫和你多说废话！”

谷啸风道：“很好，你要快点了结，这正合我心意！”左掌虚引，嗖的便拔出剑来，左掌右剑，先后发招，剑招是“白虹贯日”，掌法是“擒龙伏虎”，掌劈剑刺，凌厉无比。

蒙铳也是绿林中有名的人物，武功本来不弱，但毕竟是比谷啸风弱了一筹，钢又刺空，先自慌了，连忙叫道：“史大哥，你没事么？”不求有功，先求无过，退了几步，一个“夜战八方”的招式，舞起钢叉防身，但饶是他使出浑身本领，只听得“■嚓”一声，火星飞溅，三股又的一股叉尖，已是给谷啸风的宝剑削了一个缺口。

眼看谷啸风的剑中夹掌就要打到他的身上，史宏一挺身躯，箭一般的射出，说道：“蒙大哥，别慌别忙，我不过一时大意，吃了一点小亏而已，岂能给这小子伤了？当然没事！当然没事！”他在相府中的地位比蒙铳高，自是不肯在蒙铳眼前失了面子，不过，他虽然是贾其余勇，掌力仍然足以裂石开碑，倒也不算得是打肿了脸充胖子。这几句话急如炒豆的爆出来，话未说完，已是发了三招七式，替蒙铳抵挡了谷啸风的攻势。

谷啸风心头一凛，史宏是给他点了穴道的，没有倒下，已经颇出他的意料之外，立即就能动手，更是超乎他的估计了。

谷啸风心知不妙，却是傲气不惧，冷冷笑道：“你们并肩齐上，那就怪不得我用剑了！”虽处劣势，傲气兀未稍减，剑法展开，四面八方，都是剑光人影。

史宏“哼”了一声道：“管你用剑用掌，总是叫你难逃公道！”用的正

是谷啸风刚才的口气，他和蒙铣联手，占了上风，大为得意，掌下占了便宜，口头上也要占便宜了。

谷啸风忽道：“是么？”突然欺身直进，唰的一剑刺他心窝，史宏退步回身，双掌击他下盘。蒙铣的钢叉又从侧面刺来，这才化解了谷啸风攻势。但史宏虽然没有给他刺个正着，可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了。

谷啸风的七修剑法精妙异常，奇招迭出，可惜毕竟双拳难敌四手，几次奇袭不成，气力渐渐不加。还幸蒙铣是他手下败将，心中不无怯意，史宏曾经给他点着穴道，以闭穴的功夫防御，气血刚刚通畅，亦是不无影响。谷啸风全力施为，凝神对付，一时之间，倒还没有露出败象。

正在谷啸风感到就要支持不住之际，山路上出现了一个军官。

这军官约有三十多岁年纪，剑眉虎目，相貌不凡。史宏首先发现，脸上忽地现出了尴尬的表情，似乎想与那军官打招呼，却又讷讷不能出之于口，只好装作全神搏斗，暂时未看见他。要知史宏是相府大护院的身份，如今要和蒙铣联手，方能敌得住谷啸风，自是不愿意给相熟的军官看见。

谷啸风一看就知这个军官身具武功，心里想道：“反正我也是打不过他们的了，大不了拼掉这条性命，多来一个，又有何妨？”

这军官看了一看，忽地笑道：“这小子的本领倒不错呀。史护院，住手！”

史宏此时是不能不答话了，叫道：“咦，耿大人你也来了！

你不知道，这小子，这小子……”

那个“耿大人”道：“这小子怎么样？住手吧！”

史宏道：“这小子得罪了相爷，我们是奉命将他捉拿归案的！”史宏不解这个“耿大人”何以要他住手，只好捏造谎言，拿“相爷”作挡箭牌，其实并没有这回事。

那军官笑道：“史护院，你还不懂我的意思？我是要你把这小子交给我，让我试试他的功夫，咱们拿了他，也得令他心服口服，是不是？”这话说得甚为明显，即是他要单打独斗，自信可以稳操胜券，令对方输得心服口服。

史宏满面通红，说道：“耿大人要显身手，那是最好不过，但割鸡焉用牛刀，小人也不敢劳烦——”

话犹未了，那军官已是插了进来，说道：“史护院，你怕我与你争功吗？我这是为了朝廷的面子，别让这小子以为咱们朝廷的军官都是脓包！”

史宏面红直到耳根，只好和蒙铣双双退下。那军官却又不立即动手，瞅着谷啸风说道：“你打得累了，我让你先歇一会。”谷啸风大怒，唰的一剑刺过去，这军官象不经意的一飘一闪，谷啸风这一剑便刺了个空。军官冷冷说道：“你忙什么，我还有话要和他们说呢。”

这军官不亮兵器，又不还手，谷啸风倒是不便自贬身份，再行追刺了。当下，按剑凝眸，看他怎样。

这军官说道：“你们两人先回去，我不愿意有人在旁，免得这小子提心吊担，恐防我要倚多为胜。”

史宏道：“耿大人，你拿了这个小子，请赏我们一个面子

军官哈哈一笑，说道：“我懂得的，拿了这个小子，我交给你就是。我还不至于要藉此向相爷邀功的，你们快回去吧！”

史宏知道这个“耿大人”性情刚直，不敢拂逆，只好诺诺连声，与蒙铣退下。

史宏、蒙铣刚一转身，那军官忽地朝谷啸风使了一个眼色，说道：“我

和你先比一比轻功。”

谷啸风怔了一怔，说道：“如何比法？”

那军官道：“你刚刚剧斗了一场，我让你先跑出百步之遥，再来追你！”

谷啸风颇觉奇怪，暗自想道：“难道他是有心放我逃走不成？”

这一层蒙铣也想到了，他是知道谷啸风的本领的，不觉起了思疑，停下了脚步，拉拉史宏，低声说道：“这小子的轻功很是不错，耿大人却让他先跑百步，这个、这个——”史宏连忙在他耳边说道：“噤声，这位耿大人武功卓绝，这小子跑不掉的。我瞧，他是要戏耍这个小子。你在背后议论他，给他听见，可不得了！”

那军官挥了挥手，冷冷说道：“还不快跑？使尽你的吃奶气力跑吧！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掌心！”这话他虽然是向着谷啸风说，其实却是说给史宏和蒙铣听的。

谷啸风却不知他是说给史、蒙二人听的，只道这个军官轻视自己，勃然大怒，说道：“好，比就比吧，我可不要你让！咱们跑到那座险峻的山峰上一决雌雄！”那军官哈哈笑道：“这是再好不过！”

谷啸风使出了“陆地飞腾”的轻功，当真是轻如飞鸟，捷似猿猴，转眼间已跑出百步之遥，尚未听得背后有人追来，不禁好生纳闷：“难道他当真是要放我逃走？”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军官说道：“不错，你这小子的少阳神功是有六七成火候了，但要逃出我的掌心，那还得再练十年！”

距离百步之遥，这军官的说话就像在他耳边说的一样，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呼呼风响，那军官业已追来了！

谷啸风这一惊非同小可，不仅是惊奇于这个军官的“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更吃惊的是这个军官竟然知道他身有少阳神功，而且还知道他火候深浅！

谷啸风心中自忖：“他只看我跑了片刻，便知我的功夫深浅，他这武学造诣，确是非我所及！但不管怎样，输也要输得光彩一些。”

谷啸风练的“少阳神功”是正宗内功心法，能耐疲劳，是以虽然刚在剧战过后，歇息不过半炷香的时刻，仍然可以一口气跑上那座险峻的山峰。他打定了“输也要输得光彩”的主意，于是不管那军官是否已追到背后，他头也不回的只是一股劲儿地跑。

转眼间跑上了那座山峰，谷啸风刚刚停下脚，只见那个军官已从他的身旁掠过，停在他的前面，笑道：“好，咱们这一场比试轻功算是比了个平手吧！”

谷啸风亢声说道：“你不必戏弄我，我知道你比我高明。但大丈夫宁折不弯，比不过你也非与你一斗不可，你划出道儿来

那军官哈哈一笑，说道，“好个倨傲的少年，现在我倒不想和你斗了。”

谷啸风道，“为什么？”

那军官道，“你是不是扬州谷若虚的儿子谷啸风？”

谷啸风怔了一怔，随即想道：“蒙铣知道我的来历，想必是蒙铣告诉同僚，此人则是从相府的侍卫打听到的，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当下说道，“不错，是又怎样？”

那军官道：“谷家是武学世家，难得碰上了你，咱们亲近亲近！”说罢伸出手来与谷啸风相握。

谷啸风心里想道：“ 来了！来了！ ” 只道对方是要藉此较量他的内功，明知危险，却也不肯示弱，当下便也伸出手来与那军官相握，把少阳神功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料他的内力发了出来，竟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对方神色自如，竟似丝毫也没受到影响。而且对方也完全没有运力反击。

谷啸风不禁又是气馁又是惊奇，气馁的是对方的内功不知比自己高出多少，惊奇的是对方竟然手下留情，分明是没有恶意。

谷啸风叹了口气，说道 :“ 你本领高我太多，你要拿我回去，请动手吧。 ”

那军官笑道：“ 我只想试试自己的眼力，并想知道你确实的来历而已，并非蓄意较量你的，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还要你和我回去做什么？我可不想阻碍你的大事啊，你是要到文逸凡那儿去的，是不是？ ”

谷啸风更为诧异，不由得傲气顿消，向那军官施礼说道：“ 阁下是谁？ ”

那军官笑道：“ 或许你曾听过我的名字，我是江南耿照！ ”

谷啸风大吃一惊，说道：“ 原来你是公孙璞的师父，江南大侠耿照！ ”

耿照说道：“ 不错，你认识我这徒儿？ ”

谷啸风道：“ 我与令徒是曾经共过患难的朋友，说来可是话长—— ”

耿照说道：“ 好，那就慢慢说吧，你是不是从金鸡岭来的？蓬莱魔女是我的好朋友呢。 ”

谷啸风道：“ 我正是柳盟主派遣我来江南的，想不到这样巧碰上了耿大侠！ ”

耿照笑道：“ 这不是巧合，我是特地来为你解困的。 ”

原来耿照是十多年前随辛弃疾这支义军从北方撤回江南的，这支义军本来是他叔父所建，后来由辛弃疾率领，辛弃疾归来之后，不受重用，这支军队拨给统制张俊，耿照仍然留在军中，但在采石矶金宋大战之后，耿照因为南宋的小朝廷只图苟安，抑制抗敌的将领，也就心灰意冷，脱离军籍了。

耿照本以为从此可以做个江湖散人，不料在投闲置散多年之后，却又有了一个东山复起的机会。

古人云“ 闻鼓鼙而思良将 ” ，历史上的封建皇朝，平时贬抑忠良，一到存亡绝续之秋，却不能不起用若干敢抗敌能打仗的将领。尽管封建皇朝的皇帝老是对这些抗敌将领不能寄以腹心之托，奸臣权相对他们也定必多方掣肘，但总是不能不起用他们了。

耿照就是由于这个缘故，给南宋皇朝起用的。十多年前从北方撤回江南那支义军是他叔父所建，如今已改编为正式的官军，号称“ 飞虎军 ” ，经过了十多年，虽然有一部分义军年纪渐老，但他们的后代亦已逐渐长成，跟随他们的父兄加入“ 飞虎军 ” 了。这支军队可说是耿家和辛家的“ 子弟兵 ” ，人数虽然不很多，大约只有一万兵员左右，但在南宋各军之中，却是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队伍。此时辛弃疾已经年迈，早已辞了军职，只有耿照尚在壮年，是以南宋小朝廷要他东山复出，做“ 飞虎军 ” 的统制。耿照做了一军的主帅，当然也就常常要到韩侂胄的相府中商讨军国大事，这一天他就是恰巧在谷啸风离开相府之后来到的。

耿照笑道：“ 幸亏我到相府之时，韩相爷正在昼寝，要等到他醒了才能接见我，我和白老师是老朋友，因此我就先去与他相叙，我是从他的口中知道你的事情的。 ”

谷啸风道：“ 原来如此。 ”

耿照继续说道：“此时白老师已经知道了史宏和蒙铣偷出相府要追捕你的事情，他正在为难，见我来了，他就把这件事情付托我了。你要知道白老师在相府中乃是客卿性质，当然迫不得已之时，他是可以挺身而出，制止史宏的，但能够避免，总是避免的好。”

谷啸风道：“我明白。白老前辈古道热肠，此次脱我于难，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耿照笑道：“史宏假公济私，要谋害你，我也依样画葫芦来这一套，叫他无可奈何。哈哈，这可正是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谷啸风道：“耿大侠不怕这厮在韩侂胄跟前进谗吗？”

耿照笑道：“谅他不敢。白老师已经知得确实，这厮是假传韩侂胄的命令的。他在我们面前说谎，我不揭穿他，已是给了他的面子了，他还敢在韩侂胄面前说我？我回去只须对他说追不上了你，即使他有所思疑，也是无可奈何的。”

谷啸风道：“耿大侠，既然韩侂胄在午睡醒来就要见你，你现在不是就要赶快回去了？”

耿照道：“韩侂胄的习惯，午睡非到傍晚时分不会起来，我也向他的家人打点过了，万一韩侂胄提早起来，接见宾客，我叫他们替我最后通报。对啦，你刚才说起我的徒弟公孙璞，他现在怎么样？”

谷啸风这才得有空暇，把他和公孙璞交往的经过，从在洛阳开始结识，联手合斗西门牧野、朱九穆两大魔头说起，说到给丐帮押运宝藏，中途又被那两大魔头率领的蒙古骑兵截动为止，一一告诉了耿照。

耿照听得眉飞色舞，说道：“西门牧野和朱九穆这两个魔头，在武林中也差不多可以算在前十名之列了，璞儿与你联手，居然可以和他们一斗，这样说来，璞儿的武功境界，也算是很不错了。”

谷啸风道：“公孙大哥的本领比我高明得多，联手斗那两大魔头，我其实不过是从旁协助而已。那两个魔头八成以上的攻势都是他抵御的。”

耿照笑道：“谷少侠，你客气了。不过璞儿的机缘确也太好，比我都好得多。他得当代三位武学大宗师为他琢磨，不成大器亦无道理！俗语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你们后一辈的少年英雄是应该超过我们长辈的才是。”

武林中人最重视师徒的情份，得有一个好徒弟比什么都宝贵。耿照听得公孙璞已经“扬名立万”，心中的欢喜自是可想而知。

谷啸风道：“我们在乱军之中失散，现在尚未重晤，不过，我们是曾经说好了在金鸡岭见面的。”

耿照不觉有点担心，说道：“你到了金鸡岭将近一月，又奉派来江南联络，璞儿却还未到金鸡岭，不知会不会又在路上遭了意外？”

谷啸风道：“我想该不会的。公孙大哥武功高强，和他同行的那位宫姑娘也是武学名家之女，本领亦很不弱。”

耿照突然皱了眉头，说道：“对啦，你说的那位与他同行的宫姑娘，究竟是谁家的女儿？”

谷啸风道：“听说她的爹爹是黑风岛主，是一个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不过——”

耿照不待他把话说完，便哎哟一声叫起来道：“不好！”

谷啸风怔了一怔道：“什么不好？”

耿照道：“ 璞儿也真是糊涂，他爹给他定下的这门亲事他岂应答允？奇怪，这门亲事，他的母亲本来是瞒着他的，他怎会知道呢？想必是那小妖女不顾廉耻，亲自到中原寻夫，告诉他了？ ”

谷啸风莫名其妙，说道：“ 什么？！他们本来是订有婚约的？ ”

耿照叹了口气，说道：“ 他们上一代的恩怨纠缠，说来也是冤孽。 ”当下将公孙璞父母结为冤偶的惨剧以及他的父亲怎样和黑风岛主结为亲家之事，简略的说给谷啸风知道。

谷啸风笑道：“ 这已经是上一代的事情了！ ”

耿照眉头一皱，说道：“ 你的意思是—— ”

谷啸风道：”黑风岛主纵然是邪派魔头，那位宫姑娘却很不错。俗语说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她和公孙大哥在一起，相信定会变成侠义中人。耿伯伯倒也似乎不必为他们担心。 ”

耿照摇了摇头，说道：“ 我可不能不怀疑黑风岛主别有企图，而且这门婚事是他母亲深恶痛绝的，我做师父的也不能答允！ ”

耿照本来不是很顽固的人，但因他和公孙璞的母亲桑青虹少年时候有过一段不足为外人道的往事，桑青虹是因为得不到他的爱，后来才给公孙璞之父公孙奇骗上手的（事详拙著《狂侠 · 天骄 · 魔女》）。是以耿照常觉内疚于心，桑青虹既然把儿子付托给他，他就一切都要照桑青虹的旨意去办。

谷啸风一来和耿照不过初次见面，二来他们师徒母子之事，谷啸风一个外人，也实是难以插口，心里想道：“ 只要他们二人真心相爱，什么人也阻拦不住。师父和父母也有可能给他们的真情感动的。我又何必为他们过分担心？ ”

耿照见他默默不语，笑道：“ 咱们不提这件事了。对啦，我就要赶回去了，有一件事我还没有和你说呢。 ”

谷啸风道：“ 什么事？ ”

耿照道：“ 我想托你代我送一份贺礼。 ”

谷啸风心中一动，问道：“ 送给谁？ ”

耿照道：“ 你不是要到文大侠那儿的吗？这份贺礼就是送给文大侠的掌门弟子辛龙生的，听说他在这几天就要成亲了。现在适逢其便，我想把这份贺礼送给他也送给你！ ”

谷啸风心中又是酸痛，又感诧异，若不是因为耿照乃是长辈身份，他几乎以为耿照是有心开他玩笑的了。当下谷啸风苦笑说道：“ 辛少侠的结婚礼物，我岂能分享他的？ ”

耿照笑道：“ 别的不可以，这件礼物却是可以的。 ”

当下把礼物拿了出来，原来是一幅绘有八种武功姿势的图解。

耿照说道：“ 这是大衍八式。没练过内功的人，练了它可以得十年的内功基础。身有内功的人，练了它功力可以倍增！你练的少阳神功是正宗内功心法，正好与这大衍八式互相印证参悟。是以我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们两人，希望你们共同钻研。你是会比辛龙生领悟得快的，你还应该多帮他一点忙。 ”

原来耿照这样做法，其中还含有一层深意。他听得白逖说，谷啸风和辛龙生曾经打过一架，是以他把这件礼物送给他们二人，让他们二人共同钻研上乘的武学，这就可以毫不着迹的给他们化解这段梁子了。正是：

深情已付东流水，蝉曳残声过别枝。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解佩空余忏情恨 怆怀犹有劫余哀

耿照哪里知道，谷啸风与辛龙生之间的“梁子”，并不是仅仅打了一架这样简单，他们之间的：‘梁子”，只怕今生也是难以“化解”的了。

谷啸风苦笑道：“这件贺礼我会给他送到，不过我可不想分润。”

耿照有点不悦，说道：“谷老弟，我是个爽直的人，恕我问你一句，你是看不起我这大衍八式呢？还是拘泥于世俗之见，和我客气呢？”

谷啸风惶然答道：“大衍八式乃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物，耿大侠慨然相赠，晚辈感激不尽，但晚辈资质平庸，常以‘戒贪’‘立诚’作为自勉，于武学之道，但求循序渐进，日有寸长，便自满足，不敢贪多务得。对朋友则只知以诚相见……”

耿照点了点头，插口说道：“严以律己，诚以待人，戒贪立诚这四个字的座右铭立得很好，很好！”

谷啸风接下去继续说道：“这是给辛少侠的新婚贺礼，意义非比寻常，我以为还是只送给他一人的好。至于说到武学上的相互切磋，辛少侠倘若不耻下问，晚辈自当竭尽所知，掬诚相告。”

耿照笑道：“你这样想法也对。现在听你辽么一说，我倒觉得是我有点思虑欠周了。”心里想道：“文逸凡豪放不羁，这是我素所深知的，但辛龙生是否和他的师父一样，这我可就不知道了。给他的新婚贺礼，若然也送给谷啸风，难保他没有芥蒂，以为我的送礼不是出于诚心。”想至此处，便道：“谷老弟，既然你坚持不要，我也不勉强你了。刚才错怪你了，你莫放在心上。见了文大侠师徒，请代我道喜，现在我可真是非回去不可了，咱们后会有期。”

耿照自觉“思虑欠周”，这还只是从人情世故着眼，却不知谷啸风的想法其实并非和他一样。

二人分手之后，谷啸风怅怅惘惘，独自前行，禁不住心中苦笑，又再想道：“诚以待人，说得不错，我自己却也不知能不能够做到呢。我与玉瑾的事情，我该不该毫不隐瞒的坦诚告诉辛龙生呢？”

入山越深，但见云气弥漫，峰峦恍似蒙了一层薄雾轻绡，人也似置身云海中了。谷啸风抬头看看那变幻得千奇百怪的白云，不禁又再想道：“白云苍狗，世事亦是变化无常。我与玉瑾也何尝不是真爱，哪里想得到会有今日？”

想到自己刚才和耿照的说话，当耿照坚持不允公孙璞与宫锦云的婚事之时，自己曾经想过：“只要他们二人真心相爱，谁也阻拦不住。”现在想来，这句话也未必可靠了！

行行重行行，不知不觉之间，中天竺的稽留峰已经在望了。谷啸风仍然心乱如麻，不知见了奚玉瑾之时，应该怎样才好？

此时，另外有一个人也是像谷啸风一样，心乱如麻，反复思量：“见了玉瑾，我应该怎样和她说才好呢？”

这个人不用作者来说，读者诸君也一定会知道是辛龙生了。

且说辛龙生在外西湖和白逖会见之后，心情就一直不宁。他把谷啸风打落湖中，谷啸风却在他的心中掀起波浪。

当然他还未知道是谷啸风，但却知道他是谷家的人了。因为当他施展杀手之时，白逖曾叫他手下留情，后来白逖把谷啸风救了起来，他诧问其故，

白逖告诉他道：“这人使的是七修剑法，七修剑法是扬州谷家的家传绝学，谷家子弟，料想不是坏人。”

他因为急于回去向师父复命，来不及等谷啸风醒来再盘问了。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正是怕知道这个人当真就是谷啸风啊！

他不敢想，但又不能不想，“谷啸风若然当真还活在人间，我怎么办？这件事情要不要告诉玉瑾呢？”

他和奚玉瑾的婚期已经定好，三天之后，就是他们“大喜”的日子了，如果谷啸风突然出现，这喜事会不会变成悲剧呢？即使不会，只怕也是难免兴起波澜，大杀风景了！

回到师父家中，已经是三更时分。奚玉瑾也是寄居在他师父家中的，但住在内间，此时亦早已睡了。

他向师父禀告了和白逖会商的结果之后，文逸凡说道：“这件事你办得很好，虽然还没有得到圆满的结果，但要韩侂胄这样的人，和咱们合力抗敌，自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有耐心。”接着说道：“我以为你明天方能回来，想不到你这样快就回来了。要不要叫玉瑾出来和你相见，让她惊喜一番？”刚好有一个小丫头捧茶出来，说道：“奚姑娘刚睡未久，待我唤醒她吧。”

辛龙生连忙说道：“不要吵醒她了，明天再见不迟。”他可还没有想好应该和奚玉瑾怎样说呢！

文逸凡笑道：“对，反正你们还有三天就是夫妻的了，要亲热也不必急在一时。”接着说道：“我准备在你的喜日，向亲友宣布，正式立你作掌门弟子，好让你们喜上加喜！”

辛龙生道：“谢师父！请师父早些安歇吧，弟子告辞了。”文逸凡见他并无喜色，有点诧异，说道：“你也辛苦了，早点睡吧。”只道他的没精打采是由于劳累所至，怎知辛龙生乃是心事重重。

辛龙生睡不着觉，披衣而起，走出山边散步，忽见有一个人向他走来，说道：“辛少侠，你几时回来的？”

辛龙生吃了一惊，蓦地心头一动，想道：“我何不向他打听打听？”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当日护送韩佩瑛到扬州就婚的那两个韩家老仆之一的展一环。

百花谷之围解后，展一环和另外一个老仆陆鸿投奔豫鲁交界之处的青龙岗义军，这支义军在蒙古鞑子入侵之后，遭受很大的损失，其后陆鸿留在鲁南，展一环却几经辗转，到了江南，做了文逸凡的门客。

文逸凡以武林盟主的身份，深受江南各处义军的拥戴，等于是没有名义的各路义军的共同领袖。他正在进行两件大事，一件是代表义军和朝廷商谈携手抗敌的大计，一件是沟通各路义军的意见，筹备成立一个正式的义军总部。是以需要很多人帮忙，像展一环这样的门客就有数十人之多。

展一环向辛龙生施礼过后，说道：“辛少侠，你刚从北方回来，又到处奔波，真是辛苦了。是今天回来的吗？怎的这么晚了，还未歇息？”

辛龙生笑道：“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你到了这儿，我还未曾得有机会和你长谈，正想向你领教。”

展一环道：“辛少侠客气了，不知少侠有何事要下问老奴？”

辛龙生道：“展大侠，你这样谦抑自下，叫我如何敢当？你是武林前辈，我应该尊敬你的，你叫我的名字就行了。”

展一环十分欢喜，说道：“不敢，辛少侠有话请说。”

辛龙生道：“ 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随便和你聊聊。听说你跟了韩大维数十年，我对韩老前辈也是心仪已久的了。可惜我到洛阳之时，正碰着鞑子围城，没机会见着他。 ”

展一环道：“ 辛少侠可听到有关我家小姐的消息？ ”

辛龙生道：“ 听说韩姑娘到了金鸡岭了，不过在我和柳女侠会面之时，她还未到，我是后来听人说的，大概不会是假。 ”

接着说道：“ 对啦，提起了你家小姐，我倒想问你一件事情，你家小姐是不是许配给扬州谷家的？ ”

展一环心想：“ 这件轰动江湖的大事，他当时虽然尚在江南，但也不会没有所闻之理。他想必是要向我打听谷啸风和他的奚姑娘的关系。这倒叫我为难了。 ”

展一环想了一想，说道：“ 不错。我们小姐本是许配给谷若虚的儿子谷啸风的，但这个人我可是不想再提他了。 ”

辛龙生道：“ 为什么？ ”

展一环道：“ 此人忘恩负义，不值一提。而且听说他已经死了。 ”

辛龙生道：“ 是么？但我有一个相识的朋友曾经见过一个人，好像是他呢！ ”

展一环怔了一怔，说道：“ 真的？ ”

辛龙生描绘了谷啸风的相貌，说道：“ 我那位朋友前日在西湖曾见到这样的一个人，偶然和我谈起，他说他以前见过谷啸风，但非熟识，不敢断定是不是他。他叫我设法打听一下，倘若真的是谷啸风来了，倒不妨请他加盟咱们的义军呢。 ”

辛龙生不愿说出来他亲眼见到，故意隐约其辞，但展一环老于世故，已经猜到了几分，说道：“ 人有相似，物有同样，这也不足为奇。即使谷啸风当真还活在人间，这个人也值不得辛少侠与他结交。 ”

辛龙生是个聪明人，一听得展一环这么说，就知自己所碰上的确是谷啸风无疑。他本来就心有所疑的了，如今不过是求得证实而已。知道了所料不差之后，心头不觉如同坠了铅块一般，十分沉重。

辛龙生终于忍不住问道：“ 听说谷啸风那次之闹婚变是因、是因玉瑾而起，此事，此事—— ”

展一环道：“ 谷啸风此人薄情寡义，抛弃了我家小姐，纵然他是死了，提起来我还是痛恨他的。奚姑娘或许曾受过他甜言所诱，但辛少侠你可放心，他们并没有闹出什么事情。那次百花谷之围解后，他们是并不在一处的。如今事过境迁，我劝辛少侠也不必和奚姑娘再提此事了。 ”

展一环约略谈了一点关于那次围攻百花谷之事，虽然简略，但却比辛龙生从奚玉瑾口中知道的多了许多。

辛龙生心里想道：“ 原来他们之间的感情比我想象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心头越发感到沉重了。

展一环道：“ 辛少侠，你不会怪我多嘴吧？ ”

辛龙生道：“ 哪里的活，你不把我当作外人，肯和我说，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只是谷啸风如果当真未死的话，只怕也瞒不过奚姑娘。 ”

展一环愤然道：“ 倘若他竟敢来到此处，我有办法对付他！ ”

辛龙生探出了展一环的态度，知道他是完全站在自己这边，倒是始料之所不及的一个意外“ 收获 ”，当下说道：“ 也不必令他太过难堪。嗯，不知

不觉天快亮了，展大叔，你回去歇息吧。”

辛龙生自己可还不想睡觉，事情的真相已经清楚，困扰他的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我要不要告诉玉瑾呢？谷啸风初到江南，人地两生，除了一个展一环可以给他通消息之外，料想他也不能找到第二个可以接近玉瑾的人了。但我若与他串同来瞒骗玉瑾，这又岂是大丈夫所为？”想至此处，不由得心乱如麻，踌躇莫决。

辛龙生可不知道奚玉瑾此时也正是像他一样，心乱如麻！婚期越来越近，奚玉瑾这几天晚上都没有好好睡过，今天晚上照例的又失眠了。

佳期愈近，心情愈乱，奚玉瑾睡不着觉，倚栏望月，只见新月如眉，挂在林梢，远听松风如啸，流泉如咽，山中夜景，本是幽美异常，但给奚玉瑾的感受，却是倍添惆怅了。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不知怎的，奚玉瑾突然想起了苏东坡这两句同来。往事历历，都上心头，多少个花月良宵，曾与谷啸风一同度过？但如今却只有她倚栏望月了。

“今晚的月色虽佳，总是比不上百花谷中的月色！”奚玉瑾喟然兴叹，心里想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唉，这本来是我时常祷告苍天的祝愿，如今这祝愿也似幻梦般的破灭了！

“还有三天就是我和龙生成婚的日子了，这些往事，我也实是不该再去想它了。”奚玉瑾叹了口气，掩上窗门，百无聊赖，随手拿起一本书来翻阅。

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号称“铁笔书生”，家中藏书甚丰，奚玉瑾拿起的这本是南宋词人姜白石的词集，随手一翻，恰好翻到姜白石那首著名的《扬州慢》，前面一段《小序》云：“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词云：“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这首词是姜白石在淳熙（宋孝宗年号）三年写的，其时距离金主完颜亮南侵在江淮给虞允文打败的“采石矶”之战已有十六年了，姜白石路过扬州，见景物萧条，战争留下的创痕依稀犹在，因此顿兴废池乔木之感，因赋此词。词中有对乱世的感伤，有对故人的怀念，更有对往事的怆怀。

对奚玉瑾来说，这首词还有一段令她伤心的事，原来谷啸风曾经与她剪烛西窗，一同读过这首词的。

当时窗外的月色也像今晚一样美丽，谷啸风掩卷兴嗟，对她说道：“乱世离合，亦属寻常，不知咱们……”奚玉瑾连忙掩着他的口道：“咱们是在天愿为比翼乌，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不许你胡思乱想。”放开了手，谷啸风这才笑道：“但愿如你所言。假如有一天，我像这首词中所说的那个人一样，到了扬州，却找不着往日的意中人了，那真是不敢想象的事！”

“唉，想不到啸风昔日的戏言，如今竟成了事实！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今晚的月色如何？他若是还在人间，又与谁人同赏？

“谷啸风若是还在人间，还在人间……哎，还在人间——”想至此处，奚玉瑾突然心头一震，不由得就想道：“对啦，他若然还在人间，我可如何是好？”

本来她是满怀伤感的在“追念”谷啸风的，刚才她只是从今晚的月色想到扬州的月色，因而才想到“他若是还在人间，又与谁人同赏？”这只是作为一个绝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幻想”来抒发自己的哀思，并非她真的有这个疑问。但现在她突然心头一动，不觉自己也怀疑起来了！

谷啸风的噩耗，她只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的。不错，她曾经到过谷啸风出事的地点青龙口查看过，当时还有一个伤重尚未断气的丐帮弟子，在临死之前告诉她，谷啸风“确是”被一个蒙古军官射死的，但她也曾仔细看过战场上遗留的尸体，可并没有发现谷啸风！

过去她一直没有起过怀疑，是为了避免伤心不愿深入思索呢？还是为了辛龙生对她的这一份浓情蜜意，以致她不自觉的避免去想这个问题呢？她自己也不明白。可是在这婚期将近的今晚，姜白石的这首《扬州慢》，却像精于针灸的大夫手中的银针一样，突然触动她的心灵深处，“刺激”得她想起来了！

“不会的，不会的，那个丐帮的弟子决不会乱说的！”她自己安慰自己，哑然失笑，心里自思：“龙生对我这么好，三天之后，我就要和他拜堂成亲，做他的妻子了。我，我也实是不该胡思乱想了！”

但思想却似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开了头，就控制不住。她仍是不禁跟着想道：“耳闻是假，眼见方真，青龙口并没有发现他的尸体，焉知他不能死里逃生？”

“唉，他若是真的还在人间，我应该怎么办呢？”本来是满怀伤感的，此际却突然变成了扰乱她心曲的疑问了！

新欢虽好，旧爱难忘，“谷啸风倘若还在人间，我当然应该向他解释此中误会！”

但这仅仅只是一个“误会”吗？她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只觉脸上一热，自己也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

心乱如麻，不知不觉已是漏尽更残，东方现出了一抹鱼肚白，她经过了一个无眠的晚上，又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忽听得有人轻轻敲她的窗子，奚玉瑾好似在梦中给人惊醒，怔了一怔，问道：“是谁？”只听得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说道：“瑾姐，是我！”

奚玉瑾又惊又喜又带着几分自惭，打开了房门，只见辛龙生容颜憔悴，站在外面。原来他这一晚也是未曾合过眼，他是在奚玉瑾的窗外，为她风露立中宵。好不容易等到天亮了才来敲门的。

辛龙生想不到她这样快就会打开房门，一见奚玉瑾穿着整齐，不像刚刚起床的样子，她那本来像是鲜花一样娇艳的颜容，也似乎显得有些憔悴。

辛龙生不觉怔了一怔，凝眸看她，说道：“咦，瑾姐，你，你——”奚玉瑾笑道：“我怎么啦？你这样望着我，不认识我了么？”

辛龙生结结巴巴地说道：“没什么，瑾姐，你昨晚睡得好么？”

奚玉瑾何等聪明，一听就知其意，揽镜自照，笑道：“你是说我的脸色苍白得怕人么？不错，我是有点头痛，昨晚睡得不大好，所以一早就起来了。咦，你的脸色也不大好呢，你是几时回来的？一路辛苦了！”

辛龙生道：“我是昨晚回来的，知道你已经睡了，不敢来吵醒你，特地等到天明才来的。”

奚王瑾大为感动，想道：“难得他对我这样细心体贴，啸风从前对我虽是情真爱深，也还没有他这样体贴入微。”笑道：“你这样早来找我，有什

么紧要事情？”

辛龙生笑道：“我一天不见着你，心里就不舒服。咱们之间，难道还定要无事不登三宝殿么？”

奚玉瑾“啐”了一口道：“你几时学得这样油嘴滑舌了？”其辞若有憾焉，心里其实却是甜丝丝的。辛龙生的聪明不在奚玉瑾之下，当然也是看得出来了。

辛龙生笑道：“紧要的事是没有的，不过，也有一个喜讯告诉你呢。”

奚玉瑾脸上一红，说道：“我不爱听。”

辛龙生道：“我不是说咱们的喜事，这是早已定了的，不用我说，我现在说的是你还未知道的喜讯。”

奚王瑾道：“哦，是什么喜讯？你奉了师父之命，和韩侂胄交涉，已经大功告成了么？”

辛龙生道：“不是这个。我说的是私事，但也是和你有关的私事。”

奚玉瑾道：“别卖关子了，说吧！”

辛龙生心里想道：“谷啸风的事还是押后再说的好。”于是把原来想说的话咽下，说道：“师父告诉我，在咱们吉日那天，要当着一众亲朋，正式立我作掌门弟子。”

奚玉瑾道：“恭喜，恭喜。这样说，你将来就是顺理成章，继承你师父之位的江南盟主了。嗯，这可当真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但却与我何关？”

辛龙生笑道：“我若做了江南的武林盟主，你就是盟主夫人了。”

奚玉瑾娇羞无限，说道：“我可没有这样福气，说正经的吧，不许你乱嚼舌头了。”

但这个喜讯却的确是令奚玉瑾芳心大动，平添了意外之喜。因为她是个心高气傲，内方外圆，常想出人头地的女子。

辛龙生道：“我说的可是正经话呢，难道你不欢喜？”

奚玉瑾低垂粉颈，心里想道：“我做了盟主夫人，也算得是不虚此生了。”蓦地心头一跳，好像是给人用针刺了一下似的，突然想道：“我怎能这样快就把啸风忘了？”心中内疚，脸上发烧，不觉呆了。

辛龙生柔声说道：“瑾姐，你有什么心事？”

奚玉瑾如梦初醒，说道：“没有呀。对啦，你的脸色也不大好呢，莫非你也有着心事么？”

辛龙生道：“不错，我是有着心事！”

奚玉瑾怔了一怔说道：“你有什么心事，可以对我说么？”

辛龙生道：“正是要和你说，但请你不要怪我才好。”

奚玉瑾心中纳罕“他要说些什么？”粉颈垂得更低，轻声说道：“咱们都快要成为夫妻了，夫妻如同一体，有什么不可说的，我又怎会怪你呢？”

辛龙生心花怒放，却叹了口气，说道：“不错，还有两天咱们就要成为夫妻了，但我却有点怕呢！”

奚玉瑾抬起头来，微含诧异，说道：“你怕什么？”

辛龙生道：“我怕会有什么波折？”

奚玉瑾道：“哪来的波折？”

辛龙生道：“瑾姐，恕我唐突，假如你现在见着谷啸风，你会不会后悔和我订下了婚约？”

此言一出，奚玉瑾娇躯一颤，倏然间脸都白了。半晌，勉强笑道：“哪

有这样的事情，他已经死了，我可不想活见鬼。”

辛龙生道：“我是打个比方，比方他现在未死，你，你岂不是可以与他破镜重圆了？”

奚玉瑾心头鹿撞，说道：“龙生，你没有病吧？怎的吃起死人的醋来了？打比方也得有点道理才行，怪诞不经之事，休要乱说！”

辛龙生道：“如果不是比方，而是他真的还活在人间呢？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

奚玉瑾心头怦怦地跳，两行泪珠蓦地夺眶而出，说道：“你别迫我！龙生，你这样说，是不是见着、见着他了？”

辛龙生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但我确实曾经见过一个人，他是会使七修剑法的。”当下将在西湖与谷啸风打架之事，告诉了奚玉瑾，接着说道：“当然，我不希望这个人是他，但如果真的是他，我也为你欢喜的。只要你能够得到幸福，我为你做什么事都可以，后天这个新郎，让给他也行！”

奚玉瑾不知不觉伸出手掩住他的嘴，涩声叫道：“不许你胡说，不许你胡说！”叫出声来，这才瞿然一省，“难道我当真是不想再见他了？”

辛龙生道：“你以为不是他？”

奚玉瑾道：“会使七修剑法的并不是他一个人，任天吾的门人弟子也会使的。”其实她这样说只是自己安慰自己罢了。由于心中虚怯，她根本就不敢向辛龙生打听那个人的相貌。

辛龙生绷紧的心弦松了下来，想道：“看来我在玉瑾的心中，已是替代了那姓谷的小子，即使他找到这儿，我也不用害怕他了。”但却笑了一笑，说道：“我可真是有点害怕呢，如果真的是他，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不错，我愿意为你牺牲，但如果失去了你，我可要遗憾终生！纵然做了盟主，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奚玉瑾又一次掩住他的嘴，柳眉微蹙，说道：“不许你再说下去！过去的事已经过去，大家都不准再提了！”

辛龙生心花怒放，说道：“对，对，咱们别说杀风景的话了，后天就是佳期，还是说点喜庆的话吧。”

奚玉瑾打了一个呵欠，勉强笑道：“你一晚没有睡过也该睡了。”辛龙生笑道：“不错，你昨晚没有睡好，也是该歇息了。”

辛龙生去后，奚玉瑾心乱如麻，哪里能够安静下来歇息？翻了翻书，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抛开书本，漫无目的地走到稽留峰下，排遣愁思。

“为何造化弄人一至如斯？唉，啸风，啸风，如果你还活在人间，也该早些出现。现在才来，只怕，只怕是已经晚了！但我若真的见着了他，我又该怎样向他开口呢？”谷啸风毕竟是和她有过山盟海誓的人，许许多多的前尘往事忽地都涌上心头，她虽然不想再提往事，但却禁不住自己不去想他。

山坳走出一个老人，说道：“奚姑娘，你早！”奚玉瑾见是展一环，想起百花谷之事，不由得脸上发烧，说道：“展大叔，你也起得这么早？”她哪里知道，展一环也是像她这样，昨晚没有睡过觉的。

原来展一环听了辛龙生的话，暗自思量：“辛公子碰见了谷啸风，谷啸风一定会跟踪来到这里，不是今晚就是明天总要来的。”因此他决意在入口之处截他。想不到谷啸风未来，却先见着了奚玉瑾。

展一环笑道：“奚姑娘，你大喜啊！我还没有向你道贺呢。”

奚玉瑾杏脸飞霞，说道：“展大叔，你有没有得到你家小姐的消息？”

展一环道：“听说她到了金鸡岭，在柳女侠那儿。”

奚玉瑾说道：“是吗？”接着叹了口气，说道：“我和你家小姐情如姐妹，可惜她不在这儿，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着她，展大叔，你还怪我么？”

展一环道：“百花谷这件事情，我也是做得鲁莽了些，奚姑娘不怪我已经好了，我怎敢怪奚姑娘，怪只怪谷啸风这小子不好！”

奚玉瑾叹了口气，说道：“其实也不能怪他，当时，当时……唉，这是造化弄人，我也不想说了。”原来奚玉瑾想说的是：“当时我们都是真心相爱。”但这只是她一时的激动，才想一吐为快的。话到唇边，蓦地瞿然一省，想起自己就是要做新娘子的人了，何必向韩佩瑛的老仆人吐出自己的真情？终于冷静下来，把到了唇边的话咽了回去。

展一环道：“是啊，这小子听说已经死了，一死百了，我不怨他。姑娘，你也不必再怀念他了。”

奚玉瑾面上一红，说道：“不必再提他了。”

展一环道：“是，是。唉，但可惜——”

奚玉瑾道：“可惜什么？”

展一环道：“姑娘大喜，可惜我家的小姐却不能来喝姑娘的喜酒！”要知此际虽然是事过境迁，展一环看在辛龙生的份上，自是不便得罪奚玉瑾，但对她也仍是有几分不满的。心里想道：“如果当时不是你横刀夺爱，怎会造成今日的局面？”

奚玉瑾忽地心头一动，说道：“展大叔，说起你家小姐，我倒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展一环道：“奚姑娘不用客气，请说。”

奚玉瑾道：“你已经知道佩瑛姐的下落，我是恐怕很少有机会能够见到她了，如果你有机会见着她的话，请替我送一件东西给她。”

说罢拿出一块碧绿苍翠的汉玉，递过去给展一环。

展一环接过来一看，只见这块玉雕，雕的是一龙一凤，龙飞凤舞，栩栩如生，端的是巧手匠工所刻。展一环跟随韩大维多年，见过不知多少奇珍古玩，对这块玉雕，也是不由得暗暗称赏。但却也有点莫名其妙，笑道：“如果我家小姐知道姑娘大喜，她是应该给你送礼的，怎的你反而给她？”

奚玉瑾道：“请你务必给我送到她的手上，这是我对她的一点小小心意，她会明白的。对不住，我可要回去了。”

奚玉瑾走后，展一环摩娑那块汉玉，心里想道：“雕的一龙一凤，这正是最好的祝婚贺礼，可惜我家小姐的美满良缘已成泡影，只怕是没有这个福气消受的。”蓦地疑心顿起：“奚玉瑾送这件礼物给我家小姐，却是什么用意呢？”

展一环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想了好一会子，隐约猜到了奚玉瑾的用意，却不知对还是不对，正在喟然兴叹之际，只见山坳那边已经现出一个少年的影子，正是他所要等待的谷啸风。正是：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相见争如终不见 有情还似总无情

谷啸风一路怅怅惘惘，翻来覆去，心中想的只是一个问题：“ 见了玉瑾，我应该怎样才好？ ”

想不到未见着奚玉瑾，却碰上了展一环。

谷啸风呆了一呆，说道：“ 展大叔，你好，你几时到了这儿？ ”

展一环道：“ 不好！我家主人家散人亡，我流离失所，只能求人庇护，有什么好？ ”

谷啸风大是尴尬，勉强笑道：“ 展大叔还在生我的气？ ”

展一环道：“ 我怎敢生谷少侠的气？请问你到这里做什么？ ”

谷啸风道：“ 是来谒见文大侠和辛少侠的。 ”

展一环板起脸孔，说道：“ 你要见辛龙生，为什么要见他？ ”

谷啸风道：“ 有点小小的事情，必须见他一见。 ”

展一环不由得怒气勃发，说道：“ 谷啸风，我劝你别来胡闹了！ ”

谷啸风道：“ 我怎的是胡闹了？展大叔，你别误会—— ”

话犹未了，展一环已是说道：“ 我没有误会，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心思吗？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

谷啸风道：“ 说什么呀？我要说你又不听？ ”

展一环“ 哼 ”了一声，说道：“ 奚玉瑾和辛龙生后日拜堂成亲，你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来的？ ”

谷啸风道：“ 我知道他们就要成亲，不过—— ”

展一环道：“ 不过什么？哼，你害了我家的小姐还不够吗？如今又要来害奚姑娘？ ”

谷啸风道：“ 展大叔，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再骂，好不好？ ”

展一环道：“ 好，你说，你说！ ”

谷啸风道：“ 我是奉了北五省绿林盟主柳女侠之命去见文大侠的。 ”

展一环怔了一怔，道：“ 这么说你是从金鸡岭来的了？ ”

谷啸风道：“ 不错，你家小姐也是在金鸡岭上。 ”

展一环面色登时宽和了许多，说道：“ 你们是在一起？ ”

谷啸风道：“ 我们是一起到金鸡岭的。你家小姐已经宽恕我了。但愿大叔你，你也能够原谅我，原谅我以前年少无知。 ”

展一环心头一动，说道：“ 少年人能够知错就好，不过，在未见我家小姐之前，还是不能相信你的话。 ”

谷啸风道：“ 这件事很容易查明的，我何须骗你？ ”

展一环道：“ 好，那么你还要回去的是不是？ ”

谷啸风怔了怔，说道：“ 当然还要回去。 ”

展一环道：“ 好，那么请你在回金鸡岭之时，带一件东西给我家小姐。 ”

谷啸风接过那块汉玉，吃了一惊，变了面色，说道：“ 展大叔，这玉雕你是哪里得来的？ ”

展一环淡淡说道：“ 不是偷来，不是抢来，也不是主人家的。你这样问，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它的来历？ ”说话之际，冷静的观察谷啸风面色的变化，心里想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倒是可以断了他的念头了。 ”

谷啸风道：“ 不错，我是知道这块玉的来历，但我不明白你怎么会得到它。你可以告诉我吗？ ”

展一环一字一句地缓缓说道：“是奚玉瑾给我，请我代她送给佩瑛小姐的，现在你来，我就转托你了。”

谷啸风的脸色已是掩饰不住他的痛苦的心情，不过仍然相当镇定的把这块汉玉藏了起来，说道：“原来如此，怪不得我好像以前见过，原来是玉瑾的东西，好，我一定替你做到。”

展一环道：“不，不是替我做到，你是替奚姑娘办事。”

谷啸风道：“是，请你转告奚姑娘，叫她放心，我会替她办得妥妥当当。”

原来这块汉玉玉雕，名为“龙凤配”，谷啸风不但在奚玉瑾那里见过，这根本就是谷啸风的家传宝物，是谷啸风送给奚玉瑾当作私订终身的聘礼的。

他做梦也料想不到，这件东西如今回到自己的手里，不，应该说是奚玉瑾退还他的聘礼，而要他送给韩佩瑛。

谷啸风并不愚笨，当然明白了奚玉瑾的心意了，她是决意嫁给辛龙生，决意和自己一笔勾销，因此也就内疚于心，决意要为韩佩瑛撮合，撮合她和自己重续前缘了。

谷啸风心中苦笑，暗自想道：“我若要与佩瑛重续前缘，何须你来撮合？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可以让我懂得你的意思，大家也就可以洒脱一些，免得纠缠不清了。”

展一环说道：“那么你还要不要进去？”

谷啸风道：“我奉了柳女侠之命而来，怎能不见一见文盟主？”

展一环道：“我希望你见了文盟主就走，不必多留。”

谷啸风苦笑道：“不用你说，我也会这样的了。”

展一环道：“你见了文大侠，就可以不必再见辛龙生了吧？”

谷啸风道：“不，我还是要见一见他。”

展一环皱眉道：“那又是为了什么？”

谷啸风道：“有一位朋友也是像你一样托我带一件礼物送给他。”

展一环道：“辛龙生是文大侠的掌门弟子，这件东西不可以交给他的师父吗？”

谷啸风想了想，说道：“也好。展大叔，这就请你引见吧。”

展一环道：“你在这里等一会，待我进去看看文大侠起来没有，我会替你禀报的。”谷啸风是连夜赶路的，此时正是朝阳初出的时候。

原来展一环是不愿意谷啸风给辛龙生看见，假如他按照往常的通报规矩，把谷啸风带进去等候传见，那就很可能给辛龙生见着了，是以他要预作安排。

谷啸风说了一个“好”字，心里却在暗暗苦笑，想道：“想不到我奉了柳女侠之命而来，这本是极为光明正大之事，如今却像偷偷摸摸见不得人。”

谷啸风独自在竹林徘徊，正等得心焦，忽听得一个人冷笑说道：“好呀，你这小子真是胆大包天，竟敢跑到这里来了！”

谷啸风吃了一惊，抬头一看，只见来的这人可不正是辛龙生是谁？

原来辛龙生心乱如麻，虽然一夜未睡，仍是不能安静下来。他翻来覆去想：“谷啸风已经见着了我，今天想必是一定会来的了。他来了，我又该如何应付他呢？”虽说有一个展一环答应给他应付，他终是坐立不安，难以放心，是以又悄悄地走了出来，想在暗中偷看，看展一环如何应付。

辛龙生见着了谷啸风，虽是在意料之中，但这刹那间，却是令他踌躇难

决，是假装还未知道谷啸风是谁呢？还是承认昨日乃是误会，以客礼邀他进去，让他和奚玉瑾会面呢？

这刹那间，辛龙生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是私欲占了上风，心里想道：“不，不能！我不能让他破坏我和玉瑾的大好姻缘！”

谷啸风又惊又喜，说道：“辛少侠，你，你误——”

“误会”二字尚未出口，辛龙生已是蓦地拔出剑来，“唰”的就是一剑刺去，喝道：“你这奸细，从白老前辈那里逃出来，又到这儿想来骗我是不是？哼，我才不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呢！”他一口咬定谷啸风是“奸细”，装作不知道他是谁，也不听他解释，就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已是接连攻出七招九式！

辛龙生的家传剑法奇诡无比，更加上铁笔书生文逸凡传授他的“惊神笔法”，这惊神笔法是第一等的点穴功夫，笔法与剑法融合，数招之间，遍袭谷啸风的奇经八脉，饶是谷啸风本领高强，也给他迫得手忙脚乱，分不出心神说话。

辛龙生心里想道：“我不杀他，也得将他赶跑，叫他以后不敢再来！”出手占了上风，越迫越紧！

谷啸风并不知道他存的是这样心思，只道他当真还未认识自己，但在他快剑急攻之下，也是不由得怒从心起，想道：“我再让他，他只道我是真的怕了他了！”

谷啸风无暇解释，对方也容不得他分神说话，只好在连闪数招之后，拔出剑来迎敌。

谷家的“七修剑法”也是第一等的刺穴剑法，两人备以上乘剑法比拼，正是旗鼓相当！

辛龙生前日在外西湖把谷啸风打落水中，满以为可以胜得了他，不料谷啸风此际乃是全神应敌，交手数招之后，辛龙生才大吃一惊，心里想道：“奇怪，这小子的本领远非前日可比，我若胜不了他，倒是弄巧成拙了。”

两人旗鼓相当，辛龙生急于求胜，连走险招，反而给了谷啸风以可乘之机，激战中辛龙生一招“游龙戏凤”剑走偏锋，急袭谷啸风左胁的“愈气穴”，谷啸风倏地移形换位，一招“李广射石”平胸直刺，辛龙生招数已经使老，急切间无法回剑遮拦，胸前门户大开，眼看就要伤在谷啸风剑下！

谷啸风当然不想伤他，剑尖指到胸膛，蓦地停下，说道：“辛少侠，这你可该知道我对你是并无恶意了吧！”

辛龙生是文逸凡的掌门弟子，是江南武林中人称誉的“后起之秀”，平素对人，外表彬彬有礼，内心其实却是非常自负的。谷啸风只道自己手下留情，就可以获得他的谅解，哪知如此一来，辛龙生却反而老羞成怒了！

就在谷啸风按剑停招的那一刹那，辛龙生蓦地手腕一翻，剑锋斜转，一招“白鹤亮翅”，已是闪电般的反刺回来。

只听得“嗤”的一声，谷啸风的衣襟已被利剑穿过，幸而他立即吞胸吸腹，倒纵开去，这才没有受伤。

谷啸风大怒，喝道：“我不想伤你，你当真还要和我拼个死活么？”

辛龙生运剑如风，抢了先手，一招不让，谷啸风又不能分神说话了。

且说奚玉瑾和展一环分手之后，也是心绪不宁，在回家的路上不住想道：“龙生言辞闪烁，他一定是见着了谷啸风了。展一环为什么这样早起来，在这谷日徘徊？莫非，莫非——”她是一个七窍玲珑，非常聪明的女子，暗自

思量，终于给她猜出了真相，心里想道："展一环一定也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要在入口之处阻拦谷啸风。"于是又悄悄的回去。

奚玉瑾去而复回，刚好看到谷啸风让辛龙生一招，她方自松了日气，不料两人激战又起，这就迫得她不能不现出身形了。

谷啸风连解数招，扳正平手，唰的一剑反攻过去，辛龙生一咬牙根，横剑截击，使的也是一招杀手！就在这时，蓦地听得奚玉瑾叫道："住手，住手！"

自从渡过长江踏足江南之后，谷啸风就一直是心神不定，盼望着与奚玉瑾重逢，但又怕和她相见。日里夜里，他翻来覆去只是想着一个问题："见了之后，我又该怎样和她说呢？"

他不知打过多少腹稿，想过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在什么情形之下要说什么话了。但却想不到是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之下和奚玉瑾见面。

这刹那间，谷啸风不由得呆了一呆，顿然痴了！万语千言，也不知从何说起？

辛龙生也是怔了一怔，但他那一招凌厉的剑招，也不知是收手不及，还是妒恨交加，仍然攻了出去。

奚玉瑾叫道："龙生，住手，他，他是——"

只听得"嗤"的一声，辛龙生的剑尖几乎是贴着谷啸风的肩头穿过，又在他的衣裳上刺穿了一个小洞。若非收剑得快，谷啸风的琵琶骨都几乎给他刺穿！

辛龙生"啊呀"的叫了一声，作出抱歉的神气，说道："我不知你们是相识的，对不住，没有伤着你吧？玉瑾，他是谁？"

谷啸风苦笑道："还好，没有伤着。瑾姐，恭喜你了！"

奚玉瑾满面通红，心头卜卜地跳，脸色红了又青，青了又红，过了好一会子，方始勉强定下神来，说道："龙生，他就是我和你说过的谷大哥。啸风，我，我以为——"

谷啸风道："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吗？不错，我在青龙口能够死里逃生，实在是邀天之幸，怪不得你这样想的。"

奚玉瑾讷讷说道："你，你能够平安无事，这，这就好了，我，我很欢喜。"

辛龙生妒火中烧，冷冷说道："恭喜你们好友相逢，谷兄，但不知你是否找她来的？"心里想道："如果他直认不讳，我又该如何呢？是迫玉瑾立即作出抉择，还是故作大方，飘然远走，让玉瑾感到不安，回头来找我呢？"

这个问题也正是奚玉瑾所要知道的问题，她的心跳更加剧了。她避开了谷啸风的目光，但又禁不住偷偷看她。

谷啸风摸一摸怀中那块"龙凤配"玉雕，登时下了决心，淡淡说道："不错，我是知道奚姑娘在你这儿，但我却是为了另外两桩事情来的。当然，我能够见着奚姑娘，也是很欢喜的。"

他口说"欢喜"，但神情冷淡，对奚玉瑾的称呼也显得甚是生疏。奚玉瑾心里一酸，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想道："他一定是十分怨恨我了，但却叫我还能和他说些什么呢？"

辛龙生把两人的神情看在眼里，暗暗松了口气，但仍是放心不下，说道："不知是哪两桩事情，谷兄可以对小弟说么？"

谷啸风缓缓说道："我正是要和辛少侠说。第一桩事情，我是替一位武

林前辈给你送礼来的。”

辛龙生不觉又是一怔，说道：“给我送礼，是哪位前辈托你送礼与我？”

谷啸风把那张“大衍八式”的图解拿了出来，递给辛龙生道：“是江南大侠耿照，耿老前辈。昨日我恰巧碰上了他，他说恐怕不能来喝你们的喜酒，故而托我给你送这份礼物。”接着说道：“对不住，你们的喜讯我知道得迟，来不及备办贺礼了。”

“大衍八式”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宝物，辛龙生接过那张图解，当真是喜上加喜，心里想道：“我只怕他装作不知道玉瑾是我的妻子，如今他自己说了出来，这就不怕他捣乱了。”说道：“谷兄，多劳你啦。你是玉瑾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好朋友，何须讲甚客套？对啦，相请不如偶遇，后天就是我们成亲之日，谷兄，一定要请你留下来喝我们一杯淡酒。”

谷啸风苦笑道：“我还有事要赶回去的，恐怕不能喝你们的喜酒了。”

辛龙生道：“唉，那就真是遗憾了。但你若真有要事，我也不敢勉强你。对啦，你的第二桩事情又是什么？”

谷啸风道：“我是奉了北五省绿林盟主之命来见令师的。”

辛龙生道：“原来如此，请恕我前日误会，多有冒犯了。谷兄，家师就在里面，容我替你引见吧。”谷啸风道：“我已经请展大叔通报了。”

奚玉瑾听说他是奉了北五省绿林盟主柳清瑶之命而来，心中一动，说道：“听说佩瑛姐姐在金鸡岭柳女侠那儿，不知是否属实？”

谷啸风说道：“不错。瑾姐，有一桩事情，我也正要想告诉你。”

奚玉瑾不禁又是心头鹿撞，低声说道：“什么事情？”

谷啸风淡淡说道：“佩瑛和我准备在明年成亲，这次我很抱歉，来不及喝你们的喜酒，明年请你们夫妻一定要来！”

其实谷啸风与韩佩瑛虽然释了前嫌，但始终还没有谈及重续前缘，更不要说到谈婚论嫁了。谷啸风说这谎话，实是为奚玉瑾着想，免得她心里不安的。

奚玉瑾又惊又喜，这才第一次在脸上现出了笑容，说道：“这正是我所盼望的，佩瑛姐姐比我好得多了，恭喜你啦。”她不知不觉说出了内心的话，话出了口，方知说错，偷偷向辛龙生看去，辛龙生却好似没有听见她说的那句“佩瑛姐姐比我好得多了”似的，说道：“好，好，明年接到你的请帖，我们一定来的！”

奚玉瑾笑过之后，不知怎的，心中却又忽地感到辛酸，想道：“原来他比我更快变心，昨晚我还在苦苦的思念他，他却把海誓山盟，全都忘了！”

人大都是苛于责人，宽于责己的，奚玉瑾现在就是这样。但在她一阵辛酸过后，却又忽地悚然一惊，心里想道：“原来我对啸风还是未能忘情！后天我就是辛家的人了，我还埋怨他做什么呢？”

三人各怀心事，但饶是辛龙生这样的聪明，也猜不着奚玉瑾如此复杂而又微妙的感情！

这刹那间，局面突然变得甚是尴尬，幸亏展一环刚好在这个时候出来，才打破了这尴尬的局面。

展一环见他们三人站在一起，也是不禁吃了一惊，讷讷说道：“辛少侠，谷相公，你们，你们原来是早已相识的么？”谷啸风强笑说道：“不错，我们是前天结识的。”

展一环打了个哈哈，掩饰他的窘态，说道：“这就更好了。我已经给谷

相公通报了，辛少侠，这就麻烦你陪同客人去见令师吧。”

辛龙生道：“好，谷兄请随我来。”奚玉瑾却道：“展大叔，我的精神不大好，你可以陪我回去么？”展一环道：“当然可以。”心里想道：“到底是奚姑娘有主意，避免给他纠缠。辛少侠也不愧是名门弟子，胸襟广阔，气量过人。”他哪里知道，全不是他想象的这么一回事。

文逸凡见了谷啸风，十分高兴，说道：“我对令尊闻名已久，可惜在令尊生前我们没有机缘见面。现在得见世兄，也可稍补缺憾了。”接着说道：“我虽然远处江南，也常常听得人家称道谷世兄是武林的后起之秀。龙生这几年帮我办事，武林中的前辈对他也总算是青眼有加。你们两人年纪差不多，以后可得多多亲近才好。”

谷啸风道：“多蒙盟主夸奖，我怎么比得上令徒。”辛龙生则恭恭敬敬的答了一个“是”字，说道：“谷兄不要客气，请你以后多多指教。”

文逸凡哈哈笑道：“你们两个都不要说客气的话了。谷世兄，听说你是奉了柳女侠之命而来的，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谷啸风把北方的形势和柳清瑶的意图详详细细的说给文逸凡知道，文逸凡沉吟半晌，说道：“依我看来，只怕蒙古乃是佯攻金国，暗里另出奇兵，图谋大宋。即使它是双管齐下，咱们也应该顾全大宋为先，你说是不是？”

谷啸风，心里想道：“中原的百姓十九也都是汉人。不过大宋朝廷虽然无道，究竟是咱们汉人做皇帝。文大侠说的也有道理。”当下说道：“不错。但关系国家的大事，晚辈不敢擅作主张，晚辈自当把文大侠的话带回去给柳盟主。”

文逸凡笑道：“我却想把你留下来呢。目前我们这里恐怕更需要人，过两天我会派人去和柳女侠说的。”

谷啸风道：“多谢文大侠的好意，不过晚辈实是不能在此耽搁，我想现在就告辞了。”

文逸凡皱一皱眉头，说道：“你要回去复命，那也不必这样着急呀。”

谷啸风道：“柳盟主有命，我还得到太湖去走一趟。”

文逸凡笑道：“有一件事情，你恐怕还未知道吧？小徒和百花谷奚家的奚玉瑾姑娘成亲，后天就是他们的喜日，太湖的王寨主自己不能来，也一定会有人来的。你无论如何得喝了喜酒才走。”

谷啸风道：“就怕王寨主不是亲自前来，柳盟主要我谒见王寨主面陈禀报的。”其实柳清瑶并没有吩咐他这样做，只因无法再寻藉口，谷啸风只好说一次谎了。

辛龙生插口说道：“是呀，谷兄多留两天有什么打紧？不过，若是当真有紧要的事情非得立即赶去不可，我也不敢因私废公，强留佳客了。”

文逸凡本来很不高兴，但听了爱徒的说话，却忽地瞿然一省，心念立转，暗暗道了一声“惭愧”，想道：“不错，到底是年轻人更有见识，在这风云剧变之秋，是应该以公事为重。”于是说道：“好，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强留你了。请你在事情办完之后，再到我这儿来吧。”接着笑道：“你不来，我也会向柳女侠要人的。”

谷啸风道：“晚辈也但愿得有机缘，在文大侠身边时领教益。”当下起立告辞，文逸凡道：“龙生，你替我送客。”

辛龙生送到稽留峰下，说道：“谷兄，你我是不打不成相识，你这次来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感激得很。”“帮忙”一语，语带双关，可以说是感谢

他给耿照带来那份厚礼的“帮忙”，也可以指“别的事情”，谷啸风佯作不解，说道：“不敢当，辛少侠请回去吧。祝你们夫妻恩爱，白头偕老。”

和辛龙生分手之后，谷啸风怅怅惘惘，独自前行，走到中天竺的山道之际，忽听得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梅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不要自寻烦恼了。”另一个少女的声音说道：“我要知道这消息是不是真的？”先头那少女说道：“真的如何？假的又如何？”这少女叹了口气，说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是要见他一见。”

谷啸风心里想道：“原来是湖上荡舟的那两位姑娘。”谷啸风已知其中一个是辛十四姑的婢女侍梅，不禁暗暗为她叹息，想道：“听佩瑛说，这位姑娘虽然是婢女身份，人却极为聪明伶俐，本领也很不错，只可惜她的一片痴情却是付错人了。”

心念未已，那两个少女已是从山拗处走了出来，她们看见谷啸风，都是不觉怔了一怔。侍梅低声说道：“龙姐姐，你还认得他吗？好像就是——”

那姓龙的少女笑道：“什么好像，他就是前日在湖边偷看咱们的那个轻薄少年。”

侍梅正自满肚皮闷气无处发泄，迎上了谷啸风，陡地便是一记耳光向他面门掴去，喝道：“你盯着我干嘛，你这无赖，不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你也不知我的厉害！”

谷啸风焉能给她打着，斜身一闪，便即避开，但那掌风掠面而过，也像刀片刮过一般，有点儿火辣辣的作痛，谷啸风心里想道：“怪不得佩瑛夸她本领了得，江湖上等闲之辈，只怕当真还比不上她。”

侍梅一掌击空，亦是禁不住心头一凛，知道对方并非寻常的“无赖”了，正要拔出剑来，谷啸风已是笑道：“你可是侍梅姐姐，我正想找你呢！”

侍梅怔了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又是谁？”

谷啸风道：“我是奚姑娘和韩姑娘的朋友，你不是有一样东西请韩姑娘交给一个人的吗？”

侍梅道：“哪位奚姑娘？啊，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侍琴姐姐？”

谷啸风道：“不错，你的侍琴姐姐是百花谷奚家的女儿，她就是为了营救韩姑娘的缘故，才屈身到辛家充当丫头的。韩佩瑛姑娘的父亲是洛阳的韩老英雄韩大维，这想必你亦已是早已知道的了。”

侍梅听他说得不错，这才纳剑入鞘，说道：“那么，你想必就是那位扬州的谷少侠了？”

谷啸风道：“不敢，我正是扬州谷啸风。”

侍梅忽地脸上一红，说道：“原来韩姑娘已经告诉你了，那件东西——”

谷啸风道：“那件东西在我这儿，她本来托我转交的，我、我因为——唉，我没有替你做到，现在交还给你吧。”说罢拿出了一个绣有鸳鸯戏水的荷包。

原来这个绣荷包乃是侍梅想要送给辛龙生的，里面藏有她的一缕青丝。那日韩佩瑛陪同父亲到辛十四姑家里，辛十四姑叫侍梅送她下山，侍梅知道她是奚玉瑾的好朋友，又知道辛龙生已是和奚玉瑾同在一起，是以她便把这个绣荷包托韩佩瑛有机会见到辛龙生之时交与他。

侍梅接过了绣荷包，脸红直到耳根，心里又是惊疑不定，说道：“谷少侠，你是不是从文盟主那儿回来的？他，他不在那儿？”

谷啸风道：“他在那儿，我也已经见过他了。”

那姓龙的少女道：“你既然见着了辛龙生，何以又不把这个荷包给他？”

谷啸风叹口气道：“还是不要给他的好！”

此言一出，侍梅的脸色登时红里泛青，转眼间变得苍白如纸，半晌说道：“这样说，那消息是真的了？”

谷啸风道：“不错，辛龙生和奚玉瑾已是定在后日拜堂成亲！”

姓龙那女子只道侍梅听了这个消息一定伤心欲绝，不料她非但没有流泪，反而哈哈哈的笑了三声。姓龙那女子吃了一惊，连忙扶稳侍梅，说道：“梅姐，你怎么啦？”侍梅道：“我高兴得很啊，咱们不是正好来得合时么？”

姓龙那女子见她似是神态失常，甚为担心，说道：“梅姐，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吧。”

侍梅道：“为什么不去？侄少爷成婚，我们做丫头的不知道那也罢了，知道了岂可不去伺候？”

谷啸风心里想道：“像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命丑时乖，做了人家的丫头，这已经是一大不幸了；暗恋少主，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这就更加不幸了。我现在心有所属，听到玉瑾的婚讯，也还不免伤心。她一定是比我更伤心的了。”俗语说“同病相怜”，谷啸风不觉起了同情之心，安慰她道：“人生不如意常八九，只要把烦恼抛开，不去想它，事过境迁，那也就可以处之坦然了。侍梅姐姐，恕我交浅言深，我劝你也是回去的好。别要自寻烦恼了。”

侍梅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烦恼？你怎么知道我是不如意。我告诉你辛龙生是我家的侄少爷，我赶得上喝他的喜酒，正是称心如意得很！你懂得什么，别多事了！”

谷啸风讨了个没趣，劝解的话自是说不下去，苦笑说道：“本来我是不该交浅言深，请恕冒昧，告辞了。”

谷啸风走后，姓龙那女子道：“这姓谷的少年倒是为人热心，性情直爽。”

侍梅说道：“看来你倒像是喜欢他了？但我劝你还是小心的好，俗语说：痴心女子负心汉，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何况你和他只是初初相识。”

姓龙那女子嗔道：“准说我喜欢他了？不过我觉得他劝你的话倒是有理。梅姐，你当真是非去不可么？”心里想道：“扬州谷少侠虽是名播汪湖，我的心上人也未必输于他了。不过梅姐因为是情场失意，也难怪她要深具戒心，说出这样的话了。”

侍梅道：“不错，我是非去见他一见不可，要是你怕我闹出事来，你让我独自前往好了。你回去吧。”

姓龙那女子道：“梅姐，咱们好不容易才得重逢，你我之情胜于姐妹，我只是为了你的好才劝告你。但你不肯听我劝告，我当然也还是陪伴你的。好吧，任凭你闹出什么事情，我都与你同当！”

侍梅这才禁不住掉下泪来，说道：“龙姐姐，到了如今，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姓龙那女子暗暗叹息，拉着她的手道：“好姐姐，哭吧，哭出了就好了。”心里极为她难过。不过她和谷啸风都以为侍梅是“自作多情”，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正是：

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送落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红烛灰残还信物 洞房枕冷负良宵

侍梅捏了捏贴身收藏的绣荷包，荷包里有她的一缕秀发。侍梅不禁心中苦笑，暗自想道：“后天他就要和新人拜堂成亲了，拜堂成亲，嘿，嘿，拜堂成亲？这四个字他也曾经和我说过的！”

侍梅自幼卖到辛家，她是和辛龙生一同长大的，两小无猜，一起游玩的时候，谁也没有记起谁是丫头，谁是主子。

当然在两人渐渐长大之后，他们是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的，有一天辛龙生硬要拉她玩“拜堂成亲”的游戏，她记得很清楚，那年辛龙生已经是十四岁的“大孩子”，而她也是初懂人事的十二岁的小姑娘了，她不肯和他玩这个游戏，说道：“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我们不能拜堂成亲的。”

辛龙生说：“谁说不能成亲，回去我就和姑姑说我要娶你。”侍梅吓得慌了，说道：“你千万不要这样，十四姑会打我的。”辛龙生道：“姑姑打你，我就和你一同逃走。成了亲再回来，看她能够把咱们怎样？”侍梅又惊又喜，说道：“你当真要娶我？”辛龙生道：“老天爷在上，若然我骗了你，叫我不得好死！”侍梅连忙掩住他的嘴，说道：“我知道你是真心就算了，你不要发誓，也不要回去和姑姑说，我，我等你。”说到最后这句话，不由得满面通红，转过了头，这天侍梅并没有和辛龙生玩“拜堂成亲”的游戏，但在她的心里，已经是在准备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辛龙生会叫人抬着花轿来迎娶她了。

这次事情过后不久，辛龙生就奉了父母之命，到江南去拜文逸凡为师，一去九年，在这九年期间，仅仅回家两次，第一次回来的时候，他是十九岁，侍梅是十七岁，按说彼此已经长大，辛龙生倘若把那次说话当真的话，是应该和她私里重提旧事的，可是辛龙生并没有和她重提旧事，虽然对她仍是十分和气。

辛龙生不肯重提旧事，侍梅是丫头的身份，偏又心高气傲，当然更不肯给人看贱和他说了。不过侍梅还没死心，以为辛龙生尚未学成，这次回家又只是匆匆一转，无暇与她谈婚论嫁。虽然她也有了多少怀疑，怀疑这个长大了的“侄少爷”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和她一同玩耍的大哥哥了，换言之也就是变心了。可是尽管有所怀疑，她的芳心还是放在他的身上。

辛龙生第二次回家，那已经是去年的事情了，这次回家，正好碰上了奚玉瑾到他姑姑家里冒充丫头，侍梅当时不知道奚玉瑾的身份，辛龙生一听说她是扬州奚家的小姐，却是立即就知道了的。奚家武学世家，辛龙生在文逸凡门下多年，自是闻名已久。他碰上了武学名门的闺秀，哪里还会把一个丫头放在心上！

这次事情过后，侍梅当然是亦已绝望了，不过虽然绝望，她还是一片痴心。

那个荷包中除了她的一缕头发之外，还有一面镜子，这是妇女们家常所用的一种很普通的镜子，但却是辛龙生送给她的。

她还记得辛龙生是因何送给她这面镜子的，就在那次玩不成“拜堂成亲”游戏的第二天，辛龙生在她房间里看她梳头，看了一会，忽地笑道：“你有一头秀发，可惜没有镜子，梳不出好的花样来，我送你一面镜子，你喜欢吗？”果然当天晚上就给她买了一面镜子回来。没多久，辛龙生就到江南拜师去了。这面镜子侍梅舍不得用，生怕将它打碎，珍藏了将近十年。

她要将这缕青丝、这面镜子，送到辛龙生的手上，她不敢幻想可以挽回辛龙生的心，只希望可以勾起他的回忆，记得还有一个对他痴情的丫头。

但这希望只怕注定她是要落空的了。“他有了一个如花似玉，而且又是名门闺秀的新娘，他还会记得我这么一个丫头？”侍梅心想。突然一阵妒火从心底燃烧起来，她放慢了脚步，对女友说道：“他们是在后天拜堂成亲，咱们用不着太早赶去，就在他们成婚那天，咱们及时赶到最好。”

那姓龙的女子暗暗叹了口气，说道：“梅姐，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主意，你既然要这样，我陪你就是。”

红烛高烧，笙歌盈耳，贺客满堂。这天是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弟子成亲的好日子。

虽然是在战乱的年头，四方豪杰冲着文逸凡的面子，来的还是不少。

辛龙生与奚玉瑾拜过堂后，文逸凡便即当众宣布，立他做掌门弟子。喜上加喜，众宾客争着上前道贺，辛龙生志得意满，只觉平生之乐，再也无过于今日了。

他哪里知道门外有一个伤心欲绝的少女，偷听门内的笙歌，迟迟不敢进来。

侍梅本来是想在他拜堂的时候进来的，转念一想：“还是给他几分面子吧，何况我也不愿意亲眼见到他和别人拜堂成亲。”

姓龙那女子见她踌躇不前，只道她已经改变了主意，便劝她道：“事已如斯，你又何必自寻烦恼，咱们还是回去吧。”

侍梅仍然是重复那句话：“不，我还是要见他一见。”再加上一句：“我要看他对我怎样？”

姓龙那女子心里想道：“素闻辛十四姑行径怪癖，侍梅跟了她十几年，看来也是受了她的熏陶，沾染上她的怪癖了。真不知她想干什么？如果是我的话，一就把新郎杀掉，一就置之度外另嫁别人，何须如此自招苦恼？”原来这姓龙的女子亦是大有来头的人物，而她的想法之怪，也绝不在侍梅之下。

辛龙生接受了宾客道贺之后，喜筵摆开，新婚夫妇向宾客轮流敬酒。

因为来的客人太多，地方不够宽敞，所有的客人当然不能都坐在一起，地位较低，交情较疏的客人席设外间，内堂里的客人只限于至亲好友。

遗憾的是新郎新娘两方面的亲人都没有来，所谓至亲好友，只是属于主婚人文逸凡的。

酒过三巡之后，忽地有个门人进入内堂报道：“有两个我们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子到贺，其中一个说是掌门师兄的家人。”

辛龙生怔了一怔，说道：“她叫什么名字？”他的那个师弟说道：“她叫侍梅。”

文逸凡心里想道：“这好像是个丫头的名字？”果然心念未已，便听得辛龙生哈哈一笑，说道：“原来是我家的丫头，这个丫头倒是很要面子，说成了是我的家人了。你们就在外面随便给她设个座位吧，不用叫她进来了。”

文逸凡眉头一皱，说道：“你家里的人都没有来，难得有一个人来了，虽然是丫头，也总算是你家里的人，叫她进来，又有何妨。还有一个女子是谁？”

要知文逸凡是个豪迈不羁的侠士，做了武林盟主之后，也还是不改原来的性格，对于所谓“贵贱”之分，素来是不看重的。若然不是因为今天是辛龙生大喜的日子，他很可能就要当众教训他的徒弟。

那弟子道：“另一位龙姑娘，她说她和师父你老人家乃是世交！”

文逸凡吃了一惊，说道：“她可是龙伯岩的女儿？”

那弟子道：“不错，她说她的爹爹是福建龙岩县的龙伯岩。我们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若然是真那可不能怠慢，故而我们只好让她们先进来了。”

文逸凡道：“快请她们进来！”原来龙伯岩是文逸凡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是一位早已闭门封刀的武林侠隐。知道他的人不多，但他门下的弟子却是当然知道的。

不过片刻。那名弟子已陪了侍梅和那姓龙的女子进入内堂来了。原来她们早已被引入外面的客厅，坐在那里等候的了。文逸凡山居简陋，内堂和外厅只是隔着一道门。

辛龙生见她们这样快来，心头一凛，想道：“我刚才说的话不知侍梅听见了没有？哼，就算她听见了，她一个丫头，又能将我怎样？”原来他刚才拦阻侍梅进来，正是因为不愿意在这大喜的日子见到她的。倒不是怕她吵闹，而是不想在这大喜的日子，稍为有点“杀风景”的事情发生。

侍梅听到了他的那几句话，心里又是恨又是妒，但她不愧是辛十四姑的贴身侍女，很得主人“冷狠”二字的真传，进来的时候，神色如常，不带一丝怒气。

侍梅和这姓龙的少女走了进来，众人都是眼睛一亮，心里想道：“想不到辛家一个丫头，也是如此貌美，且又仪态大方。”

只见文逸凡离座而起，哈哈笑道：“天香侄女，长得这么高了，我几乎都认不得啦，今天能够见着你，我真是高兴，小时候我抱过你的，你还记得么？”

此言一出，众宾客都是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和侍梅一同进来的这个女子，果然是武林侠隐龙伯岩的独生女儿龙天香。

龙天香裣衽一礼，说道：“家父是无时不在挂念叔叔。可惜——”说至此处，忽地眼圈一红。文逸凡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对啦，我还没有问候你的爹爹呢，你爹爹好吗，他为什么不来？”

龙天香眼圈一红，忍着眼泪，说道：“爹爹不幸，去年已去世了，只因世乱年荒，我又不知叔叔住在此处，未能来向叔叔报丧，请叔叔原谅。好在碰上了这位姐姐，我才知道今天是叔叔为令徒办喜事的好日子。所以今天我是特地来向叔叔贺喜，也是特地来向叔叔报丧的。”

“贺喜”与“报丧”合而为一，当然是大杀风景之事。不过文逸凡一来因为龙伯岩是他的好朋友，听到好朋友的噩耗，心中自是不无悲戚。二来他也原谅龙天香是个小姑娘，小姑娘说话不知避忌。故此非但并无愠色，反而安慰她道：“好在你也长大了，你爹爹得享天年，你亦无须太过悲痛了。今日是小徒成婚的日子，你们过来先见一见新郎和新娘吧。这位姑娘是——”文逸凡虽然业已知道侍梅是辛家的丫头，但在礼节上还是不能不有此一问。

龙天香道：“这位姑娘是我小时候的邻居，和我也是金兰姐妹。文叔叔，你都可能在她小时候见过她的。”

文逸凡依稀记得十多年前，龙伯岩是有一家姓杨的邻居，说道：“是么？请恕我年纪老大，记不起来了。”

侍梅道：“我只是一个丫头，不敢与文大侠攀交论故，我是特地来服侍少主人的。”

文逸凡有点尴尬，哈哈笑道：“杨姑娘，客气了！听说你在辛家多年，

你和龙生也就像是兄妹一般了。来，来，来！快过来和新郎新娘喝一杯喜酒吧！”

辛龙生本来甚不高兴，但后来听说侍梅和龙天香是金兰姐妹，不禁刮目相看，心里想道：“这我倒应该好好笼络她了。纵然她对我还是有点痴心妄想，那也无妨。”

侍梅走了过来，说道：“侄少爷、奚小姐，侍梅特地来恭喜你们啦。不知侄少爷还肯要我这个丫头服侍你们吗？”

奚玉瑾连忙站了起来，说道：“侍梅姐姐，你说这个话我怎么敢当？”

侍梅道：“此一时，彼一时，奚小姐，你以前纡尊降贵，和我姐妹相称，我才真是受不起呢。现在你是我的女主人，我是理该伺候你了。”

奚玉瑾道：“侍梅姐姐，别说笑了。你再说我可不敢喝你这杯酒啦。”

辛龙生也道：“我师父说得好，你在我家多年，等于是我的妹妹一般。我一向也是把你当作妹妹看待的。何况你又是龙姑娘的金兰好友，我岂能仍然把你当作丫头？从今之后，丫头二字，再也休提！”

侍梅心里冷笑，道：“你以前可是说过要我做你的妻子的，哼，哼，如今怕我旧事重提，就改口了。哼，若不是我和天香姐姐同来，你还不会把我当作妹妹看待呢。”心中悲愤，却装作十分感激的神气说道：“侄少爷，这么说，你是肯让我恢复自由，不用我自己赎身啦。大恩大德，奴婢永世不忘。”

辛龙生眉头一皱，说道：“侍梅，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快坐下来喝酒。”心里却在暗暗欢喜，想道：“看来是我的顾虑了。

她自知身份，当然不敢再有痴心妄想。嗯，只要她知恩感德，今后我不妨真的把她当作妹妹。龙伯岩是江南武林前辈，虽然死了，龙家与许多老前辈的交情还是在的。侍梅与龙小姐乃是金兰挚友，我有这个妹妹，对我也有好处。”

龙天香道：“辛少侠，我的侍梅姐姐多年来蒙你庇护，我敬你们夫妇一杯，聊表谢意。”

辛龙生眉开眼笑，说道：“咱们是两辈交情，你说这话可是太客气了。”他只顾殷勤招呼龙天香，不知不觉倒把侍梅冷落一边了。

侍梅趁着各人都不注意她，衣袖轻轻一展，遮着酒杯，提起酒壶斟了满满的一杯酒，此时辛龙生刚好与龙天香干了一杯，想起了她，说道：“对啦，侍梅妹子该轮到咱们干杯了。”

侍梅道：“多谢侄少爷赏面，奴婢祝你和奚姑娘白头到老，鱼水和谐。”把自己这杯酒递了过去，却把辛龙生的空杯拿了过来，说道：“奴婢不敢有劳侄少爷的贵手。”亲自斟了一杯，一饮而尽。

辛龙生摇了摇头，说道：“唉，你还是这样谦下自持，我都告诉了你，叫你以后休得再提丫头二字的。”侍梅道：“是，侍梅谨遵吩咐，请大哥哥喝酒。”

辛龙生道：“这才对啦！”当下，也就拿起了那杯酒来，一饮而尽。抬头一看，只见侍梅妙目流波，目光似含有几分幽怨，正望着自己。辛龙生忽觉心魂一荡，想道：“原来她果然对我还未忘情。”原来他们小时候一处嬉游，侍梅就是常常在没人的时候，叫他做“大哥哥”的。

奚玉瑾是个很细心的人，把侍梅的神态看在眼里，却是不禁心中一动。

奚玉瑾心里想道：“为什么她一定要和龙生换杯，又不向我敬酒？”按常理而论，侍梅是应该同时向新婚夫妇敬酒才对的。

奚玉瑾心中一动，当下就在侍梅给辛龙生的那个空杯上斟满了酒，递过去道：“ 侍梅姐姐，我替龙生还敬一杯。 ”

侍梅接过酒杯，说道：“ 不敢当。 ”忽地手指一颤，只听得“ 　 ”的一声，酒杯落地，碎成数片。侍梅满面通红，说道：“ 我不胜酒力，只怕是有几分醉了。 ”

奚玉瑾疑心顿起，说道：“ 侍梅姐姐，你只喝了几杯，怎的就会醉了？ ”侍梅道：“ 我一向不会喝酒的，不信你问问他。 ”装作醉态可掬的样子，指着辛龙生。

奚玉瑾一握辛龙生手心，说道：“ 龙生，你是不是也有几分醉了？ ”暗运真气，从他掌心输送进去，辛龙生是练有内功的人，自然生出反应，不禁怔了一怔，说道：“ 我没有醉，瑾妹，你，你怎么样？ ”奚玉瑾发觉他的内力如常，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说道：“ 你没醉，我可是觉得有点头晕了。 ”

有好事的宾客起哄道：“ 新娘这么早就想进洞房了吗？不行，不行！ ”但也有忠厚的长者劝解道：“ 也闹得够了，该让他们歇息啦。 ”

侍梅忽道：“ 大哥哥，我来不及备办贺礼，这个荷包，是我亲手绣的，权当贺礼，聊表寸心，请你收下。 ”

辛龙生见了那个绣荷包，不由得变了面色，说道：“ 你何必给我送礼，拿回去吧。 ”

侍梅忽地变了面色，用力一撕，把那荷包撕破，“ 　 ”的一声响，那面镜子跌了下来，碎成片片。那缕青丝，也给她一把撒开，随风飘散！

侍梅这一下突如其来的举动，众宾客莫名其妙，这刹那间不由得都是睁大了眼睛，呆了！

侍梅冷笑道：“ 我是丫头，你是少爷，本就高攀不起！是我不知自量，也难怪你不收我的礼物！好，龙姐姐，咱们走吧，别在这里看人家的嘴脸了！”

文逸凡呆了一呆，上前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

龙天香道：“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敢情杨姐姐是真的醉了。改日我再和她来向辛师兄陪罪。 ”

辛龙生做梦也想不到侍梅会当众拆他的台，此时更怕她把往事抖露出来，说出更不中听的话，心里又惊又怒，挥手斥道：“ 好，让她走，让她走！小丫头不识抬举，何必还留她在这里丢我的脸！ ”

龙天香低声说道：“ 文叔叔，你听见啦？还是让我们走的好！ ”

文逸凡老于世故，见此情形，心中是明白了几分，想道：“ 家丑不外扬，我也不便向龙生盘问。但看来这丫头还是处子，嗯，只要不是败人名节，少年人犯点风流罪过，那也算不了什么。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我如今是师尊如父，是不便向徒弟盘问，那也唯有得糊涂处且糊涂了。 ”他情性洒脱，当下哈哈一笑，说道：“ 大家都喝得高兴，我也有点醉了。天香侄女，你和杨姑娘既然要走，恕我不送啦。 ”

龙天香和侍梅走了之后，众宾客虽然不敢高声谈论，却也禁不住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议了。

奚玉瑾涨红了脸，甚是难堪；辛龙生惊魂稍定，余怒未息，脸色更是难看。有忠厚的长者便道：“ 春宵一刻值千金，咱们也喝得够了，该让新人歇息啦。 ”众宾客看见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是兴趣索然，也无心再闹新房了。

洞房红烛高烧，按说应该是喜气洋洋的，但奚玉瑾的心却好像给红烛的

火焰的痛似的，板着脸孔，不发一言。

辛龙生凝神静听，知道洞房外没人偷听，低声说道：“瑾姐，我真是抱歉。我那丫头没有家教，跑来胡闹了一场，大杀风景，但愿你不要放在心上。”

奚玉瑾冷冷说道：“为什么她会在宾客面前丢你的脸，你是不是做了对不住人家的事情，你还是不要瞒我吧？”

辛龙生叫了个撞天屈，说道：“你想我怎会与一个丫头要好？”

奚玉瑾道：“当真没有私情？”侧眼斜睨，利剪般的眼光，好像要看到辛龙生心里。

辛龙生道：“当真没有！不过，你是知道的，她是我姑姑的贴身侍女，我对下人又是一向和气，或许她对我有所误会，暗地里害了单相思，那也难说。但这也不是我的过错呀。瑾姐，夫妻之间重在一个信字。难道你不相信我，反而相信一个丫头？”

奚玉瑾是个七窍玲珑，精明能干的女子，心里自是不能无疑，但却想道：“如今我堂也拜过了，洞房也进了，夫妻名份已定，若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也没有什么意思。龙生现在是真心爱我，这是绝对没有疑问的。即使他以前犯过什么风流过错，我也无须斤斤计较了。”

但想是这样想，奚玉瑾的心中仍是不能无所感慨。突然间，她不由得想起了谷啸风，“谷啸风从来没有对我隐瞒过什么事情，龙生与这丫头之事，却到现在才告诉我。”

辛龙生挨着她的身子坐下，低声说道：“瑾姐，咱们不值得为一个丫头生气是不是？时候不早，还是早点睡吧。咱们明天一早还要以掌门弟子夫妻的身份，接受一众同门的道贺呢！”

文逸凡的掌门弟子，等于是继任的江南武林盟主。除非辛龙生有极大的失德之事，否则就是十拿九稳的了。奚玉瑾想到自己可能是未来的盟主夫人身份，不觉心花怒放，转嗔为喜，想道：“不错，他是未来的盟主，我只应该尽力的帮忙他，不当和他吵闹，损了他的威信。”

辛龙生看见她脸上露出笑容，知道她已回心转意，放下了心上的石头，更挨近一些，说道：“瑾姐，我给你换衣裳吧，你这一身新娘子的服饰，重甸甸的，一定很不舒服了，换上轻便的睡衣好不好？”

奚玉瑾满脸通红，推他离得远些，说道：“不好，不好！别这样！别这样！”

红晕双颊，在烛光映照之下，分外显得艳丽，奚玉瑾越是害羞，越是挑动了辛龙生的爱意，禁不住一把就搂着了她，说道：“咱们都是夫妻了，还用得着避忌么？瑾姐，让我亲一亲你！”

不料就在他们亲热之时，辛龙生忽觉腹中一阵疼痛，好像有无数利针在里面刺他的五脏六腑一样！

奚玉瑾大吃一惊，说道：“龙生，怎么你的手这样冰冷！”顾不得害羞，连忙抱着他听他的心脏跳动。

辛龙生道：“没什么，没，没什么。”他说“没什么”，但声音颤抖，就像患了重病的人呻吟一样。

奚玉瑾听出他的心跳加剧，也吓得慌了，说道：“不对，不对，一定是那丫头在那杯酒中做了手脚，不知给你服了什么毒药。”

辛龙生只觉又是发冷，又是发热，不禁也是吓得慌了，心里想道：“我姑姑是善于使毒的高手，侍梅这丫头跟姑姑多年，她的毒功远远非我所及，

莫非真的是着了她的道儿？”无法掩饰，呻吟说道：“我，我是觉得有点不舒服，好像半边身子瘫了，你，你！”

奚玉瑾道：“你躺一会儿，我给你去找大夫。”

辛龙生道：“这，这不闹笑话么？”奚玉瑾道：“性命要紧，闹笑话也顾不得了。”

奇怪得很，奚玉瑾离开了他之后，辛龙生的疼痛就渐渐减轻，手足也能动弹了。

宾客中恰巧有一位名医，外号“赛华佗”的川中隐侠叶天流。奚玉瑾进去见文逸凡，文逸凡好在尚未睡觉，听她说了此事，大惊之下，连忙把“赛华佗”叶天流找来。

待找到了叶天流，他们三人再一同进入新房之时，大约已过了将近半个时辰。

叶天流一看，说道：“奇怪，好像没有病嘛！”辛龙生坐了起来，说道：“是呀，我现在觉得好多了。大概是一时的不舒服，没事啦！”奚玉瑾不放心，靠近去扶他。不料他话犹未了，当奚玉瑾挨着他的身子的时候，他突然又打了一个寒颤！

“赛华佗”叶天流现出诧异的神色，说道：“辛少夫人，请你坐过一旁，待我给他诊治。”奚玉瑾满面通红，放开了搂着辛龙生的双臂。

叶天流当下便给辛龙生把脉，只见他闭了双眼，三指轻轻扣着辛龙生的脉门，似乎是在苦心思索一个医学上的难题，过了几乎有一炷香的时候，仍未放手。

奚玉瑾又是吃惊，又是诧异，心里想道：“把脉怎的要用这许多时间”难道他是中了无名怪毒，连赛华佗也难以断症么？”

正自惊疑不定，忽听得叶天流“咦”了一声，放开了手，说道：“果然不错，想不到当真是有这样毒药！”

此言一出，奚玉瑾更是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他中的是什么毒？有得救么？”

叶天流道：“这个毒，这个毒，哎，这个毒——不碍事。不过，不过——”期期艾艾，似是有难言之隐。

奚玉瑾道：“不碍事那就好了。但不过什么呢？”说话之际，不知不觉又挨近了辛龙生。叶天流连忙说道：“不过，请你暂时不要接近病人。”奚玉瑾惊疑不定，只好又再坐过一边。

辛龙生大为奇怪，说道：“奇怪，我刚才觉得发冷，现在又忽然好了。这究竟是什么病？”

叶天流道：“辛少侠，请你出外面的院子，待我再给你仔细看看。文大侠，你也来吧。”

这晚虽然是有月亮，但无论如何月光总是不及新房里的烛光明亮。奚玉瑾心里想道：“为何他要到院子里看病，这定然是个饰辞。想必是有什么话不便和我说的。”叶天流并没叫她出来，她只好满腹疑团躲在房中了。

到了外面的院子，叶天流小声说道：“辛少侠恕我冒昧问你，是不是新夫人一和你亲热之时，你就感到浑身难受。”

辛龙生顾不得害羞，说道：“一点不错，正是这样。”

叶天流道：“我是从你的脉象中看出来的，尊夫人刚才离开你的时候，你的脉搏就渐渐恢复正常，一靠近你，脉息又失调

文逸凡皱了眉头，说道：“这是什么怪病？”

叶天流道：“令徒是中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毒，中了此毒，决不能亲近女色，但只要不近女色，却是和常人一样，毫无妨害的。我在古代一个名医的医案里知道有这样一种奇怪的毒药，却不知它是什么。”

辛龙生大为吃惊，心里想道：“这样一来，我岂不是非但要辜负今宵花烛，还要断子绝孙了？”

文逸凡道：“那医案上可有解毒之法？”

叶天流道：“有是有的，但这解药却是甚为难找！”

辛龙生连忙说道：“是什么解药？”文逸凡道：“对，只要是有解药，纵然难找，也有希望。”

叶天流道：“这毒药要用昆仑山绝顶的星宿海所出的天心石来解。天心石的形状和普通的石子并无分别，磨石成粉，服食之后，浑身就会发热。所以要知道是不是天心石，只有试服才能鉴定。你想昆仑山星宿海的石子多如恒河沙数，岂能一一试行将它磨粉吞服？何况昆仑山绝顶也不是容易上得去的！”

辛龙生凉了半截，说道：“如此说来，我是只有削发修行，去做和尚的了。”

叶天流忍住了笑，说道：“那也不必，只要你不近女色就行。”

文逸凡道：“他们夫妻要不要分开？”

叶天流道：“只要心中不动情欲，见面却是无妨。”

文逸凡叹了口气，说道：“龙生，这恐怕是你犯下风流罪过的报应了。如今我只有设法为你去取天心石，尽人力而听天命罢啦，不过目前大敌当前，我还是不能派人给你去找的。你们夫妻俩应该怎样，这是你们的事情，我可不便说了。”

辛龙生回到新房，在奚玉瑾再三追问之下，只好把“赛华佗”叶天流的话，如实的对她说了。

奚玉瑾暗叹命苦，但事已如斯，除了咒骂侍梅之外，也是没有办法，只好说道：“只要你是真心爱我，我也真心爱你，你我即使是只有夫妻之名，并无夫妻之实，那也算不了什么？为了防你难以把持，请你到外面的书房睡吧。”

辛龙生满怀热情，化作了寒冰。但听了奚玉瑾的话，心中却是得到一些安慰，想道，“毕竟是我赢了谷啸风！”

奚玉瑾话虽如此，这一晚新房独宿，她却仍是禁不住想起了谷啸风来，想到了往日和谷啸风亲热的情形，禁不住脸上发烧，眼泪湿了绣枕。

且说侍梅和龙天香离开了文家，连夜下山，走过了中天竺，侍梅四顾无人，这才纵声大笑起来。

龙天香道：“梅姐，你今天一闹，弄得那负心人尴尬之极，确是痛快极了！”

侍梅道：“你还有不知道的呢。”

龙天香道：“不知道什么？”

侍梅道：“他害我，我也害他。我叫他今后——”龙天香吃了一惊道：“你怎样害他？你又要他今后怎样？”

侍梅道：“你放心，我不是害他性命，但你也不必知道了。”笑了一会，突然又哭起来。这一哭却是感怀身世流下的眼泪。正是：

岂是忍心施毒手，只因薄幸恼檀郎。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客路相逢悲往事 后园私会说前因

龙天香道：“梅姐，你已经报了仇，那就用不着再伤心了。”

侍梅掏出一方手绢，抹去了脸上的泪痕，收了眼泪之后，突然又把这方手绢撕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把手一扬，这方手绢化成了片片蝴蝶，随风而逝。龙天香方自吃惊，只听得侍梅朗声说道：“不错，侍梅这丫头死了！我不再是辛家的丫头，我是杨洁梅！”原来那方手帕，也是辛龙生送给她的。

龙天香这才放下了心上的石头，心道：“她有了这个想法，这倒好了。我还以为她是发了神经病呢。”当下笑道：“不错，你本来是小姐的身份，过去遭逢的不幸，就当作一场噩梦吧。如今噩梦已成过去，也是你应该恢复本来身份的时候了。”

杨洁梅说道：“负心人我已经惩戒他了，如今我只有一件心事未了。”

龙天香道：“什么心事？”

杨洁梅说道：“我要找那使我遭逢不幸的人算帐！”

龙天香道：“你说的想必是那拐卖你的贼人吧，你还记得他的面貌？”

杨洁梅道：“当时我虽然年小，见了面我总还会认得他的。”

原来杨洁梅的父亲本来也是一位名武师，和龙天香的父亲是好朋友，两家比邻而居。杨洁梅七岁那年，有一天约龙天香到后山采摘野花，编结花环，不料在山边的小路上碰见一个拐子，那拐子向她喷了一口烟，她就迷迷糊糊的不知人事，给他拐去了。

龙天香在山坡上曾听得她叫了一声，等了许久，不见她来，跑回家去告诉大人，再去追那拐子，已经迟了。

龙天香道：“这个仇当然是要报的，不过，你也不知这拐子是何方人氏，人海茫茫，从何寻找？只能盼望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恰好给你碰上他了。如今你我的爹娘都已死了，回家也没有什么意思，我和你到别个地方散散心好不好？”杨洁梅道：“好呀，是什么地方？”

龙天香道：“我爹爹有一位朋友，名叫武延春，是湘西武岗县人氏，那个地方风景很好，我和你到他家里去玩几天好不好？”

原来龙天香的意中人就是武延春的独生爱子武玄感，她此去一来是为了要与意中人相会，二来也是想为杨洁梅找个寻觅如意郎君的机会，因为武家是湘西世家，交游广阔，武玄感的少年朋友之中，就不乏文武全才的人物。

杨洁梅无可无不可地笑道：“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人，你去哪里，我都和你作伴好啦。”

两人一路游山玩水，这一日到了湖南境内的平田，还有三天的路程就可以到武岗了。正行走间，忽听得马铃声响，有两骑马从后面追了上来，杨洁梅与龙天香闪过一旁，不料那两个骑客到了她们的跟前，忽地双双下马。一男一女，看来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那男的双眼望着杨洁梅，双颊微红，似乎想说什么，一时间却不知道要怎样开口才是的样子，杨洁梅心里想道：“看样子倒不像是个无赖少年。哼，他若是敢来调戏我，那就是他的晦气临头了。”

那女的笑道：“哥哥，还是让我说吧，杨姑娘，龙姑娘，咱们是见过面的。或许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却是认识你的。”

龙天香诧道：“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请恕我记性不好，实在想不起

来。”

那男的仍然一直在望杨洁梅，杨洁梅初时心里有气，也瞪起眼来看他，不料一看之下，忽地有个奇妙的感觉，想道：“奇怪，这人我当真好像是似曾相识，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呢？但他的妹妹，我却可以断定是决没有见过。”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女的已在说道：“我们姓邵，家住湘西邵阳县。家父和龙姑娘的令尊也曾有过一面之交的。”

龙天香瞿然一省，说道，“令尊敢情是湘西大侠邵元化邵老前辈么？”

那女的道：“不错，我哥哥名叫邵湘华，小妹名叫湘瑶。”

龙天香道：“家父曾提过令尊的名字，不过我和贤兄妹好像还是从没有见过面的呀！”原来龙伯岩和邵元化不过是在江湖上偶然见过一面，过后就没有往来的。

邵湘瑶道：“上个月十五那天，在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那里，两位姐姐不是一同来喝他那掌门弟子的喜酒吗？”

龙天香方始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你们也是文大侠那天的客人。”

杨洁梅听她揭开了谜底之后，心里仍然十分奇怪。要知道她那天是特地去生事的，根本就没有留意文家的宾客。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呆呆的望着她的名叫邵湘华的少年，在那一天就根本不可能留下印象。“怎的我却觉得似曾相识呢？”杨洁梅心想。

龙天香道：“原来如此，不知贤兄妹有何指教？”

邵湘瑶道：“我们不敢妄自攀交，不过家父与龙姑娘的令尊总也算得是曾经相识，杨姑娘那天的巾帼须眉气概，我们兄妹更是佩服得紧。难得两位姐姐来到敝乡，我们岂可不稍尽地主之谊！”

原来邵阳、武岗，平田是成三角形的相邻县份，如今她们所在的平田，离邵阳不过两天路程，比武岗更近。

杨洁梅一直没有开口，此时方始说道：“难得贤兄妹如此好客，但只怕我不配做你们的客人。”

邵湘瑶推了她的哥哥一下，说道：“哥哥，我请不动两位姐姐的大驾，可得看你的啦！”

邵湘华给妹妹一推，方始发觉自己失态，面上一红，讷讷说道：“我不会说话，只盼两位姐姐赏面，枉驾寒舍，让我们稍尽地主之谊。”

龙天香急于到武岗去和意中人会面，心里想道：“按说邵元化属武林前辈，去拜访他也是应该。但爹爹与他不过是泛泛之交，我和邵家兄妹又只是初次见面，不如见了武伯伯之后，再作定夺。”于是说道：“多谢贤兄妹的好意，但我还有点事情，要到别处一下，他日若有机缘，我们定当登门拜访。”

邵家兄妹好生失望，邵湘瑶说道，“不知两位姐姐是上哪儿？”

龙天香尚未决定要不要告诉她，杨洁梅却已说了出来：“龙姐姐是要到武岗县武延春老前辈那儿，她说那个地方风景很好，邀我也陪她去玩玩。”

邵湘瑶喜形于色，连忙说道：“武岗是我们的邻县，家父和武伯伯也是相识的。两位姐姐若是没有紧要的事情，可否到我们那里先住几天？邵阳或许比不上武岗，但也有几处风景名胜可供游赏。”

龙天香不觉起了一点疑心：“萍水相逢，为什么他们苦苦相邀？”说道：“贤兄妹盛情可感，小妹见过了武老伯自当去拜访令尊。”

杨洁梅却忽地说道：“邵姐姐再三邀请，盛情难却。香姐，不如这样吧，

你我暂且小别几天，各适其所。你去武岗，我去平田邵姐姐家里，你在武家玩得腻了，再到平田如何？”

邵湘瑶说道：“对，这倒是两全之计。”邵湘华听了杨洁梅的话，喜出望外，禁不住就说道：“这就最好不过了！妹妹，把你的坐骑让给杨姑娘，我和你合乘一骑。杨姑娘，请你上马！”好像生怕杨洁梅又会变卦似的，慌忙就把马鞭递给杨洁梅。

龙天香心里暗笑，想道：“看这情形，倒是男有心女也有意了。”她本来担心杨洁梅失意情场，深受刺激，心上的创伤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复的，此时见她和邵湘华颇有一见钟情的迹象，心中自是暗暗替她欢喜，但在欢喜之中，也有几分感慨，“想不到梅姐那样痴情，竟也如此容易变心！不过！这是辛龙生负她在先，也怪她不得！”

龙天香以为杨洁梅是对邵湘华一见钟情，哪知事情并非如她想象那样，杨洁梅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情。

邵湘华把马鞭递给杨洁梅，杨洁梅目光一瞥，见他手背上有一粒痣，登时禁不住心头一震，想道：“咦，天下当真是有这样巧事，邵湘华就是那个孩子。”

一幕早已模糊了的往事，突然又在脑海中重现了。

杨洁梅是七岁那年给一个不知名字的拐子拐去的。说起来这已经是十四年之前的事情了。

她跟那拐子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了什么地方，有一天那个拐子带她到了一座荒山野庙，一进去就看见一个面有刀疤的汉子和一个大约也是七八岁大的男孩。

那个汉子道：“我等你已经三天了。这个女娃儿想必就是杨大庆的掌上明珠了吧，哈哈，恭喜你得手啦！”

那拐子笑道：“彼此彼此，你不是也得手了吗？”说话之时，指一指那个男孩。

那个面有刀疤的汉子极为得意，哈哈笑道：“咱们受人之托，总算没有误事！”

那拐子道：“这女娃儿那人是不要的，不过我倒可以拿来做个顺水人情。”

那汉子道：“什么顺水人情？”

那拐子道：“听说辛十四姑要找一个聪明伶俐的丫头。”

那汉子道：“你识得这女魔头？”

那拐子道：“我哪里巴结得上她？我是在同行的口中得到这个消息的。我想托人把这个丫头送给她，说不定这就可以巴结得上了。你这个男孩子呢，准备如何处置？”

那汉子道：“可惜辛十四姑只要丫头，不要小子。我还没有想好怎样处置他，且待价而沽吧，总之不愁没人要的。”

他们在这野庙里住了一天，杨洁梅和那男孩子很想说话，可是有人在旁监视，那男孩子鼓起勇气只是问了杨洁梅一句话“你姓什么？”就给那面有刀疤的汉子掴了一巴掌，不许他们说话了。杨洁梅胆子更小，连问他的姓名也不敢。十多年过去，印象早已模糊，只记得他的手背有颗黑痣。

此际，杨洁梅想起了这幕往事，再看看眼前的这个邵湘华，果然越看越觉得是似曾相识的了。

奇怪得很，很久没有想起的往事，一想起来，连当日那两个人的谈话，

她也都记得一清二楚了。杨洁梅心里想道：“从他们的谈话看来，那个拐子并不是因为偶然碰上我才把我拐去的，他后面还有指使的人，这人一定是我父亲的仇人。”接着想道：“看来这姓邵的少年十之八九就是那个男孩子了。不知他可还记得以前的事情？拐他的人和拐我的人是同党，说不定可以从他这儿找到一点线索。”

杨洁梅就是因此，这才愿意跟邵家兄妹前往邵阳的。龙天香不知就里，只道他们是一见钟情。龙天香笑道：“好，那么咱们再见啦！”当下邵家兄妹合乘一骑，杨洁梅骑上邵湘瑶的那匹桃花马，也就跟他们走了。

两天之后，邵家兄妹和杨洁梅回到家中。邵元化见儿女带了一个陌生的少女回来，不觉有点诧异。邵湘瑶笑道：“爹爹，我们到文大侠家里喝喜酒，碰上了龙伯伯的女儿呢！”

邵元化道：“这位是龙姑娘？”

邵湘瑶道：“不，她是杨姑娘，以前是龙伯伯的邻居。她和龙姑娘也是结拜的姐妹。龙姑娘没有来，难得杨姑娘赏面，肯来做我们的客人了。”

杨洁梅道：“萍水相逢，多承令嫒相邀，特来打扰。”

邵元化看了看杨洁梅，忽地哈哈笑道：“令尊是杨大庆吧？哈，这可真是巧极了，想不到你们小一辈的也交上了朋友啦！”

杨洁梅亦是有点诧异，说道：“正是家父，老伯和家父邵元化笑道：“我和龙伯岩不过是一面之交，说起来我和令尊的交情却还要好得多呢。二十年前，他突然在江湖上销声匿迹，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失掉了这个朋友，我十分可惜。好在现在得见故人之女，或者你可以为我一释疑团了。”

杨洁梅道：“不知老伯要知道什么？”

邵元化道：“令尊当年是否为了避仇匿居？这许多年来你们都在龙岩吗？令尊可好？”

杨洁梅眼眶一红，说道：“家父不幸早已去世。侄女自幼遭人拐卖，不能侍奉家父，老伯所问的事情，侄女毫无所知。”

邵元化吃了一惊，说道：“什么，你也是自幼遭人拐卖的吗？”

杨洁梅听他说了一个“也”字，心里想道：“他们父子的面貌大不相同，如今邵老伯又这样说，看来我是不会猜错的了。”

邵湘瑶道：“还有更巧的事呢，杨姐姐就是给拐子卖到文大侠掌门弟子辛龙生的家里。”

邵元化更是吃惊，说道：“那么你是辛十四姑的、的——”突然想起“丫头”二字，不宜宣之于口，甚是尴尬。

杨洁梅道：“不错，我正是辛十四姑的丫头。老伯可是和我的主人相识？”

邵湘华连忙说道：“杨姐姐不过受了一时委屈，现在早已不是辛家的丫头了。那位辛少侠也是和她兄妹相称的。”

邵元化则道：“不，不！我和辛十四姑并不相识。不过，她从前的声名很响，所以我才知道。”

杨洁梅疑心顿起，说道：“邵老伯，你刚才说家父是为了避仇匿居，不知家父的仇家是哪一个？”

邵元化说道：“这个，这个，我也只是猜测而已。令尊以前是郑州一家镖局的总镖头，做了总镖头，难免不和黑道上的人物结怨。”

杨洁梅心里想道：“看这情形，邵伯伯恐怕是知道的，或许是因为那仇家的势力太大，所以他不敢和我明说。”

邵元化既然推说不知，杨洁梅自是不便再问下去，只好等待有机会时再行刺探了。

自此之后，杨洁梅就在邵家住下来。邵湘瑶和她很好，待她如同姐姐一般，白天和她同玩，晚上和她同房。邵家乃是颇有名望的武林世家，常有亲友来往，她来了几天，邵湘华每天都要陪父亲接见宾客，没有宾客的时候，也有童仆在旁，是以杨洁梅非但没有机会向邵元化刺探，连找邵湘华在无人之处谈一次，也是苦于没有机会。

一天晚上，月色明朗，邵湘瑶说道：“杨姐姐，你可喜欢睡莲？”杨洁梅笑道：“我一向爱花，但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是在山上，缺乏水源，气候又冷，主人家种了许多修竹，花就只有梅花、桃花、李花这几样是常见的了。家里没有池塘，我只是从画上知道莲花号称花中君子，可没有见过，更别要说睡莲了。不过，你突然问起这个干嘛？”

邵湘瑶笑道：“我家的花园里就有睡莲，杨姐姐，你来了几天，我还没有陪你在花园里好好的玩赏一遍，睡莲是要在晚上观赏更加美的。我和你去赏月看花好不好？”

杨洁梅笑道：“难得姐姐有此雅兴，小妹自当奉陪。”

月色澄明，荷塘泛影，田田荷叶，朵朵莲花，俨如翠盖红裳，在水面摇曳生姿。微风吹过，幽香扑鼻，中人如酒。杨洁梅心神俱醉，叹道：“果然是景色幽美，巧手难描！你们住在这里，只怕神仙也要羡慕你们了。”

邵湘瑶笑道：“你喜欢这里，就，就做我的——”

杨洁梅道：“做你的什么？”邵湘瑶见她神色似有不悦，本来想说“嫂子”二字的，不敢再开玩笑，改口说道：“做我的姐姐，咱们不是可以一同住在这里了？”杨洁梅道：“多谢你，只怕我没有这个福气。我只是一个丫头。”

邵湘瑶道：“你又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了，其实你我的身份都是一样的。”杨洁梅道：“福份可就差得太远了。”

邵湘瑶说了几句劝慰她的话，忽道：“杨姐姐，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杨洁梅诧道：“你去哪儿，我不能陪你吗？”邵湘瑶在她耳边低声笑道：“我去小解，你还是在这里舒服一些。”

杨洁梅独自赏花，过了片刻，忽见荷塘中现出一个男人的影子，吃了一惊，回过头来，只见来的可不正是邵湘华。

杨洁梅是个七窍玲珑的少女，登时恍然大悟，知道邵湘瑶藉日走开，定是想要为她哥哥制造和她单独见面的机会。她虽然还没有爱上邵湘华，但这个机会，对她来说，也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邵湘华见她回过头来，笑道：“杨姑娘，你还没睡。”

杨洁梅道：“湘瑶邀我来赏睡莲，刚刚走开。湘瑶，湘瑶华。”

邵湘华道：“别要叫她，我，我有话和你说。”

杨洁梅心中一动：“想必他也是早已认出我是当年那个女孩子了。”说道：“你要说什么？快点说吧。”

邵湘华果然就说道：“我们好像是多年以前见过的？你是不是也有这样感觉？”

杨洁梅急于从他口中找寻线索，不想再绕圈子，便径自问他道：“不错，我也好像是见过你。你是不是我在古庙中见过的那个男孩子？当时是有一个

面上有刀疤的恶汉带你来的？”

邵湘华喜道：“一点不错，你果然是那个女孩子了，难为你还记得。”

杨洁梅道：“你是怎样给那恶汉拐出来的？”

邵湘华道：“说出来或许我的遭遇比你更为可怜，我是惨遭家破人亡之祸，后来又给别人拐到江南来的。”

杨洁梅道：“你本来姓什么？”

邵湘华道：“我本来姓石，家父是中牟县的武师。”说到这里，突然问杨洁梅道：“令尊名叫杨大庆，没错吧。”

杨洁梅怔了一怔道：“你爹爹不是对你说过的吗？”

邵湘华道：“我也是你来的那天，才第一次听得我爹爹提起令尊的名字。不过在我未入邵家之前，却是听人说过这个名字的。”

杨洁梅大为诧异，说道：“那么该是在你七八岁之前的事情了。是谁说的，你怎么记得这样清楚？”

邵湘华叹了日气，说道：“那天正是我惨遭家破人亡的不幸日子，我怎能不记得呢？”

杨洁梅道：“请你先别伤心，说给我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邵湘华道：“那天白天，来了一位客人，家父招待他在书房里，关起门来说话。他吩咐了家中的仆人，不经召唤，谁都不许进去的。

“我也记不起当时是为了什么事情要找爹爹的了，总之我是一个人走近了书房，刚好听得那个客人说道：确实不错，杨大庆是在龙岩隐居，我打听得清清楚楚。家父说道：好，那么咱们明天就动身到龙岩找他！”

杨洁梅甚为惶惑，暗自思量：“他们在密室商议，要找我的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们是爹爹的朋友，用不着这样鬼鬼祟祟，难道，难道他们乃是图谋对我爹爹有所不利？”

邵湘华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我也不知家父与令尊有何关系，不过我却可以断定他们绝不是仇家！”

杨洁梅道：“你怎么知道？其实他们是不是仇家，这都是上一代的事情，与我们无关。”

邵湘华道：“我不是为家父隐讳，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使我得到这个结论的。”

杨洁梅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邵湘华道，“说起来真是令我伤心，不过我还是要让你知道的，你且听我慢慢地说。”

杨洁梅道：“好，你说得详细一些。”

邵湘华想起惨痛的往事，虎目蕴泪，说道：“好，我再从头说起，那日发生的事情，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

“当我走进书房，刚好听得那个客人提起令尊的名字时，忽地一柄飞锥，从窗口打了出来。那客人喝道：‘是谁在外面偷听？’”

杨洁梅吃了一惊道：“那客人用飞锥打你？那你爹爹——”

邵湘华道：“爹爹当然不会让他打中我的。只听得咔嚓一声，飞锥插在我身旁的一块石头上，溅起了点点火星，把我吓得慌“我的爹爹随即开门出来，说道：‘白大哥不必惊疑。哼，果然是你这小鬼，好在我的手快，拨歪了这柄飞锥，你来这里做什么，快出外面玩吧。’

“那客人很不好意思，说道：‘我不知是令郎，好在，好在……”

“我的爹爹笑道：‘也怪不得你起疑心，我已经吩咐过仆人不许进来。一时疏忽，却忘了吩咐他们管束这个孩子，难怪你恐怕有对头的人跑来偷听。’

“爹和那个客人再入那间书房关起了门，我也吓得连忙跑到妈妈房里躲起来了。”

杨洁梅道：“那么他们后来说的话你是没有听见的了，你又怎知道他们和我的爹爹不是仇人？”

邵湘华道：“就在这天晚上，一件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也是令我这一生的命运完全改变的事情！”

杨洁梅道：“什么事情？”

邵湘华咬了咬嘴唇，神色惨然，说道：“当天晚上，有一帮强盗，明火执杖的打进我的家！爹爹和那姓白的客人和他们恶战，我听得那帮强盗有好几个人叫道：原来是白老七，不是那姓杨的。又有人叫道：打虎容易放虎难，一不做二不休，管他是什么人，都干掉吧！又有人道：对，免得他们泄漏了风声，让那姓杨的知道！”

杨洁梅心里想道：“这样说来，这帮强盗才是我爹爹的仇家。他们以为爹爹藏在石家，石老伯和那位客人自必是我爹爹的朋友了。”

邵湘华继续说道：“当强盗破门而入之时，爹爹就吩咐一个老仆人带我从后门逃走，我们还没有逃出去，那帮强盗就已打进来了。幸好那老仆人拖着我，从屋后的沟渠爬出去。屋后是座松林，我们是从山坡上滚下去的。那帮强盗的呼喝声和兵刃磕击的声音我们还听得见。但我当时慌得很，也只是记得强盗说的这几句话了。”

杨洁梅听得紧张之极，问道：“后来怎样，你爹爹——”突然想起，邵湘华的父亲可能就是在这一战中给强盗杀死的，不敢再问下去。

邵湘华虎目蕴泪，说道：“以后我就没有再见着爹爹了，但我也不知他是死是生。唉，只怕多半是已遭不幸了。”

杨洁梅道：“那么你后来可曾回过家里？”

邵湘华道：“那老仆人和我躲进松林，极其不幸，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支冷箭，把老仆人也射死了。我伏在山沟里，侥幸没有给强盗发现。

“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回家，只见好好的家已经给强盗放火烧得变成了一片瓦砾，火头还没有熄灭。地上横七竖八的许多烧焦了的尸体，也不知有没有我的爹爹和那客人在内。

“似乎是火发之后曾经有人救火，地上湿漉漉的，房子虽然变成瓦砾，尸体尚未焚化。我数一数，共有九具尸体。我家的仆人连爹爹和客人在内，一共是十三个人，除掉那个老仆是给冷箭射死之外，应该还有三人是逃跑了的。唉，但却不知这三个人之中，有没有我的爹爹了。”

杨洁梅听得毛骨悚然，想道：“若果是我，我一定没有他这样大胆，还敢去数有多少具尸体。”当下安慰他道：“吉人天相，令尊说不定还在人间，你们尚有父子团圆之日。”

邵湘华道：“但愿如此。唉，不过即使家父尚在人间，他又怎会知道我已经变成了邵湘华，如何找得着我呢？这希望只怕也是极为渺茫的了。”

杨洁梅道：“天下往往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要太过伤心，说不定有奇迹出现的。但你后来怎地给人拐卖来到这儿？”

邵湘华道：“我正在瓦砾场中哭泣，左邻右里想必是给强盗吓得都逃跑

了，我一个人哭泣，也没人来理会。

“忽然有一个人轻轻拍了我一下，我回转头来，这才发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有个人来到了我的背后！”

杨洁梅手心里捏着一把汗，问道：“那是什么人？”

邵湘华道：“就是那个面有刀疤的汉子！”

杨洁梅早已知道他是给那汉子拐卖的，但听到这里，还是不禁“啊呀”一声叫了出来。

邵湘华说道：“这汉子当时倒是对我颇为和气，他说是我爹爹的朋友，姓周，要我叫他做周大叔。他说要带我到他家里，慢慢再给我打听我爹的消息。我年纪小，见他这个凶恶的相貌，心里是害怕的，但无处投奔，也只好跟他了。

“跟了他之后，离开故乡，他的凶相就完全显露了。我不听他的话，他不是打，就是骂。你还记得吗？那天在那座古庙里，我只不过问你一句话，他就打我骂我。”

杨洁梅道：“记得的，你问我姓什么，我当时可还不敢告诉你呢。后来你我分手之后，他就把你卖到这里吗？”

邵湘华道：“不，我是现在的这个爹爹从他手上救出来的。”

杨洁梅道：“啊，邵老伯知道他是恶人，来救你的吗？那么邵老伯想必是你爹爹的朋友了？他救了你，有没有拿着那个恶汉，审问他的口供？”心里想道：“那恶汉和拐我的人是一伙，若是那恶汉有口供，这就不难找到线索了。”

邵湘华道：“不，我现在的爹爹和我的生身之父并不相识。”

杨洁梅诧道：“那他何以会救你呢？”

邵湘华道：“我现在的爹爹当时是个武官，他是虞允文将军的部下。这位虞将军的名字，想必你会知道？”

杨洁梅道：“就是二十年前，曾经在采石矶大破金兵的那位虞元帅吗？我们虽是在北方的穷乡僻壤，也曾听人说过的。”

邵湘华道：“我爹在他帐下十多年，升到了记名总兵的职位，当时驻在温州。

“那个恶汉把我带到江南，加入了一个匪帮，但这帮恶匪帮不是以抢劫为生的，他们贩卖私盐，兼做人口买卖，各地的拐子常常把拐来的孩子交给他们代为出手，拐我的那个恶汉和这个匪帮的头目似乎是结拜兄弟，我听得他们大哥二哥的叫得好不亲热。

“有一天他们带了六七个孩子走路，突然给官兵追捕，头目和拐我的那个恶汉拒捕给官兵杀了，其他的一网被擒。我和那几个孩子给官兵救了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几个孩子都是温州富户人家的孩子，他们拐来，准备勒索的。我爹爹当时是温州的兵备道，接到了事主的投诉，勃然大怒，故而亲自来破案的。

“那几个孩子各有父母领去，只有我是没人领的。爹爹就把我带回衙中，要我做他的儿子。”

杨洁梅道：“你把你的身世对他说了吗？”

邵湘华道：“当然说了。爹爹答应帮我查究这件案子。但他也吩咐我不许对人泄漏我的身世。我的妹妹也不知道我不是他的亲哥哥呢！”正是：

偶遇竟为同命鸟，飘零身世总怆怀。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身世堪怜同命鸟 沉冤未雪戴天仇

杨洁梅诧道：“ 这是什么缘故？ ”

邵湘华道：“ 我的母亲是二娘—— ” 他见杨洁梅脸有诧异之色，接着说道：“ 我说的是现在的父母，我已经叫惯他们做爹娘的了。 ”

杨洁梅这才明白，说道：“ 啊，原来你现在的母亲是邵老伯的如夫人。 ”

邵湘华道：“ 爹爹和元配的大妈结婚之后，没多久就投笔从戎，做了二十多年的武官，前几年才告老归家的。当然在这二十多年之中，他也曾经有过几次请假回家，有一次回家与大妈团聚就生下我的妹妹。那是他做温州兵备道之前四年的事情，湘瑶比我小三岁。

“ 他在外面做官，另外娶了一位二娘，未曾告老归家之前是一直瞒着大妈的。这位二娘就是我现在的妈妈了。 ”

杨洁梅心里想道：“ 原来他的家庭如此复杂！我以为这位邵老伯是武林高人，原来他也会瞒着元配娶小老婆！ ” 古代男子三妻四妾极是寻常，尤其做官的人更是如此，但因杨洁梅曾在情场失意，最为恼恨负心男子，是以听说邵元化有小老婆，口中虽然不便非议，心里对他的尊敬已经是减了几分。

邵湘华接着说：“ 二娘知道我是从北方拐来的孩子，南方没有亲人之后，就和爹爹商议，要我冒充他们的亲生孩子。 ”

杨洁梅道：“ 原来如此，但为什么对你的妹妹也要隐瞒？ ”

邵湘华道：“ 二娘怕大娘不容，但有了亲生的儿子，在家庭的地位就不同了。所以她当然是不肯让爹爹把实情告诉大妈的。爹爹也怕族人因他没有亲生儿子，死后会来争他的家产，是以一回家就带我到祠堂禀告祖先，当我做亲生儿子，在族谱上添上我的名字。这就是他要我对任何人都不能泄漏身世的原因了。湘瑶年纪还小，不大懂事，爹怕她会泄漏出去。 ”

杨洁梅道：“ 原来你是有这样不得已的苦衷。 ” 心里却是想道：“ 可是这样做总是有点不大光明磊落吧。 ”

邵湘华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苦笑说道：“ 十多年来，我现在的爹爹对我极其疼爱，我这条小命又是爹爹救出来的。我不能拂逆他们两位老人家的心意，没奈何只好和他们串通作弊了。但我绝不是觊觎邵家的财产，若然找到我的生父，我还是要归家的。 ”

刚说到这里，杨洁梅似乎听得什么声响，连忙回头一望，却不见有人。邵湘华笑道：“ 你放心，不会有人来的。湘瑶是特地安排这个机会，让我和你单独见面的。她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要半个时辰之后，才会再来接你。 ”

杨洁梅笑道：“ 你的妹妹对你这样好，你却还要瞒她。但你为什么要把这些秘密都告诉我呢？邵老伯不是禁止你向外人泄漏的吗？ ”

邵湘华笑道：“ 我不告诉你，你也知道我不是邵家的孩子了。何况咱们同病相怜，自从我那次见了你之后，我就一直惦记着你。虽然咱们没有说过话，在我的心里你却好像我的一个亲人一样。我并没有把你当作外人看待。 ”

杨洁梅大受感动，说道：“ 我也时常想起那次和你见面的事情的。对啦，这许多年来，邵老伯可曾为你打听你家的事，关于那帮强盗的来历，是否有了一点线索？ ”

邵湘华道：“ 南北相隔，相去何止千里之遥，而且北方是在金人统治之下，要查究敌区多年前发生的一件案子，谈何容易？不过，爹爹总算也已经

尽了力了，他曾派遣亲信手下到我的家乡中牟县去过，那个人回报说是我家早已烧成平地，访问左邻右里，谁也不知我生父的下落。”

杨洁梅暗暗叹息，想道：“我只道可以找到一点线索，想不到仍是一个疑案。唉，他的遭遇比我还要可怜。”

邵湘华道：“这许多年来，你在辛家过得好么？”

杨洁梅淡淡说道：“你爹说辛十四姑是个著名的女魔头，不过她对我倒还不错。”

邵湘华道：“那位辛公子呢？”

杨洁梅面色一变，说道：“你问这个干嘛？”

邵湘华有点尴尬，说道：“没什么，不过我觉得你那天的举动——”

杨洁梅道：“有点奇怪是不是？本来我是一个丫头，是不应该令到少爷难堪的。是么？”

邵湘华忙道：“不，不是这个意思。相反，我对你很是佩服！”

杨洁梅冷冷说道：“佩服什么？”

邵湘华道：“佩服你是个敢作敢为的女子。我不知道你何以要令那位辛公子难堪，你不愿意让我知道，我也决不勉强你告诉我。他是江南武林盟主的掌门弟子，你敢在一众宾客之前，令他难堪，这份勇气，已是令我刮目相看了。”

杨洁梅听了这话，颇有得一知己之感，半晌说道：“这也不是什么不可告人之事，嗯，将来到了适当的时机，我再告诉你吧。”

说到这里，这才看见邵湘瑶分花拂柳而来，笑道：“你们说够了么？”

杨洁梅面上一红，说道：“你这小鬼头，说是去——，却去了这许多时候。”

邵湘瑶笑道：“我让华哥陪你，你不感谢我反来骂我！”

邵湘华笑道：“夜已深了，好啦，你们也该回去了。”

杨洁梅和邵湘瑶回到房中，心里还存在着一个疑团。

回到房中，邵湘瑶笑道：“你觉得我的哥哥怎样？”杨洁梅佯作不解，说道：“什么怎样？”

邵湘瑶笑道：“你和他谈得不是很投机吗？俗语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哥哥平日沉默寡言，和我也不多说话的，今晚和你一谈就谈了半个时辰，可见得他虽然和你相识不久，已经是把你当作知己了。你呢？你对他又怎样？”

杨洁梅道：“都是你弄的鬼，你还胡说！”

邵湘瑶道：“我可是真心真意的问你这句话的，好姐姐，你答应我吧！”

杨洁梅道：“你们兄妹对我都很好，我对你们也是一样。”

邵湘瑶抿嘴笑道：“总有点不同吧？对啦，你们怎的有这许多话说，说了些什么，可以讲给我听么？”

杨洁梅道：“也不过是些闲话，他给我讲园中的景致，可惜晚上不便游览。”

邵湘瑶道：“就是这么多？我不相信！”

杨洁梅心中一动，说道：“那你以为我们说了些什么？”

邵湘瑶笑道：“我怎会知道？总有些体己的说话吧？”

杨洁梅忽地把她按住，作出开玩笑的神气，呵她的痒，却板着脸孔道：“小鬼头，快快从实招来，刚才是不是你躲在花丛中偷听？”

邵湘瑶笑得透不过气来，求饶道：“我最怕痒，快快放开。不是我！”
杨洁梅道：“那又是谁？”
邵湘瑶道：“不会有人吧？”
杨洁梅道：“我看见花丛中有人影的，一晃眼就不见了，不是你是谁？”其实她并没有看见任何人的影子，只是听得风吹草动引起疑心而已。
邵湘瑶笑道：“你们说的若不是私话，又何须怕人偷听？”
杨洁梅道：“好呀，那一定是你了！你不从实招来，我还要呵你！”
邵湘瑶道：“别呵，别呵，我说给你听。”杨洁梅放开了手，邵湘瑶笑够了这才往下说道：“我本来是想躲回房间，后来想想，不大放心，恐怕仆人撞来，弄得你们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躲得远远的在假山入口那边给你们放风，你们说的话我可是一句也没听见。”
杨洁梅道：“不对，那个人影并不是在假山那边，是在荷塘附近的花树丛中的。”
邵湘瑶道：“我还没有说完呢，那个人不是我，不过，我猜想可能是二娘。”
杨洁梅怔了一怔，道：“哪个二娘？”
邵湘瑶道：“哥哥还没有和你说吗？我哥哥是二娘生的。”
杨洁梅登时起了疑心，想道：“她为什么要这样鬼祟偷听儿子的谈话？”
邵湘瑶道：“二娘想是盼望哥哥讨媳妇，盼得心切，所以偷偷来瞧你们，却怕给你们发觉不好意思，见你们很是亲热，她放了心就马上走了。”
杨洁梅到了邵家几天，还没有见过邵元化的两个妻子，心里本来就有些奇怪的了，忍不住说道：“对啦，我还未曾拜见两位伯母呢。你的二娘若想见我，为什么她不叫你陪我去谒见她。”
邵湘瑶道：“二娘长年有病，很少出房的。你来的那天，她正是旧病复发。不过，她是知道你来了的。今天晚上，想必是她好了一点。知道哥哥在园中偷偷会你，她也就偷偷的出来看一看了。”
杨洁梅更是疑心，暗自想道：“邵湘华和妹妹串通,偷来会我，这事他并没有告诉父母，那个二娘如何得知？分明是早已有心在暗中留意我了。为什么呢？”
邵湘瑶接着说道：“至于我的母亲，这两天刚好到大姨妈家里去住，待她回来，我自必会陪你去见她的。”
杨洁梅因为已经知道邵湘华的身世是要瞒着妹妹的，是以虽然满腹疑团，却是不便向她多问。
邵湘瑶接着又笑道：“刚才我问你的那句话，是爹爹授意我问你的，你还没有答复呢。”
杨洁梅道：“你爹要你问我，为什么？”
邵湘瑶噗嗤一笑，说道：“杨姐姐，你别装胡涂了，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爹爹的意思？爹和二娘都欢喜你，想要你做我家的媳妇呢！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这个傻大哥？”
杨洁梅道：“好，你再拿我开玩笑，可休怪我又呵你了！”
邵湘瑶笑道：“你既然害羞，那就以后慢慢再说，好啦，别闹了吧，咱们也该睡了。”
过了几天，邵湘瑶的母亲从亲戚家回来，杨洁梅也见过她了。可是那个二娘她却还是始终没有见着。邵湘华倒是继续和他见过几次面，但也都是兄

妹在一起的。杨洁梅不便和她说起那晚二娘偷听的事情。

杨洁梅找不到仇家的线索，心中又有所疑，是以本来想要离开邵家到武岗去找龙天香的，暂时也就不想离开了。她没人商量，非常盼望龙天香能够快点来。因为龙天香与她分手之时曾经说过，过五七天，杨洁梅不来武岗，她就会到邵家的。可是如今已经过了十多天了，龙天香还未见来。设想到隔日龙天香和武玄感便联袂而来，杨洁梅自是欣喜非常，不在话下。

且说邵家这一天，忽地有一个家人进中堂报道：“外面有人拍门，说是要找一位侍梅姑娘。”

邵元化道：“侍梅，咱们这里可并没有这样的姑娘呀？”

杨洁梅听得这家人的说话，连忙和龙天香走出来，说道：“我就是侍梅。什么人找我？”

邵元化变了面色，说道：“哼，来得这样快！既然是来找你的，不用问一定是乔拓疆这伙强盗了。”

那家人说道：“我们不敢开门，不过，从门缝张望出去，那是一男一女，都不过二十岁左右的模样，男女长得都很秀气，不像是个强盗。”

邵元化狐疑不定，心里想道：“乔拓疆和他手下的五大头目，至少都是四旬开外的中年人了，难道不是他们这一伙？”

杨洁梅心里亦是怔忡不宁，想道：“知道我是侍梅的，只有辛家的人。来的是一男一女，难道是辛龙生和他的新婚妻子么？嗯，他若是来哀求我给他解药，我给他呢还是不给？”

邵元化一拍桌子，说道：“好，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小辈，胆敢找上门来！”

只见一个剑眉虎目的英俊少年和一个头上打着蝴蝶结，神态娇憨的少女，并肩来到，那少女游目四顾，说道：“哪位是侍梅姐姐？”那男的却向邵元化作了个揖，说道：“老伯想必是邵老前辈，请恕我们冒昧而来。”

杨洁梅初时怔了一怔，这对男女她是从未见过面的，后来定睛一看，那少年却似乎是曾经相识似的，却不知是在哪里见过。

邵元化见他们彬彬有礼，心道：“难道不是仇家？”于是还了一礼，说道：“你们是哪家武林同道的子女？”

杨洁梅道：“我就是侍梅，请恕眼拙，我们好似没有会过，你们是谁？”

那少年道：“我是扬州百花谷奚家的奚玉帆，这位是明霞岛的厉赛英姑娘！”邵元化听得“明霞岛”三字，心里不禁又惊又

邵元化连忙站了起来，向那少女说道：“令尊可是东海的明霞岛主厉擒龙厉老前辈？”本来邵元化的年纪和厉擒龙也差不多，但因明霞岛主在武林的声望太高，是以他不惜自贬身份。

厉赛英道：“不敢当。明霞岛主正是家父。”

杨洁梅恍然大悟，心里想道：“原来他是侍琴（奚玉瑾）的哥哥，他们兄妹长得相似，怪不得我觉得是似曾相识了。”

邵元化却是颇感诧异，说道：“厉姑娘，我对令尊闻名已久，但却素无来往，不知两位何以光临茅舍？”

奚玉帆道：“我们是特地来拜访这位侍梅姐姐的。”

杨洁梅道：“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奚玉帆道：“请问乔拓疆手下的一个大头目，是不是曾经到过你们这里，闹出事来？”

邵湘华连忙说道：“是呀，他就是给杨姑娘刺伤之后逃走的，我们正要找他呢。奚兄，你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奚玉帆道：“说来也真是凑巧，昨日我们曾经碰上这厮。”

原来奚玉帆在明霞岛养病，明霞岛主厉擒龙则因与黑风岛主宫昭文有约，要为他向西门牧野这老魔头讨取桑家的毒功秘笈，不待奚玉帆病好，便独自离家，重复中原了。

奚玉帆病好之后，动了归思，厉赛英和他已订了婚，当然也就陪着他一同回家了。

奚玉帆只知道妹妹玉瑾和辛十四站的侄儿到了江南，却未知道他们已经成了夫妻，也不知道他的师父江南武林盟主文逸凡住在何处。

因此他们二人在百花谷住了几天，便又一同前往江南了。奚玉帆是想打听妹妹的下落，厉赛英对江南风景慕名已久，正好趁这个机会一游江南。同时她也怕在北方碰上父亲，来到江南那就可以无拘无束了。

这一天他们到了邵阳，经过桃花岭，这时正是暮春三月，桃花已谢，但岭上各种各样的野花正在盛开。厉赛英不脱孩子心情，心中欢喜，便要奚玉帆和她到岭上采摘野花，编个花环玩玩。

花环尚未编好，忽听得车马之声，有人驾着一辆车子从山边的小路经过。

本来他们是不在意的，但那两个人的谈话却把他们吓了一跳。车厢里躺着一个人，身上大概是受了伤，不时发出呻吟之声。

奚、厉二人听这人的呻吟之声似乎相识，已是禁不住心中一动，待到一听见这人说话的声音，立即就认出了。

原来躺在车上的这个病人，正是乔拓疆手下的第五号头目——那个姓焦的汉子。

山路崎岖，蓬车颠簸，那姓焦的汉子躺在车上，抛起跌落，触动伤口，痛得他破口大骂：“妈的，捉住了侍梅这臭丫头，老子非剥她的皮，抽她的筋不可！”驾车那汉子笑道：“你不怕辛十四姑？”

姓焦的道：“辛十四姑又怎样？咱们的乔大哥也不至于就怕了她了。何况这臭丫头听说是私逃出来的，她敢去求主人撑腰？”

驾车那汉子道：“不过咱们的乔大哥可还要留着这臭丫头呢，剥她的皮还是不行的！”

姓焦那汉子道：“我知道留着她有大用处，但我实是气她不过，不剥她的皮也得想个法子折磨她。”

驾车的笑道：“要折磨她，这还不容易？我有许多法子，你应该请教我。”

这两个人不知有人藏在林中，他们从山边的小路经过，放言无忌，所说的话，都给奚玉帆和厉赛英听见了。

那次乔拓疆率领手下侵入明霞岛，布下了六合阵，围攻明霞岛主厉擒龙，这姓焦的汉子也在其内。奚玉帆和厉赛英都是曾经和他交过手的。此时虽然没有看见他的脸孔，却听得出是他的声音。

奚玉帆从谷啸风和韩佩瑛的口中，又已知道辛十四姑有个丫头名叫侍梅，他的妹妹在辛家之时和这个侍梅是颇有交情的，这正是一个可以寻觅妹妹的线索，他当然是不肯放过了。

厉赛英拾起一颗石子，施展家传绝学“弹指神通”的功夫，突然从林子窜出来，铮的一声石子弹出，正中拉车的马的前蹄。她这一手“弹指神通”的功夫，火候虽然未够，那匹马已是禁受不起，登时一声长嘶，四蹄屈地，

车子倒了下来。

那驾车的汉子喝道：“好呀，你们这些小辈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胆敢动起老子来了！”他不认识奚、厉二人，还以为是遇上了“剪径”的小贼。

厉赛英喝道：“姓焦的你滚出来，爹爹要我拿你问话！”姓焦那汉子变作了滚地葫芦，站不起来，只能抓着车辕，斜倚着身子，怒道：“原来是你这臭丫头，老子虽然受了伤，也还可以打发你！”

奚玉帆冷笑道：“你不过是狗仗人势罢了，那次在明霞岛让你侥幸逃走，居然还敢到中原来胡作非为！哼，这次看你还能不能跑掉？”

驾车那汉子吃了一惊，说道：“老焦，这两个小辈是明霞岛的人么？”

那姓焦的道：“不错，这臭丫头正是厉擒龙的宝贝女儿。”

驾车的汉子道：“这个，这个……嗯，咱们好好的说。”

心里想道：“厉擒龙不知是否和他的女儿一道来，别的人好惹，这个人我可是惹他不起。”

姓焦这汉子似乎知道同伴的心思，冷笑说道：“丘四哥，别听这臭丫头的胡扯，明霞岛主即使重履中原，也是到北方去找西门牧野那老魔头去了，决不会身在江南！你若给她吓倒，传出去给人笑话还不打紧，见了乔舵主可是不好交代！”

那姓丘的汉子听了这话，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胆气顿壮，暗自想道：“不错，厉擒龙若然来了，决不会与女儿一起的。我正要倚仗乔拓疆，老焦是他的心腹，这个忙我可是非帮他不可！”于是立即说道：“笑话，我怎会怕了这两个娃娃！”

厉赛英道：“好呀，你既然定要陪他送死，那就来吧！”

姓丘这汉子道：“忙什么，我抽了这袋旱烟和你动手也还不迟。”他的手上提着一枝三尺多氏的烟杆，黑黝黝的，也不知是铁是木。烟锅足足有茶杯口那么大。他装上烟草，慢条斯理的擦燃火石，点起烟来。

厉赛英瞿然一省，道：“别中他的缓兵之计！”话犹未了，这人已是一口浓烟向他门喷来。奚玉帆感到一阵晕眩，连忙斜跃丈许，抢占上风的应置，叫道：“英妹小心，这是毒烟！”

厉赛英却是神色自如，若无其事，笑道：“毒烟能奈我何？”飘身一掠，把一颗丸药塞进奚玉帆的口中，说道：“这是我爹爹的僻邪丹，吞下去就没事了。”原来明霞岛上有一种特产的芝草，功效与天山雪莲相同，制成灵丹，能解百毒。

姓丘这汉子“哼”了一声道：“我不用毒烟，也能擒你！”烟雾迷漫中欺身逼近，就用手中的烟杆作为兵器，戳向奚玉帆的丹田要穴。

奚玉帆吞了药丸，果然觉得神清气爽，但眼睛给浓烟所熏，视线却是难免模糊。

当下运掌成风，呼的一掌扫荡毒烟，长剑出鞘，一招“横架金梁”，把那人的烟杆也格开了。

姓丘这汉子想不到奚玉帆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心头一凛，暗暗叫苦：“厉擒龙的女儿只怕比这小子还更厉害，最糟老焦又受了伤。但我若只顾自己脱身，乔拓疆问我要人，我更是担当不起！”只好硬着头皮采取攻势，希望攻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奚玉帆道：“英妹，你去把那姓焦的拿下，这厮交给我好了。”

厉赛英料想奚玉帆对付得了这个汉子，说道：“好，你小心点儿！”

迈步上前，拔剑指着那姓焦的汉子斥道：“你那日在明霞岛的威风哪里去了？我不想杀一个受了伤的人，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话吧。”

那姓焦的突然抽出护手钩，倚着马车，双钩齐出，便钩她的小腿。喝道：“臭丫头，老子受了伤也不怕你！”

厉赛英冷不及防，几乎给他伤着。只听得“嗤”的一声，裙角撕毁一片。厉赛英大怒道：“好，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剑走轻灵，双钩飞舞，一时间倒是打得难分难解。本来若在平时，姓焦这汉子还是较胜于她一筹的，但吃亏在受了伤，必须背靠车子支持身体，不能移动脚步，这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是以不过三十来招，他已是汗下如雨，给厉赛英完全占了上风。

奚玉帆和那姓丘的汉子却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不过由于厉赛英已经占了上风，奚玉帆精神抖擞，对方则难免心慌，此消彼长，那人也只有招架的份儿了。

奚玉帆剑法霍霍展开，正自得心应手，眼看就可取胜。忽听得厉赛英“哎哟”一声，竟然骨碌碌地滚下山坡。

这一惊非同小可，奚玉帆顾不得伤敌，连忙撤剑抽身，跑去救厉赛英。

厉赛英不待他扶，已是一个鲤鱼打挺翻起身来，叫道：“你快上去捉拿活口，呀，糟了，他们跑了！”

只见姓丘这汉子已经背起同伴，疾跑如飞，跑过了一个山头了。厉赛英是滚到山腰才爬起来的，要追也追不上了。

奚玉帆道：“你怎么啦？先给你治伤要紧！”

厉赛英道：“我并没有受伤。”

奚玉帆诧道：“那你怎么会摔倒的？”

厉赛英道：“我这一跤，摔得自己也是莫名其妙！那厮本来不是我的对手，我正要一剑刺穿他的琵琶骨的时候，忽然脚跟的涌泉穴好像给大蚂蚁叮了一口，疼痛难当，就这样糊里糊涂的立足不稳，滚下山坡来了！”

奚玉帆惊道：“莫非受了暗算，你脱下鞋袜，让我瞧瞧。”

只见她的脚跟有个红点，但疼痛已止，也没感到什么异样，显然是并非中毒，奚玉帆这才放下了心。

但决没有这样凑巧的事，在激战当中，会给蚂蚁突然叮一口的。奚玉帆想了一会，说道：“此事蹊跷，只怕是有能人暗中相助那厮！”

厉赛英聪明伶俐，奚玉帆想得到的她早已想到了，说道：“当然不会有这样凑巧的事。不过，即使是有人暗算我，这人也必定是害怕我的爹爹，所以才不敢公然露面。你可以放心。”

奚玉帆道：“可惜给那两个家伙跑了。你不知道，我是想着落在他们的身上，探寻我妹妹的下落的。”

厉赛英笑道：“若是只想探寻瑾姐的下落，那就不用盘问他们，包在我的身上，也可以给你找出线索。”

奚玉帆喜道：“你有何妙法？”

厉赛英道：“姓焦这厮伤口还在流血，受伤必定没有多久，能够伤得了他的人也定然是武功超卓，大有来头的人，对不对？”

奚玉帆道：“不错。倘若只是辛十四姑的一个丫头，恐怕还不能伤了这姓焦的。”

厉赛英道：“我知道邵阳有一家姓邵的武学世家，家主邵元化的八八六

十四路紫金刀法天下闻名！”奚玉帆恍然大悟，说道：“那位侍梅姑娘多半是在邵家了。”于是立即和厉赛英去找邵家。邵元化是知名人士，到了邵阳县，当然很容易的就找到了。

奚玉帆把那日碰上那两个人的经过说清楚之后，邵元比又惊又喜，说道：“原来乔拓疆这厮也是厉姑娘令尊的仇家？”

厉赛英道：“乔拓疆的手下因何来找你们的麻烦？”

邵元化不想告知他们详情，期期艾艾地说道：“此事一言难尽，总之，他和小儿以及这位杨姑娘都结有一点梁子。目前我们正准备着乔拓疆这厮亲来挑衅。”

厉赛英不便再问下去，说道：“乔拓疆曾经到过我们的明霞岛捣乱，邵老前辈若不嫌弃，我们愿助一臂之力。”

邵元化暗自思量：“明霞岛主的名头倒是可以当作一道护符。扬州百花谷的奚家来头也是不小。有他们二人在此，纵然胜不了乔拓疆，也可以吓他一吓。不过我那高氏娘子恐怕不愿意让外人知道底蕴，此事好不好让他们插手呢？”

正自踌躇未决，杨洁梅问道：“奚公子，你说你是特地来找我的，却又为何？”

奚玉帆道：“听说舍妹玉瑾曾与杨姑娘有一面之交，我刚从海外归来，尚未知道舍妹下落，只知道她到了江南。”

杨洁梅淡淡说道：“原来你是来找我打听妹妹的消息的。不用说得这样客气文雅，我是辛十四姑的丫头，令妹则是以千金小姐的身份到辛家来冒充丫头的，我可不敢高攀。”

奚玉帆很是不好意思，说道：“杨姑娘别这么说，舍妹多蒙照拂，我曾听得韩佩瑛姑娘说过，我可还要多谢你呢。”

杨洁梅道：“不敢当。你要知道令妹的下落，我倒知道。”

奚玉帆大喜道：“杨姑娘可以告诉我么？”

杨洁梅冷冷说道：“当然可以，我还要向你贺喜呢！”

奚玉帆怔了一怔，道：“喜从何来？”

杨洁梅道：“令妹如今已是贵为江南盟主文逸凡的掌门大弟子的夫人，亦即是未来的盟主夫人了，这不是天大的喜事么？”

奚玉帆呆了一呆，说道：“此话当真？”

杨洁梅冷笑道：“我们都曾经去喝过喜酒来了，焉能有假？”

邵元化有点诧异，说道：“是呀，文大侠给他的掌门弟子成婚，我也曾收到他的请帖呢。怎的你做哥哥的还不知道？”

奚玉帆做梦也想不到妹妹这样快就嫁给了辛龙生，心里想道：“这可叫我怎好意思和谷啸风见面呢？瑾妹也是莫名其妙，对自己的终身大事，怎能如此轻率？啸风为她闹出婚变，惹起偌大风波，想不到如今竟是这么个结局，唉，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不过米已成炊，我这个做哥哥的也是无法挽回，只好由她去吧。”当下定了定神，答复邵元化的问话：“我是刚从明霞岛回来的，是以尚未知道。”

邵元化见他神色不定，知道此中定有蹊跷，他是个老于世故的人，当然也不会去探问人家的私事，当下哈哈一笑，说道：“这么说，对奚兄倒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了。”

杨洁梅冷冷说道：“你既然是为了打听令妹的下落来找我的，现在知道

了也未为晚，你这个新做了大舅子的人，应该赶快去见新妹夫啦。”

邵元化道：“两位刚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奚兄和家人团圆要紧，我也不便多留你们啦。”

奚玉帆道：“不，还是应付乔拓疆这一伙人的事情要紧！如今我已经知道了舍妹的下落，迟一天早一天见她，都是一样。”

邵元化道：“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来的话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不想耽搁你们太多的时间。我知道你们也是有事在身的，我不敢勉强留客了！”说话之际，神色极为冷淡。

这番话大出奚玉帆意料之外，心里想道：“本来是说得好好的，何以他突然又变了主意，这番说话，分明是等于下逐客令

奚玉帆是个热心肠的人，还想和邵元化再说，说明他是自愿留在邵家，共御强敌，一片诚意，绝非出于勉强。话未出口，厉赛英却先说道：“我们本领低微，留在这里本来也是无济于事。邵老前辈既然不欢迎我们，我们告辞便是。”

邵湘瑶急道：“爹爹，人家一片好意，你怎么反而要把客人送走？”

邵元化不睬女儿，却对厉赛英说道：“厉姑娘别误会，我实是一来因为不愿误了你们的正事；二来也不愿你们插手这件事免得有什么意外，我可担当不起！两位的行李我已叫人拿请恕我不远送啦。”

话犹未了，只见两个小丫头果然已经各自提着一个行囊来到 ，交给了奚、厉二人。

邵湘瑶十分过意不去，但她既不能与父亲吵闹，厉赛英又是接过行囊立即就走，她只好代父亲送客，送出大门，便与他们殷勤道别了。

路上奚玉帆说道：“这位邵老前辈的脾气真是有点古怪，不知什么缘故，突然要赶我们？他说的那两个原因，分明是藉口！”

厉赛英道：“不是邵老前辈古怪，依我看来，内中古怪的恐怕是那位高氏夫人。”

奚玉帆道：“咱们在邵家，都未曾见过邵元化的两位妻子，你怎知道那位高氏夫人古怪？”

厉赛英道：“你没有听见那位杨姑娘适才透露的口风吗？邵湘华的那套掌法，恐怕就正是这位高氏夫人教的。”

奚玉帆道：“对啦，这件事我也正是百思不得其解，要想问你。你们明霞岛的武功听说是一向不传中土的，何以邵湘华的掌法却和你相同。你怀疑是那位高氏夫人教的，难道她和你们明霞岛有甚么关系吗？”

厉赛英道：“恐怕是有点关系的了，但我还不敢断定。待我弄清楚了一件事情，再和你说。”

奚玉帆道：“什么事情？”

厉赛英若有所思，对奚玉帆的问话好似听而不闻。奚玉帆心里想道：“她既然说了要弄清楚才和我说，想必是现在还不愿意告诉我。倒是我多此一问了。”他本来不是一个好事的人，厉赛英不说，他也就不再多问了。

厉赛英想了一会，忽道：“帆哥，今晚我和你回去。”

奚玉帆怔了一怔，道：“回哪里去？”

厉赛英道：“回邵家去呀！”

奚玉帆道：“他既然不欢迎咱们，咱们怎好回去？”

厉赛英笑道：“当然是偷偷的回去，不让他们知道呀！”正是：

哑谜心头难自解，欲明真相学偷儿。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廿年委屈安能忍　一死何辞誓报仇

奚玉帆踌躇道：“ 这个不好吧？ ”

厉赛英道：“ 我想探明一事，没办法只好学一次偷儿了。 ”

奚玉帆拗不过她，心里想道：“ 若给邵元化发现，可是不好意思。不过，我可以藉口是回来助他御敌，为了英妹，说一次谎那也是要的了。 ”

待到三更时分，两人悄悄的进入邵家后园，幸喜无人发现。

厉赛英在奚玉帆耳边悄悄说道：“ 我去搜那婆娘的卧室，你在外面给我把风。 ”她所说的那个“ 婆娘 ”，自是指高氏夫人了。

奚玉帆吃了一惊，连忙说道：“ 高氏夫人武功深不可测，你莫闹出事来！”

厉赛英笑道：“ 不用担心，我有明霞岛秘制的鸡鸣五鼓返魂香！ ”

奚玉帆忐忑不安的跟着她走，绕过假山，穿过花丛，到了那座红楼下面。厉赛英正想上去，忽地觉得背后似乎有人，回过头来，却只见奚玉帆跟在她的后面。

厉赛英小声问道：“ 是不是你碰了我一下？ ”

奚玉帆诧道：“ 没有呀！ ”

厉赛英道：“ 奇怪，我分明觉得腰部微微一酸，我还以为是你无意之间碰着我的穴道呢。 ”低头一看，吓得几乎失声惊呼，幸而瞿然一省，赶紧咬着舌头，这才没有叫出声来！

原来她腰间悬着的那把青钢剑，只有剑鞘，剑却不知到哪里去了！

此时奚玉帆也发觉了，也是像她一样，张大了口，说不出话。

两人游目四顾，蓦地眼睛一亮，只见那把青钢剑就插在附近的一棵桃树上，剑柄兀自颤动。

不问可知，这是厉赛英受了“ 暗算 ”，拔剑插树，正是那个人玩的把戏。

奚玉帆定了定神，说道：“ 这个人想必是来警告你的，咱们还是走吧。 ”

厉赛英惊魂稍定，心里想道：“ 这人来去无踪，有如鬼魅，只凭这手轻功，已是远远在我之上。刚才她要伤我，易如反掌。如此看来，只怕当真乃是警告，并无太大的恶意。 ”跟着又想：“ 邵元化是不会做这种事的，那姓高的婆娘，她的来历若然我所料不差，她也不该有如此高明的轻功。 ”

惊疑不定，厉赛英正想放弃原定的计划，刚刚拔出剑来，准备和奚玉帆悄悄出去，就在此时，忽听得“ 轰隆 ”一声，邵家的大门给人撞开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喝道：“ 邵元化，你关上大门就挡得住我吗？快出来回话！ ”这个人正是乔拓疆。

排列在乔拓疆背后的还有五人之多，他的副手钟无霸，那姓焦的汉子，以及那个驾车的汉子都在其中。还有两个奚玉帆曾经在明霞岛和他们交过手，却还未知道他们名字的大头目。

邵湘华首先从里面跑出来，喝道：“ 好呀，姓乔的恶贼，我正要找你！ ”

乔拓疆回头问那姓焦的手下道：“ 就是这个娃娃吗？ ”

那姓焦的汉子道：“ 不错。还有那个丫头也正是杨大庆的女儿。 ”

乔拓疆哈哈一笑，说道：“ 老天爷安排他们聚在一起，这可真是再好不过，省得我多费许多气力！ ”

那姓焦的道：“ 还有更巧的呢，那姓高的婆娘也正是邵元化的小老婆。 ”

乔拓疆哈哈笑道：“ 我知道了，你这次办事很得力，回去我定要重重赏你。嘿，嘿，邵元化，你还不出来答话，我可要下手了！ ”

杨洁梅紧紧跟在邵湘华后面，说道：“ 华哥，你退下去吧。你爹爹会来保护你的。 ”

邵湘华心中悲苦，想道：“ 爹爹在这紧急的关头，只怕是不愿意再理我了。 ”伸手与杨洁梅一握，说道：“ 梅姐，咱们今日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和他们拼了吧！ ”

话犹未了，楼上一条黑影，俨如掠波巨鸟般的飞掠下来，后发先至，挡在邵湘华和杨洁梅的前面，说道：“ 你们两个退下，不许你们动手，待我和乔舵主说话。 ”这个人不问可知，当然是邵元化了。

邵湘华吁了口气，心中得到安慰，想道：“ 爹爹毕竟还是关心我的。 ”紧紧握着杨洁梅的手，在她耳边悄悄说道：“ 咱们暂且听爹爹说话。 ”

武玄感和龙天香跟着出来，和邵、杨二人靠拢，大家都是手按剑柄，默不作声。

邵元化按照江湖礼节，抱拳一揖，说道：“ 舵主，请恕邵某糊涂，不知在什么地方冒犯过你，有劳你兴师动众，登门问罪？ ”

乔拓疆冷冷说道：“ 你是贵人事忙，记不得了！ ”

邵元化道：“ 请乔舵主明白见示。 ”

乔拓疆道：“ 这个孩子你是从淮阳帮范老三的手中夺过来的是不是？ ”

邵元化道：“ 不错。淮阳帮为害百姓，私卖人口，当时我身为地方守备，保民有责，不能不管这件事情。这孩子无家可归，是我要他做了我的儿子。 ”

乔拓疆道：“ 你知不知道他是我一个姓石的仇家的孩子？ ”

邵元化道：“ 不知道！ ”

乔拓疆冷冷说道：“ 那么现在知道也未为晚！ ”

邵元化亢声说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

乔拓疆仰天大笑，笑过之后，这才说道：“ 邵元化，你是明白人，别装糊涂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若要置身事外，就把这孩子交给我。反正他也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自己权衡轻重，舍不得也该舍了。还有这姓杨的丫头，她是我一个老朋友的女儿，我也要将她带走。就是这两件事情，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

邵元化斩钉截铁地说道：“ 不能！ ”

乔拓疆怔了一怔，似乎颇感意外，半晌说道：“ 你可想到后果，嘿，嘿，你不答应，只怕自身难保！ ”

邵元化道：“ 这孩子虽然不是我的亲生骨肉，与我亦有父子之情。我宁可与你拼了，不能给江湖好汉笑话。 ”

乔拓疆道：“ 那么这姓杨的丫头呢？ ”

邵元化道：“ 她是我邵家的媳妇，也是我邵家的人，不能让你带走！ ”其实邵家虽有讨杨洁梅做媳妇之意，邵湘华的妹妹邵湘瑶且曾向杨洁梅透露过口风，但毕竟还未达成婚嫁之议。邵元化这么说，自是有心要保护杨洁梅的。

邵湘华还在紧紧握着杨洁梅的手，听了这几句话，两个人都是不禁面红直透耳根。

躲在假山石后的奚玉帆也是暗暗偷笑，想道：“ 想不到这位邵老伯倒会套用英妹的故智，可真是无独有偶了。但愿他们两人也能像我们一样，弄假成真。 ”那次乔拓疆侵入明霞岛，厉赛英就是用向父亲暗示她与奚玉帆已经私订终身的法子，骗得父亲保护奚玉帆的。是以这两件事情虽然不尽相同，

也算得大同小异了。

厉赛英轻轻捏了他一下，悄声说道：“你在胡想什么，留心别给人发现，现在还不是咱们出去的时机！”

双方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奚玉帆只道乔拓疆就要动手，正在屏息以观，不料他忽地又哈哈一笑，说道：“两件事情你都不肯答应，好，那么我再问你第三件事情，若然你肯应允，这两个娃娃给你留下，那也无妨。”

邵元化心里实是有点恐惧乔拓疆，想道：“且听他说什么？”便道：“请说！”

乔拓疆缓缓说道：“听说你有一位如夫人高氏，你叫她出来见我，我有话和她说。”

邵元化大怒道：“你是存心来侮辱我吗？”

乔拓疆冷冷说道：“养子你舍不得，杨姓的丫头你舍不得，连一个小老婆也舍不得给我一见吗？她只不过是个半老徐娘，又不是什么绝色佳人，还怕给人看么？”

邵元化喝道：“住嘴！”乔拓疆哈哈笑道：“好，不动口那可就要动手了！”两人登时交起手来。邵元化知道对方太过厉害，出手就是家传绝技的龙爪手！

龙爪手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擒拿手法，善能分筋错骨，武功多好，倘若给他抓着了要害，也是不能动弹。

乔拓疆识得厉害，哈哈一笑，说道：“不错！但用来对付我可还差那么一点功夫。”双拳虚抱，如托婴儿，蓦地左右一分，一刚一柔的掌力同时涌到，互相激荡，登时把邵元化的攻势解开。邵元化一把抓不进去，只觉有如一叶轻舟碰到激流急湍一般，身不由己地打了几个盘旋，几乎立足不稳！

说时迟，那时快，乔拓疆已是如影随形，跟踪扑到。邵元化也委实不弱，就在这瞬息之间，已是用千斤坠的重身法稳住身形，迅即反击。

乔拓疆双掌如环，滚斫而进！邵元化一个“狮子摇头”，改用“攒拳”，上击敌面，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冲天炮”，“炮”打上盘，是刚猛之极的拳法。

乔拓疆喝道：“来得好！”掌背一挥，改推为挂，用掌往外一挂，邵元化的攒拳又给他拨过一边。

双方此来彼往，迅速拆了数十招，邵元化使出浑身解数，兀是处在下风，未能扳成平手。只见他汗如雨下，乔拓疆则还是神色自如。

杨洁梅手按剑柄，说道：“华哥，咱们上吧。”

邵元化虽在激战之中，依然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杨洁梅悄悄说话的声音给他听见，连忙喝道：“你们给我退得远远的，不许插手！”

乔拓疆哈哈笑道：“邵元化，你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要逞强吗？不过我也没有许多工夫和你瞎缠，他们两人既要动手，我就如他心愿吧！”说话之间，呼的一掌，把邵元化震退三步，飞身斜掠，双臂齐张，恍似兀鹰扑兔，向杨洁梅和邵湘华扑去。

武玄感与龙天香站在一边，两人不约而同的同时出手，双剑齐到，助友御敌，指向乔拓疆两胁的“愈气穴”。

乔拓疆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铮”的一指弹出，把武玄感的长剑弹开，挥袖一卷，又把龙天香的青钢剑卷出了手。

此时邵湘华和杨洁梅刚刚反扑过来，乔拓疆挥袖一抖，将那把夺来的青

钢剑化作了一道长虹，电射而出。邵湘华叫道：“小心！”奋力一刀，磕那柄飞来的长剑。他的功力和乔拓疆相差颇远，刀剑相磕，震得他的虎口火辣辣的作痛，那柄剑转了个方向，依然向杨洁梅飞去，不过也幸而有他这一磕，剑势略缓，杨洁梅这才来得及躲避，霍的一个“凤点头”，那柄剑从她的头顶飞过去了。

邵元化喝道：“休得伤害我儿！”如飞赶到，一招“螳螂捕蝉”，疾抓乔拓疆的后心要穴。

乔拓疆身形一斜，手腕一绕，把全身成了侧立的弓形，两掌平推似箭，力猛如山，邵元化禁受不起，忙即缩拳，蹬蹬蹬的退了七八步。

乔拓疆哈哈笑道：“你就是把那武延春老儿请来，我也不怕。叫这几个小辈来又有何用？”武延春即是武玄感的父亲，原来乔拓疆在这一招之间已是看出他的路数。

钟无霸道：“不劳舵主分神，我把这几个小辈拿下吧！”

钟无霸是乔拓疆的副手，外家功夫已是练到登峰造极之境，手使一个独脚铜人，械重力沉，当真有万夫不敌之勇。邵湘华、杨洁梅的一刀一剑碰着了他的独脚铜人，发出一片金铁交鸣之声，火花四溅，两人的虎口都是沁出了血丝。

龙天香拾起了青钢剑，四个人一齐上去，这才堪堪抵挡得住，但邵元化却是给乔拓疆攻得透不过气了。

忽听得“笃、笃”的拐杖点地声音，邵元化的正室刘氏夫人拿着一根龙头拐仗走了出来，说道：“武公子，龙姑娘，你们两位请退下，邵家的事不必外人插手。”拐杖一指，指着乔拓疆冷冷说道：“你敢欺负我邵家无人么？”

乔拓疆道：“你是大老婆，还是小老婆？”刘氏夫人大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看打！”龙头拐杖劈头打下，乔拓疆发出劈空掌，竟然未能将她的拐杖荡开，补上一掌，把掌力用实，这才能够拨过一边。

乔拓疆心头一凛：“这老太婆似乎不在邵元化之下，他们夫妻合力攻我，我倒是不可轻敌了。”

钟无霸道：“这老太婆交给我吧。”乔拓疆松了口气，哈哈笑道：“邵元化，我要见你的小老婆，你却把大老婆请出来，好生令我失望！”

刘氏夫人的龙头拐杖击着了钟无霸的独脚铜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之声，两人恰好是功力相当，不相上下。

乔拓疆带来的那四个人一拥而上，武玄感说道：“邵伯母，请恕小侄多事，我绝不能让他们恃强横行。纵然本领不济，也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了。”刘氏夫人此时和钟无霸正斗到紧张处，心中也是暗暗吃惊，想道：“想不到乔拓疆一个手下竟也如此厉害！这次只怕邵家真的要栽了。”她全神应战，不能分心说话。只好默许武、龙二人助拳了。

奚玉帆见混战局面已成，遂与厉赛英同时现出身形，说道：“这伙强盗也是明霞岛的仇家，我们总不能算是多事吧。”

乔拓疆怔了一怔，随即哈哈笑道：“你这小子原来还没死呀，好，这次可没有明霞岛主和黑风岛主保护你了。你们可是自己送上门来啦！”

那姓焦的头目和日前乔装赶车的那个汉子，见了奚、厉二人，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是以待乔拓疆的话声甫落，便即双双跃出，不约而同地说道：“这臭小子和这丫头交给我好啦！”

厉赛英龇牙一笑，说道：“你那日跑得倒是很快啊，却不知又是哪位高

人保护你了？”针锋相对，奚落这姓焦的头目，出了刚才所受的那口乌气。
姓焦的那头目怒道：“那日你欺负我受伤，你以为我真就怕了你？”说话声中，一双护手钩已是盘旋飞舞，暴风雨般的向厉赛英袭来。赶车的那个汉子抡起他那支黑黝黝的烟杆，也和奚玉帆交上了手。
厉赛英笑道：“你今日没受伤，输了怎样？”那姓焦的汉子大怒道：“我岂会输了给你！”厉赛英道：“好，输了你给我磕头，可不许赖！”她自说自话，硬逼那汉子承认了这个条件，把他气得哇哇大叫。
岂知这正是厉赛英激敌之计，原来厉赛英精灵之极，她自忖若是各凭真实的本领，只怕不是这姓焦的汉子对手。高手比斗，哪容得半点分神，这汉子给她气得哇哇大叫，可就正中了她计了。
姓焦这汉子那日受伤不重，业已痊愈，不过因为那日是伤在膝盖的，虽然医好，未隔多久，也还是有点跳跃不灵。厉赛英看准他下盘的弱点，立即展开了穿花绕树的身法，挥剑卷地削斫，专攻他的下盘。
论真实的本领，厉赛英确是比不过这姓焦的汉子，但若论轻功，即使这汉子前几日未曾受过伤，却也是比不过她。此时给厉赛英占了先手，专攻他的弱点，一连十数招明霞岛秘传的精妙迅捷剑法，果然把他攻得透不过气来。
奚玉帆是在场的小一辈中功力最强的一个，百花谷的剑法亦是奇诡无比，招招凌厉。论真实的本领，他倒是和这乔装赶车的汉子不相上下的。
这汉子使的铁烟杆有两样功用，一是用来点穴，一是用来喷烟，喷出的毒烟，能够令人昏迷。
但因那日毒烟无功，这次他和乔拓疆同来，自恃有着强大的靠山，是以也就不屑于使用毒烟了。
岂知奚玉帆的百花剑法正是上乘的刺穴剑法，他的烟杆点穴，虽是自成一家，比起百花剑法总还是逊了一筹。
兵器上受到克制，烟锅又没装上烟叶，毒烟喷不出来，三十二招一过，也给奚玉帆占了上风。
此时刘氏夫人兀自和钟无霸斗得难分难解，邵元化则依然处在下风，而且越来越是劣势，只能够勉强招架乔拓疆的攻势了。
可是由于奚、厉二人分敌了对方的两个强手，邵湘华、邵湘瑶兄妹和武玄感、龙天香、杨洁梅五人合战其余的那两个头目，却是大占上风了。
乔拓疆喝道：“布下六合阵，老的小的男的女的，一个都不许漏网！”说话之际，呼呼呼的掌挟劲风，全力攻出七掌，把邵元化逼得一步步的后退，退到了他们所布的袋形阵地。钟无霸把刘氏夫人逼进了核心。乔拓疆、钟无霸两大高手左驱右赶，就像虎入丰群一样，终于把在场的人都困在六合阵中。
这六合阵乃是乔拓疆的镇山之宝，犄角相依，首尾相应，合六人之力成为一体，威力比各自作战何止增了一倍？登时把邵家这边的人困得无法突围，吃力非常。较强的邵元化夫妻和奚玉帆还可以勉强招架，其余小一辈的几个年轻人，连招架也感到为难了。
厉赛英忽道：“走乾门，出坎位，攻那赶车的汉子。”奚玉帆心领神会，立即挥剑向那人刺去，恰好配合上厉赛英的攻势。那汉子连退三步，“嗤”的一声响，衣襟给厉赛英一剑穿过，幸而乔拓疆从侧面迅即抢了过来，一记劈空掌把他们的两柄长剑荡开，这汉子才得以侥幸没伤。
原来这乔装赶车的汉子并非乔拓疆的手下头目，而是因为有所求于乔拓疆，故而临时加入他们这一帮的。六合阵阵法复杂异常，进退变化均须按照

五行八卦的方位，丝毫也不能弄错的。这汉子临时加入，自是未能操练纯熟。

厉赛英聪明绝顶，一眼看出弱点的所在，那日她在明霞岛是见过这个阵法的，虽然未悉其中奥秘，大略也可揣摩一二，看出了弱点，立即便叫奚玉帆针对弱点进攻，果然把这六合阵攻开一个缺口，大家得以稍稍松了口气。

可惜也只是松了口气而已，却未能够突围。奚玉帆与她的功力都比乔拓疆差得太远，这个六合阵的破绽迅即又给乔拓疆弥补了。不过在厉赛英懂得这个窍门之后，一到吃紧之时，就与奚玉帆攻那赶车的汉子，以分乔拓疆之力，是以虽未能够突围，形势却稍微好转一些。

乔拓疆怒道：“好，看你们能够支持多久？倒转阵法，全力进攻！”怒喝声中，加紧掌力，恍如排山倒海而来，众人又给他迫得挤在一堆，六合阵的包围之势，圈子越缩越小！

正在十分吃紧之际，忽听得一个妇人冷冷说道：“乔拓疆，你是冲着我来的不是？好，我和你作个了断，此事与邵家无关！”出来的这个妇人正是高氏夫人。

乔拓疆哈哈笑道：“高小红，我找了你二十年，原来你果然是躲在邵家！唉，可惜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竟然委屈自己，做了邵元化的小老婆！”邵元化怒道：“你胡说什么？”奋不顾身的一掌向乔拓疆击去。

乔拓疆双掌一合，“啪”的一声，夹着了邵元化的手掌。奚玉帆唰的一剑，却指到了乔拓疆的左胁。幸而他这一招凌厉的剑招攻得正合时候，乔拓疆迫得要腾出手来应付，当下运劲一推，把邵元化推开，反手一弹，又弹开了奚玉帆的长剑。

邵元化腕骨幸未折断，虎口已是渗出血丝，叫道：“小红，你别闯进阵来，快到武家报信去吧，咱们邵家，好歹也得留下一个人。”他已深知这个六合阵的厉害，多了高小红一个人，亦是无济于事。不如让她到武家报信，还可以保全她的性命。武玄感是武家庄的少庄主，倘若和自己一同丧在这六合阵中，她的父亲武庄主武延春自是要为儿子报仇。

可是他话犹未了，高小红已是闯进阵中来了。是乔拓疆有意放开门户，让她进来的。

高小红披头散发，手使一柄薄刃柳叶刀，闯进阵来，立即就向乔拓疆杀去，厉声叫道：“我和你作个了断，邵家父子可是与你无冤无仇！”

乔拓疆哈哈笑道：“你当我不知道吗？你这儿子是姓石的，不是姓邵的，他是石一瓢的儿子。你这媳妇又是杨大庆的女儿，怎能说是与我姓乔的无关？嘿嘿，哈哈，高小红，你也委实是工于心计啊！你以为你抚养了这个儿子，就可以独占宝图了吗？”

邵湘华只知道自己本来姓石，却不知道自己的家世，更不知父亲何以和乔拓疆结怨的经过。听了这话，隐隐猜想到，自己的父亲必定是和自己现在的这个义母相识，而且必然是与此事有关的了。

邵元化听了此话，也是不觉心中一动，颇为难过，想道：“我和她做了二十多年的夫妻，却原来她还有着重大的秘密瞒着我！但只不知他们所说的宝图是什么？”

刘氏夫人拐仗一顿，说道：“小红，你进了邵家的门，就是邵家的人。咱们今日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说什么独自了断！”可是六合阵越收越紧，她要冲过去助高小红抵御乔拓疆，却给钟无霸的铜人挡住。

乔拓疆哈哈一笑，说道：“小红，你要如何与我作个了断？”

高小红挥刀急斫，喝道：“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乔拓疆笑道：“你的功夫比起二十年前是高明了许多，可是要和我拼命，那还差老大一截呢！嘿嘿，你处心积虑了二十年，那宝图想必是早已到手了？你拿出来给我，或许我可以如你所愿，饶了邵家父子。”

邵元化大怒道：“谁要你饶！”

高小红道：“宝图没有，要命就有一条！但你要命可也只能要我的性命！”

乔拓疆冷笑：“嘿嘿，想不到你竟甘心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糟老头儿把你当作小老婆，你居然还肯为他求情！可惜这却由不得你了！”

邵元化气得七窍生烟，喝道：“住口！”乔拓疆笑道：“你还要和我动手吗？那也行呀，不过你也不必这样心急，待我收拾了这个小贱人，自然会来收拾你。”把手一挥，倒转阵法，将邵元化与高小红隔开。邵元化久战之下，又已受伤，给他手下的两个头目绊住，竟是冲不过去。转眼间，这六合阵的包围圈越缩越小，又再把他们困入核心了。

高小红披头散发，更不打话，便和乔拓疆动起手来。乔拓疆连使三记极为凌厉的大擒拿手法，拿她不住，亦是不禁微微一凛，心道：“她怎的会使出明霞岛的武功，我倒是不可轻敌了。”

高小红一个移形换位，倏地欺身直进，柳叶刀刺敌小腹，这一刀端的是奇诡莫测，只听得“嗤”的一声，乔拓疆的腰带竟然给她割断。可惜她不懂六合阵阵法转换的奥秘，步法未能配合得宜，第二刀刚要跟着再刺，乔拓疆的位置已经变了。乔拓疆反手一挥，“铮”的一声，高小红那柄柳叶刀给他弹得反斫回来，险些伤了自身。

厉赛英不由得也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心里想道：“她用的柳叶刀，使的却是五行剑法，看来她一定是爹爹和我说过的那个我从未见过面的师姐无疑了。”

原来厉赛英虽然是在激战之中，仍是一直在留意高氏夫人的武功路数。这次她已是看得更清楚！高氏夫人纵然故意加以变化，但本派的武功根底，却是掩饰不住，依然给她看了出来。

邵元化斗得筋疲力竭，又气又恼，哇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乔拓疆哈哈笑道：“邵元化，我说你是糟老头儿，没有说错你吧。嘿嘿，不用我来收拾你，你连我的手下也打不过。焦老三，看在他小老婆替他求情的份上，你就别杀他吧。”那姓焦的道：“是不是只许伤他，不许杀他？”

乔拓疆道：“不错！”那姓焦的道：“好，那我下手就轻一点好了！”邵元化气上加气，不禁又是一口鲜血喷出，身子摇摇欲坠。

邵湘华兄妹拼命挤到父亲身旁，与他联手御敌，自是险象环生。

此时六合阵的威力，已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乔拓疆知道对方唯一稍微懂得这个阵法的是厉赛英，时不时亲自腾出手来对付她。高小红的招数虽极精妙，功力毕竟与乔拓疆相差尚远，自顾不暇，无法帮得上厉赛英的忙。倒是由于乔拓疆在十招之内要腾出一两招去对付厉赛英，可以让她松一口气。

但也不过是勉强支持而已，邵家这边，败势已成，纵有一二人能够支持，也是无可挽救的了。

激战中只听得“叮”的一声，厉赛英头上插的一支玉钗，给侧面袭来的一支判官笔挑落。奚玉帆大惊之下，飞身来救。却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个乔装赶车的汉子乘这时机，舞动烟杆，杯口般粗大的烟锅朝着他的后脑砸下。

这汉子那日败在奚玉帆剑下，此时抓着了机会，恨不得把他的脑盖砸烂，是以这重重的一击竟是使尽了全力。

眼看奚玉帆性命不保，忽听得“叮”的一声，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颗小小的石子，恰好打着烟锅，那汉子陡然觉得虎口一震，烟杆脱手飞去。

那汉子大怒喝道：“是谁偷施暗算？”只见一个黑衣妇人，约莫五十岁左右年纪，拿着一根青竹杖，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突然间就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了。

这妇人冷冷说道：“不错，我是暗算，但那日我也曾暗中救了你，今日我从你的手中救出奚公子，这才算公道呀！”

那日这汉子和那姓焦的头目，在山路上碰上奚玉帆和厉赛英，本来是跑不掉的，也是正到了紧急的关头，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口银针，轻轻的刺了厉赛英一下，厉赛英一跤滑倒，这才给他们逃脱的。

此时经这妇人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是她。

那汉子惶惑之极，说道：“你是何人，你究竟是帮谁的？”

那妇人冷笑道：“我谁也不帮，但这件事我却不能不管。哼，乔拓疆，你手下认不得我也还罢了，你好歹也算得是个人物，竟也认不得我吗？快快把你这小孩子玩的阵法收了，退出邵家庄去。过后我自会来找你说话。”

乔拓疆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见这妇人出手，便知她的武功深不可测，自忖也是没有把握胜她，心里惊疑不定：“她是谁呢？”

乔拓疆一时不敢作答，他的副手钟无霸乃是一个莽夫，却已按捺不住，喝道：“你这妖妇能有多大的本领，竟敢说我们的六合阵乃是儿戏？你敢闯进来吗？”

那黑衣妇人道：“有何不敢？这区区的六合阵在我眼中实是儿戏不如！”话犹未了，身形一掠，已是进了阵来。把守门户的两个头目，别说阻拦，连她的衣角都没沾着。

钟无霸大喝一声，提起独脚铜人，就向黑衣妇人的天灵盖磕下去。黑衣妇人喝道：“去！”青竹杖轻轻一拨，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原来钟无霸的铜人，不但给她用四两拨千斤的手法拨开，而且恰恰撞着了另两个同伴从左右两侧攻向那个妇人的兵器，一刀一剑都给铜人撞得飞上了半空。钟无霸虎口一麻，独脚铜人跟着也跌落地上了。正是：

一根青竹杖，四两拨千斤。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竹枝轻敲驱盗首　书生长笑慑魔头

忽听得“　”的一声，杨洁梅手中的青钢剑也掉在地上了。

不过她的兵器脱手却和钟无霸等人不同，他们的兵器是给黑衣妇人打落的，杨洁梅却是由于惊惶过甚，自己失手跌落了兵器的。

龙大香站在她的身旁，见她面色苍白如纸，吃一惊，蓦地心头一动，说道：“梅姐别慌，来的敌情是、是——”

话犹未了，只听得乔拓疆“啊呀”一声，跟着已在说道：“来的敌情是辛十四姑么？久仰了！”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算你还有眼力。”

乔拓疆道：“请问辛女侠来意如何？咱们可是一向井水不犯河水。”

辛十四姑道：“不错，过去是井水不犯河水，但现在你却犯了。你明明知道侍梅是我的丫头，你居然还敢将她绑架！”

乔拓疆道：“请你把令婢带走，我答应以后不再与她为难便是。”

辛十四姑冷笑道：“哪有这样容易，我既然来到这里，这件事我就不能不管了。”

乔拓疆眼珠一转，忽地说道：“此事关系重大，你刚才既曾说过，不打算帮哪一边，那么咱们谈一宗交易如何？”

辛十四姑道：“我是有话要和你说的，你们这一伙都给我退出邵家庄去，过后我自会来找你们。”

钟无霸拿起独脚铜人，靠近乔拓疆，说道：“舵主，咱们来得不易，难道——”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乔拓疆，你是耳朵聋了？还要我再说第三遍么？还是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

乔拓疆把手一挥，说道：“好，难得辛十四姑青眼有加，愿与乔某商谈。这杯敬酒我是却之不恭了。钟兄弟休要多言，咱们走！”

邵湘华看见仇人退走，眼中便似要喷出火来。

但因义父受伤，而且辛十四姑又说明了并非来帮忙他们的，邵湘华只好暂且压下怒火，由得他们走了。

辛十四姑哼了一声，说道：“侍梅，你眼中还有我么？”

杨洁梅道：“请主人恕我擅离幽篁里之罪。”

辛十四姑道：“你私逃也还罢了，为何害我侄儿？”

杨洁梅牙根一咬，亢声说道：“我本是好人家的女儿，遭人拐卖，才做了你家的丫头的。如今那件事不做也已做出来了，你要如何便如何吧。”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这丫头倒是嘴硬，跟我走！”

邵家兄妹和龙天香不约而同的拦在她们中间。

辛十四姑哼了一声，说道：“你们这几个小辈胆敢阻止我管教丫头？”

邵湘华道：“杨姑娘的父亲也是武林中有名望的人物，请你念在武林同道的份上，就放了她吧。”

龙天香道：“令侄也曾亲口说过，不再当她是个丫头。”

辛十四姑道：“我早就知道她是杨大庆的女儿了，不是为此，我才不会待她这样好呢。哼，但她如今却竟敢忘恩负义！你们退开，侍梅，你跟我走！”

邵家兄妹、龙天香、武玄感四人都站在杨洁梅面前，排成一列，谁也没有退开。

辛十四姑缓缓举起竹杖，淡淡说道：“好呀，你们邵家庄的人是不是要和我动手？”

邵元化嘴角尚自滴出鲜血，慌忙叫道：“且慢，且慢！”

辛十四姑冷笑道：“我可没有工夫等待你们，求情的废话你别说了，不敢和我动手，那就赶快退开！”

邵湘瑶叫道：“爹爹，杨姐姐如今也算得是咱们邵家的人了，刚才你敢于抵抗乔拓疆，不让乔拓疆将她掳去，如今却又拱手将她送入虎口，不怕江湖上的好汉笑话么？”

辛十四姑道：“好，你们怕人笑话，那是定要动手的了？邵元化，你上来吧，我还不屑于打这几个小辈呢!怎么，你不敢上来？我可不耐烦等候了！”

辛十四姑举起竹杖，正要打走邵家兄妹等人，忽听得狂笑之声，远远传来，转眼间那笑声已是如在耳边，震得每一个人的耳鼓嗡嗡作响。

辛十四姑吃了一惊，举起了的青竹杖不知不觉又放下来。回头一望，只见那人已经进了园子，是一个年约三旬开外的中年书生。

这书生手中摇着一把折扇，笑声一收，冷冷说道：“你就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辛女侠辛柔荑么？嘿嘿，人家说闻名不如见面，我却要说见面不似闻名了！”

辛十四姑怒道：“你是不是笑傲乾坤华谷涵？”

笑傲乾坤道：“不错，正是区区。”

辛十四姑道：“你说见面不似闻名，这是什么意思？”

笑傲乾坤道：“你本有女侠之名，欺负一个可怜的小姑娘，不嫌有失身份么？”

辛十四姑道：“辛柔荑早在二十年前死了，什么侠义道不侠义道的与我可沾不上边。你别给我脸上贴金，我只知道来找我这丫头回去。”

笑傲乾坤道：“好，你要找她，我也正要找你呢！”辛十四姑竹杖一举，说道：“好，你划出道儿来吧！”

笑傲乾坤笑道：“辛十四姑，你误会了。我来找你，并不是想要和你打架。”

辛十四姑道：“那你为了什么？”

笑傲乾坤道：“向你打听一个人！”

辛十四姑心头一震，亢声说道：“什么人？”

笑傲乾坤缓缓说道：“洛阳的韩大维韩老英雄，听说他是在你家养病的，我们曾经到过你的家中，却找不着他。你将他藏到哪里去了？”

原来笑傲乾坤华谷涵是受了韩佩瑛之托，听说辛十四姑的行踪在江南有人发现，故而特地来追踪她的。

辛十四姑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及她和韩大维的私情，不由得脸上通红，老羞成怒，说道：“关你什么事，要你多管？”

笑傲乾坤又是哈哈一笑，说道：“虽然不关我的事，但韩大维的女儿要找父亲，我受她所托，这总可以管得着了吧？”

辛十四姑道：“你叫那丫头来和我说。”

笑傲乾坤道：“她远在山东的金鸡岭呢！”

辛十四姑道：“别说我不知道韩大维的事情，知道我也不和你说。”

笑傲乾坤冷冷说道：“你不愿意和我说，我也不能勉强你。好，那你走吧，但只许你一个人走！”

辛十四姑正要去拉杨洁梅，听了这话，呆了一呆，怒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笑傲乾坤轻摇折扇，站在她们两人之间，说道：“这位杨姑娘是我们金鸡岭的朋友，她已经不是你家的丫头了，你不能将她带走！”

辛十四姑怒极气极，冷笑说道：“从来没人敢在我的面前指手划脚，要我这样那样！你虽然名誉武林，我辛十四姑也不见得就怕了你！”

笑傲乾坤道：“凡事抬不过一个理字，你逼良作贱，算是什么侠义道的所为？”

辛十四姑道：“第一，我没有工夫和你讲理！第二，我也早就对你说过，我辛十四姑从来不以侠义道自居。你要庇护这个丫头，那也容易，胜了我手中这根青竹杖再说！”

笑敞乾坤本来是个狂傲异常的人，做了北方的绿林盟主蓬莱魔女的丈夫之后，狂傲之气方始暂且收敛。此时听了辛十四姑一派蛮不讲理的说话，不觉狂气复发，纵声笑道：“好，你不讲理，我更是不讲理的祖宗！你这根青竹杖有什么值得宝贝，让我瞧瞧！”

辛十四姑一杖向他戳去，喝道：“瞧个够吧！”这一招闪缩不定，有如毒蛇吐信，可以随机应变，袭击笑傲乾坤的七处要害穴道。只要笑傲乾坤稍一不慎，就要给她乘虚而入。

笑傲乾坤笑道：“也不见有什么稀奇！”随手把折扇一拨，就把她的青竹杖拨开了。

辛十四姑大吃一惊，心里想道：“怪不得人家把笑傲乾坤夫妻和武林天骄并称武林三杰，果然是有点真实的本领！”

殊不知笑傲乾坤解这一招，看来虽然似是信手一拨，毫不费力。其实却是发挥了他高深的武学造诣，全神应付，方能达到如此境界的。笑傲乾坤拨开了她的青竹杖，也是不由得微微一凛，口里虽然在调侃她，心里则在想道：“辛十四姑少年之时有辣手仙姑的外号，杖法变出剑法，果然是奇诡无比，名不虚传！”

两人各以上乘武功搏击，竹杖吞吐，折扇翻飞，虽然不似刀剑碰击的那样表面看来猛烈，但双方的内力四面荡开，旁观的人都有立足不稳的感觉，不知不觉的逐渐退后，空出了一个方圆十数大的大圆圈。

辛十四姑的招数愈出愈奇，每一招青竹杖都是点向笑傲乾坤的要害穴道。笑傲乾坤目光不离她的杖尖，折扇倏合倏张，张开来时当作盾牌招架，说也奇怪，折扇虽是一张薄纸，辛十四姑的青竹杖却戳它不破，一沾上就滑过一边；合起来时就当作判官笔使，一样的点向辛十四姑的要害穴道。

辛十四姑暗暗吃惊，心道：“他这卸力化劲的功夫实是非我所及！只怕我的青竹杖要输给他的折扇了。但我若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面子却是保不住了！”

辛十四姑是个十分顾体面的人，她给笑傲乾坤调侃，咽不下这口气，是以虽然想走，却仍然不走，还在冀图侥幸。

心念未已，忽听得笑傲乾坤一声长笑，突然折扇一压杖头，左手伸出，闪电般的就把辛十四姑的青竹杖夺了过去，笑道：“也不见得是什么宝贝，瞧过了，还给你！”辛十四姑竹杖被夺，大惊之下，恐防对方追击，本能的纵出数丈开外。竹杖飞来，她还怕对方用上内力，慌忙霍的一个“凤点头”，竹杖从她头顶飞过，直飞出了围墙之外。

这根竹杖其实的确是一件宝物，是只有昆仑山上才有的一种“绿玉竹”制的，这种绿玉竹弹性极强，而又坚逾钢铁。辛十四姑费了许多气力，攀昆仑山之巅，方才获得一枝。此时给笑傲乾坤掷出墙外，她也只好不顾面子，赶忙跃过墙头，拾起竹杖，跑了。

笑傲乾坤哈哈笑道：“这女魔头目中无人，也该让她稍稍吃点苦头。只可惜韩大维的下落，仍是不能得到。”

邵元化上前道谢，笑傲乾坤道：“不必客气。邵庄主你受了伤，我这里有颗少林寺老和尚送的小还丹，你把它服下，回去歇息吧。不必招呼我了。”

杨洁梅道：“华大侠，多谢你救了我。不过我和金鸡岭的人并无相识，华大侠刚才说——”

笑傲乾坤笑道：“金鸡岭上有你一位朋友呢，你忘记了？”

杨洁梅诧道：“是哪一位？”

笑傲乾坤笑道：“就是那位曾经得过你帮忙的韩佩瑛姑娘，你忘记她了？”

杨洁梅道：“我怎能忘记韩姑娘，只是身份悬殊，我怕高攀不起。”

笑傲乾坤道：“令尊的大名可是大庆二字？”

杨洁梅道：“不错。华大侠可是认识家父？”

笑敞乾坤笑道：“余生也晚，我出道之时，令尊早已闭门封刀，无缘结识了。不过，韩姑娘的父亲韩大维韩老前辈却是和令尊颇有交情的。”

杨洁梅道：“真的么？我遭人拐卖之时，年纪还小，家父生前有些什么朋友，我都不知道。”

笑傲乾坤道：“韩姑娘本来也是不知道的，到了金鸡岭之后，见了她的父执之辈，说起来方始知道。有人已经打听到你的下落，知道你是遭人拐卖，落在辛十四姑这个女魔头的手中。实不相瞒，我这次来到江南，固然是因为受了韩佩瑛之托，找寻她的父亲，同时也是为了要查访你呢。”

杨洁梅大为感动，说道：“我是个孤苦无依的薄命女子，得华大侠和韩姑娘这样关心，真是不知要怎样感激你们才好。”

笑傲乾坤道：“韩姑娘也是很惦记你呢，你若没有别处地方好去，不如到金鸡岭去和她一起，也可以见见你爹爹生前的一些好朋友，好么？”

杨洁梅道：“这是求之不得，不过，我想迟两天方才动身。”

在她说话之时，邵湘华露出了心绪不宁的神态，一双眼睛，一直朝着她看。

笑傲乾坤何等聪明，早已看出他们之间定然有点什么不寻常的关系，于是哈哈一笑，说道：“对，也不必急在一时，你们商量之后再说吧。”

奚玉帆道：“韩姑娘已经到了金鸡岭，那么谷啸风想必也是在金鸡岭吧？”

笑傲乾坤道：“不错，谷啸风是和她一起到金鸡岭的。不过因为他要替金鸡岭的义军和江南的同道联络，现在亦是已经来了江南。”接着说道：“他和韩姑娘经过一场风波之后，现在已经和好如初，只要找着她的父亲，他们就可可成亲了。百花谷之役早已事过境迁，我想你也是一定不会放在心上的了。”

笑傲乾坤只知道谷、韩的婚变是因奚玉帆的妹妹而起，却不知道奚玉帆也曾经暗恋过韩佩瑛的。

奚玉帆又是欢喜，又是有点尴尬，说道：“这可真是太好了。可惜不知

道谷啸风现在何处，我很想和他见面呢。”
笑傲乾坤道：“你准备上哪儿？”
奚王帆道：“我想到临安去找文大侠。”其实他是要去找寻他的妹妹。他还不敢相信奚玉瑾当真是嫁了文逸凡的掌门弟子。
笑傲乾坤道：“我和文逸凡多年未见，也很想见一见他，咱们一同去吧。”
此时邵元化业已服下那颗小还丹，回房歇息了。发妻刘氏夫人进去照料他，留下高氏夫人和邵湘华、湘瑶兄妹陪客。
高氏夫人道：“华大侠，难得你大驾来到，请你多留一天。”似乎有话想说，却又有所犹疑，不敢说出。
笑敞乾坤忽地“咦”了一声，盯着她说道：“你刚才和那女魔头交过手么？”
高氏夫人道：“没有呀！”
杨洁梅忽道：“伯母，你试吸一口气，左胁下是不是好像针刺一般？”
高氏夫人大惊道：“你怎么知道？”原来她早已试过了，不用作深呼吸已是感到胁下隐隐作痛，试一运用真气，更是痛得厉害。她不知受的是什么伤，正想向笑傲乾坤请教。
杨洁梅道：“伯母，你是给辛十四姑暗中下了毒！”
此言一出，不但高氏夫人登时变了面色，笑傲乾坤也是甚为惊骇，说道：“这女魔头下毒的功夫果然是天下无双，连我也看不出来！”
高氏夫人知道杨洁梅是辛十四姑的得宠丫头，料想她曾跟辛十四姑学到一些使毒的本领，惊魂稍定，问道：“杨姑娘，我中的是什么毒，还能有救么？”
杨洁梅迟疑半晌，说道：“你中的恐怕是金蚕蛊，救是有得救，但这解毒之法，我却没有学过。中了这种蛊毒，有时要数月之后方始发作，但也说不定在三五天之后就会发作。”
高氏夫人越听越是吃惊，痛得更加厉害了，不禁骂道：“我和那女魔头自问无冤无仇，不知她为什么要下毒害我？”杨洁梅也是莫名其妙，心里想道：“我害了她的宝贝侄儿，本来她应向我报复才对，何以却会选中了高氏夫人下这毒手呢？”
笑傲乾坤道：“我有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虽然不是对症解药，或者也可以使毒性减轻一些。”
高氏夫人知道天山雪莲是极为难得之物，但她也略懂毒物之学，知道中了蛊毒，必须下蛊之人方能解的。叹了口气，说道：“死生有命，我也不想耗费你的碧灵丹了。”
邵湘华兄妹扶她进去歇息，高氏夫人忽道：“湘瑶，你去服侍你的爹爹。”邵湘华向笑傲乾坤告了个罪，扶他义母进去。笑傲乾坤本来就要走的，但此际却是不便马上走了。
笑傲乾坤和奚玉帆、厉赛英、杨洁梅等人在客厅等候，准备待邵湘华出来再行告辞，过了一会，邵湘华出来说道：“厉姑娘，杨姑娘，家母想要见见你们，请你们进去。”
厉赛英隐隐猜到高氏夫人想要和她说的是什么了，杨洁梅心里却是藏着一个闷葫芦，不知她是为了何事。
邵湘华带她们进入高氏夫人的卧房，看看他的义母，说道：“要不要我出去一会？”

高氏夫人说道：“你也留下。我要说的事和你们三个人都有关的。”

邵湘华惊疑不定，只见义母已向厉赛英招一招手，请她走到床前，说道：“厉姑娘，你是不是有一位师伯，名叫丘抗？”

厉赛英道：“不错，但这位师伯在我出世之前已经死了。”

高氏夫人说道：“你有一位师姐，你知道吗？”

厉赛英道：“曾听爹爹说过，说是丘师伯的唯一徒弟，丘师伯将她当作女儿一样看待。后来却不知什么缘故，离开了她的师父私逃了！”

高氏夫人缓缓说道：“我就是你那位师姐！当年之事，我是后悔得很！”

厉赛英心道：“果然给我料中。”故作惊诧说道：“师姐，想不到我会见着你。爹爹说师伯临死的时候还在惦记着你呢，当年你是为了什么事情离开他的？”

高氏夫人叹了口气，说道：“此事说来话长，要从差不多一百年之前说起！”

邵湘华更是惊诧，心里想道：“百年之前，只怕外祖还未出世，不知义母何以要从这么远说起？”

高氏夫人说道：“你们先听我说个故事。百年之前，那时宋室尚未南迁，京城是在汴梁。那年金寇入侵，攻陷汴京，徽钦二帝给金寇掳去，宋室方始南迁的。

“城破之日，宫中有个掌管内库的太监冒了极大的危险，偷了几件宝物出来。

“那些宝物当然都是价值连城之宝，但其中最宝贵的却是一幅穴道铜人的图解。比起这份图解，内库所有的宝物加起来恐怕都不及它！”

厉赛英吃了一惊，说道：“我听爹爹说过，穴道铜人的图解不但是医学上的珠宝，而且也是武学上的奇珍。听说金寇攻陷汴京之后，将宋宫中的穴道铜人搬回大都，但因得不到正确的图解，金国数代的皇帝，曾费了几十年的时间，集中了全国的武学高手与名医，来研究穴道铜人，这才重新弄出一幅图解，但恐怕仍是比不上原来那份图解的详尽呢！”

高氏夫人忽道：“你有没有学过图解上的点穴功夫？”

厉赛英怔了怔，说道：“爹爹也只是知道宋宫中有这么一个穴道铜人，连见也没有见过！我又焉能学会？”

高氏夫人道：“真的吗？”突然中指一弹，点着了厉赛英的穴道。厉赛英晃了一晃，幸亏得杨洁梅扶住，才没倒下。

邵湘华大惊道：“娘，你怎么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厉姑娘？”

高氏夫人吁了口气，缓缓说道：“不错，你是没有学过。否则你就决不会给我用普通的点穴手法制服了。”说罢，这才轻轻的在厉赛英身上一拍，解开了她被封的穴道。

厉赛英道：“师姐，你为何要试我？”

高氏夫人道：“因为我以为这份图解是在你的爹爹手中？”

厉赛英道：“怎的会在我爹手中？”

高氏夫人道：“我以为是在我的师父去世之后，传给了他的师弟、你的爹爹的。”

厉赛英诧道：“你不是说这份图解已经给一个太监盗走了吗，怎的又会落在我师伯手中？如果真的是落在他的手中，你是他最宠爱的徒弟，他是应该传给你了。”

高氏夫人说道：“ 所以我一直是怀疑不定，不知师父是否真的得到了这份图解。但现在看来，大概是假的了。 ”

厉赛英道：“ 何以你有这个怀疑。 ”

高氏夫人道：“ 我会慢慢告诉你的，你坐下来听我说吧。 ”

喝过了一杯茶，高氏夫人接着说道：“ 刚才我说到那个太监盗走宫中内库的宝物，你们想必也是在怀疑他了。 ”

邵湘华道：“ 是呀，这个太监得皇帝宠信，在宋帝国破家亡之日，他不报皇恩，反而乘危盗宝，也实在是太可恶了！ ”

高氏夫人道：“ 不，你猜错了。这个太监正是怀着孤臣孽子之心，忠于主上，才这样做的。 ”

邵湘华道：“ 哦，我明白了。他是为了不让这份稀世之珍落在金寇之手，并非为了自己偷的。 ”

高氏夫人道：“ 不错。他本来是个武林人物，最初是因为想要学这穴道铜人图解的点穴功夫，才净身入宫当了太监的。

“ 后来在汴京陷落之时，他冒险盗宝，穴道铜人图解的奥秘，他还未曾参透十之一二，但他可没有再练了。他说他若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代子孙，别人一定以为他是为了私利，他要把它送还继位的皇上。 ”

邵湘华道：“ 原来他是怀有这样苦心，后来怎样？ ”

厉赛英却在想道：“ 奇怪，师姐怎的知道这样清楚？连那太监想些什么，她都知道。 ”

高氏夫人似乎知道她的心思，微笑说道：“ 你们想知道这太监是什么人吗？他是我的叔祖，姓高名鹞。七十岁以上的武林前辈，大概都会听过他的名字。 ”

第一个谜底揭开了，厉赛英道：“ 原来如此。那么这份图解后来哪里去了？ ”

高氏夫人道：“ 他盗宝之后，设法逃出京城。后来宋室南迁，奸臣秦桧当国，这份图解，若然送回临安，只怕会落在秦桧手中。因此他就一直将它藏着，等待秦桧死了，有忠臣柄国之时，方始准备归还内库。 ”

邵湘华叹道：“ 奸臣恐怕是死不完的。秦桧死了有吏弥远，史弥远死了有韩侂胄。爹爹不就是因为事事给韩侂胄掣肘，才宁愿自解兵权，告老还乡么？ ”

高氏夫人道：“ 过了四十多年，我那叔祖年纪渐老，秦桧还没有死，他自知等不及了，在他病重之时，把他一个侄子叫来，将这秘密告诉他，要他发下重誓，无论如何把那匣珠宝连同穴道铜人图解送回临安。若是做不到的话，也绝不能据为己有。他的侄子就是我的爹爹了。 ”

厉赛英道：“ 师姐世代忠良，可敬可佩！ ”

高氏夫人苍白的脸上泛起一片红云，半晌说道：“ 说来惭愧，我的爹爹并非如你所想象的那样秉性忠良。我、我也不是。 ”

此言一出，大家都是感到意外，甚是尴尬，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还是厉赛英说道：“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份图解后来下落如何，还望师姐见告。 ”

高氏夫人道：“ 我的爹爹实是想据为己有，当时向叔父发下了毒誓，只盼能得这份宝图，可是却不如他所愿！ ”

厉赛英问道：“ 为什么？ ”

高氏夫人道：“ 叔祖讲了这个秘密之后，又再说道：不是我不敢信你，但兹事体大，你一个人也未必能做到。我要另找一个人陪你去，这个人就是杨姑娘你的爹爹杨大庆了！”

杨洁梅说道：“ 怎的找上了我的爹爹？”

高氏夫人道：“ 你的爹爹当时是汴梁一家镖局的总镖头，为人侠义，叔祖的年龄虽然与他相差甚远，亦非知交，却是可以信任他的。于是他要我的爹爹把杨大庆找来，当面将那个宝匣交给杨大庆保管。”

邵湘华听得心急，想道：“ 原来杨姑娘的爹爹是这样牵连进去的，听她日间和乔拓疆说话的口气，我的爹爹似乎亦是与此事有关，却不知是如何了？”便即问道：“ 后来怎样？”

高氏夫人凄然一笑，果然说道：“ 现在可就要说到你的爹爹身上了。”

邵湘华又惊又喜，说道：“ 我的爹爹？他也是干镖行的吗？”心想：“ 此事果然是和爹爹有关，今日大概我可以得明真相了。”

高氏夫人道：“ 不，你的爹爹并非镖局中人，他是一位江湖游侠，不过他却是杨大庆最要好的朋友。”

杨洁梅道：“ 是不是我的爹爹请他帮忙送宝？”

高氏夫人道：“ 不错，你很聪明，一猜就着。”顿了一顿，喘过口气接着说道：“ 华儿的爹爹名叫石棱，我的爹爹名叫高杰。为了叙述方便，我不加以尊称，只叫他们的名字了。杨大庆找他的好友石棱帮忙，高杰本来是不同意的，但因那份图解在杨大庆手里，他拗不过杨大庆，最后只好勉强依从，可是他却在打另一个主意。”

杨洁梅道：“ 什么主意？”

高氏夫人道：“ 当然是独吞宝物的主意了，可是他想来想去，只凭他一人之力，绝不能把宝物抢到手中，独吞是不行的，他也只好找人暗中帮手了。”

邵湘华隐隐猜到几分，问道：“ 找谁？”

高氏夫人道：“ 就是那乔拓疆了。”

邵湘华心想：“ 果然不出所料。”但心中仍有疑团，问道：“ 为什么不找别人，单独找他？”

高氏夫人叹了口气说道：“ 是呀，我的爹爹找他，可正是自找祸殃了。不过除了他，我的爹爹就无人可以信任，因为乔拓疆是他的师兄。”

邵湘华和杨洁梅都是“ 啊呀”一声叫了出来，心想：“ 原来如此！”

高氏夫人继续说道：“ 我的叔祖将那匣宝物交给杨大庆之后，这年冬天就去世了。过了大约四五年，杨大庆听得南宋的秦桧亦已去世，宋朝有一位将军名叫虞允文的，忠义双全，认为时机已到，于是找个藉口结束镖局，便和高杰、石棱三人，带了那匣宝物，一同渡江，往江南去找虞允文将军，意欲拜托虞将军把这匣宝物转呈皇上，归还内库。他却不知高杰在这几年当中，早已布置妥当，和他的师兄乔拓疆接过头了。”

邵湘华道：“ 那么这份图解终于没有送到虞将军的手中？”

高氏夫人说道：“ 乔拓疆从师弟处知道了这个秘密，知道有这样一份武林中人梦寐以求的图解，还有好几件价值连城的珍宝，哪里还能放过？当然是不会送到虞允文的手中了。

“ 宝物藏在镖局的时候，他是无法下手的，如今送往江南，在路上他就有办法下手了。不过若以武功而论，他还是打不过杨、石二人的，是以他和师弟阴谋定下诡计，只用智取，不以力劫。”正是：

秘宝不藏于密室，江湖从此起风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二回 不料宝图成祸水　太怜罪孽累红颜

杨洁梅道：“如何智取？”

高氏夫人道：“乔拓疆有一种秘制的药散，无色无味，混在茶水之中，让身有内功的人服下，那人渐渐就会消失真力。妙又妙在服了它的人也不会发觉有甚异状，要待和强敌交手之时，方才发觉自己的真力不及从前的。而且这种药对身体亦无妨害，它的药力只能保持十二个时辰，过了十二个时辰，又会复原的。

“乔拓疆把一包药粉交给高杰，和他约好在某一天动手。这一天他们是刚好要经过一个险要的地方的。在动手的前一天晚上，要高杰把药粉混在茶水中，让杨大庆和石棱服下。为了避免嫌疑，高杰自己也得喝这茶水。高杰算准他们第二大一早就要经过那个险要的地方，于是在午夜时分，临睡之前，悄悄做了手脚。

“杨大庆也算得小心谨慎的了，他们三个人一起送宝，在路上白天固然是在一起，晚上住客店的时候，也必定是同住一个房间，不许分开的，但饶是这样小心，仍是做梦也想不到身为‘正主儿’的高杰竟会心怀异志，终于着了他的道儿！”

邵湘华骇道：“布置得这样周密，杨伯伯着了他的道儿，那么这匣宝物应该是落在乔拓疆的手中了，何以他又得不到手呢？”

高氏夫人道：“这就叫做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们安排陷阱，好比是螳螂捕蝉，但却不知黄雀在后！”

杨洁梅道：“那个‘黄雀’又是何人？”

高氏夫人又叹了口气，说道：“此事直到现在还是未明真相。我的爹爹则猜疑是厉姑娘的师伯丘抗。”

厉赛英道：“何以猜疑是他？”

邵湘华则道：“娘，那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还是先向我们说个明白吧。”

高氏夫人道：“对，我且把这件事情先说清楚。

“那晚他们三人都喝了药茶，睡了一会，大约是四更时分，忽地有一个蒙面人从窗口跳进他们的房间！

“高杰首先发觉，他还以为是师兄提早前来劫宝，为了避免嫌疑，便即大叫有贼，跳起来和那蒙面人动手。

“他只道师兄是定然假意和他动手，不会伤他的，只要自己装作受伤，事后也就可以避免嫌疑了。不料那个蒙面人竟是真的和他动手，一照面就是重重的一掌，此时他的真力已经消失了四五分，禁受不起，这一掌就把他打得跌在地上，爬不起来！

“杨大庆和石棱二人跟着跳起来和那蒙面人动手，他们也是真力消失了的，不过几个回合，又是双双给那蒙面人点了穴道。那匣宝物，连同穴道铜人的图解在内，也给那蒙面人拿去了！”

邵湘华、杨洁梅等人听得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说道：“这可真是意想不到！”

高氏夫人说道：“是呀，这样的结果有谁能料想得到呢？杨、石二人一身本领使不出来，就给人家点了穴道，固然是莫名其妙，我的爹爹给那人重重打了一掌，更是惊骇莫名，思疑不定。

“他是在漆黑的房间里和那蒙面人交手的，从那人的掌法看来，似乎不

是他的师兄。但不是他的师兄，何以这人又会知道这个秘密？由于他没有看见那人的庐山真面，是以也还有几分怀疑是他的师兄乔拓疆！”

邵湘华吸了口气，问道：“后来怎样？”

高氏夫人说道：“三人之中，只有我的爹爹高杰没给点着穴道，虽然受了伤，仗着身子强壮，歇了一会，终于爬了起来。他点亮油灯，想给杨大庆和石棱解开穴道，但油灯一亮，照见了他们二人之时，他又改变了主意了。”

杨洁梅听得紧急，问道：“为什么？”

高氏夫人说道：“油灯一亮，只见杨、石二人都是满面怒容！他们给点了穴道，说不出话。但不用说话，高杰也会猜想到他们是在想的什么了！

“试想房间里只有三个人,是谁在茶水之中下毒,使得他们的真力消失？

“杨大庆和石棱是好朋友，彼此相知极深，当然信得过对方。他们怀疑的不用说是高杰了。

“高杰一来作贼心虚，二来他也想去找师兄探明真相，若给这两人解开穴道，自己就脱身不了。于是只好把这两人丢下，独自跑了。”

杨洁梅心里想道：“还好，他没有趁这机会，杀掉我和湘华的爹爹。”

高氏夫人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道：“我的爹爹心肠虽坏，还不至于坏得像乔拓疆那样。这次事情过后，他心中抱愧，自此就再也没有见过你们的爹爹了。”

杨洁梅道：“那么他第二天见着了乔拓疆没有？”

高氏夫人道：“他和乔拓疆约好了在一处险要的处所见面的，这本来是他们三人前往江南的必经之地，乔拓疆准备在该处下手的，早就在那里等候了。

“乔拓疆一见他只是独自一人，以为他已经瞒着自己下手，问他为什么不按原定的计划？高杰听了，却也疑心他是说谎，问他是不是昨晚那个蒙面人？

“高杰说了昨晚这件事情，乔拓疆哪肯相信？当下就把他严刑拷问，打得他死去活来！看看实在不行了，这才罢手。临走之时说道，我饶你一命，为的是那份宝图，你不肯交出来，这样的苦头，还有得你吃呢！”

邵湘华听得毛骨悚然，说道：“可恨乔拓疆这厮下得如此毒手，对自己的师弟竟也毫不留情！”

高氏夫人以袖拭泪，说道：“可怜我的爹爹回到家中已是奄奄一息。那时我不过是个刚满十岁的小女孩，爹爹在家只住一晚，第二天一早又要带我逃走了，他不但怕乔拓疆找来，也怕杨大庆和石棱找他算帐。

“我们躲到一个山沟子里，经过几个月的调养，爹爹的外伤好了，但病得却更沉重了。

“我记得十分清楚，是我十岁生日的那天晚上，爹爹把我叫到他的病榻旁边，对我说道：‘我一念之差，想要那份宝图，不惜引狼入室，如今身受其害，悔已迟了。但我丧在乔拓疆之手，却是死不瞑目。’

“我虽然只有十岁，亦已相当懂事，便在父亲面前发誓，说道，‘爹爹”，我一定要给你报仇！’

“爹爹脸上绽出笑容，说道：‘红儿，难得你有这个志气。不过，爹爹都敌不过那厮，你又如何能够为我报仇？’

“我说长大之后，我找名师学艺，不信世上就没有武功高过乔拓疆的人。

“爹爹说道：‘有当然是有的，但可遇而不可求。不过，只要你有决心，

给我报仇，那也不难。有一个现成的法子在这里，用不着你现钟不打，反去炼铜。’

“我连忙问是什么现成的法子。爹爹说道：‘把那份穴道铜人的图解找回来，你练成了天下无双的点穴功夫，不但可以杀掉乔拓疆，还可以给我报那蒙面人的一掌之仇！你要知道爹爹的仇人是两个，乔拓疆是第一个大仇人，那蒙面人虽没他这样可恨，也是我的仇人！’

“我说：‘爹爹，你给这份图解已经累得惨了，这份图解只怕是不祥之物，你还想要它？’

“爹爹说：‘为了这份图解，我费了半生心力，因它而死。若然得不到它，我在九泉之下，亦难瞑目！何况，你只有得到这份图解，才能为我报仇。’

“我只好再一次在爹爹面前发誓，发誓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找回这份宝图，发过了誓，我问爹爹：‘那蒙面人你又不知是谁，宝图已经落在他的手中，叫我如何寻找？’

“爹爹见我发过了誓，这才说道：‘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我问：‘那蒙面人是谁？为什么你以前不知道，现在忽然又知道了？’”

这正是厉赛英想要知道的问题，听至此处，分外留神。高氏夫人喝了一杯茶，歇一歇缓缓说道：“爹爹解开衣裳，只见他的小腹上有一个淡紫色的掌印，他身上的外伤都结了疤的，只有这个掌印还是十分鲜明！”

厉赛英道：“啊，我明白了。你的爹爹以为这是丘师伯的毒龙掌！”

高氏夫人说道：“不错，我爹爹说，这一掌之伤，在打了对方之后，方始渐渐发作，而掌印也越来越鲜明的，只有蛇岛岛主丘抗所练的毒龙掌！”

厉赛英道：“你错了。还有一种毒掌，也是如此的。”

高氏夫人道：“什么毒掌？”

厉赛英道：“黑风岛主宫昭文的七煞掌！”

高氏夫人道：“但听说七煞掌之伤，掌印乃是黑色，和毒龙掌的紫红色不同。”

厉赛英道：“不，七煞掌是要在半年之后才呈深黑色的。若在三四个月之内，受伤的人抵受不住，便已身亡的话，掌印却是从紫色开始变黑的。当时你有没有留心看你爹爹身上的掌印，是否如此？”

高氏夫人呆了一呆，说道：“你别忘记当时我只是十岁的小女孩，看见爹爹身上的掌印已经吓得慌了，哪里还敢仔细去看？”

接着又道：“听说黑风岛主曾经和你的爹爹比试过，输了一招给你爹爹，他的七煞掌也是在你爹爹帮助之下练成的，有这事么？”

厉赛英道：“不错，是有这事。但已是多年之前的事了，那时他们还是朋友，现在早已翻了脸了。”

高氏夫人道：“倘若黑风岛主已经得到那份穴道铜人的图解，他决不会输给你的爹爹。”言下之意，仍然怀疑那蒙面人是厉赛英的师伯丘抗。

厉赛英听她说得有理，心中也是思疑不定，说道：“师姐，暂且不管那人是谁。令尊既然怀疑是丘师伯取了那份宝图，想必就是因此要你拜在他的门下了？但却不知丘师伯又何以肯收你为徒？”

丘抗所住的蛇岛在明霞岛之北数百海里，厉赛英从未去过，她的父亲也只是去过几次，但却不是高小红在丘抗门下的那几年。丘抗也从没有和他说过收这徒弟的原因，是以厉赛英免不了好奇，要问她一问了。

高氏夫人说道：“说起来你们一定意想不到，是乔拓疆帮了我的忙，我

才能投入你师伯的门下的。”

厉赛英大为惊诧，说道：“这怎么可能？乔拓疆是你的大仇人，你还敢去求他帮忙？而且据我所知，我的爹爹和丘师伯都是与乔拓疆结有梁子的，他要帮忙也帮忙不了！”

高氏夫人说道：“是呀，当时爹爹说出这个计划，我也大感意外，不敢去做。但爹爹说：‘你要给我报仇，只有与仇人虚与委蛇，骗得仇人的欢喜，才能偷那份宝图。偷了宝图，你当然是不会真的交给乔拓疆的，练成武功之后，那不就是可以把两个仇人的仇都报了吗？’”

厉赛英说道：“究竟是什么计划？竟然骗得过乔拓疆和我的师伯两个江湖上的大行家？”

高氏夫人继续说道：“爹爹不久就死了，留下一封遗书给我，临终嘱咐，要我拿这封信去见乔拓疆。”

厉赛英道：“信上怎样说？”

高氏夫人道：“请乔拓疆收留我，传授我本门武功。倘若乔拓疆应承的话，他定有重重的报答。”

厉赛英笑道：“这报答自是暗示那份穴道铜人图解了。令尊倒是摸透了乔拓疆的脾气，以此为饵，叫他不能不设法助你。”

高氏夫人道：“不错，乔拓疆看了这封遗书之后，果然给它打动，却假惺惺地说道：‘我和你的爹爹是师兄弟，虽然曾因夺宝之事失和，师兄弟之情总是在的。我照顾你是份内之事，何用报答。不过他既然这么说了，我倒想知道他的报答是什么了。’

“我依爹爹所教，说道：‘爹爹说，要你发下一个毒誓，我才能告诉你。’

“乔拓疆哈哈笑道：‘你爹爹忒也顾虑了，竟然要我发下毒誓，才肯相信我吗？好，为了令你安心，我听你爹爹的吩咐就是。我若不悉心照料你，他日我就像你爹爹一样了，中了那蒙面人的毒掌而亡。’”

杨洁梅笑道：“这毒誓发了等于没发，那蒙面人与他并不相识，好端端的怎会打他？”

高氏夫人接着说道：“他发了毒誓之后，我就说道：‘爹爹说，他已经知道那个蒙面人是谁了，那份宝图确是被他抢去，师伯，你若不肯相信，我就不说了。’

“乔拓疆道：‘不瞒你说，起初我确是怀疑你爹说谎，现在却不由得我不信了。你快说吧，那人是谁？’后来我才知道，乔拓疆曾派人到处侦查我们父女的下落，爹爹毒发而亡，他的手下早已打听到了。

“我告诉他是蛇岛的岛主丘抗，乔拓疆呆了半晌，说道：‘这人的武功远胜于我，我决不能在他的手中夺回宝图。你爹爹许下的报答等于没用。不过，你若肯听我的话去做，倒是可以一举两得，彼此有利。’

“我问他要听他什么话，他说：‘我可以设法帮忙你投入丘抗门下，学他的武功。不过，你一定要将那份宝图偷回来给我。’我当然满口的答应了。”

厉赛英笑道：“他倒相信你？”

高氏夫人道：“他以为我是一个小孩子容易受骗，我在他那里几个月，他照料得我十分周到，我也假意讨他欢心。同时他也一定要计算详密，我偷了宝图回来，一定瞒不过他。”

厉赛英道：“但他是怎样设法让你做得成丘师伯的弟子呢？”

高氏夫人道：“他教了我一套说话，在他的盗船经过蛇岛之时，把我抛

弃岛上。”

厉赛英伸伸舌头，说道：“ 师姐，我真佩服你的大胆。听说蛇岛之上，毒蛇遍布，若然换了是我，只怕吓也吓死了。 ”

高氏夫人道：“ 那时我不过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当然是害怕的。但不冒此险，难报父仇，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我给抛在岛上，不久就有蛇群游来，有头部扁平的、三角形的、圆锥形的，有身子圈成一饼的、有竖起来的，还有四只脚似爬虫的，千方百怪，五彩斑斓，把我围在中间，我吓得几乎晕了过去，尖声叫了起来。幸亏那些毒蛇还没咬着我，就在我被蛇群所喷的毒雾喷得神智迷糊之际，忽听得一声长啸，宛如龙吟。说也奇怪，那些毒蛇就像湖水般的退下去了。迷糊中似乎有人将我抱起。待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是在一间静室之中，只见一个白发童颜的老头笑眯眯的对着我了。他说：‘ 小姑娘别怕别怕，有我在这里，毒蛇是不会咬你的，但你是怎样来到我这个岛上的呢？ ’ ”

厉赛英道：“ 这老头想必就是丘师伯了。 ”

高氏夫人道：“ 不错。于是我把预先编好的谎话说了出来。我说是被海盗劫的，父母都给强盗杀了。我又哭又骂，招恼了那个强盗头子，他就把我抛在岛上，说是要把我喂蛇。丘抗曾见悬着骷髅旗的乔拓疆的盗船经过蛇岛海面，他当然想不到一个小孩子会说谎，果然不出乔拓疆所料，他就收我为徒了。 ”

厉赛英道：“ 怪不得丘师伯那样疼你，他可怜你是无父无母的孤儿。 ”

高氏夫人面上一红，咽下眼泪说道：“ 我对不住师父，他救了我的性命，又那样疼我，可是我却在打着主意害他。

“ 我在蛇岛过了七年，师父对我好像亲生女儿一样。我虽然一直把他当作杀父的仇人，但也不能不感激他对我的恩义。本来我有许多机会可以暗害他的，终于都是不忍下手。我想偷了那份主图也算了，杀父之仇与抚养之恩就作是相互抵销了吧。 ”

厉赛英叹道：“ 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看来，那个蒙面人根本就不是丘师伯。你错把他当作了仇人了。 ”

高氏夫人道：“ 幸亏我没有下手害他，有一天他出海捕鱼，要第二天才回来。我就趁这机会，偷入他的书房翻箱搜匣，找到了一本小册子，里面也有几幅人像，人身上注明各处穴道和点穴解穴之法的，但和我父亲所说的那份图解不同。但我以为这是穴道铜人的图解的副本，找不到正本，师父手抄的副本也好，我就偷了出来。在蛇岛几年，我已学会了驾船的本领，岛上有一只小船是留给我在附近的海面玩耍的，我就连夜驾驭这只小船离开蛇岛。幸好那几天风浪不大，我冒了一些险，果然给我平安登陆。 ”

说至此处，在枕头下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厉赛英道：“ 我做了这件对不住师父的事情，身子虽得平安抵陆，心中却是一直不得平安。我是没法到先师墓前请罪了，这本本门的武功秘笈，只好拜托师妹带回去交还师叔吧。 ”

厉赛英翻了一翻，笑道：“ 这哪里是什么穴道铜人图解，这只是本门所传的点穴功夫，和那份图解相比，可真是有天渊之别呢。不过这也是师祖心血之所聚，让我带回去也好。 ”

高氏夫人继续说道：“ 师父还未传授过我点穴的功夫，或许是因为我功力未够不该躐等之故。回来之后，我按图自练，几乎走火入魔，病了一场。后来虽然练成了，但也还是打不过乔拓疆。我点着了他的穴道，他立即便能

运气自解，此时我也隐隐猜想得到，这一定不是那份穴道铜人图解了。”

厉赛英道：“你打不过乔拓疆，乔拓疆肯放你走么？”

高氏夫人道：“说也奇怪，他刚要追上我的时候，不知怎的，忽地摔了一跤，爬起来满面惊惶的就走了。”

“我正觉得奇怪，忽地觉得小腹的膻中穴有一阵麻痒的感觉，登时不省人事。

“醒来之后，只见那本小册子放在我的身边，我也没受什么伤，以后一直没事。”

杨洁梅听至此处，恍然大悟，说道：“这一定是辛十四姑作弄你的。她使毒的功夫天下无双，不知她是用了什么药物，令你昏迷。”

高氏夫人本是个极聪明的人，想了一想，也就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那女魔头想必亦是知道那份穴道铜人图解的秘密的，她以为我偷的是真本，故而暗中帮了我一把忙，吓走了乔拓疆，然后又把我弄昏迷了来搜我的身。她是个武学大行家，搜到了这本小册子，只须略略一翻，当然就知道是假的了。也幸而她知是假，否则只怕我当时就遭了她的毒手了。”

邵湘华道：“她既然知道你没有得到那份图解，为何她今天又要跑来害你？”

杨洁梅笑道：“这还不易明白吗，这是因为我们的缘故，连累伯母遭受无妄之灾。”

邵湘华道：“哦，我明白了。她定是以为那份图解既然不是落在丘抗之手，那就有可能是高杰当时说谎，那份图解说不定是落在我的爹爹或你的爹爹手中了。娘，她以为你抚养了我，为的就是要找那份宝图。”

高氏夫人心中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原来她当年极力主张要收养邵湘华作儿子，确实是出于这个动机。她并不怀疑父亲说谎，但因出事之晚，房子里是没有灯火，黑漆漆的。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为是杨大庆或石棱把宝图收起，给蒙面人拿走的只是装着珠宝的匣子。而她父亲没有看见，却以为是蒙面人拿走了。

高氏夫人心中惭愧，不觉停止了说说，呆呆的看着邵湘华。邵湘华吃了一惊，问道：“娘，你怎么啦？”

高氏夫人说道：“如果我真是为了那份宝图的缘故，才抚养你，你还肯叫我娘吗？”

邵湘华笑道：“娘多疑了，我怎会这样揣度你呢？何况你们收养我的时候，我只是八岁大的孩子，又怎会知道宝图的秘密？”

高氏夫人道：“或者我是存着这样希望呢？我希望你们父子终有重逢之日，你的爹爹年纪老了，当然要把这份宝图传给你的。到时你感激我的抚养之恩，我问你要，你能够拒绝我吗？”

邵湘华呆了一呆，说道：“娘，即使你有这样存心，我也不会怨恨你的。但你怎知我的爹爹没有死呢？”

高氏夫人道：“当我发现我偷来的那本东西，并非穴道铜人图解的副本之后，我就打听你们两家的下落，因为我怀疑那份图解，不是在你爹爹手中，就是在杨姑娘爹爹的手中。”

“那次失事之后，杨大庆大概是怕牵连镖局，辞了总镖头之职，逃到南方，隐姓埋名，我查不出他的下落。石棱则还在老家。”

“我曾经到过你的家乡，恰好是在你家那晚遇盗之后的第七天，你们家

里的一个仆人重伤未死，我找到了他，给他医治，让他多活几天。他告诉我，石棱那晚是受了伤，但没有死。他亲眼见到他冲出去的。”

邵湘华又惊又喜，说道：“爹爹若然还在人间，为什么这许多年，江湖上没有半点他的消息？”

高氏夫人道：“那天晚上的强盗，我想你的爹爹也一定知道是乔拓疆了。或许他是在重练武功，武功未曾练好之前，既然难以报仇，他当然不会在江湖露面给乔拓疆知道了。”

邵湘华道：“娘，我想不到我的身世，原来竟有这许多曲折。”

高氏夫人继续说道：“我对不住你的义父，这些事情，我一直在瞒着他。当时我是第二次遭受乔拓疆手下的围攻，幸得你的爹爹救了我。我捏造谎言骗他，忍受了委屈嫁他，因为我想借他的衙门庇护。他对我很好，后来我也不忍离开他了。今日我和你说的话，待你义父病好之后，你可以告诉他。”

邵湘华心里想道：“为什么要我告诉他，你不可以说吗？”但却不便在这时候问他义母。当下说道：“娘，多谢你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全都说了出来，你也累了，该歇歇啦！”

高氏夫人道：“不，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说，杨姑娘，你过来。”

杨洁梅道：“伯母有何吩咐？”

高氏夫人道：“你们两人的爹爹是好朋友，你们又都是从小就受仇人所害，命运相同。今日相逢，正是天意。我希望你们今后再不分开，杨姑娘，你能够应承么？”

杨洁梅羞得满面通红，说道：“伯母，如今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华哥就像我的亲兄长一样。”

高氏夫人咳了两声，说道：“不，我不是要你们做兄妹，我是要——”

邵湘华恐怕她说得太过明显，弄得杨洁梅太过受窘，忙打断她的话，说道：“娘，你不要为我们操心，这事、这事，待你病好了再说也还不迟。”

高氏夫人凄然一笑，说道：“我还会好么？”

杨洁梅安慰她道：“蛊毒我虽然不会解，但却并非绝对不能解的。”

高氏夫人道：“我知道，这是要下蛊的人亲自来解才行。我这一生已经受尽折磨，不想再受辛十四姑这个女魔头的折磨了。”声音越来越弱，忽地喉头作响，“喀”的吐了一口鲜血出来。

邵湘华这一惊非同小可，颤声叫道：“娘，你、你怎么啦？”只觉他握着的义母的手已是冰冷。

高氏夫人嘴唇开阅，邵湘华和杨洁梅弯下了腰，凝神静听。只听得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我不想连累你的义父一家，我死了之后，辛十四姑这女魔头就不会找你们的麻烦了，我这一生做了许多错事，这，这也是我应得的报应。杨姑娘，但求你能完了我的心愿，我走也走得安乐。”原来她是自运内功，断了经脉，说到“安乐”二字，脸上痛苦的神态却是越来越显，只剩下一口气了。

杨洁梅粗通医理，握着她的手，知道已是不能救治。这刹那间，她和邵湘华不知不觉的靠在一起，双手相握，杨洁梅低声说道：“伯母，我答应你。”

高氏夫人也不知是否听见她的话，但见她的脸上忽地绽出笑容。邵湘华用指头在她鼻孔一探，才知道她已是断气了。

奚玉帆陪笑傲乾坤在客厅里坐了许久，还未见他们出来，忽地听得里面的哭声。奚玉帆心知不妙，果然便看见杨洁梅陪着厉赛英出来，说道：“高

氏伯母不幸，刚才去世了。邵大哥正在料理后事，叫我出来替他道歉。”

笑傲乾坤道：“怎么就会死的？”厉赛英摇了摇头，只是叹了口气。笑傲乾坤知道定有内情，不便再问，说道：“邵家遭逢丧事，主人又有病在身，杨姑娘你想必暂时不能走了。请你转告主人家，我们走了。”

杨洁梅代主人送他们出到门口，和厉赛英说道：“待这里的事一了，我和湘华也要到金鸡岭的，你们先走一步吧。”

路上厉赛英方始说出这件事情的原委，笑傲乾坤与奚玉帆听了，俱都嗟叹。奚玉帆说道：“这位高氏夫人虽有不是之处，却也值得同情。”

笑傲乾坤说道：“辛十四姑这女魔头给我吓走，只怕是未必敢再来邵家闹事了。我倒希望再碰见她，佩瑛姑娘托我访查她的爹爹下落，我还没法交差呢。”

奚玉帆听得笑傲乾坤提起韩佩瑛的名字，不觉有点怅惘，说道：“谷啸风现在不知是在哪里。”

笑傲乾坤瞿然一省，说道：“对了，我也想找谷啸风呢。他这次来到江南，为的是和江南武林中的领袖人物联络，文逸凡那儿他已经去过了。现在想必是在太湖王寨主那儿。奚世兄，我本来应该和你们一同去拜访文大侠的，现在只好先到太湖打个转了。”

奚玉帆道：“我也十分想见啸风，但舍妹之事，亦是令我放心不下。啸风如果不是急于回去，请你叫他在太湖多留几天等我。”

三人分道扬镳，笑傲乾坤独自上太湖西洞庭山去找太湖的七十二家总寨主王宇庭，奚玉帆则与厉赛英作伴，到杭州天竺山文逸凡那里去找他的妹妹。

情侣同行，这时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江南的春天，雨，是沾衣欲湿；风，是吹面不寒。春光如画，令人心神俱醉。

厉赛英想起杨洁梅的事情，将她和邵湘华那番离奇的遇合告诉了奚玉帆，笑道：“听说杭州西子湖边有间月老祠，月老祠有副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身注定事莫错过姻缘。他们两人可真是这样。但那遇合的奇妙，可也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呢！”

奚玉帆听了这话，心头怅触，想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和你何尝不也是如此？百花谷闹出的那场婚变，结果却是谷啸风与韩佩瑛分而复合，我的妹妹不知怎的却又突然嫁给了文逸凡的弟子辛龙生，这尤其是令人意想不到了！”

厉赛英噗哧一笑，说道：“你在想些什么？怎的好像发了呆了？”

奚玉帆笑道：“我是在想，月老祠那副对联不是也正可以用在咱们身上吗？”

厉赛英心里甜丝丝的，却“呸”了一口说道：“我只当你是个老实人，几时学会了油嘴滑舌了。说正经话，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了。”

奚玉帆道：“你想起什么来了？”

厉赛英道：“我怀疑那个用毒掌打伤高氏夫人的父亲的那个蒙面人是黑风岛主宫昭文，那份穴道铜人图解是落在他的手中。可惜我见不着宫锦云姐姐，否则一定可以探查出事情的真相。”

奚玉帆道：“小时候你不是和她很好吗？”正是：

好友不知何处去，青梅竹马忆当年。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无赖少年欺侠女 高风义士托豪门

厉赛英笑道：“ 何只要好，我还和她打过架呢。但她那时还未学到点穴的功夫，我却不知那份图解是否在她爹爹手中了。 ”

奚玉帆道：“ 你说起这位宫姑娘，我也想起了另一位朋友来

厉赛英道：“ 是哪一位？ ”

奚玉帆道：“ 是公孙璞。那天我们在青龙口失散，她是和公孙璞一同逃出去的。对啦，你曾经告诉我你遇见公孙璞的事情，不知怎的他们又不在一起了。 ”

厉赛英道：“ 公孙璞是怕他的岳丈找他的麻烦，宫锦云也不敢和父亲见面。不过他们都是上金鸡岭的，现在想必是已经见着了。 ”

奚玉帆道：“ 公孙璞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朋友，我倒很想念呢。 ”

厉赛英道：“ 那么咱们赶快到杭州去见了你的妹妹，就好回去找你的朋友了。 ”

一路无事，这日到了临安境内，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路上但见红男绿女，摩肩擦背，游人如蚁，这都是从临安城内出来作郊游的人们。

奚玉帆道：“ 怪不得山谷词中有说：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江南的春天，原来是这样的美！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古人描写的江南春景，的确是一点不错。 ” 此时他们正在踏入一条山路，游人比较稀少。

厉赛英忽地眉头一皱，说道：“ 书呆子，不要念文章了，那个亭子里有几个人指手划脚的望着咱们，讨厌得很！哼，你听，他们说些什么？ ”

奚玉帆抬头望去，只见山坡上修建的一座凉亭之内，大约有五六个人，其中一个华服少年似是贵族公子模样，其余的人似是他的仆从，捧凤凰似的围在他的旁边谄笑。这些人果然是如厉赛英所说，一面对那公子谄笑，一面在望着他们指手划脚。

奚玉帆一听，原来他们是对厉赛英评头品足。一个说道：“ 这小娘儿倒是俏丽得很。 ” 一个说道：“ 那男的虽也长得不错，却像个木头人儿，呆头呆脑的。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 又一个说道：“ 你怎知道他们是夫妇，或许是兄妹呢？ ”

厉赛英听了大怒，就想发作，奚玉帆悄声说道：“ 这些泼皮无赖，你何必和他们一般见识？这是都门所在，闹出了事，咱们虽然不怕，总是麻烦。赶快走过去算了。 ”

厉赛英忍着气匆匆走过那座凉亭，只听得耳边的口哨声哗笑声闹成一片，那些人越说越不象话。有个说道：“ 公子，你看这小娘儿怎样，你若喜欢，就只管吩咐我吧。 ” 那公子笑道：“ 别胡闹，人家是有夫之妇呢！ ” 那人说道：“ 这么说，公子是喜欢她的了。 ”

一个随从说道：“ 待我上去盘问他们，若然是兄妹的话，我就可以替公子做这个现成的媒人了。 ” 又一个随从笑道：“ 是夫妻也不要紧，反正公子讨的是姬人，善解风流的妇人才更好呢。 ”

另一个说道：“ 干脆把这小娘儿抢回来就是，用得着问长问短？ ” 那公子爷轻摇折扇，微笑说道：“ 别胡闹，给我爹爹知道了可不大好。 ”

厉赛英听了这些污耳之言，哪里还能忍得下这口气，随手拾了一块石子，放在掌心，暗运内功，把石子捏碎，回过头来，一扬手就用 “ 满天花雨 ” 的

暗器手法，向亭子里的那些人打去。

奚玉帆听得其中有两个人说话的声音似乎好熟，不觉怔了一怔，也停下了脚步，心道：“ 这些人实在可恶，惩戒惩戒他们也好。但那两个人似曾相识，却不知道谁？ ”

那些人听得公子爷的口气松动，有两个人便跑出来，恰好碰上了厉赛英飞来的石子，只听得“ 哎哟，哎哟！ ”两声尖叫，那两个随从跌了个四脚朝天。

厉赛英是把一块石头捏碎成六颗小石子，她算准凉亭里有六个人，每一颗石子都是有的放矢的。打跌了首先跑出来的两个随从之后，余下的四颗石子仍然向凉亭内那四个人飞去。

她只道那四个人也是一样脓包，不料这四个人和最先跑出来的那两个随从大不相同，个个都有一副相当不俗的身子。

一个魁梧的汉子呼的一掌拍出，打向他的那颗石子竟给他的劈空掌力反打回来。一个黑汉子伸手接了飞来的石子也反打回去。另一个额角长有一个大瘤的汉子本领较弱，矮身一避，石子擦着他的额角飞过，痛得他哇哇大叫，可也没有跌倒。

最后那颗石子是打那个公子爷的，厉赛英以为这样一个纨绔子弟能有什么功夫，不料他的功夫竟然似是还在那三人之上，折扇轻轻一拨，打向他的那颗石子，也给拨落了。

那个魁梧汉子“ 哼 ”了一声，说道：“ 一个小娘儿能有这样功夫，我看他们不是太湖的匪帮就是天目山的贼党！ ”那公子爷道：“ 好吧，你把他们拿回来，让我审问，可不许伤了那小娘儿。 ”

那魁梧的汉子说道：“ 我理会得！ ”冲出来便要抓厉赛英，喝道：“ 你这婆娘居然敢在韩公子面前撒野，识趣的乖乖跟我回去。 ”他用的是小擒拿手法，若然给他抓着，全身就要筋疲骨软，动弹不得。

厉赛英揖袖一拂，左掌从袖底穿出，反点他的穴道，只听得“ 嗤 ”一声，厉赛英的袖子给他撕了一幅，那汉子也踉踉跟跟的退了几步。说时迟，那时快，那额角长瘤的汉子和那黑汉子也都来了。

那魁梧汉子给厉赛英点着胁下麻穴，幸而他有一身铁布衫的功夫，胁下只觉一阵酸麻，没有跌倒，当下勃然大怒，喝道：“ 公子爷怜香惜玉，我看在公子爷的份上，才没伤你——你却竟敢伤我！ ”身形一转，旋风般的又扑上来，张开蒲扇般的大手，向厉赛英抓下。

另外两个人也奔向奚玉帆，一个抖起一柄三股叉，哗唧唧的作响。一个用的是青钢剑，出手便是一招“ 横扫六合 ”，剑势凌厉非常。

奚玉帆一见他们所用的兵器，这才蓦地想起，原来两个人，那个使三股叉的名叫蒙铣，使青钢剑的名叫邓铿。这两个人都是曾经参加过围攻百花谷那场恶斗的。

原来这个公子爷乃是当朝相国韩侂胄的次子，名叫韩希舜。那个用小擒拿手法来抓厉赛英的魁梧汉子，是相国府的大护院史宏。

蒙铣、邓铿本来是黑道上的人物，和韩佩瑛的老仆人展一环有点交情，故而那次被展一环邀来参加围攻百花谷之役。但他们不过是一般的黑道人物，并非劫富济贫的侠义道。百花谷那场风波平息之后，他们在江北站不住脚，逃到江南，却给史宏拉了去充当相府的教师爷。

这两人参加围攻百花谷之时，曾伤在谷啸风和奚玉帆的剑下，这事过后，

别人不记仇，他们两个却是认为奇耻大辱的。也正因此，他们明明知道奚玉帆是什么人，却把他诬赖说成是“太湖的匪帮或天目山的贼党。”一开始便怂恿公子爷抢厉赛英的也是他们。

奚玉帆冷笑道：“原来是你们两个！当日之事，还可以说是误会，今天你们甘作权门的走狗，还有什么好说的么？我可不能和你客气了！”

蒙铣喝道：“闭嘴，你这小贼今日撞在我的手上，这正叫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你还敢口出狂言，我要你的小命！”

奚玉帆横剑一拨，拨开他的三股叉，唰的一剑，就向他小腹刺去，剑柄一撞，又撞向邓铿胁下的章门穴，一招两式，蒙、邓二人不约而同的给他迫退两步。

奚玉帆冷笑道：“当时我不是看在韩家份上，你早已丧在我的剑下了，岂能只是受点轻伤？”邓铿面色一阵青一阵红，喝道：“好呀，你侥幸胜我一招，就敢还嘴，今日看你还有什么本领能逃出我的掌心！”蒙铣说道：“和他斗嘴作甚，宰掉他就是！”

这两个人若是单打独斗，谁也不是奚玉帆的对手，但以二敌一，奚玉帆固然不至于输给他们，但在急切之间，要想求胜，却也不能。奚玉帆这力颇占上风，厉赛英和史宏相斗，却是有点气力不敌了。

史宏是相府大护院的身份，手底的功夫确实是非同小可，七十二把大擒拿手法，六十四路小擒拿手法，当真是变化莫测，招招凌厉！

招数凌厉也还罢了，厉赛英的独门剑法奇诡莫测，足以与他旗鼓相当；最吃亏的是厉赛英的气力不及对方，双方的招数旗鼓相当，久战不去，自然是气力弱的大大吃亏。

史宏斗得性起，手脚起处，全带劲风。厉赛英空有一柄锋利的长剑，却给他的一双肉掌迫得离身八尺开外，根本就刺不着他。

幸而厉赛英练有穿花绕树的身法，身似水蛇游走，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她虽然刺不着史宏，史宏的大小擒拿手法交互运用，却也是连她的衣角都没抓着。还得提防稍一不慎，就要给她乘隙而入。

奚玉帆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看了厉赛英那边的形势，不禁暗暗为她担忧：“英妹现在虽然尚不至于便即落败，久战下去，却是非吃亏不可。”蒙、邓二人与他缠斗甚紧，奚玉帆摆脱不开，心中一急，拼着豁了性命，陡地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

运剑如风，鹰翔隼刺，奋不顾身，猛攻过去。

激战中蒙铣的三股叉招数使老，奚玉帆一个“跨虎登山”，欺身逼进，唰的一剑刺他咽喉，邓铿连忙扑上救援伙伴，他的本领比蒙铣稍胜一筹，可也敌不过奚玉帆那股强劲的内力。“　”的一声，双剑相交，火花四溅，邓铿长剑给荡过一边，人也歪歪斜斜的冲出几步。奚玉帆的长剑余势未衰，“嗤”的一声轻响，剑尖恰好从蒙铣的额角划过，划破了他的肉瘤。这还幸亏是有邓铿给他挡了一挡，他又躲闪得宜，否则这一剑就不仅是皮肉之伤，而是致命的穿喉剑了。

史宏以相府大护院的身份，和厉赛英斗到五十招开外，仍然未能将她抓住，自感面上无光。心里想道：“我不赶快把这丫头制伏，蒙、邓二人只怕不是那小子的对手。”急于求胜，连使险招，力贯指尖，劲风扑面，把厉赛英迫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由于他连使险招，却也给了厉赛英一个可乘之机。激战中史宏双掌

如环，滚斫而进，厉赛英移形换位，倏地掠到吏宏后侧，一剑疾刺，史宏反手一拿，只听得声如裂帛，厉赛英的袖子给他撕下一幅，史宏的左臂却也给她划开了一道三寸多长的口子。

史宏大怒道：“好呀，我手下留情，你竟敢伤我！”内力运到右掌掌心，呼呼呼连发三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厉赛英连连后退，一面后退一面施展腾挪闪展的轻身功夫，避开正面的掌力。虽然还可勉强支持，亦已有如一叶轻舟，在狂涛骇浪之中挣扎了。

史宏正在恨不得把厉赛英撕成两片，忽见公子爷轻摇折扇，走近了来，笑道：“史师父不用动怒，这女娃子让我给你打发吧。”史宏瞿然一省，心想：“我真是糊涂了，这臭丫头虽然可恶，可是二公子所要的人啊。”

史宏想至此处，连忙说道：“公子不用担心，我一定将她活擒就是。不过这娘儿倒也颇有几分本领，或许我要令她多少受点轻伤，公子莫怪。”

那公子爷韩希舜摇了摇折扇，沉声说道：“我叫你退下你就退下！那个臭小子才是真正扎手的人物，你还是过去帮蒙、邓二人吧！”口中说话，脚步已插进他与厉赛英的中间。

厉赛英心头一喜，想道：“擒贼先擒王，你来得正好！”剑尖一颤，使出了“流星赶月”的招数，唰的便刺过去，指向韩希舜的膻中穴。这膻中穴是人身三十六道大穴之一，只要给她的剑尖轻轻点着，韩希舜立即要受内伤，而且浑身不能动弹，只能任她摆布。

史宏突然给公子爷隔开，眼看着厉赛英那支明晃晃的剑尖就要刺在公子爷的身上，自己给隔在一边，要救也没办法，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

就在厉赛英暗暗欢喜，史宏大大吃惊的这刹那间，只听得韩希舜哈哈笑道：“好剑法！”折扇轻轻一拨，说也奇怪，厉赛英锋利的剑尖竟然刺不破他那把纸扇，给他拨过一旁。

史宏本来也知道公子爷练过武功，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他的武功精妙如斯，不禁矫舌难下，暗暗叫了一声“惭愧！”又是羞愧，又是惊奇，想道：“是谁教他这手高明武功的呢？”

韩希舜淡淡说道：“你不过去，蒙铣和邓铿打不过那小子啦。”史宏已知公子爷的武功远在自己之上，用不着自己替他担心，连忙应了一个“是”字，抽出身来。

厉赛英更是暗暗吃惊，心里想道：“这一手卸劲的功夫，虽然还比不上爹爹，可是已似乎比帆哥还更高明了。今日我只怕是要糟啦！”

韩希舜又摇了摇折扇，微笑说道：“我的家人言谈无礼，举止粗鲁，姑娘你莫见怪。我很想和你交个朋友，不知你肯赏我这个面吗？”厉赛英心中气恼之极，口里却笑嘻嘻地说道：“村野丫头，只怕高攀不起。”突然一剑就刺过去。这一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是在韩希舜合上折扇，歪斜着一双眼睛盯着她的时候，才突然刺过去的。

韩希舜见她笑语盈盈，全身的骨头酥了半边，口里正在说道：“哪里、哪里——”忽见白光一闪，厉赛英的利剑已刺了到来。幸而他的武功委实是非同凡俗，在这性命俄顷之际，一个“大弯腰，斜插柳”，斜俯身躯，，折扇跟着使出一招“举火燎天”，“　”的一声，把厉赛英的长剑格开，但衣衫已是给刺穿了一个小洞。

韩希舜侥幸没伤，吓出了一身冷汗，却不动怒，反而笑道：“姑娘，你好狡猾啊！但任你如何狡猾，也是逃不出我的掌心的了！”口中说话，折扇

倏张倏合，已是向厉赛英接连攻了七招。

厉赛英已知他的本领在自己之上，不敢让他的折扇碰着，展开了绕身游斗的方法，一合即分，稍沾即退。

幸亏她的穿花绕树身法也是武林绝学，攻敌不足，避敌有余。韩希舜在急切之间要想把她抓住，也是感到力不从心。斗了十数招，韩希舜喝道："给我躺下吧！"合了折扇，当作点穴器使，手法奇诡之极，一招之间，同时点厉赛英的七处穴道。

史宏抽身过去，去得正是时候。奚玉帆刺伤了蒙铣，刚要突围而出，史宏将他拦住，喝道："小子休得逞强！"双掌齐出，力猛如山，饶是奚玉帆功力深厚，也不能不退了一步。史宏左臂之伤本是轻伤，在跑过来的时候，亦已敷上了金创药了。

奚玉帆冲不过去，大为着急。眼看厉赛英就要遭那公子爷的毒手，他急中生智，不向前冲，反而后退。

史宏怔了一怔，心道："我至多不过与他打成平手，他又没有输招，为何突然退走？"喝道："想逃吗？"如影随形地追上去，邓铿、蒙铣二人也从两面包抄上来。

哪知这却是奚玉帆声东击西之计，腾出手来，好救援厉赛英的。就在史、邓、蒙三人将要合围而未曾合围之际，他已掏出一把铜钱，反手一掷，用百花谷的独门暗器功夫——"天女散花"的手法，向韩希舜掷去。

这一把铜钱，共有七枚，七枚铜钱也是分打韩希舜的七处穴道。

韩希舜堪堪就要点着厉赛英的穴道，忽听得暗器破空之声，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识得厉害，顾不得攻敌，连忙张开折扇，反手一拨，只听得呼呼之声不绝于耳，七枚铜钱，都给他的扇子拨开。

奚玉帆运剑如风，喝道："反正我也不想活着出去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就有利钱！"蒙、邓等人虽是报仇心切，见他横了心肠拼命，不禁也是有点恐惧。

但他打出钱镖却提醒了邓铿，邓铿心里想道："我何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陡地跳出圈子，喝道："让你也尝尝我的暗器滋味！"

史宏正面攻击，蒙铣侧面助攻，奚玉帆以一敌二，已是感到吃力。一有空隙，邓铿的暗器又打过来，而且他的暗器又是层出不穷，又狠又准，弄得奚玉帆应接不暇。

原来邓铿不但长于剑法，暗器的功夫也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虽然没有百花谷那种独门暗器手法，却是更为狠辣。他的暗器有隙即钻，不会误伤同伴。奚玉帆却非得时刻提心不可。

奚玉帆给三人缠住，连腾出手来偷发暗器也不能了。韩希舜哈哈笑道："你们夫妻倒是恩爱得很，不过可惜你的丈夫只能救你一次，无力再做护花人了。小娘子，你还是跟了我吧。"

厉赛英气炸心肺，骂道："放你的狗——"一个"屁"字未曾骂得出来，韩希舜折扇一合，又拿来当作点穴器使，点她的穴道了。

幸亏厉赛英吃过一次亏，一见他使出点穴功夫，忙用穿花绕树身法躲避，总算没有给他点着，不过那折扇从她鬓旁掠过，"叮"的一声响，却打落了她头上插的一支玉簪。厉赛英只好强抑怒火，凝神应付，不敢再骂，韩希舜越攻越紧，眼看她避得过第一招避不过第二招，避得过第二招避不过第三招。

正在奚玉帆和她都是迭遇险招，紧张之极的时候，这条山村的小路，忽

然出现了一个人。

临安城乡的军民人等，谁不认识韩相国的公子？公子爷和大护院在这里打人，哪个还敢走来？是以这日郊游的人虽多，游人一发现这边有相府的人闹事，谁也不敢从这条小路经过。

但现在却有一个人竟敢独自来了！

这个人大约二十多岁年纪，背着一把雨伞，身穿粗布衣裳，脚踏六耳麻鞋，像是个笨头笨脑的农家少年。

这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日，万里晴空，毫无雨意，这农家少年却背着雨伞，已是令人觉得有点奇怪。邓铿的暗器正像雨点般的向奚玉帆打去，他却偏偏从那边走来，更是令人骇异了。

史宏心里想道：“莫非他是白痴，不识死活？否则就是武功深不可测的高人了。”当下喝道：“浑小子，你眼盲的么？打死了你可没人偿命！”

邓铿笑道：“史大哥真好心，这样的一个浑小子打死就算，管他作甚？”史宏大声呼喝，还含有警告的意思，邓铿的冷语，却竟是不把人命放在眼内。

那少年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突然撑开雨伞，走得更加快了。

史宏等人认不得这个“农家少年”，奚玉帆和厉赛英却是如同看见天上丢下了宝贝，喜出望外！

原来这个少年不是别人，正是奚玉帆所思念的好朋友公孙璞。公孙璞武功之高，足以与当世的几位前辈高人匹敌，奚玉帆素所深知，是以见他出现，哪能不喜？

厉赛英则在暗暗偷笑，心里想道：“这回可有得他们的苦头吃了！”心中偷笑，却不出声。

公孙璞张开了雨伞，自言自语地说道：“奇怪，怎的突然落起雨来了，当真是暗无天日！咦，原来不是雨点，是什么东西，亮晶晶的倒像隔邻马寡妇缝衣的针。”原来邓铿正在洒出一把梅花针。

邓铿大吃一惊，喝道：“好小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只听得嗤嗤声响，公孙璞的雨伞团团一转，那把梅花针钉在他的伞，没一根刺着他。公孙璞一笑，说道：“我若还敬，只怕你受不起。”轻轻一抖，把伞上的梅花针抖落。

邓铿又惊又怒，喝道：“好呀，原来你是装疯诈傻，特地来蹚这浑水的不是？”

公孙璞道：“什么浑水，天上并没有落雨呀，地下哪来的浑水？我看混蛋倒是不少！”

邓铿把手一扬，两块飞蝗石打出，心想：“你这雨伞能够抵御梅花针，不信还能挡住我的飞蝗石？”要知飞蝗石是暗器中份量最重的，当然不是份量最轻的梅花针可比。

哪知公孙璞这把雨伞，并非普通的雨伞，而是稀世之珍的玄铁宝伞，莫说几块飞蝗石，就是用大刀巨斧斫他，他这把宝伞也能招架。

公孙璞叫道：“哎呀，不好，天上落下石子来了！”雨伞一转，叮叮两声，那两块飞蝗石反打回去。邓铿避开一块，避不开第二块，石子正正打着面门，打得他鼻破唇肿，血流满面，颊肉瘀黑，就像开了颜料铺。这还幸亏是公孙璞手下留情，否则他的双眼也要盲了。

奚玉帆忍不住叫道：“公孙大哥，你来得正好，请你帮忙厉姑娘。”

公孙璞点一点头，便走过去，说道：“厉姑娘，你那次帮了我的大忙，

我还未向你道谢呢，这个无赖少年你让我对付吧。”

厉赛英正自吃紧，也不客气，飘身一退，说道：“好，让你替我惩戒他吧。不过你可得当心一些，这个泼皮的点穴功夫似乎还很不错。”

公孙璞笑道：“我正是要来领教他的点穴功夫。”雨伞一挥，替下了厉赛英，迎上韩希舜的折扇。

韩希舜是相国公子的身份，平素风流自赏，自以为文武全材。不料今日却被公孙璞当作“无赖”，厉赛英骂作“泼皮”，心里那份气恼自是不用说了。为了保持“风流儒雅”的公子爷身份，他不便和公孙璞对骂，手底却使出狠招，重手法打公孙璞的穴道。

公孙璞雨伞一迎，“ ”的一声，折扇敲在伞柄上。他这伞柄是比凡铁重逾十倍的玄铁做的，登时把韩希舜震得虎口发热，折扇几乎脱手。

韩希舜这才吃了一惊，喝道：“你这是什么兵器？”

公孙璞亦是心头微凛，想道：“这小子的折扇居然还能够拿在手中，也算得是有几分本领了，怪不得厉姑娘打他不过。他这折扇打穴的功夫好像是惊神指法演变出来的，且待我再试他一试。”于是哈哈一笑，说道：“你怕我这件宝贝，我不用它就是。”合了雨伞，仍然背在背后，空手就来夺韩希舜的折扇。原来他是特地要引韩希舜把点穴功夫都抖露出来的。若用玄铁宝伞抵御，只怕会打断他的扇子，这目的就达不到了。

韩希舜气得面色发青，喝道：“好小子，你敢目中无人！”立即一招“北斗七星”使出，一招之内，连点对方七处穴道。

公孙璞一飘一闪，故意让韩希舜点着他的一处穴道，韩希舜折扇一收，喝道：“给我躺下”，哪知公孙璞只是身形微晃，冷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让你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口中说话，骈指如戟，便点过来。

原来公孙璞有他祖父家传的“颠倒穴道”的功夫，韩希舜的独门点穴手法虽然厉害之极，功夫未到，却也难奈他何。但韩希舜的这一招点七穴的手法却惹起他心中的疑问，暗自想道：“这厮用折扇点穴的功夫倒像是从惊神指法变化出来的。惊神指法，天下只有我的檀叔叔和金国的完颜长之会使，完颜长之是金国的皇叔，从没收过弟子，更不会把功夫传给汉人。那么他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手法变化的精妙，竟然好像比我的檀叔叔还要高明？”

公孙璞的“檀叔叔”即是“武林天骄”檀羽冲。檀羽冲本来是金国的“贝子”，但因反对金主的暴政，早已成为“钦犯”了，他和笑傲乾坤华谷涵是好朋友。华谷涵的妻子蓬莱魔女是公孙璞的祖父抚养成人的，既是徒弟，又是义女，所以公孙璞一向叫她姑姑，华谷涵夫妻和武林天骄都曾传授过公孙璞的功夫（事详拙著《挑灯看剑录》）。

公孙璞心中疑惑，殊不知韩希舜比他疑惑更甚。公孙璞骈指如戟向他点来，施展的点穴功夫和他刚才用折扇点穴的那一招竟是一模一样，同样的在一招之间，点他七处穴道！

韩希舜好不容易避了开去，心里想道：“奇怪，这个乡下少年怎的也会使惊神指法？这种天下无双的点穴功夫，据我师父所说，除了他之外，就没有人懂的。但这乡下少年的点穴功夫，竟似乎比我还要高明？”

其实论指法的巧妙，公孙璞还是稍逊一筹，但这变化的微妙之处，高下之别，以韩希舜的武学造诣却是看不出来。公孙璞的功力比他高得多，深厚的内家真力配合上最上乘的点穴功夫，韩希舜自以为是对方比他高明了。

厉赛英脱出身来，便即过去与奚玉帆联手。邓铿仍然在发暗器向奚玉帆

偷袭，厉赛英身似水蛇游走，避开他的暗器，霎眼间到了他的面前，唰的一剑向他刺去。

邓铿的剑法和暗器功夫在黑道上号称“双绝”，但他也只能在黑道上称雄而已，却怎比得上厉赛英明霞岛的秘传剑术。

不过十数招，邓铿抵敌不住，逐步后退，又再与史宏、蒙铣会合。合三人之力，勉强敌住奚玉帆、厉赛英二人。

韩希舜比他们更糟，他和公孙璞单打独斗，使尽了浑身解数，非但占不到半点便宜，反而迭遇险招。正在心中暗暗叫苦，忽见一个老者，匆匆跑来，“咦”了一声，叫道：“二公子，你为什么和他们打架？”韩希舜喜出望外，原来这个老者正是相府的客卿白逖。

韩希舜喜出望外，连忙叫道：“白老师快来帮我！”就在此时，公孙璞一声冷笑，五指如钩，已是向他的琵琶骨疾抓下来。

白逖在相府作客，自是不能袖手旁观，只好插在他们二人之间，替韩希舜挡这一招。

公孙璞一见这老人的身手，便知他是个武功极为高明的人，当下变抓为劈，双掌一交，只觉好像碰着了一团棉花似的，自己发出的刚猛之极的掌力，宛如泥牛入海，一去无踪。对方的身子连动也没动一下，但却也没有反弹之力，分明是手下留情。

公孙璞只知白逖的本领高明，但到底高明到什么地步，仍是试不出来。碰上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高人，不由得心头大骇。

韩希舜洋洋得意，冷笑说道：“白老师来了，看你们还逃到哪里去？白老师你怎么还不动手呀？”

哪知白逖却道：“公子且慢！”转过身来叫道：“史师父住手！”史宏虽然是在相府做教师爷的大护院，但白逖却是相爷的上宾，史宏只好遵命跳出圈子，蒙铣、邓铿二人跟着也退下了。

韩希舜怔了一怔，说道：“白老师，你怎么啦？他们是想混入临安的匪徒呀。”

白逖不睬他的说话，一晃身到了奚玉帆的面前，说道：“请问扬州百花谷的奚璞是你的什么人？”

奚玉帆见他说话客气，遂也恭恭敬敬地答道：“正是家父。”白逖哈哈一笑，说道：“怪不得你的百花剑法使得这样好，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奚玉帆道：“老前辈和家父相识的吗？不敢请教大名。”白逖笑道：“我和令尊在二十年前也是不打不成相识的朋友，老朽姓白名逖，想必令尊曾和世兄说过。”

奚玉帆“啊呀”一声，说道：“原来是白世叔，爹爹常常提起你的名字，可惜这二十年来，一直见不到你。家父不幸，早已去世了。”

白逖说道：“我知道。没多久以前，我还曾经见过你的好朋友谷啸风呢。”

奚玉帆喜道：“我也在找他，听说他到——”白逖不待他把话说完，连忙向他使了一个眼色，说道：“不错，他是到我的一位老朋友那儿去了。你是到文大侠那里的吧，我不阻你了。”

奚玉帆瞿然一省，想道：“不错，他是这个什么‘公子爷’的‘老师’，我若说出太湖七十二家总寨主王宇庭的名字，这个‘公子爷’就更有藉口指我是匪徒了。岂不令这位白老前辈左右为难？”同时心中也有疑惑：“听说白逖是一位避世高人，怎的却会在豪门作客？”

厉赛英沉不住气，冷冷说道：“只怕你的公子爷不肯放我们走吧？”正是：

本是江湖豪杰客，权门托庇为何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野岭危崖逢异丐　金簪罗帕请援兵

白逖哈哈一笑，回过头来，对韩希舜说道：“这位奚相公是我的世侄，他们奚家在扬州也是著名的望族，绝非什么匪徒，想必是史宏他们误会了。请二公子赏老朽一个面子，别再与他们为难。”

韩希舜打不过公孙璞，白逖又和奚玉帆认了世交，他虽然心中恼怒，却也只好忍住，装出笑容，打了个哈哈说道：“近来风声很紧，家父担纲朝政，自是不能不提防有匪徒混入临安。一时误会，请奚兄莫怪。今日不打不成相识，请到舍下盘桓数日，让在下得以谢罪如何？”

白逖这才说道：“这位韩公子的令尊正是当朝相国。”

奚玉帆冷冷说道：“一介白衣，高攀不起。韩公子肯放我们过去，我已是感激不尽。好意心领了。”

他们本来是想在临安住一天，顺便游玩西湖的。闹了这件事情，大家都意兴索然，经过西湖，也不想游玩了。当日便径上天竺山去找文逸凡。

路上厉赛英问道，“公孙大哥，你怎么也到了此间，真是凑巧！锦云姐姐呢？”

公孙璞道：“我就是特地来江南找她的。”

厉赛英诧道：“怎么你们那天没见着面？”

公孙璞道：“我们本来是约好在往金鸡岭的路上见面的，却等不见她，到了金鸡岭也没见着。我猜想她可能是临时变卦，不来金鸡岭了。她是喜欢游山玩水的，或许会来观赏江南的春景也说不定，因此我就来了。”

厉赛英道：“锦云姐姐和我一样好玩，你算是摸透她的脾气。不过，她和你本来是约好的，就算临时变卦，也该向你有个交代呀？”

公孙璞皱起眉头，说道：“是呀，所以我着实有点放心不下呢。”

公孙璞与厉赛英都是有所不知，原来宫锦云的父亲黑风岛主宫昭文和蓬莱魔女结有冤仇，他就是为了惧怕蓬莱魔女，这才逃到海外的荒岛去的。宫锦云和公孙璞结识之后，虽然已是不相信父亲的说话，但心想：“我偷自离家，已经招惹了爹爹恼怒，若然再去依附爹爹的仇人，只怕更要气死爹爹了。”是以那日她在知道父亲来追踪公孙璞之后，便用“金蝉脱壳”之计，引父亲去追她。她的马快，父亲追她不上。但由于她走的是另一条路，因而也见不到公孙璞了。她本来想传个消息给公孙璞的，一来为了怕碰见父亲，不敢到金鸡岭去。二来又遇上另一件意外事情，以致无法按照原来计划行事。至于是什么意外的事情，后文再表。

且说厉赛英见公孙璞皱起眉头，她心中虽然疑惑，也只好安慰他道：“锦云姐姐聪明机智，武功又好，一定不会出什么事。定然是如你所说，来到江南游玩了。”

公孙璞苦笑道：“但愿如此。”

奚玉帆为了想给他解除愁闷，转个话题，笑道：“今天幸亏遇上了你，否则我和赛英只怕是当真走不了呢。那个韩相国的公子居然有这样好的武功，也真是大出我的意料之外。”

公孙璞若有所思，半晌说道：“是呀，我也是奇怪得很！”

厉赛英笑道：“有什么奇怪，白逖是武林前辈中有数的高手，他是白逖的徒弟，就难怪练成一身武功了。”

公孙璞忽地摇了摇头，说道：“他不是白逖的徒弟。”

厉赛英诧道：“ 你怎么知道？ ”

公孙璞道：“ 白逖练的是刚柔兼济的正宗内功，和那姓韩的路子完全不同，那姓韩的绝技是点穴功夫，据我所知，白逖不是点穴名家。 ”

厉赛英心头一动，说道：“ 你怀疑谁是他的师父？ ”

公孙璞道：“ 我倒是想到一件事情，不过不敢断定。江南大侠文逸凡见多识广，且待见到他再问他吧。 ”

厉赛英本是个“ 打破砂锅问到底 ” 的脾气，但公孙璞却是个不喜欢说话的人。此时他们已来到了中天竺，文逸凡的住宅也已经看得见了，厉赛英只好暂且按下好奇之心，跟着奚玉帆和公孙璞到文家通名求见。

文家大门打开，一个五旬左右的青衣汉子出来迎接客人。奚玉帆吃了一惊，说道：“ 展大叔，你也在这儿？ ”

原来这个人正是韩佩瑛家里的那个老仆人展一环。当年就是他和另一个老仆人陆鸿护送韩佩瑛到扬州完婚的。

由于展一环曾有过发动围攻百花谷那件事情，两人见面，不免有点尴尬。

展一环呆了一呆，哈哈笑道：“ 奚公子，我料到你会来的。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令妹夫如今是这里的少主人啦，过往的事，谁也不必放在心上。”

奚玉帆道：“ 我正是来找舍妹的，她当真是和辛少侠成了婚吗？ ”

展一环笑道：“ 此事如何有假？那天江南的武林豪杰，差不多都来喝喜酒呢，可惜你这个大舅子却找不到。 ”

奚玉帆一片茫然，半晌说道：“ 展大叔，请你叫舍妹出来。 ”

展一环道：“ 你来得不巧，辛少侠和你的妹妹都不在家。 ”

奚玉帆道：“ 他们到哪里去了？ ”

展一环道：“ 听说是文大侠差遣他们去办一件事的。反正你就可以见着文大侠的，你问他吧。 ”

说话之间，展一环已经带领他们进入客厅，文逸凡得到通报，早已在客厅等候他们了。

公孙璞首先上前拜见，文逸凡笑道：“ 我得过令祖许多教益，虽然未得列入门墙，也算得是私淑弟子呢。世兄不必客气。 ” 双手一托，把公孙璞扶了起来。但公孙璞已经屈了半膝，拜了两拜了，可说是行了半个“ 大礼 ”。

文逸凡好生欢喜，心里想道：“ 听说他在光明寺受过三位当代的武学大师亲炙，果然是功力不凡。后一辈中，恐怕是应数他第一了。公孙奇作恶多端，难得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公孙隐老前辈死了一个逆子，却得一个贤孙，也可以大慰晚年了。 ” 原来他刚才那双手一托，乃是有心试公孙璞的功夫的。

跟着奚玉帆以晚辈之礼上前参拜，文逸凡更是欢喜，说道：“ 令妹和小徒成亲，咱们可说得是一家人，我也不和你客气了。你可是来探亲的么？ ”

奚玉帆道 :“ 不错。舍妹仓促成婚，我都未曾知道。不知他们可在家么？ ”

文逸凡道：“ 可惜你来迟一天，他们是昨天刚刚走的。太湖王寨主有事要和我商量，我叫小徒替我去走一趟。令妹舍不得新婚夫婿，跟他一同去了。”

奚玉帆这才知道他的妹妹去了太湖，说道：“ 我们也是想到太湖去的，这可是真巧了。 ”

文逸凡说道：“ 别忙，他们在太湖不会很快走的。你好不容易来了，总得在这里多住两天。 ”

接着是厉赛英上前行礼，敛衽道了“ 万福 ”。奚玉帆道：“ 这位厉姑娘是明霞岛主的千金。 ”

公孙璞笑道：“奚兄在文老前辈面前何必害羞，应该告诉文老前辈才是。”接着对文逸凡说道：“他们是已经订了婚的夫妻，只因明霞岛主有事于中原，还未成亲。”

文逸凡哈哈笑道：“原来奚世兄是明霞岛主的爱婿，这就更是可喜可贺了。”心里却暗暗惊诧。“明霞岛主厉擒龙是个介乎邪正之间的大魔头，奚玉帆不知怎的攀上了这门亲事。”

坐定之后，公孙璞道：“文世伯，小侄有件事情，想要请教。”

文逸凡道：“请说。”

公孙璞道：“小侄今早在临安城外碰见一位武林前辈白老先生，据他说他现在是住在韩侂胄的相府。”

文逸帆道：“啊，你说的是自逖，不错，他是受了太湖寨主之托，这才特地去作韩侂胄的门客的，你是为了这件事感到诧异吗？”

公孙璞道：“这倒不是。白老前辈高风亮节，我是早已听得爷爷说过，怎会疑他。”

文逸凡道：“那么你想知道什么？”

公孙璞道：“韩侂胄有个儿子名叫韩希舜，不知是否白老前辈的徒弟？”

文逸凡道：“我从没听他说过，他到相府也不过两个月，想必不会收徒的。”

厉赛英道：“公孙大哥，你果然料得不错。白逖在相府不过两个月，即使他肯传授韩希舜这厮武功，这厮也绝不能学到什么东西。”

文逸凡道：“哦，你曾经和这位韩二公子交过手么？”

公孙璞道：“不错。”当下将路上所遇的事情告诉文逸凡，然后说道：“韩希舜的武功路数和白老前辈不同，我早已怀疑他不是白老前辈的徒弟，如今得到文大侠证实，那就更无疑义了。但却不知他的师父是什么人？”

文逸凡道：“相府之中高手不少，但听你所说，这位韩二公子的武功似乎还在那些高手之上。他是跟什么人学的，我可不知。不过你为什么要急于打听这件事呢？”

公孙璞道：“韩希舜别的功夫也还罢了，他的点穴功夫可是惊人，令我大为疑惑！”

文逸凡笑道，“天下点穴高手，还能有胜得过你的檀叔叔武林天骄的么？我听说武林天骄在光明寺之时，曾教你的点穴功夫的。怎么，难道你的点穴功夫还比不上那个韩希舜吗？他居然能够令你吃惊，这倒奇怪了！”

公孙璞道：“他只是功力稍逊而已。若然只论点穴的手法，他不但比我高，似乎也还要比檀叔叔高明！”

文逸凡诧道：“有这等事？”

公孙璞道：“更奇怪的是他的点穴手法和檀叔叔教我的大同小异，不过变化更为精妙！”

文逸凡道：“这么说，他也懂得惊神指法？”

公孙璞道：“是呀，所以我才感到奇怪。”

文逸凡起眉头：“当真如此，这就确实是奇怪了！”

厉赛英听得莫名其妙，问道：“你们在奇怪的是什么，我还未知道呢。”

文逸凡道：“厉姑娘，你有所不知，武林天骄檀羽冲的点穴手法，是从穴道铜人上钻研出来的。这个穴道铜人本来是宋国的国宝，汴京沦陷之时，给金人劫去。金国皇帝特地为此召集了全国的武林高手和杏林国手成立了一

个‘研经院’，由皇叔完颜长之主持，研究穴道铜人，弄出了一份图解。武林天骄本是金国贝子，他的惊神指法，就是因为获睹这份图解，而参悟出来的。”

听至此处，厉赛英禁不住突然跳了起来，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气，叫道：“我明白了！”

奚玉帆道：“你明白了？”

厉赛英道：“我知道这个蒙面人是什么人了，他就是韩希舜　的师父！”

文逸凡道：“什么蒙面人？”

厉赛英笑道：“对啦，这件事情我还没有告诉文大侠呢。”当下将高氏夫人所说的那个有关穴道铜人图解的故事原原本本的复述一遍。

文逸凡道：“原来如此。这么说穴道铜人图解是共有两份的了。一份是原来的宋宫图解，一份是后来金国高手钻研出来的金宫图解。”

厉赛英道：“不错，想必是宋宫原来的那份图解高明一些，所以公孙大哥觉得韩希舜的点穴手法似乎更为精妙了。”接着又说：“那天晚上，杨大庆、石棱、高杰三人在客店的房间里，半夜有个蒙面人跳进来，打伤了高杰，点了杨、石二人的穴道，抢走了那个藏着穴道铜人的匣子。杨、石二人怀疑是高杰串通那个蒙面人，高杰怀疑是他的师兄乔拓疆，后来又怀疑是我的爹爹，我却怀疑是黑风岛主，其实都猜错了，原来是韩希舜的师父。”

奚玉帆笑道：“线索是找到了，可惜也还未知道他的师父是谁呢。”

公孙璞道：“檀叔叔在惊神指法上边有若干处未能参透，他也知道宋宫有一份原来的图解，却不知落在何方，若然找得出韩希舜的师父，对檀叔叔倒是很有好处。他们可以共同参详。”

厉赛英道：“有其徒必有其师，韩希舜如此可恶，肯收这样的纨绔恶少做徒弟的恐怕也未必是好人吧？”

文逸凡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我倒是担心落在坏人手中，将来会酿成武林大患呢。这样吧，我给你打听这人是准。我打听不出来，还可以请丐帮的陆帮主帮忙打听。丐帮的消息最为灵通，或者可以有意外收获。”

公孙璞谢过了文逸凡，说道：“我想早一点会见啸风，请文大侠原谅我不多留了。”

文逸凡道：“最少你也得住这一晚。”

第二天一早，公孙璞、奚玉帆、厉赛英三人便向文逸凡告辞。

三人同行，一路谈谈说说，倒是不觉寂寞。这日到了太湖，只见万顷茫茫，水天一色，不觉逸兴遄飞，胸襟为之一爽。忽听得一声长啸，芦苇丛中摇出一只小船，那舟子笑道：“可是百花谷的奚公子么？”

奚玉帆诧道：“你怎么知道？请恕眼拙，咱们好像以前没有会过？”

那舟子笑道：“你们一路行来，早就有人打探清楚，禀告我们的总寨主。我是奉了总寨主之命，特地在这里等候你们的。”

太湖义军防范的周密，三人都是不禁佩服。上船之后，奚玉帆问那舟子道：“有一位谷少侠谷啸风是不是在你们的寨子里？”

那舟子道：“不错，谷少侠来了许多天了。”

公孙璞道：“文大侠的掌门弟子辛龙生和他的新婚夫人是不是也已经来了？”

那舟子道：“这倒没有听说，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头目，总寨主的宾客，我也不尽知道。”

王宇庭是太湖七十二家的总寨主，大寨在西洞庭山。摇到对岸，弃舟登山，王宇庭早已和谷啸风在半山迎接他们了。好友相逢，自是欢喜无限，不过在无限欢喜之中，奚王帆想起那次谷啸风的婚变，和他的妹妹闹出的轩然大波，却是不禁颇为感慨，有点尴尬了。

王宇庭不知就里，说道：“奚少侠，你们是从文大侠那儿来的吧，令妹和文大侠的掌门弟子成婚，我抽不出身子去喝喜酒，很是抱歉。”

奚玉帆吃了一惊，说道：“舍妹未曾来到吗？”王宇庭诧道：“令妹新婚，怎会来此？”

奚玉帆怔了一怔，说道：“文大侠说他们早已来了的，何以还没有到呢？”

王宇庭不禁亦是有点惊疑，说道：“是吗？那恐怕是在路上碰着什么事情耽搁了。但你也不必担心，江南的武林人物，谁不识文盟主的掌门弟子？有事耽搁也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你们先住下来，待我派人给你打听打听。”

既来之则安之，奚玉帆等人也只好如此了。

这晚奚玉帆与谷啸风联床夜话，说起别后各人的遭遇，大家都是不胜感慨。

奚玉帆说道：“我这次在临安韩侂胄的相府碰上一个人，你一定意想不到。”

谷啸风说道：“什么人？”

奚玉帆道：“辛十四姑。”

谷啸风果然甚为诧异，说道：“她怎么会在相府之中出现？”

奚玉帆把穴道铜人图解的故事和如何碰上韩希舜与辛十四姑的经过，一一告诉了谷啸风，谷啸风听得惊奇不已，说道：“不瞒你说，这个辛十四姑我也正想找她。”

奚玉帆道：“哦，你也要找她，为什么？”

谷啸风道：“佩瑛的爹爹在她家里养病，她却失了踪，佩瑛担心得不得了。要找佩瑛的爹爹，不是先得找她吗？”

奚玉帆叹了口气，说道：“幸好你当时没有见着韩老英雄。”

谷啸风懂得他的意思，假如当时自己见着韩大维，当然是一定会提出要和韩佩瑛退婚之事了，想不到一年来的变化竟是如此巨大，谷啸风不由得心中苦笑了。

事情的变化，确实是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辛龙生和奚玉瑾这对夫妇的遭遇就是如此。

且说辛龙生夫妇奉了文逸凡之命，前往太湖和王宇庭联络，这日到了浙西的一个山区，为了赶路，走山间小路，路上辛龙生忽地想起一件事情，说道：“瑾妹，到了太湖，你可能见着一个你所想不到的人。”

奚玉瑾觉得他的神色有点古怪，说道：“王宇庭那里常有江湖上的异人来往，碰上意想不到的人，那也不足当奇。”

辛龙生道：“不，这人是你的好朋友，却并不是什么江湖异人。”

奚玉瑾何等聪明，心中已经隐隐猜着了辛龙生要说的是什么人了，嗔道：“你究竟说的是谁？”

辛龙生冷冷说道：“谷啸风。那天我听得他和我的师父说，说是要到太湖去的。”

奚王瑾心里甚是难过，却道：“碰上他又怎么？唉，龙生，咱们已经结为夫妇，你还不相信我吗？”

辛龙生道：“你不嫌弃我，我是感激得很。不过我遭了那丫头之害，与你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我，我总是觉得对不起你。唉，谷啸风现在不知成婚了没有？如果——”

奚玉瑾杏脸飞霞，嗔道：“不许你再说下去，夫妻紧要的是两情相悦，相互扶持，难道只是贪欢作乐么？这件事以后不准再提！”

话是这样说，奚玉瑾心里可是难过得很。不由自己的又想起了谷啸风以往对她的种种好处来。“我当真是更喜欢龙生么？还是只贪图可以做未来的盟主夫人呢？”无意间自己揭开了自己心底的秘密，奚玉瑾不禁暗暗有点羞愧了。

这天是个阴天，他们二人心上也像蒙了一层阴影，辛龙生不敢再试探她，奚玉瑾也没心情说笑，两人默默无言的走了一程。

走到一个险峻的路口，忽见有个老叫化睡在那儿。

他们走的是两峰挟峙之间的山路，那叫化睡觉的地方正是绝险之处，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叫化子枕着路口的一个石头，只要稍一转身，就会跌下去的。

辛龙生正自不好气，骂道：“哪里来的这个臭叫化，你死活不要紧，这条路可给你拦住了。”

奚玉瑾道：“你别推他，咱们做个好心，唤醒他吧。你守在那边，提防他滚下去。”

辛龙生道：“哈，你还要我服侍这个臭叫化，你可真是太好心了。”

奚玉瑾道：“他这样睡法，可是危险得很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反正咱们也不是要赶路。”

辛龙生赔笑道：“好，好，依你就是。”脸上赔笑，心里可是在埋怨妻子多事。

奚玉瑾叫了几声，那老叫化的鼾声打得更响了。辛龙生苦笑道：“睡得像个死人，别理睬他吧，从这块石头上跳过去不就行了？”

奚玉瑾道：“不好，你看，这块石头摇摇欲坠，万一给咱们碰着了那怎么好？”

话犹未了，那老叫化忽地翻了个身，坐了起来，把奚玉瑾吓了一跳。

那老叫化睁开惺忪睡眼，咕咕噜噜的埋怨道：“我睡得好舒服，你们偏来扰人清梦，真是可恶！”

辛龙生怒道，“我们好心救你一条性命，你却反而骂我，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那老叫化道：“你咒我是死人不是？哼，你死了我还活着呢，谁要你救？”

辛龙生心头火起，正要发作，奚玉瑾劝道：“你何必和他一般见识，他不领情，咱们走吧。”

那老叫化揭开一个红漆葫芦的盖子，酒香四溢，说道：“这女娃儿倒是有点好心，来，来，来，我请你喝酒。”

辛龙生冷笑道：“谁要喝你的酒，你滚吧！”

那老叫化“哼”了一声，说道：“别人想喝都喝不到呢。你这臭小子懂得什么？你不喝，你给我滚！”

奚玉瑾忙道：“龙生，别吵了。走吧，走吧！”

辛龙生道：“我才不屑和叫化子吵呢！”迈开大步便走，只听得那老叫化在背后连连冷笑。

路上辛龙生埋怨道：“玉瑾，我叫你不必理这臭叫化，你看，非但得不到他的感谢，反而受了一顿腌臜闲气。”

奚玉瑾忽道：“龙生，我看这老叫化恐怕是个江湖异人。普通的叫化怎敢睡在那样险峻的地方，不是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还有，他后来说的那几句话也着实有点可疑。”

辛龙生人极聪明，奚玉瑾所想到的可疑之点，他此刻亦是想到了。颇为后悔刚才自己一时之气，开罪了这个叫化。不过一想自己是江南武林盟主的掌门弟子，就算这老叫化是江湖异人，开罪他也不见得就有什么大事，不愿意在奚玉瑾面前认错，强笑说道：“哪来的这许多江湖异人？你别瞎猜疑吧。”

不料走了一程，忽又听得呼呼噜噜的鼾声，奚玉瑾抬头一望，吓得跳了起来，叫道：“龙生，你瞧！”

原来在那路口之处，只见又是那个老叫化伸开双脚枕着石头睡觉，口角还流着酒涎。

他们少说也走了十多里路，虽然不是施展轻功，也是走得比普通人快得多的。这山路又只有一条，这叫化子要赶在他们前头不让他们发现，只有绕过一个山坳才行。不到半个时辰，这叫化子就能躺在前面的路口睡觉，奚玉瑾焉能不吓得一跳。

辛龙生低声说道：“你不必惊慌，江南的武林人物，我师父无有不识。不错，我刚才是骂了他，但看在我师父的份上，他也不能怪我。”

他料这老叫化是装睡无疑，这几句话自是有心想说给老叫化听的。

奚玉瑾叫道：“老前辈请恕我们刚才有眼无珠，不识高人。”

老叫化伸了一个懒腰，睁开眼睛说道：“哼，又是你们，怎的老是来扰人清梦。”

辛龙生道：“老前辈何故戏弄？”

那老叫化道：“谁有闲情戏弄你们？我问你，文逸凡是你的什么人？”

辛龙生道：“正是家师。”

那老叫化点了点头，说道：“我早已瞧出来了，那么你是他的掌门弟子辛龙生吧？辛十四姑是你姑姑？”

辛龙生大为欢喜，说道：“不错。原来老前辈和我的姑姑也是认识的，那就是更好了。”

那老叫化忽地冷笑道：“你有一个做武林盟主的师父，又有一个这样骄矜的姑姑，这两个人给你撑腰，怪不得你目中无人！”

辛龙生吃了一惊，说道：“晚辈不敢，请、请恕……”

“请恕晚辈无知之罪”，这句话还未能说出口来，那老叫化已是喝了一口酒，忽地张开嘴巳，向他喷去。烈酒夹着口涎，喷得他满面淋漓。

辛龙生所到之处，无不受人尊敬，哪曾受过如此侮辱？明知这老叫化是江湖异人，也禁不住怒火勃发，唰的拔剑出鞘，就向他刺去。喝道，“管你是什么人，少爷和你拼了！”

辛龙生的剑法是融会两家之长，以辛十四姑所传的奇诡绝伦的剑法作为基础，再加上他的师父“铁笔书生”文逸凡的点穴功夫，一柄青钢剑当成了判官笔使，一招之间，同时刺那老叫化的七处穴道。

老叫化哈哈笑道：“文逸凡的铁笔点穴功夫我也还不曾放在眼内，你居然敢在我的面前卖弄！嘿，嘿，这真是孔夫子门前卖百家姓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铮”的一声，辛龙生那柄长剑已经给他弹开，辛龙

生正要变招，只觉身子忽地一麻，已是给他点着了穴道，不能动弹。连他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曾看得清楚。

奚玉瑾刚要拔剑，一见丈夫已给他制住，心念电转，想道：“我决不是他的对手，不如向他求情的好。说不定他只是恼怒龙生无礼，对他薄施惩戒罢了。”

心念未已，那老叫化已是哈哈一笑，说道：“你是他的妻子吧？我看你的心肠比他好得多了。”

奚玉瑾道：“请你看在他师父文大侠的面上，恕他无礼之罪。”

那老叫化道：“文逸凡吓不倒我，我也不必卖他情面。嘿，嘿，看在你的面上嘛，那倒还可以。”

奚玉瑾道：“那就请你看在我的面上，我在这里给你赔罪了

老叫化又是哈哈一笑，说道：“我是曾听说文逸凡的掌门弟子娶了媳妇，但现在看来，你们好像是还未同房的吧？你对他倒是很有情义啊！是不是真正喜欢他呢？”原来这老叫化早已看出奚玉瑾还是处子之身。

奚玉瑾羞得满面通红，说道：“嫁猪随猪，嫁狗随狗，他好歹也是我的‘良人’。请老前辈休要取笑。”

那老叫化忽地端起面孔，说道：“好，那我就和你说不是开玩笑的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答我！”

奚玉瑾道：“老前辈请问，晚辈若有所知，定当奉告，绝不敢虚言。”

那老叫化冷冷地盯着她，说道：“穴道铜人的秘密，你知道多少？我信不过你的丈夫，所以我要问你。”

奚玉瑾怔了一怔，说道：“什么穴道铜人的秘密，我连听也没有听过。”

那老叫化道：“辛十四姑一直没有和你提过这件事吗？”

奚玉瑾道：“我们成婚之后，就没有见过他的站姑。”

那老叫化道：“以前呢？”

奚玉瑾道：“以前我也只是在她家里住过一晚，那时和他的姑姑刚刚相识，她有什么秘密也不会告诉我呀。”

那老叫化道：“邵元化的小老婆高小红你们见过没有？”

奚玉瑾道：“邵元化这个名字我倒是听过的，却从来没有见过他，更不用说他的什么大老婆，小老婆了。”

那老叫化眼珠一转，若有所思，半晌说道：“好，我姑且相信你的说话，但却不能不委屈你们做我的人质了。”

奚玉瑾大惊道：“你可是要扣押我们吗？我，我们是有事在身的呀！”

那老叫化道：“我对你已经算得是十分客气了，谁管你们的什么劳什子事情？好，你不想陪你丈夫受罪，你自己走也行。”

奚玉瑾忙道：“不，不，你既然捉了我的丈夫，我自然是要陪他的，但你总得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呀。”

那老叫化道：“好，我就老实告诉你吧，辛十四姑一个人我是不怕她的。但她有个好朋友叫做韩大维，他们两个人倘若一同来找老叫化的晦气，老叫化只怕不是他们的对手。她的侄儿在我手上，她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奚玉瑾道：“不知老前辈和他的姑姑结的是什么梁子？”

那老叫化哼了一声，说道：“你问的也太多了，老叫化可没工夫告诉你呢。我不强迫你，你愿意跟你丈夫就跟来吧。”

说了这话，老叫化拖着辛龙生就走。奚玉瑾追上前去，说道：“请问老

前辈高姓大名。”

老叫化怒道：“你这女娃儿也忒罗唆，你叫我老叫化不就行 了。”

奚玉瑾不敢再问，心里想道：“这老叫化本领如此厉害，想必是丐帮中的高手？”

老叫化拖着个人，登山涉涧，如履平地，奚玉瑾使出全副轻功，兀自落在他们后面。

那老叫化也似乎知道她的本领如何，并不回头看她，却始终和她保持着数丈的距离，让她不至太过落后。

奚玉瑾忽地得了一个主意。

奚玉瑾素来爱美，每次出门，总忘不了要带一盒胭脂，这次也不例外。那老叫化走在她的前面，一直没有回头望她，奚玉瑾大着胆子，悄悄打开胭脂盒子，用指甲挑了一点胭脂，在一方手帕上写道：我们夫妇给一个老叫化捉去，仁人君子，拾获此帕，请送太湖王寨主，金簪聊作报酬。辛龙生、奚玉瑾。

奚玉瑾是把手伸入怀中偷写的，字迹写得歪斜了草，但料想还可以辨认出来。写好之后，拔下头上一根金簪，折好手帕，用金钗穿过它，插在路旁的一棵树上，那老叫化在她面前数丈之遥，果然没有发觉。

这方金钗钉着的字帕给人拾获的希望甚为渺茫，但总是有个希望。至于她为什么叫拾获的人向太湖王寨主王宇庭报讯，而不是向辛龙生的师父文逸凡报讯呢？则是因为下面两个原因。

第一、这个地方距离太湖只有两天路程，距离文逸凡所在的中天竺则有七天路程，她急于脱困，当然是就近向王宇庭求援的好。

第二、王宇庭占领太湖，对附近的百姓很好，百姓和义军亲若家人，倘若樵夫、猎人发现这方字帕，多半会给她送到。文逸凡的住址只有江湖上侠义道中的成名人物知道，普通百姓，只怕连他的名字也未必知道。

奚玉瑾做了手脚，暗自想道：“这老叫化未必会注意到我的头上少了一根金钗，若是给他发觉，我就装作惊诧的神气，说是中途跌落了。”

老叫化拖着辛龙生走得飞快，奚玉瑾使出全副轻功，紧紧跟在他们后面，不知不觉，上了一个山峰，只见山顶有间石屋。

忽听得“咿咿呀呀”的叫声，树林里有个披着兽皮的小厮跑出来，约莫十六七岁年纪，体格甚是壮健，长得几乎有老叫化那么高。这小厮扛着一只吊睛白额虎，他虽然长得不算矮，但这只老虎实在太大，前脚搭在他的肩上，后脚还是拖在地上。

老叫化斥道：“虎儿，我叫你守门，你总是不安本分，又跑去打老虎了。”那小厮也不知是否听见了师父的说话，只是望着奚玉瑾傻笑。

老叫化道：“我这徒弟是个哑巳，在山上长大，很少看见外人的。不过，他对你并无恶意，你不用害怕。”当下笑道：“这是别人的媳妇儿，你傻乎乎盯着人家干嘛？”那小厮黑脸泛红，喉头发出“荷荷”的喊声，老叫化笑道：“奚姑娘，他是说你漂亮。”

奚玉瑾心里想道：“这小厮赤手空拳就能打死一只老虎，不用他的师父监视我们，有他看守，只怕我们已是偷走不了。”

进了屋子，老叫化把辛龙生推入柴房，笑道：“未来的武林盟主，委屈你在这柴房受苦几天，待你的姑姑来了，只要她向我求情，我就放你。”说罢，轻轻一拍，便给辛龙生解了穴道。

辛龙生几曾受过这等委屈，他听这老叫化的说话，似乎对他的姑姑也是颇有顾忌，穴道一解，不禁就发起怒来，“哼”了一声，说道：“有胆的你就把我杀了！哎哟，哎哟，哎哟！”

话犹未了，只觉遍体如焚，十分难受。本来还想再骂几句，已是骂不出来了。

老叫化冷笑道：“我杀你做什么，让你多吃一点苦头不更好么？哼，你再嘴硬，我还有更厉害的手段请你尝尝好滋味呢！”

奚玉瑾慌忙替丈夫求情，老叫化这才笑道：“好，看在你的份上，我姑且饶他一次。”说罢把那红漆葫芦一顿，说道：“我的独行点穴手法，本来在穴道解了之后，也要受苦三天的，只有喝了这酒，才可免你受苦。嘿，嘿，酒中可有老叫化的口涎，你喝不喝？”

辛龙生遍体如焚，实在忍受不住，只好捧起葫芦，捏着鼻子喝了几口。老叫化抢了过去，笑道：“你摆什么少爷架子？哼，你嫌老叫化腌臜，老叫化可还舍不得给你多喝呢！”

辛龙生喝了这酒，果然便觉遍休清凉，但身体仍是软绵绵的使不出力道，对这老叫化的点穴功夫好生惊骇，不敢再发一言。

老叫化道：“奚姑娘，你愿意留在这里服侍丈夫，我可以让你自由走动。你什么时候要走，我也决不阻拦，就只不许你将他带走。”说罢，回过头来，对那小厮说道：“我和他们说的话，你听清楚没有？”小厮点了点头，老叫化道：“倘若我不在家里，这个人要走的话，你把他的双腿打断，这姑娘要走，你就不必留难。”小厮又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老叫化冷笑道：“你这小子倒是好福气，有这么一个贤慧妻子。”

老叫化出了柴房之后，辛龙生满面通红，说道：“瑾妹，虽说你是嫁猪随猪，嫁狗随狗，但你我只是夫妻的名份，你可不必陪我受苦。”

奚玉瑾知道他气量狭窄，心里想道：“原来他是为我刚才说的这两句话犯了心病了。”想起自己为他受苦，仍然给他奚落，不觉眼圈一红，说道：“你我已经拜堂成亲，做了正式夫妻，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唉，咱们现在是在人家的屋檐底下，我劝你还是暂且忍住一时之气吧。”

辛龙生话出了口，这才觉得有点过分，心中也有歉意，说道：“瑾妹，你待我这样好，我真不知应该如何感激你才是。”

奚玉瑾强颜笑道：“夫妻之间，何必说这样的客气话？”奚玉瑾口里是这么说，心里想起了谷啸风往日对她的温柔体贴，却是不禁有点黯然神伤了。

奚玉帆到了太湖西洞庭山王宇庭的山寨，住了几天，仍然不见他的妹妹和辛龙生来到，也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心里十分着急。

这一天来了一个中年叫化，是丐帮中的一个八袋弟子，姓焦名奕。

焦奕来的时候，奚玉帆和公孙璞正在陪王宇庭说话，焦奕问道：“这两位是谁？”王宇庭知道丐帮的八袋弟子前来，定然是有事商量，说道：“这位是百花谷的奚少谷主，这位是耿大侠的弟子公孙璞，他们都不是外人，焦香主，有话你但说无妨。”

焦奕忽地哈哈笑了起来，说道：“这可真是巧极了。”

王宇庭怔了一怔，说道：“什么巧极了？”焦奕望了望奚玉帆，笑道：“奚少侠，令妹是不是芳名玉瑾？”

奚玉帆又惊又喜，连忙问道：“焦香主，你可是有舍妹的消息么？”

焦奕道，“不错，我就是为此来的。请你先看看这个。”说罢拿出一根

金钗和一方手帕。

奚玉帆吃了一惊，说道：“ 这金钗正是舍妹的，焦老前辈你是从何处得来？ ”

焦奕道：“ 是这样的，松风岭出现了一个踪迹可疑的老叫化，接连几天都在山口的险峻处所睡觉。我的弟子发现他的行踪，初时还以为是本帮的长老，告诉了我。我跑去暗中窥伺，这才知道不是，我起了疑心，就在松风岭上躲藏起来，看他究竟是想干些什么。第二天就看见令妹夫妇二人从那里经过，出事了！ ”原来焦奕乃是那个地方的丐帮首领。

此时，王宇庭已经把那方手帕展开，和奚玉帆一同看了奚玉瑾在手帕上写的那封信了。

奚玉帆大惊道：“ 原来他们竟是给那老叫化捉了去，这老叫化是什么人呢？他的本领这样高强，难道不知辛龙生是武林盟主文大侠的掌门弟子？ ”

焦奕说道：“ 我就是因为这老叫化的本领委实太过高强，自忖决不是他的对手，当时不敢声张。

“ 令妹误会他是我们丐帮中人，这件事我们丐帮当然不能不管。我本来要向帮主报讯的，但帮主在北方，远水不能救近火，我想想还是照令妹的吩咐，来给王总舵主送信的好。 ”

王宇庭说道：“ 人多去恐怕打草惊蛇，这老叫化的本领如此高强，可得找几个好手去对付他。 ”

奚玉帆知道王宇庭在此风云紧急之秋，难以擅离山寨，说道：“ 我们三人前往，大概也可以和那老叫化斗一斗，请焦香主给我们带路，不用王寨主操心了。 ”正是：

三英寻异丐，联袂探荒山。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难去心魔生妄念　自惭形秽起猜疑

王宇庭见过他们的本领，心里想道：“公孙璞是江南大侠耿照的高徒，自幼又在光明寺得到当世三位武学大师的亲炙，本领之强，只有在我之上，绝不在我之下。奚玉帆是武学世家，百花剑法，非同凡响。更加上一个明霞岛主的独生爱女，此去大概是应该可以无忧的了。”既然自己抽不出身来，也就只好答应他们了。

但奚玉帆却是有点担忧，路上问焦奕道：“从这里到松风岭大约要多少时间？”焦奕说道：“以咱们的脚程，走快一些，两天可以赶到。”

奚玉帆道：“舍妹被那老叫化捉去，是三天之前的事情，对么？”焦奕道：“不错。”奚玉帆忧形于色，说道：“来回总共五天，不知那老叫化是否还在松风岭上？”

焦奕说道：“这点奚少侠不用担忧，据我所知，那老叫化在松风岭有一个秘密的巢穴。那地方十分隐密，外人很难发现，但我已经知道了。”

奚玉帆道：“你探过他的那个秘密巢穴么？”

焦奕道：“我没有亲自探过，这是我的一个弟子发现的，那天他还几乎挨了一顿打呢。”

奚玉帆道：“那老叫化给外人发现了他的巢穴，还不会搬家么？”

焦奕道：“那老叫化并不知道。”

奚玉帆诧道：“你刚才不是说令徒几乎挨了打么？”

焦奕道：“要打他的那个人不是老叫化，是老叫化的一个哑巴徒弟。”

厉赛英大感兴趣，说道：“那老叫化还有一个哑巴徒弟么？本领是不是也很厉害？”

焦奕道：“本领未必胜得过一流高手，气力却大得惊人。

“那大小徒上山采药，无意中走进一个山峰重叠的谷口，远远看见一间石屋。就在此时，忽听得猛虎的吼声，那是受伤负痛的吼叫！

“只见一个精赤着上身的少年正在和那猛虎扑斗，我的徒弟正想跑过去帮他，他已经把那头老虎打死了。

“那少年发现小徒，口里咿咿呀呀的呼喊，忽地一掌击碎一块石头，作手势赶他，意思是说，小徒若不快跑，他就要像击碎石头那样击碎他的头颅了。

“我这徒弟颇有机智，他拿出一块糕饼，作手势说要和那哑巴做朋友。那哑巴吃了糕饼，很是高兴，但仍然要赶他走。哑巴指手划脚表达他的意思，好不容易才令得小徒明白，原来他是说他有一个很凶的师父，和小徒一样，也是个叫化子，他的师父是不许外人到这一个地方的。幸亏小徒是碰见他，若是碰见了他的师父，只怕早就丢了性命了。你想，他说的这个师父，不是那个老叫化还有谁？”

奚玉帆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说道：“那老叫化既然在岭上筑有巢穴，想必是把舍妹关在那里了。我只是不明白他何以要和舍妹为难，我们兄妹可是从未曾见过这样的一个老叫化的啊！”

公孙璞道：“或者他是令妹夫辛少侠的仇家也说不定。”

奚玉帆道：“即使如此，那老叫化也得看在他的师父文大侠的情面啊！”

厉赛英笑道：“反正两天之后，咱们就可以赶到松风岭了，到时自必会知真相，何必现在胡猜？”

奚玉瑾初时也是莫名其妙，不知这老叫化何以要与她的丈夫为难。

这闷葫芦，在她心里藏了三天，终于打破，原因就因为辛龙生的姑姑是辛十四姑。

那老叫化颇守诺言，他答应过可以任奚玉瑾随时离开，是以奚玉瑾虽然不愿离开丈夫，也可以自由走动。

她帮那哑巴做饭，有时也到外面洗衣和拾取柴枝。

这一天奚玉瑾在外面拾取柴枝，忽听得马嘶之声，抬头一望，只见一个戴着瓜皮小帽的青衣汉子，正在策马走进山谷。

奚玉瑾大为奇怪，心里想道："这样荒僻的地方何以会有骑马的人到来？莫非他是老叫化的客人？"

心念未已，只听得那汉子啧啧赞叹，说道："好个标致的小娘子！哈，看来似乎比那明霞岛主的女儿还要漂亮。"

按照奚玉瑾的脾气，若在别的地方碰见这人，非得将他惩戒不可。但此际他们夫妻等于是那老叫化的囚徒，而这个人却可能是老叫化的客人，奚玉瑾既没有心情为这小事发作，也不想得罪老叫化的客人，于是拾了柴枝，匆匆便回去了。

不过她的心里已是多了一层疑团："这人说的那个明霞岛主的女儿，不是和我哥哥同往江南的那个厉姑娘吗？这人怎样会知道的？"

奚玉瑾到了江南，一直得不到哥哥的消息。但她的哥哥和厉赛英同在一起的事情，她家的老仆人却是早就告诉了她的。

奚玉瑾回到柴房不过一会，果然便听得马啼声在门外戛然而止，那人走进屋子，老叫化哈哈笑道："我早料到二少爷会差你来的，是不是那女魔头已经到过相府，他有麻烦了？"

奚玉瑾甚为纳罕，心道："什么相府的二少爷，怎的和这老叫化攀上了交情？"

只听得那人恭恭敬敬地说道："正是二少爷要我来禀告你老人家，那女魔头偷进相府，已经见过他了。那女魔头在相府要等你老人家呢！"

老叫化道："你回去叫她来见我吧。"

那汉子有点诧异的神色，说道："你老人家这个地方——"

老叫化笑道："不错，这地方我以前是不想给她知道，现在则是无妨了。你今天就回去，叫二少爷告诉那女魔头，说是我没有工夫到相府会她，她要见我，只有到这里来！"

那汉子应了一个"是"字，说道："那么小的现在就告辞了。"

老叫化道："我要你今天回去，但也不用这样忙着。再坐会儿，我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呢。"

那汉子道："对啦，我也正想请问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是不是新收了一位女徒儿？"

老叫化道："没有呀！"笑了起来，跟着说道："你来的时候，想必是见着那姓奚的小娘子了。"

那汉子道："这位小娘子是——"

老叫化笑道："就是那女魔头的侄媳妇儿。"

躲在柴房里偷听的辛龙生和奚玉瑾，听到此处，方始知道他们所说的'女魔头"，原来就是辛十四姑，不禁大吃一惊。

那汉子笑道："这小娘子倒是标致得很。"心想："原来如此，怪不得

他敢叫那女魔头前来见他。”

老叫化道：“你是陪二少爷读书练武的，他的书读得好不好我不管，他的武功近来练得怎么样了？”

那汉子道：“二公子最近和一个不知来历的小子打上一架，在点穴功夫上输给那个小子。他恐怕是惊神指法练得尚有什么漏洞，本来要到这儿向你老人家求教的，只因那女魔头缠着他，他动不了。”

原来这个老叫化正是韩希舜的师父，这个汉子即是自幼服侍他的书童，最得他的宠信，故而也学了几分本事。

老叫化听了大为惊诧，说道：“什么，他的点穴功夫竟然不如人家？那小子姓甚名谁，查出来了没有？”

那汉子道：“后来才知道这小子原来是白老师父相识的一个晚辈，名叫公孙璞。”

老叫化沉吟半晌，说道：“公孙璞？感情是二三十年前横行天下的那个公孙奇的儿子？公孙奇我以前倒是会过的，他的两大毒功确是厉害之极，但说到点穴的功夫，却是不见得如何了得呀！”

那汉子道：“还有一样奇怪的事，据公子爷说，那小子的点穴手法，似乎和你老人家所传授的大同小异。”

那老叫化道：“哦，有这样的事？倒要留上点心，打听打听这个名叫公孙璞的小子是怎么个来历了，嗯，你还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吗？”

那汉子道：“那天和公孙璞这小子在一起的还有一对少年男女。”

老叫化道：“那又是谁？”

那汉子悄悄说道：“那男的是百花谷的少谷主，女的是明霞岛主的女儿。”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但奚玉瑾是从小练过梅花针之类的暗器功夫的，“听风辨器”的本领是练梅花针之类的暗器必须具备的功夫，故此听觉特别灵敏。听了这话，又惊又喜，心道：“他说的可不正是我的哥哥吗？”

那汉子接着说道：“明霞岛主的女儿很是漂亮，可惜脾气却是很坏。”

老叫化皱了皱眉头，随即却又哈哈一笑，说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希舜这孩子看中人家的媳妇儿，这才挨了人家的揍。”

那汉子道：“你老人家可别怪责公子，不关公子的事。都是蒙铣、邓铿这班人要讨公子的欢喜，才把事情闹出来的。”

那汉子顿了一顿，接着又道：“其实，明霞岛主的女儿虽然漂亮，但和我刚才所见的那位小娘子一比，却又要给比下去了！”

老叫化听出他的弦外之音，说道：“我也想徒弟有个好媳妇儿，但却不喜欢他胡闹。你回去告诉，我已经替他看中一个合适的姑娘了。待辛十四姑这件事情了结之后，我会替他办妥这件事情的。”

“这老叫化说的是什么人呢？”奚玉瑾听了这话，不禁心头鹿撞，惊疑不定了。

那汉子走了之后，那老叫化叫道：“奚姑娘，请你出来！”

奚玉瑾面挟寒霜，出来说道：“老前辈有何吩咐？”

那老叫化笑道：“据我看来，你丈夫的病恐怕是不能医好的了，你正是青春年少，愿意守一辈子的活寡么？”

奚玉瑾柳眉一竖，说道：“老前辈，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话我不要听！”

老叫化笑道：“我是为你的好，你听听又有何妨？我有一个徒弟，是当

朝宰相韩相国的二公子——”

奚玉瑾沉声说道：“老前辈，我落在你的手里，你要将我怎样摆布，我是无法抵抗的。但我要寻死，只怕你也难奈我何 !最少我还有自断经脉之能！”

老叫化怔了一怔，说道：“想不到你倒是一位烈女，好，好，老叫化答应过你，决不将你难为的，你不愿意，那也就算了。不过，请你恕我多嘴，你这挂名的丈夫实在配不上你，我那徒儿人品虽不怎么好，却也不算比他更差，家世武功，可是样样在他之上！待你心情平静的时候，你仔细想想我的话吧。”

奚玉瑾不待他说完，拂袖便走，冷冷说道：“多谢老前辈答应不难为我，没什么事，少陪了！”

回到柴房，只见辛龙生坐在柴堆上，嘴角挂着冷笑，正看着她。

奚玉瑾有点奇怪，说道：“你怎么又起来了，今天是不是觉得好了点儿？”

原来辛龙生那天喝过了老叫化的药酒之后，虽然免掉了一场大病，精神仍很委靡，昨天他急于恢复功力，试行运气，结果却惹来了浑身疼痛，从昨晚午夜起他就是一直躺着的。

辛龙生对奚玉瑾的问好，竟似听而不闻，冷冷说道：“天上跌下来的荣华富贵，你怎么不要？”

奚玉瑾不禁气往上冲，说道：“我在你的心目中竟是贪图富贵的人吗？你老是这样猜疑我，夫妻还如何能够相处下去。现在你是在患难之中，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待你这场灾难过后，你不赶我，我也要走了！”

辛龙生见她动了怒，这才赔笑道：“不是我易起猜疑，实是我自惭形秽，心情郁闷，不觉就口不择言了。那人是相府公子，武功人品都比我好。我也觉得我这个‘挂名的丈夫’实在配不上你。”

奚玉瑾道：“这是那老叫化说的，可不是我说的！你既然这样用心偷听，总应该听见我是怎样骂他的吧？哼，你心情郁闷，也不该这样口不择言！”

辛龙生赔笑道：“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就莫怪我吧。咱们说正经的事儿，那老叫化是不是说要把我的姑姑请来。”

奚玉瑾道：“是呀，不过，听他的口气，他似乎和你的姑姑是结有梁子的呢！”

辛龙生道：“只要姑姑来了，咱们就不怕了。”

奚玉瑾道：“这老叫化的武功非同小可，我倒有点害怕，你的姑姑未必就能胜得过他。”

辛龙生道：“不会的，我的姑姑不但是剑法的奇诡天下无敌，她还擅长毒功，使毒的功夫，当今之世，只怕也没有谁人比得上她。”

话虽如此，在他的心里可着实有点害怕，姑姑未必打得赢的。因此沉吟半晌，就接着说道：“姑姑不知什么时候来，如果在她来的时候，我的功力已经恢复，那就可以助她一臂之力了。最不济咱们也可以有机会逃跑，免至成为她的累赘。”

奚玉瑾道：“能够早点恢复功力当然是好，不过那老叫化的点穴手法不知是什么路道，你已经试过一次了，我只怕欲速则不达，若再强行运气，万一遭受走火入魔之险，如何是好？”

辛龙生道：“我还有一门功夫可以试试，但只有一样疑难之处，尚未能够解决。瑾妹，你可以帮忙我吗？”

奚玉瑾道：“我当然愿意帮忙你的，不过你我所练的内功全然不同，只

怕我帮不了你的忙吧？”

辛龙生道：“咱们成婚的前一天，谷啸风来见我的师父，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存心来找我的晦气的呢，说来真是好笑。”

奚玉瑾心头一震，面色白里泛红，说道：“你无端提起这事干嘛？”

辛龙生道：“瑾妹，你别多心，我决没有猜疑你的意思。我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因为——”

奚玉瑾冷冷说道：“因为什么？爽快说吧！”

辛龙生道：“因为那天他送了一件礼物给我。”

奚玉瑾道：“哦，什么礼物？”

辛龙生道，“我说错了，应该是说他代人送一件礼物给我。这人是江南大侠耿照，所送的礼物就是武林中人梦寐以求大衍八式。那天谷啸风来的时候，刚好在路上碰见耿照，耿照无暇来喝咱们的喜酒，是以就托他把礼物带来了。”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这件礼物可不轻呀。你，你为什么——”

辛龙生道：“你怪我为什么不和你说吗？唉，我，我是有点小心眼儿，怕你因此想，想起了他。”

奚玉瑾何等聪明，说道：“你刚才说的还有一门功夫可以试试，指的就是这大衍八式么？”

辛龙生道：“不错。可惜我在婚后心情不好，未能好好练这大衍八式。大衍八式虽然只有八个式子，看似简单，其实变化却是十分奥妙的。”

奚玉瑾道：“这当然了，否则焉能称为武林秘笈。”

辛龙生接着说道：“练这大衍八式，最关键的地方是内功的运用。你知道我的内功是跟姑姑学的，不是师父所传。虽然我也曾拿了大衍八式，请师父指点疑难，但还是有几处的地方，未曾问清楚的，后来方始发觉。”

奚玉瑾道：“这我怎能帮你的忙？”

辛龙生心里想道：“没有办法，也只好和她直说了。”说道：“你可知道耿照何以把这份重礼托他带来吗？”

奚玉瑾道：“我怎么知道？”心里则在想道：“谷啸风是名门正派，少林英侠，耿照当然是相信他的。”

辛龙生道：“耿照的原意，是想他和我一同练这大衍八式的，他不愿意与我切磋武功，这份礼物，他，他——”

奚玉瑾道：“他就不要，全部送给你了？”

辛龙生面上一红，说道：“不错。不过，耿照这份礼物既然是言明送给我的，不过，可以让他也借阅罢了。他不屑与我切磋，这份礼物，我也只好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奚玉瑾淡淡地说道：“题外的话，不必多说了。只请你说，我怎样才可以帮你的忙。”

辛龙生讷讷说道：“听说韩佩瑛受了朱九穆修罗阴煞功之伤，是你替她医好的？”

奚玉瑾猜到几分，说道：“不错，是有这事。我是用我家秘制的九天回阳百花酒，替她医治的。”想起了自己当时的用心，实是要韩佩瑾感恩让爱，不禁又是脸上一红，心头一片怅惘。

辛龙生道：“除了九天回阳百花酒，只怕还要加上别的功夫，才能医这修罗阴煞功的伤吧？”

奚玉瑾冷冷说道：“你不必兜圈子了，不错，我还略懂一点少阳神功，是我为了想替韩佩瑾治伤，求谷啸风教给我的，当时我还没有认识你。”

辛龙生赔笑道：“你别误会，我决不是吃这陈年旧醋。后来我才知道，耿照想我和他切磋武功，同练这大衍八式，是因为少阳神功属于正宗内功，而练这大衍八式，却非懂得正宗内功的诀窍不行。我师门所授的内功也可以的，不过却又不如少阳神功见效之快。”

奚玉瑾这才说道：“原来你要我传你少阳神功的口诀，何不早说，却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好，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告诉你，就只怕知道得不详细。”

奚玉瑾一面传授口诀，一面暗暗感伤，心里想道：“只从这件小事看来，两人人品的高下，已是立即可看出来了。唉，但责人也须自责，我何尝不也是为了贪图做盟主夫人，才会嫁他？”

想起自己刚才和那老叫化说得那样嘴硬，其实自己虽然并不贪图荣华富贵，却还是有所贪图的。奚玉瑾突然发觉了自己品格上的缺点，内心深处，不禁暗暗羞惭。同时又不觉再一次的想起了谷啸风从前对她的种种好处，心头更增怅惘。

辛龙生懂得了运用少阳神功之后，接连几天，在柴房里偷练大衍八式，功力果然渐渐恢复，但他掩饰得很好，当着那老叫化的哑巳徒弟的面时，仍然装作是有病的模样，哑巴徒弟料想他是决计跑不掉的，对他亦没有疑心。

辛龙生勤练内功，一心等待姑姑来到，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这天他正在柴房打坐，忽听得一声长啸，随即一个熟悉的声音叫道：“大颠，你请我来，我应约而来，你还不出来见我！”

辛龙生喜得跳了起来，叫道：“我姑姑来了！”

那哑巴徒弟推开柴房的板门，指着他咿咿呀呀的作手势，奚玉瑾低声说道：“你别得意忘形，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机会，这哑巴不许你动！”

辛龙生又躺下去，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

只听得那老叫化哈哈笑道：“辛十四姑，咱们许久没有见面了啊，你先进来坐坐，让我稍尽地主之谊吧。”

辛十四姑怕他在屋内设有埋伏，暗自想道：“还是小心一点为妙，在空地动手，我总不会吃亏。”于是冷冷说道：“不必客气，咱们还是把正事办妥了再说吧。”

老叫化道：“什么正事？”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装什么蒜，那穴道铜人的图解呢，难道你想独自霸占吗？”

老叫化道：“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件事。”

辛十四姑道：“这次你总不能抵赖了吧，令徒韩希舜的惊神指法，难道不就是图解上的功夫么？”

老叫化道：“一点不错，是我亲自传授给他的。嘿，嘿，辛十四姑，我也真是佩服你的消息灵通，居然打听到韩希舜是我的徒弟。”

辛十四姑大为得意，说道：“那就闲话少说，快点把那份图解给我，你已经占有它二十多年，自己早已牢记心中，也用不着再要它了。”

老叫化哈哈一笑，说道：“辛十四姑，请你稍安毋躁，我可是还有几句闲话要和你说呢！”

辛十四姑板起脸孔说道：“那就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可没有许多闲功夫陪你讲废话！”

老叫化笑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进来坐坐吗？这屋子里有一个人，或许你愿意见一见他？”

辛十四姑怔了一怔，道：“什么人？”

老叫化道：“你的亲侄儿，你想不想见一见他？”

辛十四姑吃了一惊，说道：“胡说八道，我的侄儿怎么会跑到你这里来了？”

老叫化笑道：“这是立即便可知道真伪的事情，老叫化岂能骗你。好，你不相信，就先让你见他一见。虎儿，请辛公子出来！”

那个哑巴走入柴房，将辛龙生拖了出来。辛龙生心想：“现在还不是和他动手的时机。”装作病后虚弱，气力尚未恢复的模样，服服帖帖地跟着他走，奚玉瑾跟在后面，也走出来。

那哑巴抓着辛龙生的手，站在门口，辛龙生叫道：“姑姑救我！”

老叫化道：“你的侄媳妇儿也在我这儿呢，你看见了吧。虎儿，将他们押回去！”

奚玉瑾要制服那哑巴并不难，但老叫化站在旁边，她若贸然动手，只怕辛龙生性命难保。心里想道：“我暂且忍一时。”

辛十四姑变了面色，喝道：“大颠，你也算得是个有身份的人，怎的这样不要脸欺负后辈？”

老叫化笑道：“你向我的徒弟追问我的行踪，我请你的侄儿作客也不算得什么卑鄙！”

辛十四姑一声冷笑，闪电般的就扑上来。老叫化挡在门前，呼的一掌劈去。他那哑巴徒弟早已把辛龙生押进去了。

辛十四姑给他掌力一震，只觉胸口如受巨石所压，呼吸不舒。立即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翻出数丈开外，又从侧面攻来。老叫化见她进退自如，出手如电，也是不由得暗暗佩服。

老叫化加重掌力，连发三掌，不让辛十四姑欺到他的身前，这才淡淡说道：“你不是说要和我谈正事的吗？咱们还是先动口吧！”

辛十四姑怒道：“你欺负我的侄儿媳妇，我岂能与你干休？”

老叫化笑道：“你要领他们回去，那也不难。只须你对我发一个誓，从今之后，不再过问穴道铜人图解之事！”

辛十四姑“哼”了一声，说道：“你是靠了我的帮忙，才抢得到这份图解，如今却想过桥抽板，岂有此理！”

老叫化笑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想要你侄儿侄媳，就不能兼要那份图解！随你选择吧！”

辛十四姑乘他说话的当儿，倏地把袖一扬，发出了一枚“毒雾金针子母弹”，蓬的一声响，弹丸出手便即裂开，喷出一团毒雾，雾中金光闪烁，还夹有许多细如牛毛的梅花针。

老叫化呼的一掌，把那团毒雾荡开，梅花针当更是不能射到他的身上。

老叫化笑道：“辛十四姑，我知道你的毒功厉害，早已有了防备了。不瞒你说，我是先服了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才出来会你的，即使我的护体神功尚未练成，你也难奈我何。我劝你不用枉费心机暗算我了，要打就光明正大的打一场吧！”言下之意，他的护体神功亦已是早已练成了。

辛十四姑老羞成怒，喝道：“好呀，那咱们就见个真章，你以为我怕你不成！”

青影一闪，辛十四姑立即抢攻上去，手中的竹杖俨如青蛇吐信，片刻之间，连袭老叫化的七处大穴。

老叫化哈哈笑道：“你在我的面前卖弄点穴功夫，未免有点不知自量吧！”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把惊神指法抖露出来吧，咱们今日是胜者为强，吹牛没用！”

老叫化吃亏在只用一双肉掌对付她的绿竹杖，杖长手短，老叫化近不了她的身，用指点她的穴道，纵然点穴的手法比她高明十倍，也是无济于事。

辛十四姑受他的掌力所迫，也是欺不到他的身前，心里想道：“可惜我不放心让大维来帮忙我，这老叫化的掌力，也恐怕只有大维能够敌得过他。好，我且先耗了他的力气再说。”

论功力是老叫化高强，但辛十四姑身法轻灵，行动有如鬼魅，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瞻之在左，忽而在右，这份轻功，却是在这老叫化之上。

老叫化是个武学大行家，见她采用绕身游斗的法子，窥破她的用心，暗自想道：“败是决不会败给她的，但我在兵器上吃了亏，要胜她也是很难。久战下去，只怕拦她不住，倘若给她入屋救了人去，可就功亏一篑了。”

剧斗中老叫化双掌齐出，一招“雷电交轰”，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辛十四姑随着他的掌风一飘一闪，身如柳絮轻飏，飘出数丈开外，冷笑说道：“大颠，你的伏魔掌力纵然远胜从前，却又能奈我何哉？”

老叫化忽地哈哈一笑，说道：“叫你见识我的点穴功夫，对不住，我可要用打狗棒了！我这兵器的名称很是难听，你莫见怪。”拿出了一根只有三尺多长的木棒。

辛十四姑怒道：“油嘴滑舌，谁和你斗口？哼，不管你施展什么功夫，照打！”话犹未了，老叫化已是一棒打来。老叫化虽然不是丐帮中人，但他这打狗棒法却胜于丐帮的一流高手。辛十四姑以青竹杖使出奇诡莫测的剑法，已是武林一绝，这老叫化用一根木棒代替判官笔，使出穴道铜人的惊神笔法，更是天下无双。

辛十四姑的竹杖给他一绊几乎脱手飞去，吃了一惊，连忙迅速变招。说时迟，那时快，老叫化的杆棒向前一戳，似左似右似中，一招之间，遍袭辛十四姑上中下九道大穴。辛十四姑使出腾挪闪展的小巧功夫，接连退出九步，这才幸而没有给他点着。心里想道：“穴道铜人图解的手法，果然名不虚传，他的棒法已然十分厉害，加上这套神出鬼没的点穴功夫，只怕是讨不了他的便宜了。”本来以她的轻功要跑不难，但那份图解既没到手，侄儿侄媳还落在对方手中，就此逃走，心中有所不甘。只好继续苦斗。

辛龙生在柴房里听得外面激斗正酣，心里想道：“是时候了。”于是装作痛苦难熬的样子，断续呻吟。奚玉瑾叫道：“哑巴师兄！麻烦你倒一杯茶来。”

老叫化这哑巴徒弟倒很好心，果然端了一碗热茶来给辛龙生喝。辛龙生乘他不备，蓦地中指一弹，便点他的麻穴。

哑巴“咕”的一声叫，那碗热茶泼到辛龙生的面上，一掌向辛龙生胸膛印下。奚玉瑾大吃一惊，连忙在他腰间的“愈气穴”补戳一下。哑巴这才“咕咚”的倒了下去。

辛龙生嘴角沁出血丝，喘气说道：“好厉害。”奚玉瑾连忙问道：“你怎么啦？”辛龙生苦笑道：“还好，幸亏我先点着他的穴道，跟着你又补戳一指，他的力气发不出来，否则这内伤只怕是不轻了。”

奚玉瑾放了心，说道：“你跑得动么？”辛龙生道：“跑是跑得动的，不过——”

奚玉瑾明白他的意思，说道：“你的姑姑不知胜得了胜不了那个老叫化，不过，我的本领不济，只怕也帮不了她的忙。”

辛龙生叹了口气，说道：“咱们只好先顾自己了，走吧！姑姑的轻功很好，打不过我想她也可以脱身的。”其实他自己也是怀着“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的念头，但求能够溜之大吉的。但在奚玉瑾的面前，却不能不装作要为姑姑设想一下。

奚玉瑾早已熟悉他的性格，暗暗好笑，想道：“这个时候，你何必还装出一副伪君子的面孔。”当下说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咱们从后门悄悄溜走。”

那老叫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们两人从后门溜走，老叫化听得他们的脚步声，吃了一惊，叫道：“虎儿！虎儿！”不见那哑巴徒弟出来，情知不妙，喝道：“好呀，奚玉瑾，我信任你，你却伤了我的徒儿，助他逃跑！”

辛十四姑哈哈笑道：“好，奚姑娘，你真不愧是我的好侄媳妇，快，你们跑得远一些！”本来她是给老叫化迫得连连后退的，此时忽地改守为攻，使出飘忽莫测的身法，阻拦老叫化回头追辛、奚二人。

老叫化的武功虽然胜她一筹，但身法却是不及她的轻灵，急切间也是难以摆脱她的纠缠，辛龙生和奚玉瑾已是去得很远了。

老叫化大怒道：“好呀，跑得了你的侄儿侄媳妇，跑不了你！”陡地动了杀机，心道：“不杀她总是避免不了麻烦！”棒中夹掌，木棒是每一招都点向辛十四姑的要害，掌力也越发催紧，叫她脱不了身。

老叫化的劈空掌力能及三丈开外，辛十四姑本来是要耗损他的气力的，此时反而给他消耗了许多气力。倘若逃跑，先要转身，背后没有防备，老叫化的劈空掌力打来，只怕难免也要受伤。辛十四姑不敢冒这个险，只好暗暗叫苦，继续和他恶斗下去。

辛十四姑和老叫化这场恶斗的结果如何，暂且慢表。且说奚玉瑾和辛龙生在草莽丛中，蛇行兔伏，跑了一程，终于跑到谷口，不见那老叫化追来，这才放下了心。辛龙生笑道：“咱们终于得见天日了，瑾妹，这次多亏了你啦！”

话犹未了，忽听得马嘶之声，只见两匹快马，正在驰进这个山谷。

奚玉瑾吃了一惊，说道：“后面那人就是那天来过的那个什么相府家人。”

转眼间，那两骑马已是到了他们面前，那人叫道：“二公子，我说的就是这小娘儿了！咦，怎么给他们逃跑出来啦？”正是：

骏马轻裘公子至，相逢陌路两心惊。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断剑轻抛心已碎　故人重晤意如何

那公子哥儿模样的人，歪着脖子，斜着眼睛，目光从辛龙生面上扫过，转到奚王瑾的身上，深深地望了她一眼，笑道：“你说得不错，这小娘儿确实是比明霞岛主的女儿还更标致。”说话之际，已是跳下马来。

这人正是老叫化的徒弟、相府的二公子韩希舜。

辛龙生听了他这番轻薄的说话，气得七窍生烟，倏地就扑过去，喝道：“好呀，你就是那个老叫化的徒弟吗？你碰上了我，这是你的灾星到了！”

辛龙生虽然知道他的身份，但想一个生长在相府的公子哥儿，纵有名师，又能学到什么本事？是以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内，一扑上去，立即便用分筋错骨的大擒拿手法，要想把他抓住，重重的折磨一番。

哪知韩希舜并非绣花枕头，而是具有真才实学的。虽然还未得到老叫化的衣钵真传，也己学到了师父的三四分本领了。辛龙生即使是恢复了原来的武功，也未必能够胜得过他，何况辛龙生还是刚刚受了伤的。

韩希舜冷笑道：“是吗？”笑声未了，折扇一指，已是用闪电般的手法，点中了辛龙生的穴道。辛龙生闷哼一声，倒在地上，打了个滚，就动也不动了。

韩希舜笑道：“且看是谁的灾星到了？”“腾”的一脚向倒在地上的辛龙生踢去，想把他踢下山谷。

奚玉瑾这一惊非同小可，喝道：“休得逞凶！”飞步上前，唰的一剑，剑光卷地扫来，削韩希舜的双腿！

这一剑来得正是时候，韩希舜硬生生的把踢出去的右腿收了回来，一个倒纵，闪出三丈开外，笑道：“这小子就是你的挂名丈夫吗？嘿，嘿，你的本领倒似乎比你的丈夫高明得多呀！”

在韩希舜倒纵出去之时，那书童恰好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叫道：“奚姑娘休得无礼，他是我们相府的二公子。你知不知道，这是你的福星到了，我们的公子看、看……哎哟，哟！”

奚玉瑾正在气怒当头，唰的一剑，径刺过去，那书童张大嘴巴，“看中了你”这几个字还未曾说出口来，喉咙已是给利剑穿过。奚玉瑾见韩希舜的本领非同小可，只道这个书童亦非泛泛，不料如此轻而易举就杀了他，杀了他后，方始吃了一惊。

韩希舜说道：“安童，你去吧，你服侍了我多年，我会好好的待你的家人的。”把他的书童尸体抛入乱草丛中，瞪了奚玉瑾一眼。

奚玉瑾只道他要替书童报仇，当即横剑当胸，严阵以待，防他骤然扑来。不料韩希舜恶狠狠的瞪她一眼之后，却忽地又哈哈大笑。

奚玉瑾手按剑柄，眼盯着他，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韩希舜笑过之后，说道：“想不到你这如花似玉的美人儿，竟也如此心狠手辣。我倒是很欣赏你这泼辣的美人儿呢！”

奚玉瑾还是第一次给人说“泼辣”，不觉心中冷笑，想道：“对你这等轻薄的纨绔少年，不错，是要泼辣一点的好！”唰的一剑就刺过去，斥道：“胡说什么，看剑！”

韩希舜折扇一张，使了个“卸”字诀，轻轻一拨，把奚玉瑾的青钢剑拨开，说道：“且慢，你想过没有？”

奚玉瑾怒道：“我可没有工夫听你瞎道！”一口气攻了连环三剑，”左

刺丹田的“血海穴”，右刺胁下的“愈气穴”，中刺胸口的“璇玑穴”。韩希舜是点穴的大行家，奚玉瑾这三招刺穴的剑法，虽然也颇精妙，却怎能伤得了他？

韩希舜折扇一张一合，还了一招“七星伴月”，一招之内，遍袭奚玉瑾的七处大穴。奚玉瑾识得厉害，接连退了七步。

韩希舜一招将她迫退，笑道：“你不喜欢听，也得听我说说。你想过没有，你丈夫的性命还捏在我的手中呢，他给我用重手法点了穴道，我的点穴功夫，除了我的师父，天下无人能解！你杀了我的书童，我捏着你丈夫的性命，嘿，嘿，我的一个书童的身价可比不上你的丈大，你愿意把丈夫的性命和我的书童交换吗？”

奚玉瑾吃了一惊，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但见辛龙生躺在乱草丛中，双眼翻白，却的确是奄奄一息的模样。不由得心里着了慌，想道：“看来只怕不是他的对手，即使侥幸胜得了他，我不懂解穴之法，也是救不了辛龙生。”心中有所顾忌，只好权忍一时之气，按剑说道：“你待如何？”

韩希舜哈哈一笑，说道：“你杀了我的书童，我本来要把你的丈夫拿来偿命的。不过，你若替他求情，我也未尝不可看在你的份上饶他。嘿，嘿，听说你只不过和他是挂名夫妻，你救了他的性命，也算尽了挂名夫妻的情义了。今后，今后，哈，哈，哈，哈，底下的话，不用我说，你也应该明白了！我想，我的师父，大概也曾对你说过的吧？”

辛龙生躺在地上，听得韩希舜调戏他的妻子，气得心肺欲裂，只恨自己不能动弹，说不出话来，喉咙咕咕作响。

奚玉瑾柳眉一竖，斥道：“狗嘴里不长象牙，我夫妻俩纵然死在你的手下，也绝不能受你侮辱！”

辛龙生见奚玉瑾为他拼命，又再和韩希舜交锋，心中方始得到安慰，想道：“她对我毕竟还是不错，我却是使她受了许多委屈了。”

奚玉瑾把生死置之度外，使出了家传的奇诡百变的“百花剑法”，向韩希舜攻去，剑剑指向他的要害。

论真实的本领，奚玉瑾其实还比不上她的丈夫，但因韩希舜不愿伤她，对她这等豁了性命的打法，倒也不无顾忌。

韩希舜的一柄折扇盘旋飞舞，倏张倏合，见招解招，见式拆式，奚玉瑾的一套百花剑法尽数施展出来，却也伤他不着。

韩希舜笑道：”看不出你倒是个有情有义的妻子，这小子有什么好，值得你为他拼命？唉，这也真是各人的缘份，我唯有羡慕这小子的福气了。”

他口里和奚玉瑾说笑，手上的折扇点、打。削、戳，招数可是丝毫不缓。心里想道：“待你的气力消耗得差不多了，不信你不会给我点中穴道？”

奚玉瑾何等聪明，见他如此打法，自也窥破了他的用心。不过，她纵然能够逃跑，却不能抛了丈夫逃走，明知久战下去，势必不妙，也只好继续苦战了。心里想道：“我若遮拦不住，他一点中我的穴道，我立即自断经脉而亡，绝不受他侮辱。”

奚玉瑾渐渐气力不加，韩希舜却是寻暇找隙，转守为攻。形势是越来越险了！

且说奚玉帆，厉赛英和公孙璞三人，由丐帮弟子焦奕带路，这日终于来到了松风岭。

踏入谷口，远远的便听见兵器碰击之声，焦奕大为诧异，说道：“咦，

有谁竟敢跑到这儿，和那老叫化厮杀？”这是老叫化的“禁地”，在“禁地”中发觉有人厮杀，其中的一方，自必是那老叫化了。

众人加快脚步，跑上山上一看，这才知道是辛十四姑。

不久之前，奚、厉等人还曾在邵家庄和辛十四姑交过手的，此时发现是她和那老叫化对敌，不由得都惊异不已！

辛十四姑正是处在下风之际，突然看见他们来到，也是不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奚玉帆和厉赛英也还罢了，公孙璞这小子武功可是和我相差不远，他们一来帮忙这老叫化，只怕我可就是要大大的糟糕了！”她在老叫化的掌风笼罩之下，要跑又怕受伤。

厉赛英道：“咱们帮谁？”

奚玉帆道：“当然是先对付这老叫化。”

公孙璞道：“好，待我上去帮她。奚兄，你们赶紧入屋救人吧。”

辛十四姑正想拼着受伤逃跑，公孙璞已经加入战团，老叫化“哼”了一声，喝道，“哪里来的浑小子，胆敢多管闲事！”他不知道公孙璞拿的是玄铁宝伞，一棒打去，火星蓬飞，震得他的虎口隐隐发麻！

老叫化本来不把公孙璞放在眼内，虎口忽地一震，不禁吃了一惊，心道：“哪里钻出来的这个小子？”

辛十四姑身法何等矫捷，趁这时机，倏地转守为攻，竹杖俨若青蛇吐信，就在这刹那之间，闪电般的攻出了七招，遍袭老叫化的七处大穴。

老叫化掌中夹棒，好不容易化解了辛十四姑这七招杀手，接连退了七步。双眼一翻，冷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且让你们也见识见识我的点穴功夫！”

他知道辛十四姑的轻功超卓，刚才他曾经使过穴道铜人图解的惊神笔法，伤不了她，攻势就完全指向了公孙璞，只以劈空掌来防御辛十四姑的反击。他口中说的虽是“你们”，其实不过是拿辛十四姑当作陪衬而已。

幸而公孙璞也懂得穴道铜人图解的功夫，武林天骄所授的手法和这老叫化的手法不过是大同小异，公孙璞使出全副本领。或挡或闪，居然避开了他一招七式极其复杂、极其奥妙的惊神笔法。因为他用的是玄铁宝伞，老叫化试过它的厉害，亦是不无顾忌。

老叫化越发诧异：“奇怪，这小子怎的也懂惊神笔法？”

辛十四站冷笑道：“我看你这点穴功夫还未练得到家吧，连一个后生晚辈也奈何不了！嘿，嘿，居然还敢夸口要人见识呢！我是早已见识过了。”

老叫化“哼”了一声，说道：“是么？”忽地打狗棒舞起斗大的棒花，暴风骤雨般的向辛十四姑攻去。他突然转换目标，这一招打狗棒法中的“三转法轮”，内中还蕴藏着极其厉害的惊神笔法，正是他的一招得意绝招。

辛十四姑大吃一惊，慌忙后退。公孙璞赶忙将玄铁宝伞向老叫化的背心刺去，给辛十四姑解危。老叫化反手一掌，以劈空掌力荡开了他的伞尖，公孙璞一刺刺空，只觉对方的掌力，恍若排山倒海而来，亦是身不由己，退了三步。心里想道：“怪不得辛十四姑也打不过他，这老叫化的功力果然是非同小可！”

老叫化哈哈笑道：“不错，老叫化的点穴功夫在一时三刻之内，的确是奈伺不了这个后生晚辈。可是你这位自命本领高强的辛十四姑，却也要靠一个后生晚辈给你解围，羞也不羞？”

辛十四姑心高气傲，哪受得了他的奚落，心里想到：“这小子本来和我

结有梁子，我倚仗他的帮忙，胜了这老叫化，脸上也不光彩。何况奚玉帆和明霞岛主的女儿就要出来，难保这三个小辈不再找我麻烦。”思念及此趁着老叫化对付公孙璞的玄铁宝伞的时候，身形一飘，已是退出三丈开外。

老叫化道：“好呀，你要走了么？”

辛十四姑道：“我生平从不与人联手，现在让你对付这个小子，你占了便宜还说嘴么？不过，咱们的帐，可还没了！”

老叫化道：“好，我等你再来算帐就是！今天算是便宜了你，你要跑就尽管跑吧！”心里可是巴不得辛十四姑赶快跑开，越远越好！

公孙璞独力抵挡，迭遇险招，老叫化忽道：“你就是曾经和我的徒弟打过一架的那个小子么？”

公孙璞道：“是又怎样？”

老叫化道：“是谁传授你的点穴功夫的？”

公孙璞道：“你这点穴功夫又是哪里来的？你老实说出来，咱们不妨印证印证！”

老叫化“哼”了一声，纵声笑道：“好呀，你这小子倒盘问起我来了！敢情你也觊觎那份图解？哼，多少人觊觎这份图解，但你这小子可还不配！”口中说话，招数丝毫不缓。

公孙璞正在吃紧，奚玉帆和厉赛英从那石屋走了出来。

奚玉帆“咦”了一声，说道：“那女魔头呢？”公孙璞也在同时问道：“令妹呢？没找着么？”

奚、厉二人的本领，虽然比不上公孙璞，却也各有独门功夫。奚玉帆的百花剑法加上了厉赛英家传的奇诡功夫，对这老叫化倒也不无威胁。

三人联手，展开了一场剧斗，老叫化纵然功夫深湛，也是讨不了便宜了。老叫化甚为诧异，心里想道：“老叫化十多年不走江湖，想不到竟然出现了这许多本领高强的后生小子，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但这三人称辛十四姑作女魔头，显然他们并非一路，何以那小子的口气却又好似知道穴道铜人图解的秘密呢？辛十四姑难道会告诉他？”

奚玉帆占了上风，这才说道：“石屋里只有一个被点了穴道的小厮，却没有见着我的妹妹。”原来他没法给那哑巴解穴，是以问不出口供。

公孙璞道：“辛十四姑跑了，可只是她一个人。”

奚玉帆本来以为他的妹妹和辛龙生是给辛十四姑带了跑的，听说逃跑的只是辛十四姑一人，不禁着了慌，唰的一剑，向老叫化攻去，喝道：“你把我的妹妹怎么样了？”

老叫化大袖一挥，荡开奚玉帆的长剑，打狗棒用了个“四两拨千斤”的“卸”字决，又拨开了公孙璞的玄铁宝伞，松了口气，说道：“你的妹妹和辛龙生这小子早就跑了！”

奚玉帆哪敢相信，喝道：“除非我见着他们，否则绝不能放过了你！”

老叫化大怒道：“好呀，我还不肯放过你们呢！”

这老叫化本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怒火一冲，出手毫不留情，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而来，公孙璞自幼修习正宗内功，也感到胸口有点儿作闷。奚玉帆也还可以勉强抵挡，功力较弱的厉赛英却是感到难以支持了。

公孙璞一声大喝，使出了“大衍八式”的一招“伏虎降龙”，双方掌力激荡，声如郁雷。公孙璞连退三步，老叫化也不由得身形一晃。

“大衍八式”本是桑家的不传之秘，公孙璞的母亲桑青虹是桑见田的女

儿，他是自幼就得母亲的真传的。他的师父耿照则是得他的母亲桑青虹偷偷传授的。是以若论这门武功的造诣，公孙璞还在他的师父之上。

双方一较掌力，虽然还是那老叫化稍胜一筹，但公孙璞使出了大衍八式，却也能够抵御了。

公孙璞正面化解老叫化的攻势，厉赛英所受的压力减轻，又从侧面进袭，采取绕身游斗的打法，助公孙璞一臂之力。

老叫化以一敌三，打得难解难分，不由得暗暗叫苦，心里想道：“久战下去，只怕老叫化可是要阴沟里翻船了，不知哪里钻出来的这三个小辈，竟然一个比一个厉害。”

老叫化在前山斗得暗暗叫苦，他的徒弟韩希舜在后山和奚玉瑾缠斗，却是正在大占上风，得意洋洋。

韩希舜笑道：“奚姑娘，你拼了命也没用。说老实话，我倒是爱惜你呢，你愿意听我劝告吗？”

奚玉瑾紧咬牙根，一声不响，唰的一剑就攻过去。这一招是两败俱伤的打法，剑势十分凌厉。

可惜她已是气力不佳，韩希舜把折扇轻轻一拨，就把她的青钢剑拨开了。

韩希舜又笑道：“奚姑娘，依我说呀，你与其和我拼命也没有用，不如咱们交个朋友，这样既可以保全你的性命，又可以保全你那挂名丈夫的性命。以后你们虽然分手，你也总算是对得住他了。”

奚玉瑾气怒难禁，骂道：“放你的屁！”把性命置之度外，心里想道：“我若落在他的手里，立即自断经脉而亡！”

正在吃紧，忽地有个人旋风也似地跑来，叫道：“啊，玉瑾，当真是你！”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谷啸风。

原来那天丐帮的焦奕前来报讯的时候，谷啸风恰好到东洞庭山去会一位寨主，不在王宇庭的大寨。

奚玉帆一来是因为谷啸风和他的妹妹有一段尴尬情事，与他同去，反而不便；二来也觉得有公孙璞和自己联手，任何强敌，足以应付，是以也就不等待谷啸风回来了。

王宇庭是不知道他们之间的事情的，当晚谷啸风从东洞庭山回来，王宇庭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谷啸风听说奚玉瑾和丈夫被一个老叫化所擒，自是不禁大吃一惊。

王宇庭说道：“本来我是要把你叫回来的，可是奚少侠说等不及了，他们定要马上动身。奚少侠和公孙少侠的武功我是知道的，他们二人联手，足可抵敌当世任何高手，何况还有一位明霞岛主的女儿和他们同去，自是可以无妨。不过，听焦奕所说，那老叫化的武功之强，恐怕也是世间少有——”

王宇庭这样说法，当然是想谷啸风赶去相助的。其实无须王宇庭表露意思，谷啸风已恨不得插翅飞去了。

谷啸风暗自想道：“玉瑾的丈夫心胸狭窄，我见了他们夫妇，不免是要彼此都有点难为情的。可是难为情事小，救他们脱险紧要。难为情就难为情吧，也顾不得这许多了！”不待王宇庭把话说完，便道：“他们走了多少时候了？”

王宇庭道：“中午动身，走了半天了。”

谷啸风道：“我走快点，或许还能赶上！”当下向王宇庭问清楚了到松风岭的走法，便即连夜动身。

由于他没人带路，上了松风岭，虽然找到了老叫化所住的那个地方，却多兜了两个圈子，走的方向也和公孙瑾他们不同，一个是从前山上去，一个是转错方向，最后才从后山绕了过来。

想不到未曾见到奚玉帆他们，就先见着了奚玉瑾，而奚玉瑾又正在和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人恶斗，谷啸风这份惊愕自是不用说了。“奇怪，为什么只是她一个人？她的丈夫呢？”

辛龙生是给韩希舜点了穴道躺在乱草丛中的，谷啸风匆匆赶来，无暇细心察看，还没瞧见。

奚玉瑾在这紧急关头，做梦也想不到突然会见着谷啸风，她的惊愕比谷啸风更甚，这刹那间，也不知是悲是喜？想要说话，却是喉头哽塞，说不出来。

高手比斗，那容得稍有分心，韩希舜正找不到一个可以不伤她而将她生擒的机会，见她蓦地一呆，立即欺身进招，喝道：“小娘子，给我躺下吧！”

话犹未了，谷啸风已是如飞赶上，叫道：“瑾妹，小心！”

只听得“嗤”的一声，奚玉瑾的衣裳给韩希舜那把折扇撕去了一幅，这把折扇的扇骨是锋利的钢片做的。

这还幸亏是因为韩希舜听得背后金刃劈风之声，急于回身抵挡，这才没有点着了奚玉瑾的穴道。

奚玉瑾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纵出数丈开外，低头一看，只见衣裳当胸之处，已给撕开一幅，露出了一片雪白的胸脯。

裸露的部分虽然不多，但在讲究礼法的宋代；女子的身体，是只能让丈夫看见的。江湖人物虽说比较不拘小节，亦是甚感难以为情的了。

不过奚玉瑾在尴尬羞愧之中，心里亦有丝丝甜意。

谷啸风刚才不知她的丈夫就在一旁，突然见她遭遇危险，心情紧张之下，脱口而呼“瑾妹”，这两个字对奚玉瑾来说，那是久已不闻的了。

过去热恋当中，谷啸风每天不知要叫她几十百遍“瑾妹”，那时这个称呼自然不会在她心头引起异样的感觉，此际时移势易，忽然重又听到谷啸风这样叫她，多少甜蜜的回忆，刹那间都在奚玉瑾的脑海中翻涌出来，一阵甜丝丝的感觉过后，接着是难以名说的哀愁。

奚玉瑾一阵迷茫，眼光一瞥，忽见她的丈夫躺在草丛里，虽然不能动弹，目光却是冷冷的正盯着她，这是不信任她的目光，也是愤激的目光。

奚玉瑾面上一阵青，一阵红，连忙整好衣裳，正要过去看她丈夫，忽听得“　”的一声，抬头一看，只见谷啸风跃起一丈多高，韩希舜正在猛扑过去，趁他身形未稳之际，折扇点向他的后心。

奚玉瑾瞿然一省，心里想道：“当务之急，必须先把这厮打败，龙生对我多疑，那也只能暂时由他去了。”

奚玉瑾不再看她丈夫，青钢剑扬空一闪，退而复上，与谷啸风联手，夹击韩希舜。

谷啸风道：“奚姑娘，你歇歇吧，这小子我应付得了。”他刚才那一跃避招还招，看似危险，其实却是抢占攻势的高招。就在此时，奚玉瑾忽地又似乎隐隐听得辛龙生“哼”了一声，奚玉瑾呆了一呆之后，看出谷啸风确实占了上风，就退过一边了。

辛龙生叫不出来，喉头还是会咕咕作响的，但谷啸风正在全神贯注的与韩希舜搏斗，这样微弱的声响，他可是完全没有留意。

奚玉瑾本来就想过去的，但不知怎的，忽地对丈夫起了反感，却只是退下一边，并不过去。她手按剑柄，调匀呼吸，仍然在注视着谷、韩二人的搏斗。按情理来说，她这样做也是应该的。韩希舜是个劲敌，谷啸风虽然暂时占了上风，她也不能不作万一的准备。

谷啸风长剑一颤，抖出了七朵剑花，一招之内，遍袭韩希舜的七处穴道。

韩希舜冷笑道："班门弄——"一个"斧"字未曾出日，谷啸风的剑锋已是贴着他的额角削过，不是他闪得快，天灵盖可能就要给利剑洞穿。韩希舜大吃一惊，轻视敌人的说话是再也说不出口了。

原来若是只论点穴的功夫，韩希舜当然是在谷啸风之上，但论功力却是有所不如。而且韩希舜是和奚玉瑾斗过一场的，多少也消耗了一些气力。

谷啸风的"七修剑法"乃是以准、狠两字诀著名的上乘剑法，幸亏韩希舜练过穴道铜人图解的功夫，天下任何点穴、刺穴的指法剑法他都能够化解，这才可以勉强应付。不过刚才那招，由于功力不足，荡不开谷啸风的剑尖，只能临危躲闪，也还幸亏躲得快，才没伤着，不过也已是吓出一身冷汗了。

谷啸风见他招数精奇，点穴的手法凌厉无比，亦是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怪不得玉瑾打不过他，我可得认真对付他了！"

谷啸风振起精神，一柄长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招招攻向韩希舜的要害。

韩希舜毕竟吃亏在气力不佳，剧战中谷啸风一招"李广射石"，剑直如矢，向他胸口径刺过去，韩希舜横扇一拨，想用"卸"字诀消去对方的这股劲道。因为谷啸风这一招实在来得太快，要想后跃，只怕跳跃的速度比不上他进剑的速度，背心就难免要给他的利剑搠一个透明的窟窿。

韩希舜的"四两拨千斤"手法，亦有相当造诣，不过却抵御不了谷啸风力透剑尖的一刺，只听得"嗤"的一声，那柄折扇已是穿了一个洞，眼看就要削掉了韩希舜的手指，韩希舜慌忙扔掉折扇，斜窜出去。

幸亏他的折扇挡了这么一挡，斜窜出去，居然没有给谷啸风的剑尖刺着，韩希舜吓得魂飞魄散，只恨爹娘生少了两条腿，不敢回头，一溜烟地逃下山了。

谷啸风冷笑道："便宜了这小子！"他记挂着奚玉瑾，急于想要问她一些事情，是以也就顾不得去追穷寇了。

可是当他们二人面面相对之时，大家却又都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还是谷啸风恢复镇定得快，呆了一呆之后，说道："奚姑娘，你的哥哥来了，你见着他没有？"

奚玉瑾惊喜交集，说道："我的哥哥来了？呀，我可还没有见着！"

谷啸风道："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奚玉瑾道："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不迟。现在——"

她正想告诉谷啸风，她的丈夫正在这里。谷啸风已是迫不及待地说道："不错，现在最紧要的是找着你的哥哥，他一定是到老叫化所住的地方找你去了。"

奚玉瑾道："我只是见着辛十四姑，我们逃跑出来的时候，她正在和那老叫化恶斗。"

谷啸风道："辛十四姑虽然可恶，但她既然是来救援你的，咱们也就该帮她。快去吧！"

奚玉瑾讷讷说道："不，我、我现在还不能去。"谷啸风道："为什么？"

奚玉瑾道：“ 他、他、他—— ”
　　谷啸风瞿然一省，说道：“ 对啦，我还没有问你，怎么只是你一个人？辛公子呢？ ”
　　奚玉瑾这才说了出来：“ 他给那姓韩的小贼点了穴道！ ”
　　她深知丈夫是最要面子的人，是以期期艾艾，说不出来，但迫于无奈，也只好说了。
　　谷啸风顺着她目光注视的方向，发现了躺在乱草丛中的辛龙生，吃了一惊，连忙说道，“ 那你还不赶快给他解开穴道？ ”
　　奚玉瑾苦着脸道：“ 我解不开。 ”
　　说话之际，谷啸风已是把辛龙生扶了起来。
　　天下还有什么事情比在情敌面前失了面子还更难堪？辛龙生做梦也想不到在自己最“ 倒霉 ”的时候会见着谷啸风，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
　　可惜他的双腿却不争气，丝毫不能动弹。
　　奚玉瑾道：“ 啸风，请你帮他个忙，好吗？前几天他才练了少阳神功。 ”
　　谷啸风是个武学行家，不必奚玉瑾多说，已是明白她的意思。
　　按照武学的原理，两人修习的内功相同，那就有可能运用本身的内功替别人推血过宫，解开穴道。
　　谷啸风道：“ 好，让我试试。 ”
　　过了大约半炷香的时刻，只见谷啸风大汗淋漓，辛龙生的穴道依然未解，奚玉瑾正自忐忑不安，忽听得“ 喀 ”的一声，辛龙生张开大口，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奚玉瑾又忧又喜，说道：“ 龙生，你能够动弹了，觉得怎么样？ ”
　　辛龙生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开口就骂：“ 不用你们向我讨好！我，我宁愿—— ”他想说的是，“ 我宁愿死也不要他救治。 ”
　　 话犹未了，忽地咕咚一声，又跌下去。
　　原来辛龙生因为心情激动，本身的真气散乱，不能和谷啸风帮忙他推血过宫的内功配合，结果只是哑穴解开，能够说话。但麻穴还未能够解开，他要逞强自己站起来，当然就只有跌倒
　　奚玉瑾尴尬之极，说道：“ 龙生，人家对你好，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话犹未了，辛龙生已经跌倒。
　　奚玉瑾又是难过，又是担忧，重又将他扶了起来，说道：“ 你这不是和自己作对吗，干嘛不让朋友帮忙。
　　“ 那小贼说过的，穴道倘若不能解开，三天之后恐怕会有性命之忧！ ”
　　接着回过头来，对谷啸风道：“ 谷大哥，请你莫要怪他，他受了那小贼之辱，心情难免是有点暴躁。 ”正是：
　　情天缺陷难填补，莫把新人比旧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十载追踪求秘笈　三英联手斗魔头

谷啸风苦笑道：“我怎会，不过……”他想说的是“我怎会与他一般见识”，话到口边，蓦地想起自己既然不屑与辛龙生计较，又何必当着奚玉瑾的面，说她丈夫的短处？

奚玉瑾以为谷啸风不肯帮忙，说道：“龙生，你给谷大哥赔个罪吧。”

辛龙生这一跤摔得甚重，他在哑穴解开之后，以为其他穴道也可以跟着解开的，不料试运气冲关，痛得更为厉害。

究竟是性命要紧，辛龙生一时冲动，气过之后，不觉后悔起来，心里想道：“玉瑾说得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对谷啸风赔了个罪，说道：“我适才暴躁，请足下莫怪。”

谷啸风苦笑道：“我已经尽力而为，不过实是无法解开这个穴道。”辛龙生平白赔了个罪，心头火起，几乎就要骂了出来：“你不会解，那你就赶快给我滚开！”

幸亏他未曾出口，忽听得谷啸风叫道：“有了，有了！”

奚玉瑾连忙问道：“有了什么？”

谷啸风道：“姓韩这小贼的点穴手法十分奇特，与各大门派的点穴功夫都不相同，莫非他是那老叫化的徒弟。”

奚玉瑾道：“正是。”谷啸风道：“那就有办法了。咱们赶快去找你的哥哥。”奚玉瑾怔了一怔，说道：“我的哥哥也不会解呀。”

谷啸风道：“你的哥哥是和公孙璞一同来的，公孙璞会解！”

原来谷啸风已经从厉赛英的口中知道穴道铜人图解之事，那日焦奕到王宇庭的山寨报讯，奚玉帆等人判断这份图解一定是在老叫化手上。当时谷啸风虽不在场，事后也从王宇庭口中听到。

老叫化既然是韩希舜的师父，用的当然也就是穴道铜人图解的功夫了。而公孙璞学过这种点穴功夫，则是谷啸风早已知道了的。

谷啸风接着说道：“他们一定是在老叫化所住的地方，说不定因为找不着你们，已经和那老叫化打起来了。咱们扶辛大哥去吧。”一人一边，架着辛龙生的臂膊，悬空将他架了起来，立即展开轻功，飞快的向回头路跑。辛龙生满肚皮的气，认为这是平生从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但性命要紧，无可奈何，也只好任凭他们摆布了。

跑到山谷入口之处，隐隐听得兵器碰击之声，奚玉瑾大喜道：“谷大哥，你料得不差，他们果然是在这里和老叫化动手了。”

公孙璞、奚玉帆和厉赛英三人正在和那老叫化斗得难分难解，忽听得谷啸风的声音叫道：“奚大哥，玉瑾已经脱险了！”谷啸风人还未到，先用“传音入密”的功夫向他报讯。

奚玉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叫道：“啸风，当真是你？你们在哪里？快来呀！”

谷啸风放下了辛龙生，让奚玉瑾独自照顾他，飞快的就跑过去。

老叫化正在使出刚猛绝伦的伏魔掌法，公孙璞正面防御，把他的掌力接去了十之七八。但由于奚玉帆分了心神，仍是不免给他的掌力波及。

谷啸风如飞赶至，“唰”的一剑，就向老叫化刺去。老叫化打狗棒一扬，使了个“绞”字诀，竹棒压着剑脊，一翻一绞，谷啸风虎口发热，但长剑仍然握得很牢，一招“夜叉探海”，剑向前伸，把所受的对方力道卸去，而且

还迅速的还了一招，竟然迫使那老叫化也不能不退后一步。

老叫化大吃一惊，心里想道：“ 这班小辈，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再打下去，老叫化只怕要糟！”

其实并不是谷啸风特别厉害，而是因为老叫化已经打了半个时辰，气力比不上刚才了。论本身的功力，谷啸风只是稍在奚玉帆之上，而在公孙璞之下的。

奚玉帆给老叫化的掌力波及，也是不由自己的退了一步，谷啸风道：“ 帆哥，你去照应他们吧，我来替你。”奚玉帆道：“ 他们在哪里？”谷啸风道：“ 喏，你瞧，他们不是来了！”原来奚玉瑾扶着辛龙生走路，走得甚慢，此时方始转过山坳，现出身形。

“ 啊，妹妹，你没事吧？”“ 啊，哥哥，咱们终于见着了，你没伤吧？”两兄妹同时叫出声来。奚玉瑾将辛龙生放下，喜不自禁地跑上去迎接她的哥哥。

老叫化“ 哼 ”了一声，说道：“ 你这小子还要向我讨还妹妹吗？我早说过他们没事，你偏偏不信！”呼的一声，将公孙璞迫得闪过一边，冲开缺口，便跑出去。

奚玉瑾道：“ 这老叫化还不算得太坏，由他去吧！”

公孙璞、奚玉帆等人见奚玉瑾和辛龙生已经来到，当然也就不想和那老叫化再斗下去了。

谷啸风道：“ 这位辛公子给老叫化点了穴道，公孙大哥，请你快去帮他解穴。”

忽听得“ 乒 ”的一声，板门推开，石屋里跑出一个人来，咿咿呀呀地呼叫，正是老叫化那个哑巴徒弟。原来他的内功造诣亦颇不弱，经过了一个时辰之后，已经运气自己解开了穴道。

哑巴向奚玉瑾怒目而视，奚王瑾笑道：“ 你别怪我，我要逃跑，刚才不能不点了你的穴道。你的师父已经走了，你赶快跟他去吧。”指了指老叫化逃跑的方向，哑巴面色缓和许多，果然听从奚玉瑾的话，乖乖的去追他的师父了。

在这时间，公孙璞也已替辛龙生解开了穴道。

辛龙生穴道解开，满面羞惭，无可奈何，只好低下了头，对公孙璞说了一声“ 多谢。”

公孙璞道：“ 我和啸风兄是好朋友，大家都是自己人，客气什么。”辛龙生听了这话，满肚皮是酸气，更觉得不是味儿。

奚玉瑾道：“ 哥哥，你们怎么知道要来这儿找我？”

奚玉帆道：“ 你那封信幸亏刚好给丐帮的焦香主拾获，是他到太湖王寨主那儿报讯的。”

奚玉瑾喜道：“ 原来你们都是在王宇庭那儿吗？”奚玉帆道：“ 不错。”

奚玉瑾道：“ 我和龙生也正是奉了他师父之命，想到王宇庭那儿。”

奚玉帆道：“ 那就再好也没有了，咱们可以——”

他想说的是“ 咱们可以同行。”刚说到一半，辛龙生忽地说道：“ 奚大哥，我恐怕不能和你们同行了。玉瑾，你若要去，你就跟你哥哥去吧。”

奚玉瑾怔了怔，道：“ 你要去哪儿？”

辛龙生苦笑道：“ 我，我恐怕是受了一点内伤，我要赶快回去请师父帮我调治。”

其实他虽然是受了一点伤，却并非是什么不得了的内伤。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藉口，不愿意和谷啸风同在一起而已。

奚玉瑾道：“这儿离太湖更近，王寨主也是一位内家高手。”言下之意，当然是想劝丈夫就近到太湖疗治。

辛龙生道：“内功的路子不同，我看还是让师父帮忙我运功疗治的好。”

这是关系他性命的事情，他既然这样说，众人自是不便勉强他了。

奚玉瑾七窍玲珑，一看他的神色，已知他的心思，暗自想道：“我再劝他，只怕他要连我也起疑了。唉，他的心胸如此狭窄，却叫我如何与他相处一生？”但为了避免嫌疑，也就只好说道：“你要回去，我当然陪你回去。”

奚玉帆道：“你受了伤，我和厉姑娘一同送你回去吧。”要知他虽然对辛龙生并无好感，但毕竟是他的妹夫。他只道辛龙生当真是受了内伤，自是放心不下。

辛龙生淡淡说道：“不敢有劳。”奚玉帆眉头一皱，说道：“自家人客气什么，你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王寨主，可以请啸风兄转达。”

辛龙生这才说道：“也好。”但却回过了头，对奚玉瑾道：“你告诉他吧。我的精神不大好，恐怕说得不清楚。”

奚玉瑾满肚皮不舒服，外表还不能不装出落落大方的样子说道：“好，那我就替你说吧。也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不过是文大侠要把他这边的情形告诉王寨主而已。”

奚玉瑾把所要说的事情一一告诉了谷啸风，谷啸风道：“好，我会替你转达的。”当下他们就各自分道扬镳了。奚玉帆兄妹与辛龙生、厉赛英四人到杭州去，公孙璞陪谷啸风回太湖王宇庭那儿，焦奕事情已了，也要到丐帮的总舵禀报。

这次和奚玉瑾的会面，引起了谷啸风的许多感触，一路郁郁寡欢。

公孙璞道：“谷兄，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谷啸风道：“没什么，你别胡猜。”

公孙璞笑道：“你瞒不过我的，你是个喜欢说话的人，这半天你却总共才不过说了几句话，我猜，你是在想着韩姑娘了，对不对？”

谷啸风暗暗道了一声“惭愧。”想起了韩佩瑛托付他的事情，心道：“我见了玉瑾，却把这件事忘了。”

公孙瑾笑道：“你们经过许多风波，方才和好如初，大家自是免不了要惦记对方的。我来的时候，韩姑娘也曾托我打听你的消息呢。”

谷啸风心里感到甜丝丝的，笑道：“公孙大哥，我的朋友中你最老实，想不到你也学会开玩笑了。”

公孙璞道：“那你说老实话，你是不是在想着韩姑娘？”

谷啸风说道：“你猜着了一半，我是在想着她父亲的事。”

公孙璞瞿然一省，说道：“对啦，听说韩伯伯是在辛十四姑家里养病，辛十四姑来到江南，不知把他搬到哪里去了？”

谷啸风道：“可不是么，佩瑛就是为这件事担忧呀。玉瑾说她刚才曾见着辛十四姑，可惜我却碰她不着。”

公孙璞道：“我刚才也见着她的。不过，我们就算再见着她，问她，她也一定不肯说实话。”

谷啸风道：“找着了她，她不肯说，多少也可以探听一点口风。”

公孙璞道：“就不知她是去哪儿？咱们又是要赶回太湖去的，无法追踪。”

此时他们还未曾走出那条狭长的山谷，刚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山脚那边，似乎有金铁交鸣之声。

公孙璞道：“奇怪，是什么人在这里厮杀呢？难道那老叫化又回来了？不过奚玉帆他们是从另一面下山的，该不会是他们和老叫化在恶斗吧？”

两人加快脚步，公孙璞眼快，叫道：“咦，好像是辛十四姑！”

走近一看，果然是辛十四姑！

但她的对手却不是那个老叫化，而是孟七娘。

原来孟七娘也是特地到江南来找寻辛十四姑和韩大维的，一路追踪，终于在这里遇上了。

只听得辛十四姑笑道：“孟七娘，咱们是几十年的表姐妹了，何苦为一个韩大维伤了和气？再说，咱们三个人的头发也都白了，他还能够娶你么？”口中说话，手底的招数可是丝毫不缓，青竹杖当作五行剑使，已是疾刺七招。

孟七娘怒道：“你别胡说八道，谁和你争汉子？我是要和你算帐！”

辛十四姑淡淡说道：“算什么帐啊？”

孟七娘道：“韩大维的妻子是谁害死的？你杀了人，却嫁祸于我！”辛十四姑道：“哪有此事！第一、她是病死的，与我完全无关！第二、韩大维也并没有指控你是杀人的凶手啊。嫁祸二字，从何说起？”

孟七娘大怒道：“你还要狡赖？你的毒药用得很妙，毒死了她也教人看不出痕迹，不过，韩大维已经早就起疑心的，他以为不是你就是我！不错，他在我的面前没敢说出来，但她的女儿却口口声声认定我是她的仇人！这件事情，我非和你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谷啸风本来就要现出身形，跑过去的，听得这话，不觉呆了，心道：“怪不得佩瑛说她母亲死得不明不白，原来是给辛十四娘毒死的，这女魔头的狠毒，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辛十四姑冷笑道：“你一口咬定是我谋杀的，好吧，随你怎样说好了。可是你要和我算帐，今生可是休想了！嘿嘿，请你莫怪我不念姐妹之情，是你迫我杀你！”

说到一个“杀”字，青竹杖盘旋飞舞，暴风骤雨般的向孟七娘攻去。只见四面八方，都是杖影。孟七娘招架得十分吃力，连连后退。

辛十四姑哈哈笑道：“你的功力倒是恢复得很快，可惜和我相差尚远。你是决计过不了百招的了，我劝你还是早点自寻了断吧，免得多受折磨！”原来她们二人的本领本是在伯仲之间，只因那次孟七娘和西门牧野、朱九穆这两大魔头恶斗之后，给辛十四姑乘机暗袭，受了重伤，至今尚未痊愈，功力已是只及原来的七成。

孟七娘深知辛十四姑手段狠毒，落在她的手里，不知要受多少折磨，仍是免不了一死，心道：“我就是死了，也绝不能让你好活！”

正当她准备使用“天魔解体大法”，自残肢体，与辛十四姑拼个两败俱伤之际，忽听得一声大喝，两个人同时来到。

这两个人不用说就是谷啸风和公孙璞了。谷啸风喝道：“好呀，你这毒妇又在这里害人，悔不该那天助你脱险！”

就在他们二人将到未到之际，只听得一声惨叫，孟七娘倒纵出数丈开外，一口鲜血狂喷出来，人也立足不稳，倒在地上了！

原来“天魔解体大法”极伤元气，孟七娘只因自忖必死，这才决意用这种邪派功夫，拼她一个两败俱伤的。待到公孙璞和谷啸风现出身形，而谷啸

风又在大骂辛十四姑之际，孟七娘知道求生有望，当然就不肯再用这种伤残自己的打法了。

可是由于她的内功尚未练到炉火纯青之境，“天魔解体大法”刚刚开始发动，急切之间，却是不能收发自如，一口真气运得急了，以致反伤自身。辛十四姑身手何等矫捷，一杖就打中了她，她狂喷鲜血，一半固然是由于给辛十四姑打伤，一半也是因为她的邪派功夫运用得不当之故。

说时迟，那时快，谷啸风已是唰的一剑，指到了辛十四姑背心的“风府穴”，辛十四姑冷笑道：“你这小子也敢来和我作对！”反手竹杖一撩，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原来谷啸风这一招“七修剑法”乃是一招七式的，在这刹那之间，他的长剑和辛十四姑的青竹杖已是碰击了七下。

谷啸风的内功虽然亦有相当造诣，却如何能与辛十四姑相比，只觉对方的内力似波浪般涌来，一个浪头过了，又是一个浪头，登时虎口酸麻，长剑几乎就要脱手。

公孙璞连忙张开玄铁宝伞，挡着辛十四姑的竹杖“　”的一声，火花四溅，竹杖荡开。

辛十四姑吃了一惊，知道他这铁伞是件宝物，不敢硬碰，立即一个“移形易位”，以轻灵迅速的身法闪到公孙璞左侧，一招“玉女投梭”，青竹杖当作五行剑使，反刺公孙璞的穴道。

公孙璞宝伞一合，却当成了齐眉棍用，用足气力，挡开竹杖。辛十四姑不愿力敌，用了个“卸”字诀，轻描淡写的化解了公孙璞的招数。

公孙璞的力道用得急了，重心不稳，身向前倾，几乎跌倒。但辛十四姑刚才给他的宝伞一击，亦是心头一震，虎口微微酸麻。有所顾忌，不敢立即反攻。时机稍纵即逝，公孙璞身形一稳，与她再度交锋。

谷啸风惦记着孟七娘的伤势，叫道：“孟姑姑，你怎样啦？”孟七娘听了这一声“姑姑”，面露笑容，说道：“你们赶快把这毒妇打败要紧，不要顾我。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声音并不颤抖，也还相当响亮，谷啸风放下了心，心道：“不错，大敌当前，是必须认真对付才行。”于是全神贯注的应付辛十四姑那根竹杖，展开了七修剑法，和公孙璞联手夹击敌人。

他哪里知道孟七娘其实伤得甚重，只因为不想给他看出来，强自运气，这才能够好象平常人一样说话的。孟七娘倚着一棵大树喘气，目不转睛的看这场恶斗。只见辛十四姑以一敌二，兀自攻多守少。

本来若论双方实力，辛十四姑已经斗了一场，是比不上公孙璞和谷啸风二人的合力的。但辛十四姑胜在经验丰富，身法轻灵，善于避实就虚，舍强攻弱，故此反而是她占了上风了。

可是她虽然占了上风，心中也是有些着急，暗自想道：“这两个小子武功非同泛泛，我若不能在百招之内伤了他们，久战下去，只怕还要吃亏。”

公孙璞和谷啸风给她一轮暴风骤雨般攻击，两人都是几乎透不过气来，心里暗暗吃惊。谷啸风想道：“这一战若然落败，我受伤还不打紧，孟七娘的性命那是必然不保了。”

两人正在给她迫得步步后退之际，孟七娘忽地叫道：“谷少侠快转乾门，走坎位！”“公孙少侠，快使铁锁横江。”两人依法施为，谷啸风果然刚好闪开了辛十四姑的一击。

只听得“　”的一声，公孙璞的宝伞横胸一挡，果然也刚好荡开了辛十四姑的竹杖。辛十四姑这一招两式，本来是她的极其得意的杀手绝招，满以

为必定能够伤得一个，不料给孟七娘喝破，两者俱都落空。

原来孟七娘虽然武功已失，但武学的造诣和见识还是在的。尤其是对辛十四姑，她更有经验。她们两人是表姐妹，彼此的功夫都是熟悉的，她一出声指点，等于多了一个高手帮忙，形势登时扭解！

辛十四姑道：“你死到临头，还要饶舌！”孟七娘不理睬她，又叫道：“左转巽方，右走离位，剑刺空门，伞挡中路！”其时谷啸风是在左方，公孙璞是在右面，她不用提名道姓，省回多少气力，二人已经是心领神会，依照她的指点施为了。

不用多久，两人已是反守为攻，完全占了上风。公孙璞喝道：“那日我们救了你，今日也并不想伤你，可是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话，要想逃走，那是万万不能！”

谷啸风接着喝道：“你把韩老英雄藏在哪里，快说！”

辛十四姑打了个哈哈，也难为她在这激战之际，居然还能够好整以暇地笑了出来，说道：“原来你是为了你的泰山来的，韩大维和我的交情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还能薄待他吗？你大可不必操心。”

谷啸风喝道：“少说废话，我可没有工夫与你胡扯！你不把韩老前辈交出来，我们绝不放过你！”

此时辛十四姑已是在伞影剑光笼罩之下，恍若笼中之鸟，有翼难飞。轻功多好，冲不开缺口也是没用的了。

不料辛十四姑却忽地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纵声笑道：“凭你这两个小子也能将我阻拦？那是做梦！”

说也奇怪，她口喷鲜血，出招的劲道却是更胜从前。呼呼呼连环三杖，竟把玄铁宝伞荡开，遥向谷啸风胸口刺去。谷啸风长剑反圈回来，用了一招“闭门推出窗前月”的招式，想要把她的青竹杖封出外门，本来这是一招极为精妙的防御剑法，在已经交手的数十招之中，谷啸风也曾反复用过几次，颇为见效的。

不料辛十四姑口喷鲜血，内力突然大长，“　”的一声，竹杖搭着剑脊，一翻一绞，谷啸风的长剑竟然掌握不牢，脱手飞出。

公孙璞大吃一惊，连忙撑开宝伞，挡在谷啸风身前，辛十四姑一声冷笑，说道：“念在你们曾经帮过我一次忙，我也姑且手下留情，放过你们一次。嘿，嘿，孟七娘，你若不死，咱们后会有期！”冷笑声中，已是一溜烟似地跑了！

孟七娘颓然说道：“可惜！可惜！”

谷啸风却是颇为诧异，心道：“想不到这女魔头，居然会发慈悲。”奇怪她刚才既然是咬牙切齿的要杀孟七娘，如今自己这边已是一败涂地，她却为何不取孟七娘的性命？

孟七娘似乎知道他的心思，说道：“她不是不想取我性命，她是无能为力了。她刚才用的是天魔解体大法。”

原来“天魔解体大法”是一种极为歹毒的邪派功夫，在自残肢体之后，功力可陡增一倍。辛十四姑的功力本来稍胜公孙璞一筹，陡增一倍之后，公孙璞当然是抵挡不住了。

但用这种邪派功夫，却是极伤元气。而且也只能收暂时的功效，时间稍长，不但增加的功力消失，而且还要受伤的。假如公孙璞和谷啸风敢于追上去和她缠斗的话，辛十四姑定跑不

谷啸风道：“ 孟姑姑，你安然无事，我们也就放心了。这女魔头咱们以后慢慢和她算帐。 ”

孟六娘忽地苦笑道：“ 我恐怕是不行啦。 ” 口角沁出血丝，颓然地倒了下去，双颊烧得火红。

谷啸风大惊道：“ 孟姑姑，你怎么啦？ ” 可怜孟七娘嘴唇开阖，却已是听不到她说话的声音。

原来孟七娘则才只是凭着一口真气，勉强支撑的，如今强敌一走，这口气一松，她也就支撑不住了。

幸而公孙璞对正邪各派功夫都是略有所知，一看就知孟七娘刚才也曾用过天魔解体大法，这是真气反伤自身的迹象。

公孙璞道：“ 孟老前辈恐怕是走火入魔了！ ” 谷啸风大惊道：“ 这怎么办？ ”

原来公孙璞的父亲公孙奇就是因为走火入魔致死的（事详拙著《挑灯看剑录》），是以公孙璞知道走火入魔的厉害。

公孙璞道：“ 幸而她的走火入魔只是刚刚开始，她的天魔解体大法也只是稍稍用了几分，元气虽然大伤，尚未绝望。大概还可救治。谷兄，你助我一臂之力，咱们用本身的真气助孟老前辈治伤。 ”

当下两人各以右掌，抵着孟七娘的掌心，公孙璞的内功极为精纯，谷啸风的少阳神功更是正宗的上乘内功，两人以真气输入孟六娘体内，过了一会，只见孟七娘面色渐渐红润，自己也能运气活血舒筋，和外来的助力配合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孟七娘道：“ 行啦，多谢你们了！ ”

谷啸风功力较弱，此时亦已是累得大汗淋漓，放开了孟七娘的手，吁吁地直喘气。

孟七娘叹道：“ 啸风，我以为你也是恨我的呢，为什么你要救我？ ”

谷啸风道：“ 孟姑姑，我小时候你不是也曾救过我一次性命的么？那次我跌在急流激湍的山涧里，多亏你把我拉了起来，我还记得那年我刚好是十岁。 ”

孟六娘露出笑容说道：“ 好孩子，这么远的事情，多亏你还记得。 ”

谷啸风道：“ 所以佩瑛和我说起她的母亲死得不明不白，怀疑你也可能是凶手之时，我说你决计不会毒杀她的母亲的，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

孟七娘苦笑道：“ 多谢你信任我，其实我也不像你说的这么好，我做了许多错事，勾结朱九穆和西门牧野这两个大魔头，害得你的韩伯伯家破人亡，就是我追悔莫及的错事之一。 ”

谷啸风道：“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也就不必再提了。好在韩伯伯如今还在人间，佩瑛也早已安然脱险。 ”

孟七娘道：“ 不过，我还是要对你说的。 ” 喘着气，脸上泛起一片红潮，似乎要说又说不出来。

谷啸风道：“ 孟姑姑，你歇歇，以后再说不迟。 ”

孟七娘道：“ 不，我不说心里就不得安宁。唉，我已经是一把年纪了，对你说也无妨了。

“ 辛柔荑和我和韩大维少年时候是好朋友，我们两人都是心里在喜欢他，辛柔荑妒忌我，我也妒忌她，我以为他要娶辛柔荑，辛柔荑以为他要娶我，不过后来韩大维娶了妻子，却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却是另一个武功和名气都比不上我们的女子！ ” 谷啸风心里想道：“ 韩伯母温柔贤慧，可要比你

们好得多！”

这话他当然只是藏在心里，没说出来。

孟七娘继续说道：“韩大维屋后的那座山有个隐秘的幽谷，是要从水帘洞钻进去的，我无意之中发现，便搬到那里去住。其后辛柔荑也来了。我的用意不过是想靠近他，见不着他也好，辛柔荑的用心可是狠毒之极，她假装处处关心韩大维，暗地里却找机会害他妻子，而且还令得他疑心是我。后来的事，你已经知道，也就不必我说了。”

谷啸风安慰她道：“韩伯伯是个精明能干的人，一时糊涂，终究会明白真相的。”孟七娘叹口气道：“但愿如此。对啦，我还没有问你呢，听说你和佩瑛闹翻了，有这件事吗？佩瑛可是一位好姑娘，你莫对不住她才好。”

谷啸风面上一红，说道：“这件事早已过去了。”公孙璞笑道：“他们都快要成婚了呢。”孟七娘喜道：“真的吗？这就好了！”谷啸风道：“佩瑛现在就是放心不下她的爹爹，故此叫我到江南寻找。”孟七娘道：“我更是不放心韩大维在这毒妇手上。”说了这句话，忽然低下头来，好像是在思索什么。

谷啸风道：“是呀，可惜给这毒妇走了，现在什么线索也没有了。”孟七娘忽地抬起头来，说道：“我倒找到了一个线索，韩大维说不定就是在那个地方。”谷啸风喜出望外，连忙问道：“什么地方？”孟七娘道：“湘西某处。不过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我陪你们去才行的。”

谷啸风道：“你老人家的身子……”

孟七娘道：“多谢你们的帮忙，我现在虽然又耗损了几年功力，行动还是可以的。”

谷啸风道：“不如你告诉我这个地方，让我去找。你养好了身体再说吧。”

孟七娘道：“不，你不知道，这地方是你不能去的。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除非我和你一同去。”

谷啸风思疑不定，不过他知道孟七娘的脾气也是相当怪僻，心里思疑，口里却不敢多问。

公孙璞道：“不过，我们是还要回转王宇庭那儿给他报讯的。孟老前辈，你不如和我们先到西洞庭山，稍歇几天，恢复了精神再去吧。”

孟七娘道：“我不想见王宇庭！那个地方，要去现在就去！”

谷啸风没有办法，说道：“不如这样吧，我和孟老前辈先走。你见过了王总寨主再来。你已经知道我们是往湘西的，在路上我也会给你留下标记。”公孙璞没有另外的办法，也就只好如此了。正是：

人间多少离奇事，虎穴龙潭走一遭。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深入蛮荒悲失路　风波诡谲斗魔头

当下两人分道扬镳，谷啸风与孟七娘西行，公孙璞独自回转太湖。

公孙璞心里想道：“孟七娘受了伤，功力已然大减。他们二人，一定不会走得很快，不过我也不能耽误了他们的行程，赶快见过王宇庭，越早赶上他们越好。”于是兼程赶路，第二天傍晚时分，就到了太湖。

去时是良朋结伴，归时是影只形单，公孙璞一叶扁舟，独自渡过太湖，不免颇生感慨：“啸风和韩姑娘已是破镜重圆，但愿他这一去能够翁婿团聚。玉帆和厉姑娘亦已是订了良缘，如今只有宫姑娘尚未知道是在何方？”想起宫锦云不惜父女反目，帮了他的大忙，想起宫锦云和厉赛英本来是一对好朋友，如今她与奚玉帆已是俪影双双，只有自己和宫锦云还是在彼此寻找，见面不知何时？心里不禁颇为怅惘。

回到西洞庭山王宇庭的总舵，已经是三更时分了，公孙璞本来不想惊动王宇庭，第二天一早才去向他禀报的，但他刚刚坐下，席未暇暖，王宇庭却已先来看他了。

公孙璞有点奇怪，说道：“王伯伯，你还未睡吗？我叫他们不要惊动你的，怎的你却知道我回来了？”

王宇庭笑道：“我也想不到你这样快回来的，心里可是希望你快点回来，是以深夜未睡，果然盼得你回来了。你上山的时候，他们已经告诉我啦。”

公孙璞怔了一怔，说道：“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吗？”

王宇庭道：“有两位朋友来找奚玉帆和厉姑娘，他们还在这儿。另外昨天有个人找你，却已走了。对啦，为什么只是你一个人回来。”

公孙璞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告诉了王宇庭之后，说道：“那两位找奚兄的朋友是谁，未知我可认识？”

王宇庭道：“一位是湘西武林名宿邵元化的公子，名叫邵湘华，另一个女的名叫杨洁梅，是他的未婚妻。”

公孙璞曾听得奚玉帆说过他们的故事，又是诧异，又是欢喜，说道：“这位杨姑娘曾经做过辛十四姑的侍女，她有一段极为悲惨的身世，她的父亲本来也是武林中一位鼎鼎有名的人物的。不过，我听说他们本来要到金鸡岭去的，怎的却到这里来了？”王宇庭说道：“啊，你知道他们，那就更好了。我请他们来和你见面吧。”

公孙璞道：“只怕他们已经睡了，明天再见也未迟。”

王宇庭笑道：“他们比我更心急，还是让他们早点见你，早点知道消息吧。”

公孙璞道：“昨天找我的那个人又是谁？”

王宇庭道：“老弟，你是否与黄河五大帮会颇有交情？”公孙璞怔了一怔，道：“没有呀！”王宇庭道：“来的可是黄河五大帮会中一个首脑人物！”公孙璞道：“谁？”王宇庭道：“海砂帮的帮主楚大鹏。”黄河五大帮会以海砂帮为首，虽然没有公推的盟主，但海砂帮的帮主也等于是他们的领袖了。

公孙璞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是楚大鹏，敢情他是来催我动身的么？”

王宇庭道：“不错，他说叫你别忘记了和他们的约会，如今一年之期已是将近满了，老弟，这是怎么回事？”

公孙璞道：“这件事要从大魔头西门牧野说起。

“西门牧野想称霸武林，他的老巢是在关外，在中原的名头当时可还不是怎么响亮。

“一年前他派遣弟子濮阳坚先入中原，意图收伏黄河五大帮会。濮阳坚用毒辣的手段，以邪派毒功化血刀伤了五大帮会的首脑人物，若然得不到他师父的救治，一年之内，便会身亡。

“他们不知怎的知道我会解化血刀之毒，是以楚大鹏便来求我。当时我一来是因为有事在身；二来因为这五大帮会名声也并不怎么好，我想让他们多受一点折磨也好，故此没有立即答应他。”

王宇庭道：“你答应了一年之后给他们救治？”

公孙璞道：“是。后来我问过身为绿林盟主的柳姑姑（蓬莱魔女），柳姑姑说，黄河五大帮会的帮主人称黄河五霸，声名的确是不怎么好，不过总不至于有勾结蒙古鞑子的那个西门牧野这么坏，倘若能够使得黄河五大帮会站在咱们这边，抵御鞑子的入侵，也是一件好事。她很赞成我这样做。”

王宇庭道：“不错，柳女侠不愧是巾帼须眉，高瞻远瞩，说得对极了。”

其实这是事情过了之后，他去请教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才给他这个意见的。当时主张他一年之后才去救治那些人的却是宫锦云。

公孙璞与宫锦云的结识，也是在那天开始的。

想起往事，宫锦云当日那副顽皮的神态如在眼前，公孙璞不禁又是黯然神伤了。王宇庭接着说道：“大丈夫千金一诺，你既然答应了他们，那么应该赶快去了。”

公孙璞道：“不错，我是应该笃守信诺的，但刚好碰上这个时候，我却有一个老大的为难之处！”

王宇庭道：“是为了谷啸风之事么？”

公孙璞道：“是呀，我答应了他，和他同往湘西的。”

王宇庭道：“你和啸风来回不过相差两天路程，我进一匹快马给你，你先追上啸风，告诉他这件事，然后再到楚大鹏那儿，不是都可以不失约了？”

公孙璞道：“老伯有所不知，那日孟七娘和那女魔头恶斗，曾经用过天魔解体大法，因此元气大受损伤。”

王宇庭道：“哦，你是怕谷啸风加上了她，也还不是辛十四姑的对手。”

公孙璞道：“孟七娘若然功力未减，他们可以稳操胜券，现在可就难说了。还有一层可虑之处，听孟七娘的口气，韩大维老前辈是给那女魔头软禁在湘西某地的，那女魔头敢于离开，想必定有得力的帮手帮她看管韩老前辈，我若不与他们同去，怎能放心得下？”

王宇庭听他说得有理，不觉皱起了眉头，沉吟半晌，说道：“我这里抽不出得力的人来，孟七娘的脾气又是那么怪，照你的说法，这件事情，她根本就不愿意让外人插手的，只怕就是我去了也是帮不上忙。”

公孙璞道：“是呀，所以她只肯带谷兄同去，连那地名也不肯说。那天我们本来想请她到你这儿歇息几日，她也不肯来，说是不想见你。”

王宇庭道：“你和楚大鹏的期限还有几天？”

公孙璞屈指一算，说道：“只有半个月了。”

王宇庭眉头大皱，说道：“半个月的时间，你要到楚大鹏那里，也还得走快一些，那是决不能再到湘西的了。怎么办呢？”

正在踌躇无计之际，小头目已经带领客人来了。

王宇庭便给他们介绍：“这位是奚玉帆的好朋友公孙璞少侠，这两位是

邵公子和杨姑娘。”

杨洁梅笑道：“公孙少侠，我们是见过面的。”

公孙璞怔了一怔，说道：“是么，我倒记不起来了，是在哪儿？”

杨洁梅道：“你是不是曾在幽篁里谷口的水帘洞那个地方，和西门牧野打过一架。”公孙璞道：“不错。”杨洁梅笑道：“那天大概你没留意，有个丫鬟躲在山坡上大石后面偷看，那个丫头就是我了。”

王宇庭道：“原来你们是认识的，那就更好了。”

邵湘华道：“虽然没见过公孙少侠，也常听得奚大哥谈及，当真可以说得是闻名已久的了。”

三人一见如故，公孙璞先说了他自己的遭遇之后，问道：“你们是怎么知道来这里找奚大哥的？”

杨洁梅的笑容忽地消失，脸上好似掠过一丝阴影，半晌说道：“我们在路上碰见玉瑾姐姐。”

公孙璞诧道：“啊，你已经见过她了，那怎么不见她的哥哥？”

邵湘华道：“我们只是见着他们夫妇。”

公孙璞道：“这就奇怪了，奚大哥和厉姑娘是陪伴他们回杭州的，因为辛龙生受了伤，奚大哥放心不下，是以邀了厉姑娘一起，护送他的妹夫。他们却到哪里去了？你们没有问过奚玉瑾么？”

邵湘华淡淡说道：“那位辛公子火气很大，我可不想碰他的钉子。”

公孙璞莫名其妙，说道：“这是怎么回事？”

杨洁梅满脸都是不愉快的神情，说道：“我和辛龙生结有一点梁子，这事已经过去，我不想再提了，是玉瑾姐姐叫我到这里来找你们的。”

原来他们在路上碰见辛龙生和奚玉瑾，在辛龙生来说，这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恨不得把杨洁梅杀了才能出一口气。

只恨自己受了伤，功力未曾恢复，要对付杨洁悔，非得奚玉瑾帮他不行。

奚玉瑾嫁了一个有名无实的丈夫，这都是拜杨洁梅所“赐”，她的心里，说老实话，对杨洁梅也是不免怨恨的，不过辛龙生也是实在令她失望。她又想到了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层，既然杨洁梅没有解药，杀了她也没用，何况她的身世又是那样可怜，自己何苦帮忙丈夫欺负她？是以她甘受丈夫之骂，把辛龙生拉开，避免了一场争斗。而且还把太湖王宇庭这个地址告诉他们。

辛龙生架没打成，少不免破口大骂，骂得十分难听。邵湘华看在杨洁梅与奚玉瑾的情份，这才没有和他动手，当然也就不能仔细的问奚玉瑾了。

公孙璞尚未知道杨洁梅曾有大闹辛、奚婚宴这件事情，自是莫名其妙，不过，杨洁梅既然说了不愿再提，他心里想道：“这位姑娘曾是辛家的丫头，说不定曾受过辛龙生这位侄少爷的欺负。这且不必管它，不过奚玉帆和厉赛英却又何以不再护送他们了呢？难道也是因为和辛龙生闹翻了吗？玉瑾叫她到这里来找他们，想必是以为她的哥哥和她分手之后，定然回到这里？”

当下公孙璞叹了口气，说道：“事情真是越弄越糟糕了，我的难题还没解决，如今又不见了奚大哥和厉姑娘。”

王宇庭道：“奚玉帆、厉姑娘或许是有紧要的事情，到别处去了。他们都是一身武功，不用担心，倒是你的难题，可得想法！”

邵湘华道：“公孙兄有什么难题，可否说出来让大家商量商量。”

听了公孙璞所说的难题之后，杨洁梅忽地笑道：“公孙少侠不用烦优，我替你走这一趟就是。不瞒你说，我也正是很想见着孟七娘呢。”

公孙璞沉吟半晌，说道：“好是好，不过孟老前辈的脾气有点怪僻，这件事情，她本来曾叮嘱过我，不许我说出去的。换了一个人和她同去，不知她——”

杨洁梅笑道：“这你就更不用担心了，你忘记了我曾在辛十四姑家里做了十几年的丫头吗？和孟七娘正是邻居，那时她们表姐妹虽然面和心不和，还是时常往来的。辛十四姑有什么事情，十九都是差遣我到孟七娘家里。多蒙她青眼有加，对我倒是相当疼爱。”公孙璞道：“你不怕碰着辛十四姑？”

杨洁梅面色一沉，说道：“我们二人正要找她算帐。”

原来杨洁梅在邵家听了高氏夫人所说的那个故事之后，始知自己被拐子卖到辛家，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她和邵湘华两家所遭的不幸，恐怕都与辛十四姑多少有点关系，即使全无关系，辛十四姑也定然知道内情。

公孙璞心里想道：“邵湘华是武林名宿邵元化的儿子，杨洁梅的武功，据奚大哥所说，也是颇为不弱，他们两个人总可以抵得上我一个人了。”于是也就同意了。

第二日一早，他们三人便即下山，王宇庭叫一个头目驾舟送他们渡过太湖。

船到中流，忽见一只小船迎面而来，船上一对青年男女，正在船头观赏风景。

杨洁梅“咦”了一声，叫道：“龙姐姐，你怎么来了这儿！”邵湘华也失声叫道：“玄感兄，是你！”

原来这两个人正是他们的好朋友龙天香和武玄感。

龙天香笑道：“果然你们是在这儿！”

杨洁梅诧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龙天香说道：“说来话长……”

杨洁梅道：“既是说来话长，咱们上岸再说吧。你们没有别的事情要找王总舵主吧？”

龙天香道：“没有。我们只是来找你的。”

杨洁梅道：“既然如此，请你们把这只船掉头吧。”

上岸之后，公孙璞道：“咱们可要分道扬镳了。”当下把谷啸风和他约好的标记告诉他们，说道：“你们朝着往湘西的大路走，啸风在路上当眼之处，或是石头，或是树木，每隔五里，就划一个箭头的标记，指示方向。你们跟着走，他们转入小路，你们也不会走错了。”

杨洁梅笑道：“这样一来，你们可不是又回家了吗？不知是在湘西何处，如果是靠近你们两家的地方，那就更好了。”武玄感和邵湘华两家都是在湘西的，不过湘西包括十几个县份，且多山地，只说“湘西某地”，可就不一定是他们的家乡了。

邵、武、杨、龙四人和公孙璞分手之后，便向回家的路上走。头两天果然在路上每隔五里左右，便发现谷啸风所留的箭头标记，但第三天走了二三十里，却一个标记也没发现。

杨洁梅颇是担忧，说道：“难道是他们出了事？”武玄感道：“或者是咱们走了眼没看见也说不定。”杨洁梅道：“公孙璞说，谷啸风所留的标记是一定在路上当眼之处的，三十里路应该有五个标记，怎可能一个也没发现？”

龙天香道：“反正不过是三十里路，咱们回去仔细再瞧一遍。”结果他

们来回多走了六十里路，仍然是没有发现谷啸风所留的标记。

杨洁梅道：“前面有两条路，怎么办？”龙天香道：“咱们先走左边这条，过了三十里，若然还是没有发现标记，再走右面这条。”

左面是一条比较平坦的官道，他们一直走了四十里，依然没有发现什么标记，天色已渐黑了。杨洁梅甚是灰心，说道：“只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姑且再走右面的路试试吧。”

回到原来之处，再向右边路走。走了五里之地，暮霭苍茫中，忽见一块赭红色的石头上有一道裂痕，正是一支箭头的形状。

杨洁梅大喜道：“龙姐姐，好在你有耐心，果然找到了。”

武玄感忽道：“这箭头有点奇怪！”龙天香道：“什么奇怪？”武玄感道：“你们过来仔细瞧瞧！”

他们都是武学行家，看了一会果然看出了破绽。

杨洁梅道：“这好像是手指在石头上划出来的！”邵湘华道：“不错，看这人的功夫，不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力，就是佛门的一指禅功。”

杨洁梅道：“谷啸风在路上所留的标记，可都是用剑尖划出来的。而且他的武功我也曾见过，恐怕也没有这样的指力。”

龙天香道：“这么说，这是另一个人所留的标记了！”

邵湘华道：“咱们跟不跟这个箭头指示的方向走？”

武玄感沉吟半晌，说道：“这个人不知是否谷啸风的朋友，他们留的标记也不知是否另有约会，不过，该不至于这样巧合吧？”

杨洁梅道：“管他是友是敌，是好意还是陷阱，咱们没有其他线索可寻，也只好试一试走这条路了。”

大家虽然觉得有点冒险，但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如此了。此后，一连走了几天，每隔五里，都发现这么一个箭头。

他们跟着箭头指示的方向走，不知不觉走进荒凉的山地。这一天到了一座森林里面，已经是找不到人行道了，再走下去，那个标记也没有发现了。

武玄感皱了皱眉头，说道：“这地方名叫恶鬼岭，是湘西著名的穷山恶水之地，糟糕，莫非是那个人故意将咱们引到这个地方来？”刚说到这里，杨洁梅忽地“咦”的一声叫了起来。

龙天香道：“梅姐，你怎么啦？”杨洁梅道：“你们看那边！”

只见那边有块磨盘大的石头，光滑平净，好像一座大镜台。石头上却有三堆骷髅头，每堆三个，上端的一个骷髅头还裂开嘴巴，露出两齿獠牙，好似对住他们狞笑，好不骇人！

龙天香胆小，吓得“啊”的一声尖叫起来，武玄感道：“别怕，别怕，你莫看它好了，咱们四个生人，还怕几个骷髅头么？它又不会吃人！”

龙天香道：“吓死我了，这几个骷髅头是哪里来的？我知道死人不会作祟，但总是不免有点毛骨悚然，咱们赶快离开这里吧。”

杨洁梅笑道：“我倒想在这里多留一会。那人把咱们引到这个地方，却摆上几个骷髅头来吓咱们，一定还会有下文的，俗语说得好，既来之，则安之，咱们就看看他耍什么把戏吧。”她只道这一切都是那人所为。

武玄感道：“恐怕未必是那个人所弄的玄虚。”

杨洁梅道：“那你以为是什么？”武玄感是湘西土生，说道：“湘西有许多邪教，颇有一些古古怪怪的不为外人所知的拜神仪式，这个恐怕就是一种邪教的仪式。”

话犹未了，忽听得呜呜声响，乐声极为单调，是一种芦管吹出来的声音。在这神秘的幽林，突然听到这种低沉单调的乐声，更增加了一重恐怖感了。

武玄感道：“ 来了，来了！你们别慌，且看他们来意如何？ ”

谁知来的不是“ 他们 ”而是“ 她们 ”，只见一群苗女从树林里涌出来，当中一个披着轻纱，半裸上身，耳朵垂着两个金环，服饰与众不同，好像是她们的首领。那群苗女之中，有许多人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筒，也不知是作什么用的。

这群苗女发现了他们，似乎也是有点惊诧。那个首领模样的女子挥一挥手，说了几句话，众苗女便围拢上来，指着他们叽叽咕咕地骂。

龙天香道：“ 她们说些什么？ ”武玄感道：“ 那首领说，咱们擅闯她们的禁地，女的要捉回去做她们的奴隶，男的要即时即地剖腹祭神。 ”

龙天香道：“ 那你就赶快和她们解释，说明咱们乃是误闯，并无恶意的吧！ ”武玄感懂得一些苗语，说得却不流畅，他走上前去，刚刚开口解释，忽觉一股异香扑鼻，登时头晕脑涨，身子摇摇欲坠！

杨洁梅叫道：“ 快闭住呼吸，这是瘴毒！ ”一跃而出，将武玄感拉了回来，把一颗药丸塞入他的口中。跟着分给邵湘华、龙天香每人一颗药丸，叫她们赶快吞下。

忽听得一个阴恻恻的声音说道：“ 侍梅，你抬起头看看，看我是准？ ”

杨洁梅听得这个熟悉的声音，心头大震，抬头一看，只见来的可不正是她的旧主人辛十四姑？

辛十四姑道：“ 三公主，你去捉那一男一女，这两个人交给我好啦。她是我的逃婢，我要亲手处罚她！ ”

那女子格格一笑，说道：“ 辛姑姑，你果然料事如神，算准了他们这几天必定来到。 ”

杨洁梅深知旧主人心毒手狠，撞在她的手上，必无幸理，当下一咬牙根，只好和她一拼。

辛十四姑冷冷笑道：“ 你从我手上学来的功夫也敢在我面前施展？ ”青竹杖轻轻一拨，杨洁梅的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武玄感一刀劈下，辛十四姑反手竹杖一撩，武玄感的紫金刀也给她拨出了外门。

不过武玄感的武学造诣不差，虽然远不及辛十四姑，十数招还是可以抵敌得了的。杨洁梅拼了一死，和他联手对敌，一时间辛十四姑倒还未能伤了他们。

辛十四姑淡淡说道：“ 侍梅，我杀了你，倒是便宜了你。知罪的你赶快跟我回去，由我处置，否则你多打一会，待会儿落在我的手上，我就多折磨你几分。 ”

杨洁梅听了这话，不寒而栗，心里想道：“ 与其落在她的手上，不如我自尽的好。 ”

邵湘华、龙天香二人被困在蛇阵之中，形势更为危险。本来那些毒蛇已被杀了一半，邵、龙二人是可以从容应付的了。哪知刚刚松了口气，那苗人的三公主转过来对付他们，她会驱使毒蛇，不怕被蛇所咬，径自踏进蛇阵，和邵、龙二人交手。

这么一来，邵、龙二人既要防御毒蛇，又要应付那个苗女，而这苗女的武功又是非常厉害，他们自是难以兼顾的了。

那苗女道：“ 辛姑姑，要活的还是死的？ ”辛十四姑阴恻恻地说道：“ 当

然是活的好。”

那苗女道：“好，让我试试，捉活的是稍微难些。”月牙弯刀盘旋飞舞，使的是一套克制长剑，截斩手腕的刀法，只要能把邵、龙二人的守势冲开，不须打落他们的长剑，毒蛇也就可以从缺口窜了进去，咬啮他们了。

武玄感和龙天香是未婚夫妻，痛痒关心，如今被分开两处，各自对敌厮杀，大家都不免为对方的安危提心吊胆。武玄感眼光一瞥，刚好见着一条毒蛇窜上龙天香的身上，看来就似要咬她的咽喉，武玄感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是在剧斗之中的，一惊之下，刀法登时散乱。

高手比拼，那容得稍有分神？辛十四姑抓着这个时机，竹杖一挥，　的一声，立即打落了武玄感的金刀，信手就点了他的穴道。

辛十四姑点了武玄感的穴道，回过头来，向着杨洁梅冷笑说道：“看你这丫头还能逃出我的掌心？你是要找孟七娘和谷啸风来和我作对是不是，好，我告诉你吧，他们早已被我捉了，你要见他们一点不难，现在我就可以让你达成心愿！”

杨洁梅心头一凉，心道：“我决不能落在她的手中！”正要自尽，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长啸，啸声非常怪异，好像苗家的芦管有无数支同时吹奏一样，听进耳朵，竟自心神不定，好似着了催眠一般。

辛十四姑吃了一惊，喝道：“是谁在这里装神弄鬼？”

说也奇怪，啸声一起，那些毒蛇竟然不听苗女的驱遣，潮水般的退下去，游入林中，霎时间已是逃得干干净净，窜上龙天香身上的那条毒蛇则被邵湘华一剑斩了。

那三公主和她手下的那群苗女呆了一呆，忽然间也转过了身，一窝蜂的散了，树林里只留下辛十四姑一人。

辛十四姑惊异万分，莫名其妙，这苗人三公主一向是最听她的话的，不知怎的，此际却是连招呼也没和她打一个，便自跑了。一抬头，只见树林里走出了一个人。

这个人衣裳褴褛，背一个药囊，脸有一条刀疤，手提长柄铃铛，看样子像是个江湖郎中。

辛十四姑怒道：“你是谁？胆敢到这里来和我捣乱？”

那郎中冷冷说道：“辛十四姑，我还记得你呢，你就不认得我了？！”

辛十四姑定神一瞧，依稀看出了那人的原来面目，大吃一惊，失声叫道：“你是石，石……你还没有死呀！”

那郎中冷笑道：“多谢关心，侥幸未死，哼，哼，我还要留着性命报仇呢，焉能就死！你虽然不是直接害我的仇人，也有你的一份，嘿，嘿，今日咱们就把旧帐算一算吧！”

辛十四姑青竹杖一挥，蓦地向他点去，喝道：“你逃了一次性命，再次难逃！你嫌活得不耐烦了，那就请你去见阎王！”

辛十四姑是想出其不意，制敌在先，哪知那人早有准备，辛十四姑“攻其无备”的算盘可打得不响，只听得“　”的一声，那人把长柄铃铛当作武器，一招“拨云见日”，就把辛十四姑的青竹杖拨开了。

说时迟，那时快，闪电之间，辛十四姑和那人已是斗了十数招，辛十四姑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给那人迫得连退几步，只觉对方那杆长柄铃铛，每次劈打下来，好像有千钧之力，她的青竹杖竟是难以招架。

辛十四姑心头一凛：“奇怪，这人的武功本来比不上我的，这十多年来，

即使他的武功精进，我也没有丢荒，怎的却打不过他了？”

原来并不是这人的武功已胜过了辛十四姑，而是一来因为辛十四姑一直以为他已经死掉，突然见他出现，不免有点心慌，二来辛十四姑和武玄感、杨洁梅斗了一场，虽说没耗多少气力，究竟也耗了一点。此消彼长，加上她的心里着慌，这就觉得对方似乎是胜过她了。

邵湘华和龙天香脱险之后，同声叫道：“咱们联手攻这女魔头！”杨洁梅定了定神，叫道：“不错，攻这魔头！别让她跑了！”

辛十四姑冷笑道：“我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凭你们这几个人也阻拦得我？”其实她已是没了斗志，邵湘华等人不来联手攻她，她也是要跑的了。

邵湘华等人也不过是吓吓她而已，辛十四姑竹杖一点，飞身掠起，邵湘华笑道：“咱们救武大哥要紧，由她去吧！”辛十四姑的轻功委实了得，转眼之间，背影已是没入林中，看不见龙天香早已上前替武玄感解穴，叫道：“糟糕，我不知她点的是什么穴道，可解不开。”杨洁梅帮忙也解不开。原来这是辛十四姑的独门点穴手法，杨洁梅学得还未到家。

那郎中道：“让我试试。”轻轻的在武玄感身上推揉几下，武玄感登时感到血脉畅通，果然便跳了起来。

武玄感连忙躬身道谢，说道：“那日多蒙前辈指点，今日又得解救之恩，晚辈——”

那郎中摆一摆手，笑道：“客气的话不用多说了，我帮你的忙其实也是为了自己，以后你会明白的。”

说也奇怪，邵湘华见了这人，忽地有一种好像很想和这人亲近的感觉，心里想道：“奇怪，这人我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他是谁呢？”心念方动，那人的目光也刚好注视着他，脸上现出一副极其古怪的神情，邵湘华发现他的眼角有两颗晶莹的泪珠。

邵湘华一阵迷茫，定了定神，问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在太湖王寨主那儿？是你把我们引到这里来的吗？你好像知道我们许多事情，为什么？为什么？”

那人叹了一口长气，说道：“唉，孩子，你竟不认识我了？我问你，你的腋下，是不是有一颗黑滤？你家遭受大祸的那个晚上，你是不是一个老仆人背你从后门逃跑的，这个老仆人名叫王三？”

这两件事情外人是绝不能知道的，邵湘华听了这话，呆了一呆，顿时明白了！杨洁梅见他呆若木鸡，眼珠好似定住似的望着那人，不由得吃了一惊，叫道：“华哥，你怎么啦？”

邵湘华忽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抱着那人双腿叫道：“爹爹，你是我的爹爹！”

那人将他扶了起来，说道：“别哭，别哭，咱们父子今日总算是团圆啦，应该高兴才是。”他叫邵湘华别哭，自己的眼泪却也流下来了。邵湘华道：“爹爹，你猜这位杨姑娘是谁，他就是杨大庆伯伯的女儿！”

那人更是欢喜，说道：“是么，我找过你爹爹，知道你家遭受的不幸，我这十几年一直放心不下，不知你是流落何方，想不到今日找到了华儿，也找到了你。你们两人又是这样要好，哈哈，这当真是天意了。”笑中带泪，不过这却是喜极而泣了。

那人顿了一顿，接着就说道：“我名叫石棱，和你爹爹是最要好的朋友。你知道么？”

杨洁梅道：“知道，小时候爹爹和我说过的。最近还有一个人和我说起你们的事情，前因后果，我大概知道了一些。石伯伯，想不到能够见到你，我真是高兴。不瞒你说，我以为你，你

石棱笑道：“你们以为我是死了，是么？”

邵湘华道：“爹，杨姑娘就是给贼人拐去，卖给辛十四姑这女魔头的。”

石棱说道：“我知道这件事情，我也是早就有点怀疑的了，不过我还不敢断定你是不是我的杨大哥的女儿。不瞒你说，我曾经跟踪过你们的，不过我不让你们发现罢了。”

邵湘华道：“爹，你为什么不早认我们？”

石棱说道：“时机未到，当时有些事情我也还未曾明白，是以不敢贸然相认。”

邵湘华道：“爹，你是怎么知道我在邵家的？辛十四姑这女魔头是不是和你也结有冤仇？这十多年来，爹，你又是一直躲在哪里？”

一连串的问题，石棱不知从哪里说起，他想了一想，笑道：“你别心急，我会一件件一桩桩告诉你的。唉，说来话长，且让我想想该从哪里说起？对啦，穴道铜人图解的故事你们知道了么，咱们两家的遭遇，都是和这份图解有关的。”

邵湘华道：“二娘已经和我们说过了。”

石棱怔了一怔，道：“哪个二娘？”忽地恍然大悟，接着就说道：“你说的可是高杰的女儿高小红，她嫁给你义父做小老婆？”

邵湘华道：“不错，但二娘对我很好，可惜已经死了，她爹对你不住，你也别怪她啦。”

石棱叹口气道：“高小红也是受图解连累的人，她的命比我还苦，我怎会怪她？唉，世间的事情，有时也的确是奇怪得很，高小红的父亲当年和我们一起护送那份宝图，他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我和他乃是平辈，他的女儿却变成了你的二娘。”

邵湘华道：“她就是为了要躲避乔拓疆的逼害，这才甘受委屈，嫁给我义父的。她以为可得庇护，不料还是遭了乔拓疆和辛十四姑这女魔头的毒手。”

石棱听了高小红所受的不幸，慨叹不已，说道：“我得以保全这条性命，说来也真是侥幸，那晚我和乔拓疆剧战受了重伤，又给他的手下斩了一刀，喏，我脸上的疤痕就是这一刀留下的标记了。”

邵湘华泪流满面，说道：“爹，你的苦也受够了。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

石棱说道：“当然要报！”接着说道：“不过也幸亏那人斩了我一刀，我倒在地下，乔拓疆以为我已经死了。”邵湘华道：“后来怎样？”

石棱道：“这班强盗走了之后，我爬起来躲在后山一个石洞里，养好了伤。我知道乔拓疆若然知道我还未死，一定不肯放过我的。后来我就远离家乡，躲到贵州的苗疆里去。我多少懂得一点医术，扮作郎中，医好了许多苗人的病。那个苗疆的峒主，现在已经是我的好朋友了。”

武玄感听到这里，方始恍然大悟，说道：“石伯伯，怪不得你懂得苗人驱蛇的方法。”

石棱笑道：“我还懂得吹芦笙招集苗人的方法呢！贵州苗疆那个峒主是诸苗之长，湘西的苗人也要听他的号令的。刚才那些苗女以为是贵州苗疆的峒主的使者到来，这才赶着回去的。”

武玄感道：“待到她们发现不是，岂不是又会再来？”邵湘华则问道：“爹，那些苗女是什么路道？那个‘三公主’武功很高，和辛十四姑这女魔头又似乎好熟。”

石棱说道：“她们的苗寨离这里大约有十里左右，待到她们发觉不是，一个来回，也得半个时辰。我还是赶快把你们想要知道的事情告诉你们吧。对，咱们边走边说，不必等待她们再来，咱们先去夜探她们的苗寨。”

杨洁梅问道：“辛十四姑说孟七娘和谷啸风已经给她捉去了，是不是就关在那个苗寨？”

石棱说道：“不错，所以咱们才要去探苗寨。”笑了一笑，接着说道：“话题又岔开了，我刚才说到哪里？”

邵湘华道：“你说躲到贵州苗疆，和峒主交上了朋友。”

石棱说道：“我也不是一直躲在苗疆，几年之后，我的武功已经恢复，先后也曾几次离开苗疆，行走江湖，为的就是要探寻你们的消息。多谢那贼人在我脸上斩了一刀，江湖上的朋友都不认识我啦。于是我仍然扮作江湖郎中，四海云游。首先，我打探到一个秘密，辛十四姑这女魔头原来和我们那次宝图被动的事情有关。”

杨洁梅道：“但何以听她的口气，她似乎是本来和乔拓疆不相识的？”

石棱说道：“她是本来和乔拓疆并不相识，不过她却是乔拓疆师弟的老相识。乔拓疆的师弟就是高小红的父亲，也就是当年和我们一同护送宝图的那个高杰。

“高杰对辛十四姑甚为爱慕，少年时候，是曾经追求过辛十四姑。辛十四姑眼高于顶，心里又早就有了韩大维，哪里会理睬他？

“不过高杰对她却甚痴心，他把穴道铜人图解的秘密告诉辛十四姑，请辛十四姑帮他的忙，答应事成之后，把图解送她当作礼物。

“辛十四姑不愿出面，却给他出谋划策，那晚高杰所下的蒙汗药就是辛十四姑给他的。辛十四姑是天下第一擅于使毒的行家，若是寻常的蒙汗药那就骗不过我们了。”

杨洁梅道：“高小红却以为那蒙汗药是乔拓疆给她爹的呢。”

石棱道：“这件事情高小红也不知道，她爹爹说谎骗她，因为他不愿意女儿知道他的秘密，他的妻子是给他害死的，为的就是想讨辛十四姑做续弦。”

杨洁梅道：“石伯伯，你怎么知道？”

石棱说道：“我重入江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高杰。我是怀着报仇的心情去找他的，谁知找到他的时候，他已是奄奄一息了。问起来才知道他也遭了乔拓疆的毒手。这些秘密是他临死之前告诉我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

杨洁梅又问道：“那些苗女何以肯听辛十四姑的驱使，不知她们又是什么关系？”

石棱说道，“这里的苗寨之主有个汉人名字，名叫蒙得志，他有三个女儿，大女蒙赛玉，二女蒙赛月，三女蒙赛花。刚才和你们交手的那个‘三公主，就是蒙赛花了。

“这地方的瘴气是很厉害的，尤其是每年春天所发的桃花瘴。

“有一年春天，阴雨连绵，桃花瘴比哪一年都厉害。苗人虽有解瘴的药物，也是防御不了，最后连蒙得志和他的三个女儿都中毒了。

“其时辛十四姑还未在幽篁里隐居，这一年恰巧来到湘西苗疆，她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也是第一解毒行家。

“蒙得志父女得她解救，当然是把她当作恩人，奉若神明了。蒙赛花和她尤其投缘，蒙赛花的一身武功，许多也是她传授的。”

杨洁梅道：“原来如此，怪不得辛十四姑放心把韩大维藏在这里。”

石棱说道：“我幸亏结交了贵州的苗峒峒主，否则我也不知这个地方呢。”

杨洁梅道：“石伯伯，你曾经探过这个苗寨没有？”

石棱道：“我不敢深入腹地，不过苗寨周围的地形，我已是十分熟悉。我知道有一条小路，可以从山上下去，进入后寨。”

走了一程，穿过一片竹林，夜风掠过，竹叶沙沙作响，石棱忽地咦了一声。邵湘华道：“爹，你听见什么？”

石棱道：“没什么，让我走在前面，你们小心戒备。”

原来他听得好似是夜行人经过，但游目四顾，却又不见人影，不觉有点疑心不定，想道：“辛十四姑刚才败在我的手下，她单独一人，还敢来跟踪我吗？但除了她，却又有谁能有这样轻功？难道我听错了，这当真只是风吹竹叶的声响？”

穿过竹林，什么事情都没有，石棱稍稍放心，心道：“看来当真是我听错了。”石棱想起一事，说道：“对啦，有件事情，我忘记问你。华儿，你的二娘可有说出那份图解究竟是落在何人手中？我起初以为是那个蒙面人乔拓疆，后来才知道不是。十年以来，我一直想探查这个秘密，兀自找不到一点线索。”

邵湘华道：“二娘以为是明霞岛岛主厉擒龙的师兄丘抗所盗，因此她特地想个方法投到丘抗门下，偷了一本点穴的秘笈，后来才发现这本秘笈，并非那份图解。这个谜，二娘也是至死都没有揭开。”

石棱叹口气道：“这份图解害死了杨大哥，害死了高杰，我也给它害得险死还生。如今连那个蒙面人是谁都不知道！”

杨洁梅笑道：“已经知道了。”石棱大喜道：“是谁？你何不早说？”

邵湘华笑道：“爹，我也是才知道的，我刚要告诉你呢。不过我只知道这个蒙面人是个老叫化，听说在松风岭和辛十四姑打过一架。谷啸风也曾和他交过手的。”

当下邵湘华把从王宇庭那里听来的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石棱甚是诧异，说道：“这么说，这老叫化又不是和乔拓疆一伙的了。奇怪，辛十四姑何以和他也是作对的呢？”

竹林前面，两峰夹峙，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两峰相距不过数丈，悬空有一条石梁是天生的，不过只有尺余宽，不能两人并肩同走。

石棱忽道：“让我先过去，到了那边，你们再来。”

石梁狭窄，不过虽然不能并肩同走，一个跟着一个，四个人还是可以同时踏着石梁的。邵湘华有点奇怪，正想问他爹爹，石棱已是一个鹞子翻身，身形平地拔起，落在石梁的中间了。

忽听得石棱喝道：“哪位朋友躲在这里？请现身吧！”

话犹未了，陡然间只见石梁上现出一个人来，正是王宇庭向邵湘华他们描绘过的那个背着个红漆葫芦的老叫化！

原来这个老叫化是吊在石梁下面，双手攀着石梁的边缘的。他只凭十指之力，悬空支持体重，而且陡然间便能翻身跳上石梁，这份功力，石棱见了

也是不禁心头一凛。

但待他定睛一瞧，看清楚了这老叫化时，却不由得大怒如狂了。

那晚他虽然没有看见那个蒙面人的面目，但身材体态，他却是不会忘记的。尤其是那人的手掌比常人粗大得多，伸开来好像蒲扇一样，石棱和他交过手，更是印象深刻。

石棱大喝道："你就是那晚偷了我们那份图解的人！好呀！我正要找你！"

那老叫化哈哈笑道："石棱，果然是你，我只道你已经死了呢。你来得好，我也正要找你，你听我说……"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石棱哪里肯听他说，提起长柄铃铛，呼的便向他胸膛戳过去了！正是：

说到恩仇心事涌，谁言往事是云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历劫归来如再世　前因细说化深仇

在这石梁之上，转身也难，根本无从躲避，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老叫化抓着了长柄铃铛，往内一夺，喝道：“撒手！”石棱则用力前挺，喝道：“下去！”

双方功力旗鼓相当，争夺这柄铃铛，各不相让，铜铃响个不停，忽听得“咔嚓”一声，长柄铃铛断为两截。石棱抛开断杆，双掌便向那老叫化的面门劈去！

老叫化一个“大弯腰，斜插柳”，双足牢牢钉住石梁，头向后仰，竟然在这绝险的处所使出“铁板桥”的功夫。石棱双掌几乎是擦着他的面门削过！

说时迟，那时快，老叫化陡地挺起腰来，扭着石棱双臂，左足向前一勾。喝声“倒也！”

石棱冷笑道：“未必！”他的下盘功夫极为坚固，使出了千斤坠的重身法，老叫化勾着他的足跟，不能摇撼分毫。石棱一个“金蝉褪壳”，只听得声如裂帛，他穿的那件本来就是破破烂烂长衫给老叫化撕开，可是他的双臂却已滑似游鱼地从老叫化掌握之中滑脱出来。

老叫化赞道：“石兄，你的功夫大大长进了啊！”口中话说，手底招数丝毫不缓，骄指如敦，便点石棱穴道。

此时邵、杨、武、龙四人早已来到石梁那边，邵湘华的双足且已踏上石梁了。可是这条石梁不过尺许宽，他的父亲和那老叫化互相扭打，邵湘华想要上去帮忙也不可能。

邵湘华知道这老叫化的点穴功夫天下无双，见他骈指如戟，堪堪的就要点到父亲身上，不禁大吃一惊，“啊呀”的叫了出来。

石棱陡地一声大喝道：“我和你拼了！”横掌如刀，“抹”老叫化的颈项，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老叫化霍的一个凤点头，身形略斜，双指恰恰在穴道点个正着，石棱只感到一阵酸麻，运气三转，已是没事。

老叫化道：“这位想必是令郎了，你们父子团聚，当真是可喜可贺！嘿，嘿，石兄，但我为你着想，你方得家人团聚，却又何苦和我拼命。我老叫化无牵无挂，死了倒是不打紧的啊！”

石棱怒道：“你害得我好苦，我就是要和你拼命！”

不过石棱虽然愤怒，在愤怒之中，却也不由得心中一动，想道：“看来这老叫化并非怕我，难道他当真是有心与我和解的么？”原来他刚才给老叫化的双指触着身体，他是个武学大行家，立即便感觉得到这老叫化用的并非重手法点穴。当然若是给他点个正着，身子是不能动弹的，但却不至于有什么伤害。

但此际在这绝险之处搏斗，石棱亦已无暇推敲了。

老叫化叹了口气，说道：“石兄，你这样打法，只怕咱们可要同归于尽了！”

石棱冷笑道：“反正我这条性命是侥幸拾回来的，和你拼了，又有何妨？”

老叫化不再说话，两人各展生平绝学，在这尺余宽的石梁上斗得难解难分，把邵湘华等人看得心惊胆战！

忽听得“蓬”的一声，四掌相交，石棱和那老叫化都好似着了定身法似的，掌心抵着对方的掌心，大家都是动也不动，像僵了的石像。

原来斗到此际，双方已是变成了内功的比拼，不再是招数上的决胜争雄

了。

内功的比拼全凭双方的实力，绝无可以取巧之处。这是最凶险的搏斗，败的一方固然不免丧命，胜的一方，也必重伤。若是双方旗鼓相当，那就可能同归于尽，至少也是两败俱伤。

邵湘华吓得一颗心都好像要跳出来，颤声叫道：“爹爹，你就与他和解了吧！”要知高手比拼内功，除非是有一个功力比他们更高的人来化解，否则是只能让他们拼斗到底的。功力不济的上去化解，非但帮不了忙，自身也必受累重伤。

石棱本来是怒气填胸，不惜和对方同归于尽的，如今到了这个生死关头，听得儿子这么说，却是不禁心中一酸，暗暗有点悔意了。可是在内力拼斗之际，是谁也不能相让的。石棱唯有全力运功，根本不能分神说话。

老叫化好似知道他的心意，忽地笑道：“石兄，咱们好好谈一谈如何？”

石棱见对方能够好整以暇地说话，不由得大吃一惊，心里想道：“我苦练了二十年，不料这老叫化的功力还是远胜于我。他居然能够说话，再拼下去，时间一久，我一定要丧在他的掌下了。”

就在此时，石棱忽觉对方的压力似乎稍稍放松，他喘过口气，也能说话了，说道：“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好说？”

老叫化笑道：“石兄，我想问你，你是恨我多些，还是恨乔拓疆多些？”

那晚石棱给蒙面人点了穴道，夺了宝图，但害得他家破人亡，自己也险死还生的却是乔拓疆。而乔拓疆之所以来害他，则是因为误会那份图解仍在他的手中。

石棱想了一想，说道：“我与乔拓疆仇深似海，但追源祸始，不是你夺了那份图解，我也不至于与乔拓疆结下如此大仇。”

老叫化道：“如此说来，你和乔拓疆的仇总是深过我了，虽然你对我也还是不能原谅。”

石棱道：“也可以这样说吧。”老叫化又问道：“那么你恨不恨辛十四姑？”

石棱冷笑道：“你这是明知故问！”

老叫化道：“这么说，你也是深恨辛十四姑的了？”

石棱哼了一声，说道：“乔拓疆是我的第一个仇人，第二个是辛十四姑，哼，你，你——”

老叫化哈哈一笑，说道：“你不说我也明白，我就是你的第三个大仇人了，是不是？”石棱冷冷说道：“一点不错！今日你杀不了我，我就还要报仇！”

老叫化笑道：“石兄，多谢你把我名列第三，以后你要找我报仇那是以后的事，今日咱们倒是大有商量的余地了。”

石棱道：“商量什么？”

老叫化道：“你自忖能够胜得了辛十四姑吗？”石棱道：“胜不了她也未必就会输了给她！”心里却在想道：“刚才她若是一开始就和我斗，只怕我还是不免要败在她的手中。但这老叫化问我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对老叫化的来意，隐隐猜到几分。

心念未已，那老叫化又已接着说道：“好，即使你能够和辛十四姑斗个不分高下，她有那些苗人帮忙，你是必败无疑的了。

据我所知，令郎是要进苗寨救人的，那么就更不用想了。石兄，老叫化

是直话直说，你不怪我小觑你吧？”

石棱说道：“我成功也好，打败也好，却又与你何关？”

老叫化道：“大有关系！因为老叫化孤掌难鸣，自忖也斗不过辛十四姑和这些苗人。”

石棱说道：“你和这女魔头也结有梁子？”

老叫化道：“实不相瞒，她要抢我这份图解，我不肯给她，她恨我只怕比恨你还更厉害呢！”

石棱道：“哦，原来你是想和我联手，共同去对付辛十四姑？”

老叫化道：“不仅如此，咱们以后还可以联手去对付乔拓疆。我不过是你的第三个仇人而已，倘若我能够帮忙你除掉第一个大仇人和第二个大仇人，石兄，咱们的这个梁子我想也应该可以化解了吧？”

石棱给他说动了心，但一时之间，却还不敢贸然答允。心里想道：“就不知这厮是否真有诚意？”又再想道：“我若与他化敌为友，那份穴道铜人图解我就不能向他讨回了。却又怎对得住当年一片苦心孤诣，想保护这份图解而死掉的杨大哥？”

老叫化似乎知道他的心意，缓缓说道：“当年你们是想把那份图解送回南宋的皇帝老儿，让它归还内库，是吗？我抢了去，你们当然是恨我的了。不过，你们这件事情也幸亏没有成功！”

石棱怒气又起，说道：“你抢了去，还说风凉话儿？”

老叫化正容说道：“这可不是风凉话儿，其时秦桧虽然死了，做宰相的可还是秦桧一手栽培起来的史弥远，你这份图解纵然归还内库，结果恐怕仍是不免要落在奸臣手中。

“你想一想，与其落在奸人手中，何如让它留在武林人士手中。”

石棱怒道：“你也不配据为私有。”

老叫化哈哈一笑，说道：“不错，老叫化无德无能，的确是不配把这部武林秘笈据为私有。唉，当年我是不度德、不量力，但这份自知之明，现在却是有了。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咱们和解之后，我把这份图解交给你，由你作主，将它送给一个你认为最适当的人！这样你可以相信我了吧？”

石棱呆了一呆，说道：“你当真愿意这样做，咱们还有什么化解不了的仇恨？好，我相信你，这份图解你也不用给我。事情过后，请你亲自送到金鸡岭上，交给柳女侠柳清瑶便是。”

老叫化道：“一定遵命！好，现在咱们可以和解了，请你慢慢收减内力。”

双方各自缓缓收减内力，终于四掌垂下，免了两败俱伤之祸。

邵湘华大喜过望，上前和那老叫化见过了礼，说道：“爹爹，咱们有了这位老前辈帮忙，成功定然有望了。”

石棱道：“对啦，丐兄，我还没有请教你的高姓大名呢。”

老叫化道：“我姓张。我未做叫化之前，人家叫我做张疯子，我就自号大颠。”

石棱道：“大颠兄，咱们用什么办法报仇、救人，想必你已胸有成竹。”

老叫化道：“我正是要靠你们的帮忙。你把辛十四姑远远引开，她一定叫那苗寨寨主帮忙来追捕你们的，你们拖得多久就是多久，我进苗寨救人，救人要紧，救了人再说报仇，你同意吗？”

石棱道：“理该如此。但你一个人深入苗寨，不怕风险太大吗？”

老叫化道：“你不用为我担心，我已经知道韩大维、谷啸风等人被囚之处了，而且我又懂得苗语，倒是你要小心应付那个女魔头和苗寨寨主呢。”

石棱道：“这里的地形我也很熟，我把他们引到那边山头上去，那女魔头和苗寨寨主或者会追得上我的，那些苗人，谅他们在一时三刻之内，决计不能赶到。”

老叫化道：“好，那咱们就分头办事吧。你看那边的火光，那些苗人已经出动了。”

石棱心中自忖，自己可以勉强对付辛十四姑，武玄感、邵湘华、杨洁梅、龙天香四人想也可以对付得了那个苗寨寨主，于是说道：“华儿，你们跟我过去，咱们故意现出身形，引诱他们来追。”

他们走后，老叫化吁了口气，心情轻松许多，但却也还有一重心事，暗自想道：“石棱的梁子化解了。但愿韩大维不要喝了那女魔头的迷汤才好。”

韩大维此时正在静室中，盘膝而坐，做例行的吐纳功课。他中毒颇深，行动不能自如，但内功还在，每晚临睡之前，总要默运玄功半个时辰的。

此时已是三更时分，他的心情却与往晚不大一样，无法宁静下来。

来到这个苗寨已经三个多月了，辛十四姑每隔几天给他一颗解药，她外出的时候，就把解药留给苗寨寨主给他，不过解药的效力却只是能够令他的痛苦减轻，不能根治。总而言之，是叫他死不去也好不了。

据辛十四姑说她已经是尽力了，但韩大维却是不能无所怀疑，而且这份对辛十四姑的疑心，近来更是越来越重了。

他隐隐听得芦管吹奏的呜呜声，大队苗人走出寨门的脚步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辛柔荑为什么又不来看我呢？出了什么事情，她也应该告诉我啊！前天她刚回来，这两天苗寨里就似乎有些异样，两件事情莫非有甚关联？

韩大维愈想愈是起疑，叹了口气，又想想道：“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现在我是落在她的掌握之中，她若要害我，我也是没法的了。唉，瑛儿和谷啸风现在不知是怎么样？但愿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再见他们一面。”

想起了女儿女婿，他是越发难过了，同时，对辛十四姑的疑心也更加重了。因为他曾再三请辛十四姑设法通知他们到这里来见他的，辛十四姑却总是说无法打听到他们的消息。

正在韩大维心乱如麻，无法静坐之际，窗门忽地无风自开，一个人跳了进来！

韩大维吃了一惊，喝道：“什么人？”

窗门打开，月光射进屋内，虽然不够明亮，隐约也可看见这人是个老叫化。

韩大维怔了一怔，心道：“这人怎的似曾相识？”

心念未已，那老叫化已是哈哈一笑，说道：“韩大哥，咱们可有二十年未见面了，你不认得我了么？我是张大颠呀！”

“啊，大颠兄，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韩大维不禁失声惊呼，几乎疑心自己是在梦中了！

老叫化“嘘”了一声，低声说道：“别声张，我是特地来报你的大恩，救你出去的。”

原来他们是少年时代的好朋友，韩大维年纪稍长，当时已经是交游甚广，颇有名望的武林人物了。

张大颠初出道的时候，血气方刚，好勇斗狠，任性而使气，有时就不免

皂白不分，流于暴戾。不知为了什么一件小事，他和武当门下的四大弟子结了冤仇，幸得韩大维给他化解，方始没事。后来韩大维在洛阳隐居，张大颠抢了那份穴道铜人图解，也远走海外，避仇潜修。两人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

韩大维吃了一惊，说道：“救我出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大颠笑道：“难道你愿意老死在这里吗？辛十四站恐怕不是什么好伴儿呢！”

韩大维听出他话中有话，怔了一仕，说道：“你知道了一些什么？”

张大颠道：“咱们没工夫细说了，我让你先见一个人，你就明白了。”

韩大维苦笑道：“我怎么能够走出去，我已经是半身不遂了。”

张大颠道：“不用担扰，我知道你是着了酥骨散的毒。我这里有一朵天山雪莲，你把它嚼碎服下。天山雪莲能解百毒，纵非对症解医，也可以令你行走自如。”

天山雪莲是极为难得之物，韩大维心想张大颠不知费了多少心力，方始采得这朵雪莲，心里感激，但大恩不言报，也就不和他说什么客气的话了。当下嚼碎雪莲吞下，默运玄功，配合药力，道引气血，不过片刻，果然便觉气达四肢，功力虽然未能恢复，却是可以走动了。

韩大维跟张大颠走进园子，只见他左转一个弯，右转一个弯，绕过假山，穿过竹林，对这地方竟似甚为熟悉，韩大维不由得暗暗惊诧，心想：“不知他要我去见的这个人是谁？”

心念未已，只见面前现出一门石屋，门外直挺挺的站着两个苗人，僵尸似的，眼珠也都定住，动也不会一动，韩大维是个武学大行家，一看就知是被人点了穴道。心道：“原来他早已准备妥当，才带我来的。但这种点穴的手法极为高明；我亦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别二十年，想不到张大颠竟学会了这样高明的点穴功夫，倒是可喜可贺。”

张大颠笑道：“这是一个你非常想见的人，你进去吧。”“呼”的一掌，击碎两扇厚厚的板门。

黑黝黝的屋子里，一个人跳了起来，叫道：“是谁？”

韩大维一听得这个声音，可当真是喜出望外了！

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曾再三请求辛十四姑替他找来的爱婿谷啸风！

韩大维喜极叫道：“啸风，当真是你？佩瑛呢？怎的你一个人到了这里，却又给他们关了起来？”

这刹那间，谷啸风也是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定了定神，说道：“岳父，当真是你老人家么？唉，一言难尽，我是给辛十四姑捉来的。”

韩大维大惊道：“我是叫她请你来的，她怎的将你捉来了？”

张大颠笑道：“你们翁婿谈谈，我再给你们找一个人来。到时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孟七娘被囚在一座石牢中，这座石牢是在山腹中辟建的，比谷啸风那座牢房坚固百倍，四面石壁高达数丈，上面开有一个小洞，可以把装盛食物的小篮子吊下来。辛十四姑是因她武功较高，所以分外小心，把她囚禁在这座石牢，令她插翼难飞。也正是由于料她插翼难飞，是以没有另外人守卫。

孟七娘正在闭目养神，忽听得有“笃、笃、笃”几声声响，似乎有人敲击上面的石壁，孟七娘怔了一怔，颇觉诧异，抬头一看，忽见火光一亮，上

面那个小洞吊下一根长绳。那微弱的火光，想必是那个人擦燃火石的亮光了。但那根长绳垂下，却并没有吊着竹篮。

孟七娘大为奇怪，心里想道：“现在已是三更时分，不应该在这个时候送食物来的，而且只放下一根绳子，这却是什么意思？”

心念未已，只听得一个声音说道：“抓牢这根绳子！”

孟七娘怒道：“你们捣什么鬼？”那人说道：“救你出去呀！”孟七娘骂道：“谁信你的鬼话！你们要杀便杀，我可不能任由你们戏耍！”要知道这个小洞是只能容得一个小竹篮吊下来的，一个人怎么能够出去？

哪知话犹未了，忽听得“轰隆”一声，那个山洞突然间扩大了十倍不止。抬头看上去，已经可以看得见头顶的星空了。

原来石牢上面，是用一块大石头压着的，这块石头重逾千斤，没有张大颠这样深厚的功力，别人也推不开。

孟七娘惊疑不定，但想最坏的结果也不会比囚在石牢更坏，心道：“好，我且出去看看，看他们弄什么玄虚？”

抓牢绳子，那个人果然把她扯了上去。月光之下，只见是个衣衫褴楼的老叫化。孟七娘道：“你是谁？是丐帮的吗？”

张大颠道：“你不必管我是谁，跟我来吧！你应该相信，我既然救你出来，就决不会害你！”

孟七娘心里想道：“不错，反正大不了是一个死，管他是好意还是恶意，我且跟他去看个明白。”张大颠业已跑在前面，不再说话了。孟七娘日前一战，元气大伤，尚未恢复，好在她的轻功底子甚好，落后十多步，也还可以勉强跟得上他。

此时在谷啸风的那座囚房里，谷啸风也已经把别后的遭遇，以及他所知道的所有关于辛十四姑的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都告诉了岳父了。

韩大维听了他所说的前因后果，越听越是吃惊，说道：“这么说害我的人竟是辛十四姑了？”

谷啸风道：“是呀，正是她在九天回阳百花酒中下的毒，却令你疑心是孟七娘和奚玉瑾所为。不过，她也未必是存心害你，据孟七娘的猜测，她是要令你逃不出她的掌心，心里却还感激她是个好人。”

韩大维一生不知经过多少风浪，此刻也不由得心中颤栗，寒意直透心头，咬牙说道：“我早已对她有点疑心了，却还未想到她竟是如此的阴险毒辣！如此说来，只怕你的岳母也是她下手毒害的了？啊，这件事情我好像尚未告诉过你，你的岳母是死得不明不白的，你知道么？”

谷啸风道：“瑛妹已经告诉我了，我们猜测，恐怕——”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用不着猜测，我来告诉你们吧！”原来是孟七娘和张大颠来到，正好听到他们说到这宗无头公案。

两人都是惊喜交集，韩大维失声叫道：“七娘，原来你也在这里！”

孟七娘道：“我也想不到居然还能够再见到你，都是多亏了这位叫化子大哥。”

韩大维道：“他是我的好朋友张大颠，大颠兄，多谢你救了我，还帮我揭开了二十年来藏在心里的闷葫芦！”

张大颠笑道：“韩大哥，我知道你们有许多话要说，你们慢慢说罢。待你们把真相都弄清楚之后，你所服的天山雪莲，药力也可以运行全身了。那时你也就可以行动自如了，现在我要去会一个人，待会儿你们到前面的山头

找我。”

不出石棱所料，他和武玄感等人在山头现出身形，果然把辛十四姑和苗寨的寨主蒙得志引来，蒙得志手下的苗人跟不上他们，一时间还未能到达山顶。于是石棱按照原来的计划，由他和辛十四姑单打独斗，武玄感、邵湘华等人联手抵敌苗寨寨主。

石棱那柄长柄铃铛已经毁坏，仗着深堪的内功，以绵掌功夫抵敌辛十四姑的青竹杖。

本来两人是各有所长，但石棱失了兵器，可就不免要屈处下风了。辛十四姑的青竹杖矫若游龙，指东打西，指南打北，着着攻向敌人要害。石棱给她打得只有招架的份儿。不过她对石棱雄浑的掌力多少也有点顾忌，虽占上风，一时间亦是未能取胜。

苗寨寨主蒙得志武功甚为怪异，和中土所传的大不相同，他用的是月牙弯刀，刀中夹掌，每一掌劈出，带着一股腥风，中人欲呕。武玄感、邵湘华的内功造诣较深，还不觉得怎样，龙天香、杨洁梅二女斗了一会，却是渐渐感到头晕目眩，呼吸不舒。蒙得志手下的苗人亦已上到半山。

石棱暗暗叫声不妙，“那老叫化怎的还未到来？倘若他也被困在寨中，那可真是糟糕透顶了！”

正在吃紧，心念未已，忽听得一声长啸，张大颠如飞跑来，哈哈笑道，“石兄别慌，老叫化来了。”

半山上的苗兵张弓搭箭，向他射去，却哪里阻得住他？只见大笑声中，流矢四散，张大颠双袖挥舞，冲开箭雨，当真是翩如飞鸟，片刻之间，就到了山顶。从半山射上来的箭，也都落在他的身后了！

辛十四姑大吃一惊，冷笑说道：“好呀，你们总也算得是个成名人物，若要倚多为胜，不怕天下英雄笑话，那就并肩齐上吧！”

张大颠呼的一记劈空掌发出，把辛十四姑震退三步，说道：“我的身家性命都几乎断送在你这贼婆娘手上，和你这贼婆娘还讲什么江湖规矩！”

石棱喘过口气，说道：“张兄，请你去助他们几个小辈一臂之力，这个贼婆娘我还勉强可以对付得了。”

张大颠瞿然一省，笑道：“也好，这贼婆娘其实也用不着你我对付她，自然有人会来对付她的。”

蒙得志一刀向张大颠刺去，紧接着朝着他的面门又是一掌。张大颠挥袖一拂，锋利的月牙弯刀竟然割不破他的衣袖。张大颠深深的吸了口气，哈哈笑道：“哪里刮来的这股香风，好香，好香！”

蒙得志的五毒掌是用蛇、蝎、蜈蚣、毒蛛、金蚕五种毒物的毒汁练成的，见张大颠吸了他的毒掌所发的腥气，面不改色，居然还赞好香，不禁大吃一惊，喝道：“今日冒充苗峒总峒主使者的就是你这个老叫化么？”

张大颠把背着的红漆葫芦拿下，交给了武玄感，说道：“你们把这葫芦里的酒分喝，喝了就没事了。”待武玄感等四人退下之后，他才回过头来，对蒙得志哈哈一笑。

蒙得志怒道：“你这老叫化笑什么，你别要自恃武功高强，纵然你胜得了我，你一个人能敌得住我这许多手下么？我告诉你，他们手中的弓箭可是见血封喉的毒箭！这地方已是绝地，几百张弓向你攒射，总有一支射到你的身上！”此时那队苗兵已是来得近了。

张大颠笑道：“蒙寨主，老叫化可并不想和你打架。你相信也好，不相

信也好，我对你可的确是一番好意呢！不过，你若一定要和我拼个死活的话，我纵然死在毒箭之下，只怕你也逃不过我的双掌吧！”

蒙得志已经领教过他的厉害，深知他说的绝非虚声恫吓。心里想道：“不错，这老叫化若是当真发起狠来，只怕毒箭未射死他，我却先要毙在他的双掌之下了。”如此一想，不觉气馁，但仍是不甘就此低头，冷笑说道：“还说什么好意，你冒充总峒主的使者，来我这里捣乱，这可又该怎说？”

张大颠笑道：“我这使者虽是冒充，但却也并非完全假的。我是你们总峒主的好朋友，我到你们这里，他曾经许我便宜行事的。你若不信，请看这个。”说罢拿出一块竹筒，竹筒上添有花花绿绿的图案，蒙得志接了过来，吃了一惊，说道：“这块绿玉竹符当真是总峒主给你的么？”

张大颠笑道：“若不是总峒主给我，我怎么知道你们苗家有这竹符？我即算有妙手空空的绝技，也不会去偷一片竹片呀？”

原来这“绿玉竹符”是只有总峒主才能颁发的一种“护身符”，是只给汉人用的。

要知苗人和汉人之间，由于汉族所设的治苗官员往往对苗人采取高压政策，把苗人迫得躲到深山里去，苗人不懂得欺压他们的只是一部分当权的汉人，这就造成了民族的仇恨。汉人进入苗寨，往往给苗人杀掉。

“绿玉竹符”的作用就是证明这个汉人是苗人的好朋友，是总峒主的贵宾的！持有竹符的汉人，到苗人任何地方，苗人都应该对他尊敬。

张大颠说道：“我知道辛十四姑曾经医好过你的病，但这个人却不是好人。总峒主怕你上了她的当，叫我来打听她在你这里捣什么鬼的。她果然胡作非为，利用你的势力，来和汉人的侠义道作对，我告诉你，这可是要给你招惹大祸的呢！”

张大颠说苗峒的总峒主派他调查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是假话，不过他有这块“绿玉竹符”，蒙得志却是不敢不信他的话了。何况张大颠的武功远胜于他，他自己的性命也在别人手中，当然是要硬也硬不起来了。

此时那队苗兵已经上了山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正是：

幸有竹符能弭祸，愿同联手斗强仇。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只为孽缘施毒手 莫提恩怨总伤心

蒙得志连忙叫道：“ 别放箭！ ” 回过头来，说道：“ 好，你既然是我们总峒主的贵宾，我们当然不能伤害你。但辛十四姑是我的恩人，我可也不能伤害她！ ”

张大颠道：“ 我不会令你为难的，只要你不插手这件事情就行了。我们和她的事，我们自己了断！ ”

蒙得志道：“ 辛十四姑，不是我不肯帮你的忙，但我可不能得罪总峒主的好朋友！ ” 说罢把手一挥，叫那队苗兵退下，随着自己也下山了。

武玄感、邵湘华二人喝了葫芦中的药酒，精神业已恢复，在张大颠和蒙得志说话的时候，他们已经上去和辛十四姑动手了。龙天香、杨洁梅二人的晕眩之感亦已消除，但一时之间，功力却尚未能够恢复，还在运气养神。

张大颠见石棱等三人联手，已经稍稍占了一点上风，心里想道：“ 韩大维也应该就可以来了，我倒不必着忙啦。 ”

韩大维听了孟七娘的话，真相业已水落石出，叹口气道：“ 七娘，我一向错怪了你，你不恨我吗？ ”

孟七娘道：“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其实我也做错了事，对不住你，我不该和西门牧野勾结，和你为难的。 ”

韩大维道：“ 咱们都曾做过错事，过去的事不必提了。如今紧要的是找那毒妇算帐啦！ ” 当下一跃而起，大踏步跨出囚房。

忽听得一个人叫道：“ 咦，你怎么能够行走了？啊，快来人啊，这两个囚犯也要逃啦！ ”

原来来的是蒙得志的两个女婿，蒙得志和三个女儿都出去搜索敌人了，两个女婿留在寨里巡逻，恰巧在韩大维要走的时候经过这里。

孟七娘身手何等敏捷，后发先至，一出手就抓着了蒙得志大女婿的琵琶骨。

韩大维道：“ 七娘，别伤他的性命。 ” 说话之际，他亦己出手点了蒙得志二女婿的穴道。

韩大维道：“ 念在我和你们多少也有点主客之情，我不伤你们，你们也休想阻拦我。韩某告辞啦！ ”

孟七娘大喜道：“ 大维，你的轻功恢复了！ ” 韩大维笑道：“ 老叫化给我的天山雪莲，功效当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 ”

韩大维功力已经恢复了六七分，那些苗人哪里还赶得上他。不消片刻，他和谷啸风、孟七娘已经出了苗寨。

辛十四姑正在吃紧，突然看见韩大维来到，虽然吃惊，却也有意外之喜，连忙叫道：“ 大维，你快来帮我！ ”

韩大维冷笑道：“ 好，我就来帮你了！ ”

张大颠叫道 :“ 石兄退下，对付这女魔头的人来了，他的仇恨比你更深！”

辛十四姑见韩大维目露凶光，大吃一惊，抬头看时，只见孟七娘和谷啸风跟着出现，心里立即知道不妙，再听得张大颠这么一说，更是吃惊，慌忙一个转身，青竹杖向邵湘华点去，这一招乃是“ 围魏救赵 ” 的打法，用得十分精妙，石棱怕她伤了自己的儿子，扑去救时，辛十四姑已从缺口窜出。此时韩大维刚刚来到。辛十四姑叫道：“ 大维，你就不念我的恩情了吗？ ”

韩大维冷笑道：“ 亏你还有脸皮说这个话，好呀，我来‘ 报答 ’ 你的恩

情吧！”距离三丈之外，一记劈空掌发出，辛十四姑的背心好像给人打了一拳似的，隐隐作痛。这还是幸亏韩大维的功力未曾完全恢复，否则这一记劈空掌就可以令她受伤跌倒。

辛十四姑竹杖点地，翩如飞鸟般的疾掠起来，一掠数丈，张大颠喝道：“哪里走！”双臂箕张，扑向前来，但辛十四姑的轻功实在超妙，张大颠这一拦也没有将她拦住。杨洁梅叫道：“啊，谷少侠，你也来了。韩老英雄，那次你喝的九天回阳百花酒是辛十四姑下的毒，我可以做证人！”

韩大维道：“我已经知道了！”想起新仇旧恨，不由得怒火如焚，立即向辛十四姑追去，叫道：“你们不必插手，让我和这毒妇算帐！”他们所在之处是一个陡峭的山坡，辛十四姑无路可逃，唯有仗着超妙的轻功跑上山顶，明知到了山顶也是无路可逃，但总可以拖延一些时候。

韩大维的轻功本来比不上她，但因辛十四姑和石棱剧斗了一场，气力却没有他的悠长，韩大维在怒火焚烧之下，跑得又特别快，风驰电逐，辛十四姑未到山顶，他们的距离已是渐渐接近了。张大颠等人还在山腰。

辛十四姑蓦地回转身来，凄然说道：“大维，不错，那次是我在酒中下的毒，但我只是不想离开你呀。我下了毒，我也救了你性命，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韩大维道：“我的妻子是怎样死的，你说给我听！哼，你害死我不打紧，我的妻子无辜受害，这笔帐我可不能不和你算了！”

辛十四姑道：“你的妻子是孟七娘下的毒，她诬赖我，你就只相信她的话吗？”

韩大维大怒道：“你还要狡赖，嫁祸别人，不错，什么人的话我都相信，就是不相信你的话！”两人的距离又近了一步。

辛十四姑情知逃跑不了，狠起心肠，说道：“大维，你迫我太甚，我只有和你一拼了！”

竹杖轻轻一抖，迎风发出嗤嗤声响，左刺“白海穴”，右刺“乳突穴”，中刺“璇现穴”。这一招三式，飘忽莫测，似左似右似中，当真是奇诡变幻，令人难以捉摸。

韩大维见她使出了两败俱伤的招数，果然是拼命的打法，冷笑说道：“反正我这条性命是拾回来的，与你拼了，又有何妨！”要知他虽然是恨极了辛十四姑，但毕竟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倘非辛十四姑先下辣手，只怕他还狠不起心肠杀她。

韩大维杀机陡起，冷笑声中，中指弹出，“铮”的一声，把竹杖弹开，飞身猛扑过去，左掌向她天灵盖拍下。

辛十四姑虎口发麻，一个“细胸巧翻云”倒翻出去，恰恰避开了韩大维的一扑一掌，这一震之力，震得她竹杖几乎脱手，她却哈哈大笑。

韩大维怒道：“你死到临头，还笑什么？”

辛十四姑道：“大维，你我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你的火气还这样大，不可笑么？你试想想，你和我拼了有什么好处，你有女儿女婿，我却是孤身一人！”

韩大维道：“你即使舌绽莲花，我也不能饶你！”

辛十四姑连避三招，冷冷说道：“大维，你是武学的大行家，你应该知道，你要杀我，恐怕也未必容易吧？你的武功虽然恢复，内力已是不及从前，三百招之内，你是杀不了我的。三百招之外，你纵能杀得了我，我看你也是

只能苟延残喘，活不了多少时候了。难道你当真想要和我同归于尽么？”
韩大维道：“不错，我就是要和你同归于尽！”
辛十四姑惨笑道：“那也好，你我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得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也不错！”她心中颤栗，自知韩大维不肯饶她，她还不肯放弃希望，还想动之以情。
韩大维冷笑道：“我压根儿就没有喜欢过你，你和我说这样的话，那是瞎了眼了！”
辛十四姑面色惨白如纸，颤声说道：“好呀，原来你竟是这样憎恨我！今日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了！”
她口中说话，身形却又一个倒翻，连连后退，把韩大维引到了悬崖上。韩大维喝道：“你不是要杀我吗？为何总是避而不战？”
辛十四姑一声冷笑，说道：“韩大维，你瞧清楚，这里就是你我毙命之所了！”
韩大维这才发现已是置身于绝险的悬岩之上，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在这悬岩之上搏斗，辛十四姑仗着轻灵的身法，当然要比他多占便宜。韩大维虽然恨极了她，也不能不沉着气来对付她了。
悬岩上再度交手，这才真正是豁出了性命的打法。辛十四姑展开小巧的身法，化出碧森森的一片杖影，从四面八方，向韩大维攻来，韩大维沉住气，双足牢牢的钉在石头上，双掌连环劈出，掌力恍如波翻浪涌，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
张大颠等人到了悬崖之下，看见这个情形，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这陡峭的悬崖，只有张大颠或者还可以攀登上去，但那么一丁点地方，他上得去也插不了手。何况以韩大维的身份，也绝不能让他插手。而且他上到上面之时，只怕两人生死已判了。
张大颠心里想道：“这毒妇端的是诡计多端，平地上她打不过韩大维，却把他引到悬崖上去。不知韩大维是否会上了她的当？”
悬崖上的搏斗越来越是激烈，众人看得惊心动魄。正在乎心里都是捏着一把冷汗之时，忽听得芦管吹奏的声音呜呜作响，对面的山峰现出一队苗女。领头的正是这苗寨的“三公主”蒙赛花。
他们搏斗的这座悬崖是在山峰上伸出来的，和对面的山峰相距不过十数丈之遥。蒙赛花叫道：“姑姑别慌，我发毒箭射他。但你也可得小心了！”
辛十四姑大喜过望，叫道：“不用为我担心，你们尽管放箭！”
蒙赛花深知辛十四姑的轻功了得，又擅于解毒，在毒箭攒射之下，她可能遭受的危险当然是比韩大维轻得多。而且训练的这队苗女，箭法又都是极准的，于是一声令下，数十张弓在对面的山峰上就一齐向韩大维射去。
韩大维脱下身上的长衫，应得呼呼风响，扫荡箭雨，可是由于他要分神，辛十四姑就不但转危为安，而且抢了先手攻势了。
辛十四姑衣袂飘飘，倏进倏退，偶尔有几枝冷箭射到她的身边，也给她的竹杖拨落。在箭雨间歇之际，她就闪电般的扑上去，攻击韩大维的要害！
张大颠叫道：“蒙姑娘，你的爹爹已经回去了。他没有通知你吗？我是总峒主的朋友，你不信，我可以把绿玉竹符给你看！你们暂且不要放箭，我过去给你看！”
蒙赛花冷笑道：“你这个骗子，总想再来骗我！哼，即使你有绿玉竹符，我也不理！”

辛十四姑道：“ 对，赛花，不必理他！你帮了我这个大忙，我一定也帮你达成心愿。 ”

原来蒙赛花私心爱慕辛十四姑的侄儿辛龙生，却不知辛龙生半年前和奚玉瑾已经成了婚了。辛十四姑有意瞒着她，为的也就是以侄儿为饵，钓她上钩！

隔着一个山峰，张大颠武功再强，可也没有办法去制止蒙赛花发箭。

辛十四姑展开小巧轻灵的身法，在悬崖上占了有利形势，迫使韩大维面朝里背朝外，自己则在内线作战，这样一来，毒箭射到韩大维身上的机会就更大了。

斗了半炷香时刻，韩大维的背心果然中了一箭，插入了三寸多深，只露出半截箭杆。

韩大维双目火红，陡地喝道：“ 你莫得意，我固然是活不成，你却非要死在我的前头不可！ ” 辛十四姑心头一震，杖法不觉稍为散乱。

大喝声中，韩大维一抓就抓着了辛十四姑的青竹杖头，使出了隔物传功的本领，凝聚全身的真力，力透杖尖，作最后的一击。

悬崖上的生死搏斗，演变成这样凶险绝伦的局面，吓得在半山上观战的张大颠、邵湘华等人都是胆颤心惊，魂飞天外，闭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这个局面已经变成了双方的内功拼斗，悬崖上无从逃避，辛十四姑的内力比不上韩大维，当然是非死在他的双掌之下不可。但韩大维总不能立即就毙了她，毒箭继续射来，内功的拼斗的是必须全力应付的，韩大维也是势必要给毒箭射死的了。韩大维面向危崖，背向对面的山峰，正好是给那苗女当作了活箭靶！

张大颠等人以为他们势必同时于尽，韩大维本人更是不存侥幸之想，只盼在自己给毒箭射死之前，先毙了辛十四姑。

不料就在他们生死搏斗，眼看就要同归于尽之际，悬崖的上端，突然有一个青衣人翩如飞鸟般地扑下来。

这人宽袍大袖，半空中跳下来，双袖伸开，俨如摩云巨鸟的翅膀，把对面山峰射来的毒箭，全都扑落，没有一技射到韩大维的身上。

不过这个人落在悬崖之后，却并没有插手帮哪一方。但见他当中一立，中指轻轻一弹，把辛十四姑的青竹杖弹开。但这一弹，却也把韩大维正在旋展的隔物传功的内力消解了。

辛十四姑给韩大维狂涛骇浪般的内力正自压得透不过气来，忽地觉得胸口一松，这才能够抬起了头。

韩大维给那人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化解了他的内家真力，也是不禁陡地心头一震：“ 当今之世，却是何人有此功力？ ” 一震之后，抬起头来，恰好是和辛十四姑同一时候。

看清楚时，两人也都是不禁大吃一惊，大感意外。原来这个人乃是邪派中著名的大魔头黑风岛主宫昭文。

韩大维虽然与他相识，一向没有往来。辛十四姑与他比较见多几面，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的来意如何，双方都是猜想不透。

辛十四姑惴惴不安，心里想道：“ 此人心狠手辣，他这一来，莫非是对我不怀好意？ ” 要知她与黑风岛主乃是邪派之中盛名相若的两大魔头，当然是不免有所猜忌。

张大颠正自为好友担忧，不敢观看，忽听得那班苗女哗然惊呼，张眼看

时，这才知道是黑风岛主来了。

张大颠看见黑风岛主，也是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喝道：“黑风岛主，你可不要乘人之危！”他猜不透黑风岛主的来意，只道正邪不两立，黑风岛主是邪派的大魔头，此来自必是帮忙辛十四姑，要对韩大维有所不利了。

黑风岛主冷冷说道：“我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哪一边我都不会偏帮。你们不用惊疑，我是来作鲁仲连的。”

他这一说倒是颇出人意料之外，张大颠暗自想道：“他能不幸灾乐祸已是好了，怎的还肯排难解纷，这可不像是黑风岛主的一向行径呀。”

韩大维哼了一声，说道：“我与这毒妇的冤仇，万难化解！”

辛十四姑却道：“黑风岛主，你意欲怎样调停？”

黑风岛主说道：“你先叫她们停止放箭，免得扰乱了我的说话。”

辛十四姑知道有黑风岛主在此，他要为韩大维抵御毒箭的话，毒箭决计射不到韩大维的身上，不如卖他这个人情。于是把手一挥，叫道：“三公主暂且住手。他们若然害我，你再替我报仇。”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十四姑你也忒多疑了。”说罢，回过头来，拿出一个瓷瓶，对韩大维道：“韩兄，这是我自制的拔毒膏，你先治箭伤吧。”

韩大维待要不接，转念一想，苗家见血封喉的毒箭可是不能忽视，如今自己只是凭着尚未完全恢复的内功，抵御毒质，绝不能持久，目前既然杀不掉辛十四姑，死在她的前头，岂非遂她的心愿？无可奈何，只好领黑风岛主这个情，接过瓷瓶，一运内力，插在他背上的那支毒箭就飞了出去，一股紫黑色的血液随着喷出，待到血色渐渐变红，方始在瓷瓶中挑出一点药膏，敷上伤口。

黑风岛主见他运功拔箭，心头微微一凛，想道：“他的功力未曾恢复，又在重伤之下，居然还有如此能耐。若在平时，只怕我也未必胜得过他。此人不除，将来终必是我争霸武林的大患。不过现在时机未到，我却还是先要救他的性命了。”

韩大维敷好了伤，说道：“我领了你这个情，本该遵你的命，但我与这毒妇的冤仇无可化解，待我与她拼了，我宁愿舍弃性命，报你的恩。”

黑风岛主缓缓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尊夫人墓木已拱，即使杀了辛十四姑，却又何补于事？何况她和你总算也有了几十年的交情？”

韩大维道：“难道我的妻子就平白让她害死不成？”

黑风岛主叹了口气：“情到深时恨也深，我不知道尊夫人是否给她害死，就算真的，韩兄，你也不妨稍予原谅吧？”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我不要他原谅，大不了同归于尽！”她是个七窍玲珑的人，察言鉴色，已知黑风岛主定是有什么想要利用她，绝不会让她给韩大维杀掉。

黑风岛主果然说道：“你们拿性命来赌气，这又何苦？还是听我的劝告，各让一步吧。”

辛十四姑道，“好，那就请你划出道儿。”

黑风岛主道：“我划出的道儿，当然是让你们双方都可以走的。不过，辛十四姑，你可得多受一点委屈了。”

辛十四姑道：“到底怎样？”

黑风岛主道：“请你自废武功！”

辛十四姑又惊又怒，说道：“什么，你竟然要我自废武功，让你去讨好

韩大维么？”

黑风岛主冷冷说道：“俗语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废武功，固然难受，总比死了的好吧？”接着回过头来，又对韩大维说道：“杀人不过头点地，她废了武功，你这口气也总可以消了吧？”说至此处，面色一端，接下去再说道：“我与你们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用不着讨好哪方。我之所以自招烦恼，强作调人，不过是念在你们都是一派宗师，若然同归于尽，未免是武林损失，而且也太可惜了！不过我这个人的脾气是除非不管，要管就管到底的。有我在此，你们谁想与对方同归于尽，恐怕都是不容易做到的吧？”言下之意，哪方不服，他就要帮另一方了。

辛十四姑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颤栗，暗自想道：“此人心狠手辣，果然是名不虚传，远远在我之上。他要我自废武功，不问可知，当然是要我以后再也逃不出他的手心，唯有让他利用了。哼，但老娘也不是省油灯，纵然废了武功，也未必就能任你摆布。不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性命还在，就尚有可为。”想念及此，心意已决，苦笑道：“好，杀人填命，欠债还钱，我就自废武功，变作废人，让大维出这口气吧。”

韩大维倒不是怕黑风岛主的威胁，他却真是给黑风岛主那番冠冕堂皇的话所打动的。心里想道：“他说得不错，人死不能复生，这毒妇废了武功，从此也就不能再害人了。废了她的武功，我也可以对得起瑛儿死去的娘啦。”于是不再说话，表示同意。

辛十四姑一声苦笑，说道：“好，大维，我这就让你快意吧！”凄苦的笑声中，只听得一片好似炒豆般的爆裂声，辛十四姑面色惨变，冷汗如雨，痛苦之状，难以形容。原来是她自行散功，全身骨骼就似要裂开一样，格格作响。韩大维虽然是恨极了她，见她如此痛苦，也是目不忍睹。急忙回过了头，不敢看她。

过了片刻，黑风岛主说道：“我这个调人总算是做成功了，韩兄，请你察看，她的武功是不是已经废了？”

韩大维是个武学大行家，不用细看，已知辛十四姑确是自行散功，虽不至于残废，但内力尽消，已是和一个普通的老妇差不多了。不觉有点恻隐之心，挥手说道：“辛柔荑，这是你自己作的孽，但愿你解了此孽，从今之后，做个好人。你去吧。”

黑风岛主道：“好，你们之间的仇冤已经一笔勾销，我也该走了，但在我未走之前，还想和这位谷少侠说几句话。”

谷啸风走上前来，说道：“宫老前辈有何吩咐？”

黑风岛主道：“小女锦云，听说与谷兄相识，你可知道她身在何方？”

谷啸风道：“不错，一年多前，我与令媛曾在洛阳相会，自从青龙口乱军之中失散之后，至今不知她的消息。”

黑风岛主道：“那么公孙璞的下落呢，你是知还是不知？”

谷啸风曾听得公孙璞说过，说是黑风岛主曾欲加害于他，心里踌躇，不敢即答。

黑风岛主好似知道他的心意，忽地叹了口气，说道：“谷兄或许知道，小女是自小许婚给公孙璞的，我则因他为我仇人所用，对这桩婚事，起初的确是曾有过悔婚之意，但现在我已经想通了，我和蓬莱魔女结仇事小，女儿我可是不能不要的，若得父女团圆，这仇不报也罢。小女与他有夫妻名份，而我又知道锦云确实是喜欢他的，我还会害自己的女儿女婿吗？”

谷啸风听他说得诚恳，不觉信了几分，想道：“ 爱屋及乌，他只有一个女儿，按说也该成全女儿的心愿，翁婿相识了吧？ ”于是说道：“ 据我所知，公孙璞是到海砂帮替黄河五大帮会的首脑人物治病去了。 ”

黑风岛主道：“ 好，多谢你了。我这就去找他。 ”说罢回过头来，对辛十四姑道：“ 把竹杖给我，你跟我走吧。 ”辛十四姑武功已废，若是没人帮助，她已是无法下山。“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只好把竹杖的一头递给黑风岛主，自己抓牢另一头，让黑风岛主牵她下山。孟七娘与张大颠等人见这女魔头只能服服帖帖的跟着黑风岛主走，心中都是慨叹不已。

辛十四姑和黑风岛主走到山下，说道：“ 多亏了你这个鲁仲连，我侥幸不至埋骨荒山，大恩徐图后报。咱们就此别过。 ”口里说的是感谢的话，心中的怨毒之情，已是不知不觉见之辞色。

黑风岛主淡淡说道：“ 何必这样着忙？ ”撮唇一啸，忽见一辆骡车从树林里驶出来，驾车的是个浓眉大眼的汉子，还有一个妖里妖气的中年妇人坐在车上，骡车一停，妇人走下来立在车旁，恭恭敬敬的向辛十四姑施了一礼，说道：“ 奴婢奉岛主之命，特别迎接贵客。 ”黑风岛主缓缓说道：“ 请上车吧？恕我不能奉陪你了。 ”

辛十四姑吃了一惊，说道：“ 这是什么意思？ ”

黑风岛主哈哈一笑，说道：“ 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他们夫妇是我的管家，我特地叫他们送你回黑风岛的。 ”

辛十四姑道：“ 我的家在幽篁里，我自己会回去，不敢再到黑风岛劳烦岛主。 ”

黑风岛主笑道：“ 我是为你着想啊，你如今武功已失，倘若碰上仇人，有甚意外，岂非失了我救你的本心？你到我的黑风岛作客，自然有人伺候你，我一点也没麻烦，你也可以少了许多麻烦了。 ”

辛十四姑明知这一去就是做了他的囚徒，却也无计可施，心里想道 :“ 也好，暂且借他的黑风岛作我安身之处，待我恢复了几分功力，再作打算。 ”

黑风岛主似乎知道她的心意，笑道：“ 你要恢复原来的功力，恐怕至少也得重练十年。不过我可以帮助你，我给你找一支千年何首乌回来，那么你就只需三年了。 ”

辛十四姑冷冷说道：“ 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你要帮我？ ”

黑风岛主哈哈笑道：“ 问得好！咱们真是可谓知已知彼了。不错，蚀本的生意我是不做的，我素仰你使毒的功夫天下第一，你在岛上静居，正可以安心著书啊。只要你不是用假的骗我，我当然也会为你尽心尽力，让你早日恢复武功的。 ”接着说道：“ 还有一层，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在我回岛之前，我劝你可别打什么主意。我岛上的人众，你不可能全部毒死的，毒死了，你困在四面都是大海的孤岛上之上，也绝不能独自逃生！ ”说罢背转身子，说道：“ 张大嫂，你和她到车厢里给她换过一套衣裳，把她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搜出来毁掉。这样，你就可以更安心的伺候她了。 ”

辛十四姑苦笑道：“ 你设计得这样周到，还怕我飞得出你的掌心吗？ ”心里把黑风岛主恨如刺骨，却也无可奈何，只好任他手下欺辱。

黑风岛主得意之极，说道：“ 辛柔荑，说到工于心计，我是远不及你，只可惜你的运道不济。 ”纵声大笑而去。心里自思：“ 待我找到了公孙璞这小子，软硬兼施，不怕这小子逃得出我的掌心。嘿嘿，到了那时，桑家的毒功秘笈落在我的手中，又有使毒的大行家辛十四姑为我所用，那两大毒功我

必能够练成。那时莫说柳清瑶不是我的对手，天下又有何人能胜过我？”

且说公孙璞与谷啸风分手之后，单骑北行，这日到了禹城，禹城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城镇，传说大禹曾在此地治水，因而得名。从禹城前往楚大鹏的海砂帮所在之处，不过是大半日的路程了。

禹城地方虽小，却有一座“仪醪楼”是天下闻名的酒家，佳肴美酒，脍炙人口。

到了禹城，公孙璞不免要上仪醪楼喝一喝酒。旧地重游，心中甚多感慨。

他和宫锦云就是在这仪醪楼中相识的，如今他是旧地重来，宫锦云却不知身在何处？

也正是在这座仪醪楼中，他和西门牧野这个大魔头的门人弟子结了仇怨，今日他要赶往海砂帮，给黄河五大帮会的首脑人物治伤，也是因此而起。

“在这仪醪楼上，我曾招惹了不少麻烦，却也得到了一位红颜知己。仪醪楼无负于我，我也不该辜负它的美酒啊。”

前尘往事，都上心头，公孙璞不知不觉把一大壶美酒都喝光了。

忽地觉得腹中隐隐作痛，公孙璞瞿然一省，心道：“不对，我的酒量虽然不好，但也从没有喝醉了酒会肚痛的事。啊，不好！这酒定是有毒！”

公孙璞虽不擅长使毒，却也是跟他母亲练过桑家毒功的人，一发觉有中毒的迹象，立即默运玄功。

一个店小二走过来道：“客人海量，还要酒么？”

公孙璞大着舌头说道：“你这酒是什么酒，真香真纯！哈哈，美酒当前，拼了命也是要喝的，给我再来一壶！再来一壶！”说到后来，声音已是模糊不清，忽地身形晃了几晃，“卜通”一声，就倒下去了！

“倒也！倒也！”帐房里面跑出两条汉子，哈哈大笑。

这两个人正是西门牧野的门下，一个是大弟子濮阳坚，一个是二弟子郑友宝。

濮阳坚狂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闯进来，今日你可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正是：

旧地重来增怅惘，情人不见见仇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